

東北通史

編 上

著 戴 毓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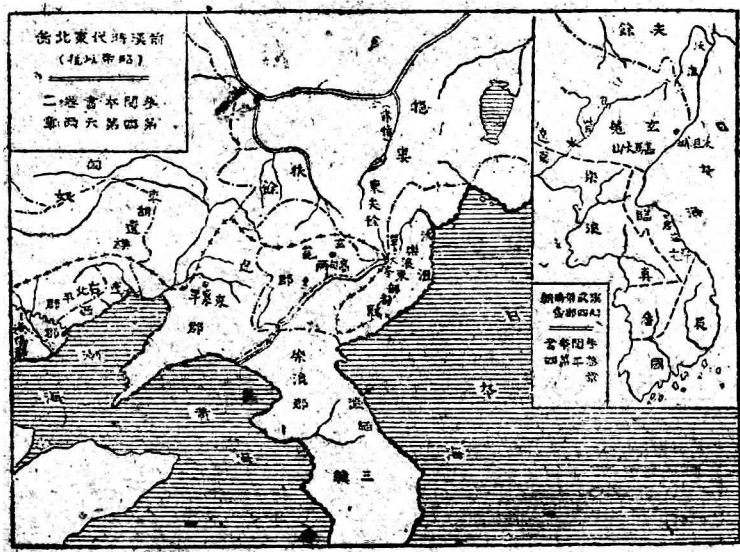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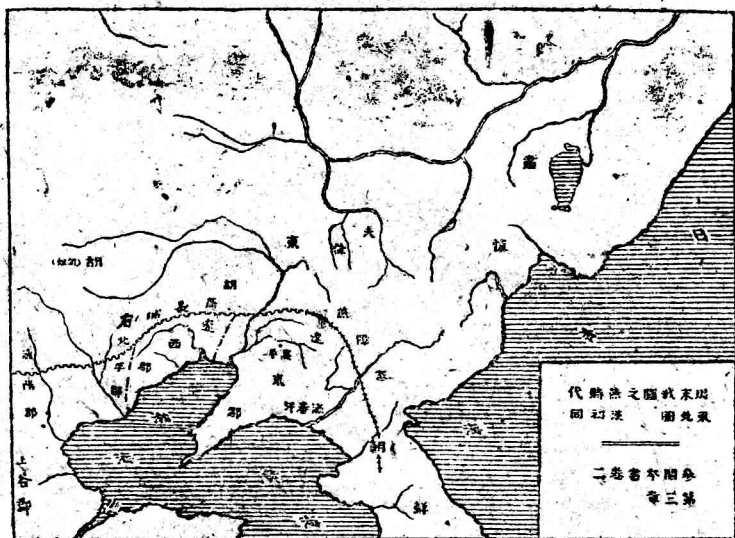
行發社版出代年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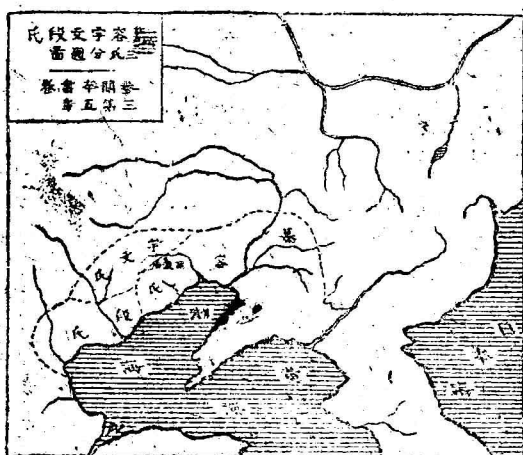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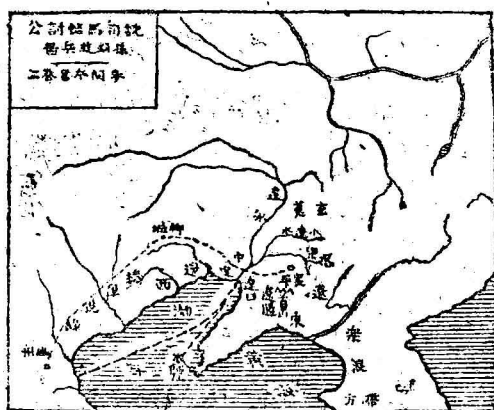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八五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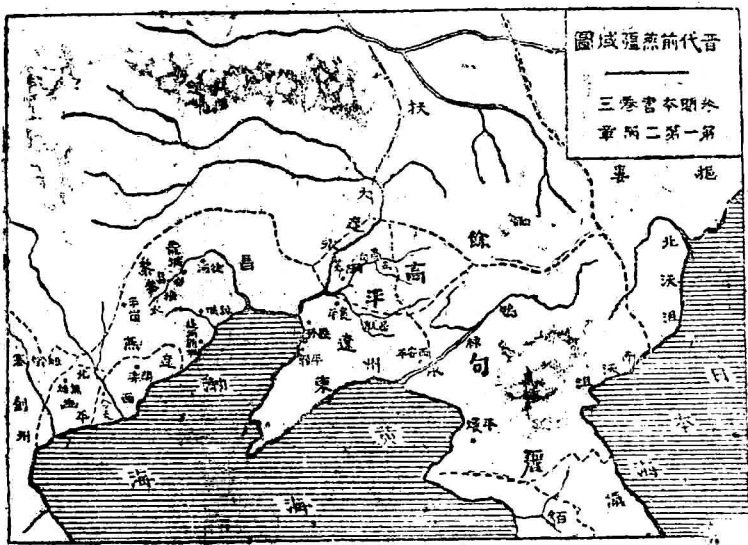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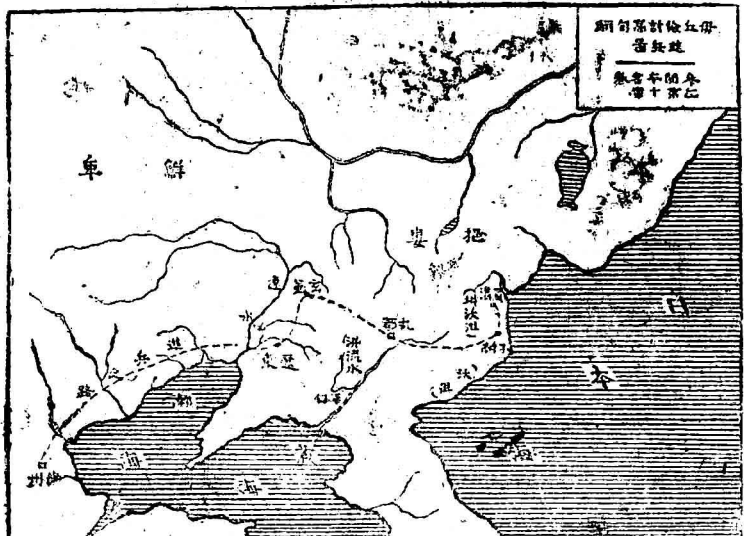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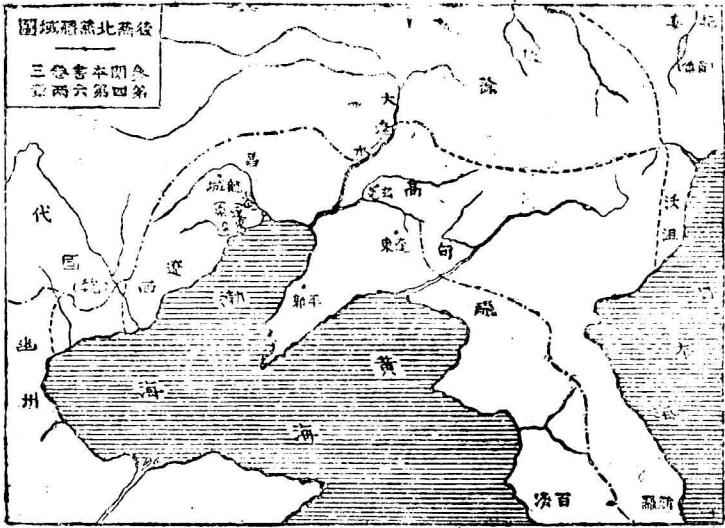
史通北東

\$ 1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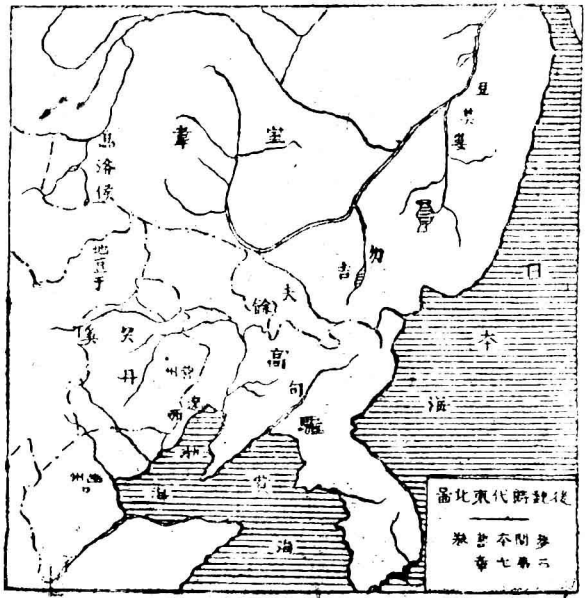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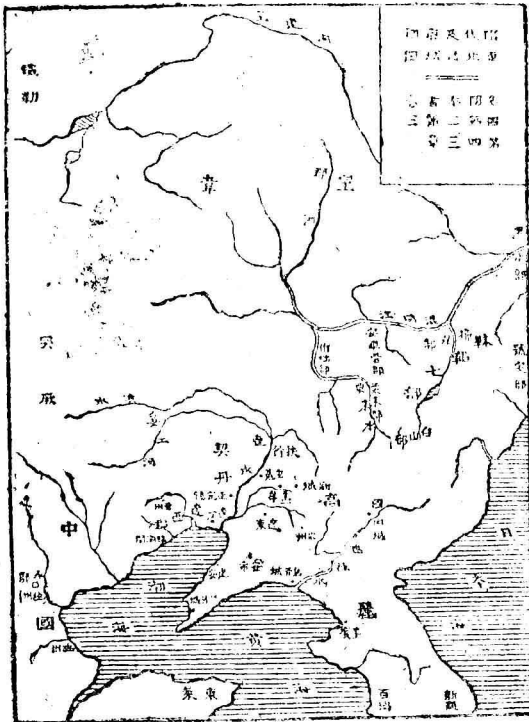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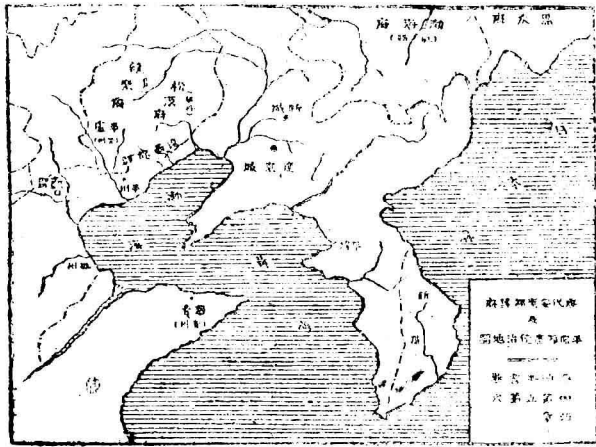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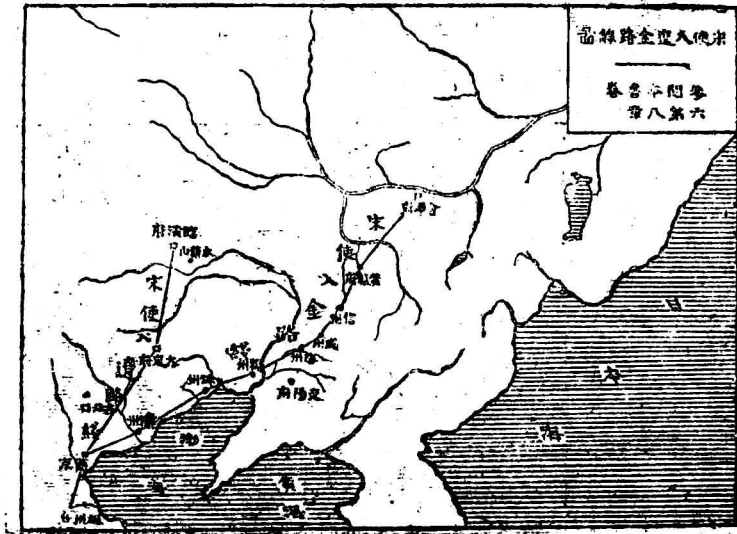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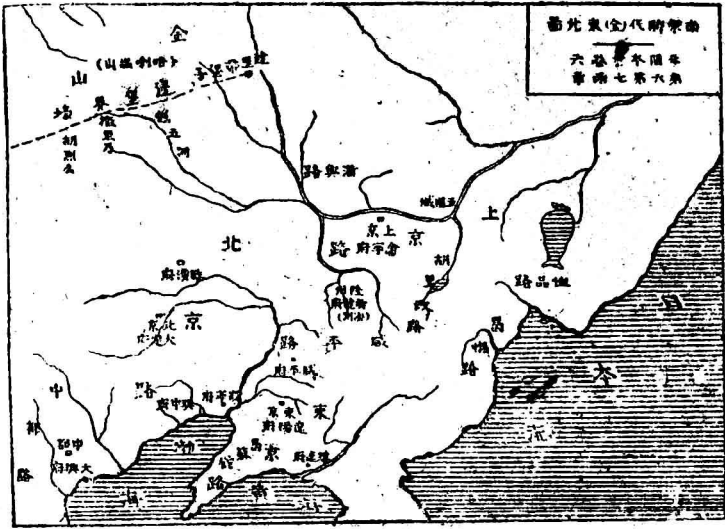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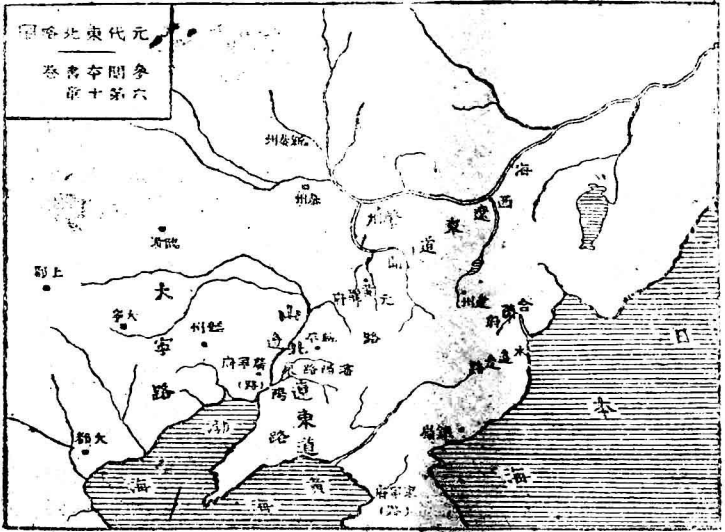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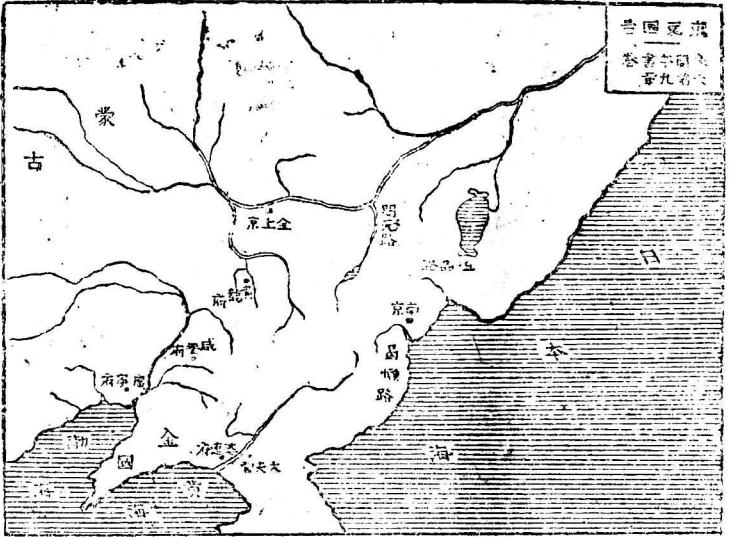
附圖











東北通史再版小引

余撰東北通史，僅成上編，計六卷三十九章，約得四十萬言。三十年九月初版於三台東北大學，係用石印，早經售罄。茲由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社再版行世，係用鉛印，並命兒子長佑任校字之役，經時半載，乃克畢工，自喜與初版無少更定。本書下編因資料未備，一時尙難綴青可寫。惟近擬另編東北通史要略，以十萬言爲限，義在闡明東北四省地位之重要，略於古代而詳於近世，已略有規度，卽待鴻筆起草。謹於通史再版之日，附告讀者，幸亮察焉。三十三年一月著者記於編首。

凡 例

一 本編取東北一隅之史實，作有系統之敘述，是以徵引不憚繁富，蓋有博學詳說之意。

二 本編劃分東北史實爲六期，分期敘述，亦爲便於說明之故。

三 本編於各期中敘述一方大事，務欲得其始終條理。其屬於文化之民俗風習，則於分期之後別爲專章述之，以期聯貫。

四 本編於東北之地理之沿革變遷，考辨特詳；以其東北史重點所在故也。

五 本編取材除於本國文獻史蹟外，亦采及域外之說，但採用之際，極爲慎重，凡疑似奇僻之說，概所不取。

編印東北通史緣起

余治東北史地文獻之學，垂二十年，於文字記載外兼及金石明器圖。凡足跡所能及，不憚跋涉山川，狎犯霜露以赴之，歲月既滋，積稿盈篋，然亦未暇爲之整理編次也。民國丙子之歲，避地秣陵，授課於南雍，以東北史爲目，而闕外舊藏亦携以俱來，乃徐徐探篋出之，濡筆編次，衍爲詳義，是爲東北通史之初稿。計經始於是歲九月，歷八閱月得三十餘萬言，未及其半，以有事皖江而中輟。夫幾，抗戰軍興，都城驟陷，余以在皖未及歸理舊藏，文字記載半零落，金石明器圖象之拓攝各本，亦隨以飄散。迨展轉入川，重理行篋，僅三十餘萬言之講稿尚在，不啻滄海之遺珠，亦比於敝帶之白苧矣。

尋初稿所編次者，始上古訖元末，寫成三十七章，尙闕兩章未就。去秋東北大學成立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校長臧君哲先邀余來校規度，而東北史地正爲研究必具之科條，乃取舊稿重加整比，並爲補撰兩章，釐爲六卷，是爲東北通史上卷，寫付手民石印行世。懸擬下卷之目，起明初訖現代，亦爲六卷，約四十章三十餘萬言，其量與上編略相等，以言舊藏雖十亡七八，然行篋所餘及近歲所得亦非無可理董，稍緩時日，自當廣續爲之，用潰於成。昔者杜甫避亂入蜀，詠詩苦跡，有支離東北風塵際，飄泊西南天地間之句，是時所稱之東北，雖指安史之徒竊據之幽燕考舉而言，然亦包延遼東西之一部，是則與近頃稱遼吉黑熱四省爲東北不過五十步百步之差耳。溯自東北淪陷瞬將十稔，有如東北大學由

遷平，而開封，而西安以至潼川，爾後四易其地，東北籍之師生隨學校轉徙以入川者亦何限，余亦以遭時不造，棄其父母之邦，携家遠適，飄泊支離，正與杜老同感。茲乃僑仰一室，追述故鄉往事，纂爲一書，一如白髮宮人追話關天遺事，娓娓而談，使人忘倦，其意何居，豈非以長維故鄉川原訃美爲吾族祖若宗之所啓聞，子孫應念茲在茲永銘心版者乎。孔子能言直禮而歎文獻不足徵，試展茲編，前事具在，文獻之足徵，比於田產之質劑區畫界至明白可數，是則曠日而釋之牛者，終當返故物於舊主，余惟濡筆以娛之耳。茲值上編印竣，爰弁數言於簡，以爲愛讀吾書者告。時在民國三十年八月，遼陽金毓黻記於三台之長平草堂。

東北通史 卷首

引言

不佞世居遼東。基於鄉之心，研究東北文獻，積有歲年。嘗思就考覈所得，撰一稍有系統之書，藉以就正當世方聞君子。直至今日，始因講授之便，命筆編次，挂滯舛誤，所不免也。

溯自遼清之季，國人恍於外患日亟，多喜談邊疆地理，尤重視西北一隅，如張穆之撰蒙古游牧記，何秋濤之撰朔方備乘，其首選也。後乃移其精力以集中於蒙古一代之史。初則有洪鈞之元史譯文證補，繼則有屠寄之蒙兀兒史記，柯紹忞之新元史。此皆由究心西北地理，而結璣璣光華之果。然蒙古游牧記已敍及東蒙古之昔里木盟，朔方備乘亦涉及黑龍江下游，有長維窩集諸考，由西北地理而進究東北。是時雖無東北地理整個之研究，固儼然爲之附庸矣。其後專以研究東北地理爲職志者，則有枝江曹廷杰所著東三省輿圖說，東北邊防紀要，西伯利東徼紀要三書，皆爲開闢跋涉，自稽口詢之作。其紀載之詳，考證之確，雖在今茲輪軌大通之日，仍覺愜心貴當，不能易其一字。後來之彥，考究雖勤，

以視曹氏，猶有遜色。亦以斯學之未昌，繼起之乏人也。愚謂研西北地理之結果，可以改修元史，實爲史學界一大貢獻，後人食無窮之賜者也。若從此努力研究東北地理，則亦可改修遼金二史。遼金二史之紀事，與東北有關者幾居其半，而遼史乃爲一斷爛不完之作。且近年在東北發見遼金時代之史蹟，多至不可勝紀。果由研究東北地理，而從事改修遼金二史之大業，此亦爲吾國史學界結一璀璨光華之果，而國人尠能留意及此，何也？抑自今日言之，與其謂研究東北地理，莫如謂爲研究東北史。舉凡民族之消長，文化之衍變，政治之因革，皆非地理一詞，所能包括，惟稱之爲史，乃能無所不包。且由研究一隅之史，進而改修一代之史，則其條目至多，分量至重，更非地理一詞所能限，此又不待言矣。

今日有一奇異之現象，卽研究東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國，而在日本，是也。姑無論其用意若何，所述有無牽強附會，而其資料之富，立說之繁，著書之多，亦足令人驚歎。試檢其國談東洋史之專籍，十冊之中，必有一冊屬於東北，論東方學術之雜誌，十篇之中，必有一篇屬於東北，總其部居，較其篇目，林林總總，幾於更僕難數。世界各國學者，凡欲研究東洋史，東方學術，或進而研究吾國東北史，必取日本之著作爲基本材料，斷然無疑。以乙國人，敝甲國事，其觀察之不密，判斷之不公，本不待論。重以牽強附會，別有用意，入主出奴，積非成是，世界學者讀之，應作如何感想。是其影響之鉅，貽患之深，豈待今日而後見。此由吾國向無此類精詳之專書，可供世界學者之考覽，而國人忽略

史事，研究不詳，亦其一端也。魯之居家，室中之藏，土田之籍，牛馬蕃息之數，成鄆隆殺之等，主人概不之知。而其鄰人或素昧平生之士，登其庭入其室，開其篋藏，一一而探索之，分類而斷載之，細大不捐，如數家珍，吾知其家之賤可立待，且將益其所藏以入於他人也。今日之情，何以異是。爲主人者，而應自計其室中之藏，土田之籍，馬牛蕃息之數，成鄆隆殺之等，失之東隅，猶可收之桑榆。然則研究東北史，其可緩乎。

近歲關於東北史之作，雖有多種，然能全部包舉，爲有系統之研究者，僅有東北史綱一書。惟是書於第一卷發行之後，迄未續出，無可依據。茲所述者，意在整理史料，藉以就正當世，姑以通史名之。終以率爾操觚，草創成編，亦可名爲史稿，以爲異日改修之地。沿用史綱之名，則未敢也。

東北史不過爲國史之一部，欲研史之士集中精力於此，勢有不能。第研史之途徑不一，全視研史者之興趣如何。儻富於研究遼金史之興趣，則對於東北史，亦不能不有相當之注意，於是研究遼金史饒有興趣，而研究東北史亦纔有興趣矣。且東北之今日，其足以使吾人觸目驚心者，大非昔日日本學者牽強附會徒作理論探討之比。而世界學者之認識東北，亦不俾如前者所云以日本著作爲基礎材料之比。是則今日研究東北史之重要，更倍遜什伯於昔日。惟不佞仍謂研究史以富於興趣爲主，若不富於興趣，則其收獲必不豐。研究東北史，而以改修遼金史，爲預懸之標的，則其蓄願既奢，興趣必富，收穫必豐。至不佞之撰此編，亦爲喚起興趣，以供研史之助而已。金鑄敬識。

東北通史 上編目錄

卷首 引言

卷一 總論

一 東北之涵義及其異名

東北一詞之涵義(一) 東北之異名(六) 遼東遼海安東之釋義(八) 滿洲一詞之不可用(九)
南滿北滿與東蒙古(一〇)

二 東北史與地方志

東北之地方總志(十四) 東北舊志之體例(十七)

三 東北史與民族

東北民族之系統(二二) 東北民族勢力之消長(二三)

四 東北史與地理

目錄

東北區域之建置(三一) 歷代東北區域之伸縮(三一) 東北區域之沿革(三五)

五 東北史之範圍與分期.....三八

東北史之六期(四〇) 東北專史之可考者(四四)

卷一 第一期 漢族開發時代——上古訖漢魏.....四九

一 先史時代之漢族.....四九

東北發見之史前遺蹟(四九) 肅慎族當起於山東半島(五一)

二 朝鮮之開拓.....五四

今東北區之一部屬於箕子朝鮮(五五) 殷遺民隨箕子居遼東(五六) 朝鮮為周室之藩國(五七)
殷民族與東北之關係(五七)

三 遼東遼西之開發.....五八

燕將秦開之闢地及置五郡(五九) 滿清沿革(五九) 遼寧省所出之五郡(六一)
燕秦之長城與漢之遼東故塞(六一)

四 漢定朝鮮.....六四

魏書 朝貢 (六四) 漢武使朝鮮之實圖 (六五) 百濟四郡考 (六六) 高麗王氏與高麗 (六九)
蒼海郡考 (七一) 樂浪東部校尉之設置 (七二)

五 肅慎與挹婁……………七三

挹婁爲肅慎之異稱 (七五)

六 夫餘族之伸張……………七六

夫餘族與貊族有關 (七六) 丁謙謂高句驪本有前後二國 (七八) 玄菟郡之所在及其內徙 (八〇)
高句驪王族出於夫餘 (八三) 百濟王族出於夫餘 (八一) 夫餘國之所在 (八四) 高句驪國
都之遷徙 (八四)

七 遼西郡及遼東屬國……………八五

遼東屬國之創置 (八六) 遼西太守趙苞之死 (八八) 孤竹國與伯夷叔齊 (八九)

八 烏桓與鮮卑……………九〇

烏桓之先爲東胡 (九〇) 三郡烏桓 (九一) 曹操破滅烏桓 (九二) 田疇之志節 (九二) 烏桓之尾
聲 (九三) 遼東太守祭彤之破鮮卑 (九四) 鮮卑大酋檀石槐 (九五) 烏桓鮮卑強盛之原因 (九六)

九 公孫氏據遼東之始末……………九七

公孫氏之興 (九七) 公孫氏之開拓東方並置帶方郡 (九九) 帶方太守蒙倭人朝獻 (一〇一)

公孫氏以女妻百濟王（一〇二） 管寧 郡原王 烈 諸賢之避地遼東（一〇三） 三山考（一〇五）
 登州半島與遼東之交通（一〇五） 老鐵山與馬石山（一〇六） 司馬懿討公孫淵（一〇七）
 司馬懿行軍地理考（一〇九） 遼東李氏（一一一）

十 毋丘儉討高句驪……………一一三

丸都山紀功殘石（一一四） 東國通鑑紀毋丘儉兵事（一一七） 毋丘儉用兵之地理（一一七） 七牙門考（一一九）

卷三 第二期 東胡扶餘二族互競時代——晉訖隋初……………一二一

一 晉初之平州……………一二一

平州設置之始末（一二一） 平州刺史兼東夷校尉（一二五） 平州治於昌黎之故（一二六） 遼東國（一二六）

二 慕容氏前後燕……………一二八

前後燕之諸主（一二八）

三 慕容氏興盛之原因……………一三二

慕容氏之招賢納士及安輯流民（一三三） 慕容氏之尊貴及好文學（一三五）

四 慕容氏與高句驪……………一三六

慕容氏與高句驪之衝突(一三七)慕容勣入丸都(一三七)南道北道考(一三九)慕容仁之據平郭(一四〇)高句驪陷遼東之年(一四一)建立好大王碑之年(一四三)好大王當中史所紀之何王(一四五)遼東淪陷於高句驪之年數(一四五)好大王碑不載攻略遼東之故(一四七)辨百濟略有遼西之誤(一四九)遼東諸郡之僑置(一四九)

五 宇文氏與段氏

二氏之世系(一五一)二氏之疆域(一五三)二氏與慕容氏之角逐(一五五)吐谷渾之西徙(一五七)

六 馮氏北燕

韓顯宗燕志(一五九)北燕一稱黃龍國(一六〇)北燕之亡(一六一)

七 夫餘勿吉等東北部族

夫餘族之滅亡(一六四)東夫餘與北夫餘(一六四)夫餘國都之所在(一六五)勿吉之地理(一六五)靺鞨七部之地(一六七)奚契丹之所在(一六八)室韋之名稱及居地(一七〇)豆莫婁地豈于烏洛候三部(一七二)高句驪易稱高麗(一七四)高句驪移都平壤(一七五)高句驪官印(一七五)

八 昌黎郡與營州

轉城與徒河(一七七)昌黎郡治不在一地(一七八)龍城一地凡七名(一七九)漢柳城與唐柳城(一七九)辨柳城在今遼龍昌黎之誤(一八〇)龍城一名黃龍城亦稱昌黎(一八三)後魏始置營州於和龍城(一八四)後魏營州造象記(一八五)昌黎韓氏之著姓(一八六)韓昌黎先生本貫考(一八七)

卷四 第三期 漢族復興時代——隋唐……………一八九

一 隋唐征高麗之動機……………一八九

隋征高麗之二動機（一八九）唐征高麗之四動機（一九〇）

二 隋征高麗……………一九三

隋文帝征高麗未果（一九三）隋煬帝詔二十四軍討高麗（一九四）隋軍所出之道不盡實有其地（一九七）
隋征高麗無功之原因（一九七）遼東古城（二〇〇）隋征高麗之基驛（二〇〇）

三 唐太宗親征高麗……………二〇二

唐用兵高麗之近因（二〇二）太宗用兵之策略（二〇四）安市城考（二二三）太宗親征之收穫（二二六）

四 唐滅高麗……………二一七

唐征高麗凡六次（二二七）新城諸地考（二二八）唐滅高麗（二三一）薛仁貴威震遼海（二三二）

高麗諸王世系（二二三）辨新唐書高麗後稍自國之誤（二二四）

五 安東都府……………二三五

都護府之設置（二二五）都護府之遷徙及改稱（二二八）都護府之治地凡八（二三六）都護府治地及所屬府州

之考證(二三六)都護府之撤廢(二四〇)

六 平盧節度使及東北諸蕃

平盧節度使翁押兩蕃(二四三)唐代之奚與契丹(二四三)奚契丹境內諸州之考證(二四六)
(松漠與遼海(二五〇)白蕃(二五〇)唐代控制東北之四期(二五一)

卷五 第四期 靺鞨丹契女真蒙古迭興時代上—唐中葉訖北宋

一 渤海之興及其世次

渤海初興之地(二五四)渤海大氏之考釋(二五五)渤海立國之年(二五六)族順鴻臚井之遺蹟(二五七)渤海國號考(二五八)渤海諸王之世次(二五八)張建章渤海國記(二六一)

二 渤海之事大與交鄰

渤海與唐之衝突(二六三)渤海通於突厥(二六五)渤海朝貢中國考(二六六)渤海通聘日本考(二七二)渤海通聘日本以市易為主(二七五)

三 渤海之疆域

渤海京府之所在(二七七)辨渤海京府位置之誤由於遼史(二八一)渤海國都之遷徙(二八三)辨以渤海上京爲金上京之誤(二八五)渤海京府州縣表(二八六)渤海國境之四至(二九一)渤

海之交誦五道(二九二)

四 契丹之統一京北.....二九五

阿保機之併合八部(二九五)契丹八部制度之來源(二九七)契丹始居之地(二九九)漢城之考證(三〇一)平定奚及室韋(三〇二)契丹之略取遼東南部(三〇七)遼東城易稱遼陽之考證(三〇九)

五 東丹國及渤海遺族.....三一二

東丹國之建立及其制度(三一二)東丹國之南遷(三一三)渤海故州縣之遷徙(三一四)東丹國之二軍制度(三一八)東丹國沿稱渤海之故(三一九)東丹王之出奔(三二一)東丹國之中廢省(三二二)東丹王之故宮(三二三)東丹王之陵墓(三二四)渤海遺族之復國運動(三二五)定安國及烏舍城(三二七)

卷六 第四期 赫韃契丹女真蒙古迭興時代下——北宋訖元末.....三三一

六 女真之興.....三三一

生熟女真(三三一)曷羅館與回跋(三三二)女真部族之發展(三三六)金室始祖出於高麗(三三九)完顏部之居地(三四〇)五國部考(三四三)

七 女真之經略東北.....三四五

女真叛變之原因（三四七）寧江州出河店之戰（三四八）女真攻略東北之次第（三五〇）徽
軍（三五二）女真軍國書摩崖（三五三）遼金之移民實邊（三五四）金之國號（三六三）金
世宗之復起於東北（三六四）遼陽塔與貞懿皇后（三六五）金世宗之保存故俗（三六六）

八 宋使入遼金之行程

宋人行程語錄之來源（三六七）宋使入遼之行程（三六九）宋使入金之行程（三七六）許亢
霖行程錄之考訂（三八一）徽欽二宗北遷之行程（三八四）行程附考（三八五）遼東鴨江二
行部志所紀之行程（三八七）遼上京中京及金上京考（三八九）金國城塔廟喜用白聖（三九六）

九 蒲鮮萬奴之東夏國

耶律留哥之據咸平（三九八）辨留哥之年編爲天統（三九九）蒲鮮萬奴之國號（四〇〇）萬
奴年號天泰之三證（四〇三）東夏國之疆域（四〇四）萬奴之丞相王滄（四〇八）東夏國之
職官（四一一）入宋抗金之劉晏（四一二）金之翰林修撰王庭筠（四一四）

十 元代與東北之關係

金界壕及邊堡（四一六）新舊泰州考（四二二）元諸王乃顏之叛（四二三）乃顏故地之肇州
（四二六）哈刺溫考（四二八）開元縣之設置（四二九）開元與開原（四三〇）咸平治地考
（四三二）舊鐵嶺考（四三三）山北遼東道之設置（四三四）元代與東北關係之略表（四三
七）

三六七

三九七

四一六

東北通史 卷一

總論

遼陽金毓勳撰

一 東北之涵義及其異名

今遼甯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居於中國之東北部，國人爲稱說之便，舍而稱爲東北，允矣。四省之地，爲中國之一部，東北一詞，亦卽中國東北部之簡稱，其義至明，無待詳說。

抑考東北之名，非自今日始，博考載籍，例證頗多。試爲分疏，有就方位爲說者：

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鎮山曰醫巫閭。」

鄭注：「醫巫閭在遼東，」

賈疏：「醫巫閭在遼東，目驗知之。漢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

爾雅，釋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玞琪焉。」

郭注：「醫巫閭，山名，今在遼東。珣玞琪，玉屬。」

山海經，大荒北經：「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

郭注：「今肅慎國，去遼東三千餘里。」

淮南子，墜形訓：「東北瀋州曰隱土，」（九州之一）

高注：「薄猶平也。氣所隱藏故曰隱土也。」
又：「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

高注：「東南疆土，故人大也。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也。」
全唐詩（七），高適燕歌行：「漢家煙塵在東北。」

按序云：「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詩又曰：「橫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皆指遼東西之地而言。

有就區域立義者：

遼史，兵衛志：「北府凡二十八部。」

東北路招討司。

東北路統軍司。

東北路女直兵馬司。」

又營衛志：

一突呂不室韋部，屬東北路統軍司，戍泰州東北。

圖魯部節度使，屬東北路統軍司。

河西部，屬東北路統軍司。

伯斯鼻骨德部，屬東北路統軍司，戍境內，居境外。

達馬鼻骨德部，屬東北路統軍司。

五國部，剖阿里國，貧奴里國，奧里米國，越里篤國，越里吉國。聖宗時來附，命居本土，以鎮東北境，屬黃龍府都部署司。」

又地理志：

「泰州德昌軍，屬東北統軍司。

長春州韶陽軍，屬東北統軍司。

寧江州混同軍，屬東北統軍司。」

又百官志：

「東北路都統軍使司，有掌法官，道宗大安六年置。

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

黃龍府鐵驪軍詳穩司。

咸州兵馬詳穩司。

以上長春路諸司，控制東北諸國。

東北路兵馬詳穩司，亦曰東北面詳穩司。

東北路監軍馬司，有東北路監軍馬使有管押東北路軍馬事官。

東北路女直詳穩司。

北女直兵馬司，在東京遼州置。

「以上東北路諸司。」

又，北面行軍官。

「東北面行軍都統所。」

契丹國志(二十二)：「控制諸國。」

「長春路鎮撫女直軍，置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咸州兵馬詳穩司，東北路軍統司。」

又(二十六)：女真國。

一又於長春路置東北統軍司，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咸州置詳穩司，分隸之。」

金史地理志：「秦州昌德軍，縣一，堡十九，長春。邊堡，大定二十一年三月，世宗以東北路招討司十九堡，在秦州之境，及臨潢路舊設二十四堡障，參差不齊，遣大理司直蒲察張家奴等往視其處置。於是東北自達里帶石堡子至鶴五河地，分臨潢路。自鶴五河堡子，皆取直列置堡戍。評事移刺敏言，東北及臨潢所置，土瘠糧絕，當令所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上以年饑糧乏，姑令開濠爲備。」

又百官志：

「招討司三處：東北路，使一員，正三品，副招討使二員，從四品，招懷降服，征討擒貳。」（餘從略）

又兵志：

「東北路虜軍，曰德呼勒部，曰唐古部，二部五札戶五千五百八十五。」

大金國志（三十八）：京府都鎮防禦州軍等級。

「招討司，東北路秦州置司。」

又有幾方位區域而言者：

大元一統志：「開元路，南鎮長白之山，北浸鯨川之海，三京故國，五國舊城，亦東北一都會也。」

明畢恭遜東志序：「遼東乃東北之雄藩，是國家之重鎮。」

遼東志（一）：「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州東北爲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

全遼志（一）：「大事左控朝鮮，而右引燕薊，前襟溟渤，而後負沙漠，蓋東北一都會也。」

何秋濬長維窩集考：「東北方曰長維，吉林黑龍江二省，實居長維之地。」

賈廷杰東北邊防輯要：「朔方備乘於中俄交界考據詳明，顧其時俄人乘隙窺我東北，尙有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定疆界碑，故其審於東北邊界，凡中俄分屬山川：不憚詳述。」

方位之稱，原於辨方正位之義。區域之設，更爲建官施政之準。尋方位之說，實始於應龍畫卦，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當八方之位。故易說卦云：「艮東北之卦也」。周禮本之，更以八方明九州之方位，一東北曰幽州，是也。淮南子陰形訓，又有所謂八風八極八極之說，皆由八方之說推而衍之，而方位之說益定。東西南北曰四正，東南西南東北西北曰四隅，合之而稱八方。東北者，四隅之一，亦一方之一也。遼耶律氏崛起臨潢，東北一隅，悉隸版圖，乃於秦州之地（今遼甯省之西北部吉林省之西部），設東北路招討司，或統軍司，以統治之。雖其品秩不尊，轄地甚小，然分割區域，設官而治，實自此始。於是用方位之名，而爲行政區域之名矣。細釋方位之說，本以表明所在，使人易曉。譬如人之五官百骸，各有專名，雖各具一體之用，仍不出人之一身。吾國自號中華，又簡稱曰中國。此中國之名，猶人之五官百骸，合而爲一身也。再就中國全部，分爲八方，畫爲九州，八方九州各繫專名，亦猶人之一身，分而爲五官百骸也。然則所謂八方，所謂九州，仍不出中國之外。東北云者，中國之東北部，亦卽中國之一部也。豈能於中國外，而別所有謂東北也耶。東北之名，本由方位而起，其後復畫分一定之區域，亦從而名之曰東北。對中央則爲其國土之一部，對地方則示以方位之所在，立名之允，涵義之當，稱說之便，宜無有踰於此者。所謂方位，所謂區域，義雖有異，理實相因，此之謂矣。

• 依周禮職方氏之所紀，及鄭注賈疏之所釋，幽州卽今之河北省。醫巫閭在今遼甯省北鎮縣，其應歸於東北，無疑義矣。又由醫巫閭而北，則爲遼甯省之西北境亦熱河之東境也。依此求之，彼時東北之

一名，於今遼甯吉林黑龍江三省之外，並兼綜熱河省之東境在內。特其時所謂東北，祇以表示方位之所在，不似遼金以後，有明確界畫之可指耳。且遼東遼西之名，始於燕代，秦因之以置郡。遼西郡爲古營州之域，其地西瀕灤河，北抵潢水，一郡之領，竟跨三省之地，考東北史者，不得以舊疆自限審矣。不特此也。燕將秦開攻朝鮮之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爲界。漢武帝平定朝鮮，畫爲四郡。李唐之世，渤海爲東藩之一，而其地東盡海濱，南跨朝鮮。遼清之盛，凡東北濱海之地，悉隸提封之內，談東北史者，不能置是而不數。是其範圍之廣狹，又因時代而轉移，不過有輕重主從之分耳。東北之涵義既定，試再徵其異名。

其一則曰遼東。

史記匈奴傳：「燕自遼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四胡。」

又後秦傳：「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

三國魏志公孫度傳：「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

明實錄：「洪武八年十月，改定遼都衛爲遼東都指揮司，隸大都督府。」

讀史方輿紀要：「遼東都指揮司，東至鴨綠江，南至旅順海口，西至山海關。北至大寧廢衛，東北至建州衛。」

遼東志：「遼遠也，以其遠在九州之東，故名遼東。又兼遼西也。」

吉林通志：「漢遼東郡，全有今奉天一省之地。」

其二則曰遼海。

晉書載記（前秦）：「郭慶窮追慕容評至遼海。」

魏書陳莫奚傳：「乃開遼海，糧成和龍。」

北史突厥傳：「其地東至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

唐書薛仁貴傳：「仁貴威震遼海。」

踏張乘輅錄（皇宋類苑七十九引）：「遼海即遼東也，樂浪玄菟之地皆隸焉。」

遼東志：「艾河源出那丹府，西流與土河會，別名遼海。……遼海源接艾河，西流入梁房海口。」

明史地理志：「三萬衛西有大清河，東有小清河，流合焉，下流入於遼河，東北有艾河，流合焉，謂之遼海。」

其二則曰安東。

舊唐書地理志：「安東都護府，總章元年，分高麗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上元三年移安東府於遼東郡舊城置。儀鳳二年又移置於新城，開元二年移於平州。天寶二年移於遼西故郡城置，至德廢後。」

通鑑（二百一）：「儀鳳元年二月，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

舊唐書高宗記：「儀鳳元年二月，高麗授遼東都督，遣歸安東府，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

又狄仁傑傳：「請捐四鎮罷安東。」

又薛紹傳：「賊將圍安東，安東都護裴元珪在城下。」

又魏元忠傳：「過折一子刺乾，奔安東，得免。」（開元二十三年）

其三期曰盛京。

大清一統志（盛京統部）：「太祖天命十年，自東京遷瀋陽。定都於此。太宗天聰八年，尊爲盛京，宮闕始備。世祖定都歸京師，以盛京爲留都。」

清實錄：「天聰八年四月，上諭瀋陽城曰，天眷盛京。」

其五則曰東三省。或簡稱曰京省。

清實錄：「光緒三十三年三月，諭內閣，盛京將軍著改爲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隨時分駐三省行臺。奉

天吉林黑龍江各設巡撫一缺，以資治理。」

按清光緒二十九年，中俄兩國訂立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此所稱之東省，即爲三省之總名。其後六年中俄收交東三省條約成立，而東三省之稱遂見於官方文書。三十一年日俄戰役告終，中日新訂之約，亦曰東三省條約。此時東三省尙未建省，而被以舊名，從其實也。三十三年明詔改建行省，設東三省總督，復於奉天吉林黑龍江，各設巡撫一缺，而東三省之名始確定。

綜上五名，其一，東北之地，舊稱遼東，其源甚遠。遼東志謂「遠在九州之東，故名遼東」，又兼遼西而言，恐爲朔義。然自秦漢以來，已以遼東遼西二郡分治，即謂遼東一郡（附遼東屬國），所轄者廣，亦僅佔今遼寧省大部之地，而於吉黑熱三省之地，固無與也。遼東之稱，擴大於明代所設遼東都指揮司，控制山海關以東之地。其後撰遼東志全遼志，又以今吉黑二省之地，爲東北諸夷佔據者附入之。然其時已別設奴兒干都司於松花江下游之地，與遼東都司體制略等。故以遼東一詞，包括今東北全部之地，似患其狹。其二，則遼海一詞，自唐已來，詩人已嘗用之，以概指遼東之地，其名甚古。然近人之釋遼海者，謂遼河上源之地，有廣大之沙漠，一望如海，晉魏二書及北史所舉，皆當作如是之釋義。其次，則遼東志明史之所云云，似以遼海爲遼河之別名。凡此所釋，皆不足概括東北之全部。惟乘輅錄所釋遼海即遼東也一語，涵義稍廣，與詩人所稱之遼海，用義正同。惟遼東之名，既不足以括東北，而遼海一詞亦同此旨，不待言矣。其三，則安東都護府，初雖置於高麗之平壤，而遼河以東之地，亦歸其統轄，其後則由遼東城新城，漸移置於遼西，於是唐人嘗以今東北一隅之地，概稱安東，幾通

於唐之一代，而未之有改。然安東者，都護府之名也。本與安西都護並舉，皆護爲鎮撫四裔之官，與漢代遼東屬國都尉東部都尉職掌相若。時至今日，久已甲外一家，安能再襲漢鎮撫四裔之故名，以自分畛域耶。其四，則盛京者爲遜清發祥之地，尊之爲京，本限於瀋陽一地。其後鎮守是地之長官，稱鎮守盛京等處將軍，既於京盛二字之下繫以等處二字，則其所轄之地，皆在概括之內。然吉林黑龍江二處，尙別設將軍統率之，是盛京等處之字義，亦祇限於今遼寧一省。惟漢盛京通志者，係踵遼東全遼二志之後，以盛京一詞，概括東北全部之地，而後人亦相沿而習稱之。抑知盛京乃遜清時代所用之專名，今盛京之名久廢，不能燃已死之灰，而復習用其名，更不待論。其五，則東三省者，爲往日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之統稱，今之東北，既不以此三省爲限，則其名亦不適用。或以東北一隅，含有熱河省在內，改稱曰東四省，或曰東北四省。要之東北一詞，可以包舉，無事繁稱，故不之取。此外又有以東北之地在山海關之東，概稱之曰關東。然周末秦漢之際，嘗以函谷關以東之諸地，概稱曰關東諸侯，以前例後，義似無別。且日人租借旅大以後，已以金州遼海半島之地，稱之爲關東州，久假不歸，將非我有，是此名亦不可輕用。衡較繁名，惟用東北一詞，以統攝今遼吉黑熱之地，既無偏而不備之病，亦不受時代遷移之影響也。

然而上述諸名，猶爲國人之自命，習而用之，無不可也。今日之極無意義，極無根據者，則稱東北爲滿洲是也。考滿洲之得名，固有二義：一爲佛號曼殊之對音。

滿洲源流考卷一：「我朝光啓東土，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殊師利大皇帝，曼殊華言妙吉祥也，當時鴻臚奏稱，皆本諸此。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滿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實則部族，而非地名也。」

一 爲女真酋長之尊稱。

孟森心史史料：「滿洲一作滿住，爲女真大酋之稱，歷代相傳如此。明正統三年，有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爲朝鮮所迫，內徙遼東，李氏得稱滿住，猶女真酋人獻爲共主之意。後清太祖建元稱號，將士亦以滿住稱之（見懋齋書述）。滿住即滿洲，亦即酋長之尊稱。」（後孟氏撰清通前紀證與此同）

爲折衷之說者，乃謂滿洲之音，由於曼殊，滿洲之義，乃爲酋長，既非部族之名，更與國號無關。且太祖建國，本號後金，崇德改元，以清易金，其後追述往事，有所諱飾，乃借酋長之名，以爲部族之稱，其說是也。

至以滿洲之名，代替遼東盛京東三省之稱，而爲一地方之名稱者，實肇端於南滿洲鐵路。

光緒二十四年，中俄續訂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第一款：「東省鐵路達至旅順口大連灣海口，取名東省鐵路南滿洲鐵路。」

最初南滿洲之稱，不過爲鐵路之專名。道光緒三十一年日俄戰役告終，俄人以長春迤南訖大連旅順之一段，割讓於日本，而日本仍沿用舊名，以此割讓之一段，名曰南滿洲鐵路。後則漸以鐵路之專名，移以冠於地方，凡在長春以南之地，悉以南滿洲稱之矣。以此爲不足，更於長春以北，別立北滿洲之名。於是南起旅大，北抵黑龍江，而滿洲一詞，幾無所不包矣。然當是時，猶以遼河迤西之地，不爲

南滿洲範圍之內，至蒙古對馬木盟十旗之地，於清末設治分屬三省者，亦未嘗盡括於內。於是民國二年，有所謂滿蒙五鐵路借款契約，民國四年中日條約中，又有所謂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從此於滿洲一詞之外，又有滿蒙之一詞。夫當前清之盛，以哲里木盟十旗之地，爲內蒙古領地之一部，不屬於東三省範圍之內，以蒙古及東部內蒙古等字代表其地，無不可也。民國之初，哲里木盟諸旗，大半設治，言東三省，則無所不包，而竟承用滿蒙聯用之名詞，以爲擴大範圍之根據，以致鑄九州而成爲大錯，甚矣稱名之不可不慎也。今則以滿洲之稱，概東三省之全部，不惟日本人用之，西洋人亦用之，不惟外國人爲然，而國人之習而不察者，亦謬用之。夫外人以此立稱，本爲別有所受，而國人亦習用之，則大不可。滿洲之名，既爲會長之稱，本無與於地方，藉令清初曾用爲部族之稱，亦祇限於舊遼州之一部，東北地域至廣，以偏概全，於義無當，一也。清初之國號，本號大金（說詳後文），太宗建號，乃立假名，今已知不衷情實，而猶借其稱，是爲以譌承譌，外人固無足責自號寧不可晒，二也。且滿洲滿蒙諸名稱，皆義由外鑲，噴實套主，衡以孔子爲政必先正名之義，不惟不可輕用，且宜力斥其非，必以東北立名，而內外之界始嚴。

際前所論，其義有五：

一曰，神皋全壤，固以中樞，自中馭外，分爲八方，東北者，八方中之一方位也。

，舜肇十二州，禹別九州，盡分諸州之方位，位於東北曰幽州，東北云者，謂在中國之東北部也。

三日，遼金二代，於秦州一帶，設招討統軍諸司，冠以東北之稱，此政區也，而以方位之名名之，明示此政區在中國之東北部耳。

四日，近人稱遼吉黑熱四省之爲東北，則明示其爲中國之一部，而紛紛之說，可以不作。

五日，因東北區域爲中國之一部，則立名之營，無礙乎此，其無害異稱，宜擯而勿用，以符正名之旨。

於此諸義，加之條理，則東北一詞，嚴證自見，而本書以東北命名之義，亦不待煩言而解矣。

二 東北史與地方志

紀一國家之事者，曰史，紀一地方之事者曰志。地方志即比於古代之列國史。昔者章實齋嘗暢發此義。

方志略例：一郡縣志乘，卽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而近代修志諸家，誤仿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周官（卽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誓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一國之史，無所不載，乃可爲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國實書，是其義矣。若夫圖經之用，乃是地理專門。按天官司會所掌書契版圖，注，版謂戶籍，圖謂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卽後世圖籍所由仿也。是方志之與圖經，其體裁然不同，而後人不辨其類，蓋已久矣。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徵旨也。知方志非地理專書，則山川郡里坊表名勝，皆當彙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實主之義也。知方志爲國史取裁，則人物當詳於史傳，而不可節錄大略，藝文當詳載書目，而不可類選詩文也。知方志爲史部要圖，則胥吏案牘，文士謄言，皆無所用，而體裁當規史法也。此其可言者也。夫家譜譜，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縣家譜有徵，則縣志最善，縣志有徵則國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蓋

有取於家譜者矣，未聞取於縣志，則荒略無稽，縉紳先生所難言也。然其誤實始於談訪聞錄家類之書曰：此類不可不明辨也。」（章氏遺書卷十四大名縣志序）

又：「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鄉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能擇善而無憾也。」（同上卷十四州縣請立志科議）

蓋國史與方志，本爲同條共貫之書，不過一紀國家之事，一紀地方之事，範圍有廣狹之殊，而同屬於史，則無疑義。第自來論者，多謂方志爲專詳地理之書，如清代樸學大師之戴東原，即謂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見章氏遺書十四卷）故隋唐以來，諸史藝文志，皆以方志之書，入史部地理類。直至章氏有作，始首創義例，謂方志之書，實等古代一國之史，與後代國史類之書，犖然有別。近人樸振倫於所撰方志學通論中，亦引申章氏之旨云：

「州縣當古諸侯列國，古者列國皆有史官，紀其國事，不以史名書，而以志名史。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誦訓，掌道方志，小史，掌邦國之志，職方，掌天下之圖，司會，於郊野掌其書契版圖之式。四方之志也，方志也，皆列國之志，亦卽地方之史，邦國之志，亦國別之書，書契版圖，記戶籍土地形象，卽地志圖經之類，皆方志之流，推其本原，所由來遠矣。孟子所稱管輅楚圖，旣魯春秋，墨子所稱蔡宋齊周等春秋及百國春秋，孔子所見百二十國寶書，皆周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也。左氏傳援志甚多，九丘，杜氏亦指爲九州之書，他如繫以地，則有鄭志周書，繫以人，則有仲虺之志與史佚之志，皆一國之典也。」

讀此益知後世之方志，卽同於古方之史。其稱爲志者，幾等於左傳之稱鄭志仲虺之志史佚之志，其不

能據後世圖經之體例，以自隘其範圍明甚。章氏所說，真百世不刊之定論也。

往者劉知幾氏謂：「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爲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至孫盛有魏春秋，孔衍有漢魏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善從之義。」又謂：「子長史記，別創八書，孟堅既以漢爲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爲志，義在互文。」（以上皆史通題目）據此所說，無論以志名書，名篇，而爲書記紀略之互文，與史同義，無煩詳說。地方史爲國史之一部，亦卽地方志之異名，必知此義，始可與言東北史。東北之地方總志，有專書可考者；始於元代之遼陽圖志。

元祕書監志：「大德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據著作局呈奉祕府指揮，編類遼陽等處圖志，並大元大一統志——目錄，今已編類上淨了畢，共計八冊。」

惟此書僅具有稿本，以爲纂修大元一統志之根據，當時實未付刊，故今日無從觀其面目，然不可謂非東北方志之幕路藍縷也。此後東北方志之見存者，則有下列數種：

遼東志九卷。

明正統八年，遼東都指揮僉事畢恭，左軍都督府僉事王祥，同修，嘉靖十六年，左僉都御史任洛，工科左給事中薛廷寵等重修，有原刊本及排印本。

全遼志六卷。

明嘉靖四十五年遼東巡按李輔重修，有原刊本及精印本。

盛京通志三十二卷。

清康熙二十三年奉天府尹董秉忠等修，有刊本。

又、四十八卷。

乾隆元年奉天府尹王河等修，承德魏繼纂，有刊本。

又、三十二卷。

乾隆十二年敕修有武英殿本。

又、一百三十卷。

乾隆四十四年大學士阿桂等奉勅修，武英殿本及排印本。

遼載二十三卷。

清康熙二十九年，蓋州林本裕撰，鈔本未刊。

遼海志略一百六十卷。

清咸豐二年金州隋汝齡纂，有稿本及傳鈔本，未刊。

此外則有省自爲志者，如吉林通志則成於光緒十九年，黑龍江志稿則成於民國二十年以後，遼寧通志亦於民國十七年，著手編纂，稿亦略具，尙未付印。又熱河省，建置甚晚，而於乾隆四十六年，先有成書。再隸於東北四省之縣，有志書者，亦居大半。（又有府廳州志）惟既非綜紀東北全部，故不具引。考遼東全遼二志，爲後於遼陽同志，紀載東北一隅地理文物最古之書。盛京通志凡經四五修，其體一如各省之通志，規模益闕廓矣。遼載及遼海志略，更爲補盛京通志之未備而作。居今而欲考覽東北史，

斷難東此諸書而不觀。故吾敢斷言曰，前代之東北史，不出上列之諸地方志，換言之，東北史，卽地方志之一種也。或有疑而問曰：曷不名東北史爲東北通志，以明地方志與國史有別。則應之曰：史與志異名同實，名史名志其義一也。三國與南北朝同爲割據時代，而陳壽之書則稱志，李延壽之書則稱史，鄭樵通志，體爲通史，亦易史稱志，是史可稱志，而志亦可稱史也。且近世治史之術，視古益密，分科綦繁，有所謂政治史，學術史，文化史，社會史，經濟史，夫以史名書者，旣不以國史爲限，則地方志又何可不名爲史乎。以往昔之稱名言，則宜曰志。以近代之通名言，則宜曰史，若以地方稱史，疑爲同於國別史，非復往日撰地方志之旨，則章氏辨之詳矣。

綜上所說，可析爲數義以明之。古者分封諸侯，子孫世及，自有其土地人民，故有百國寶書，號爲列國之史，以示別於天下之史。與秦漢以後，由中朝命官典守一方之制度大異，故宋元以後之方志，雖亦記載一方之事，無所不包，然不可運名爲之一國之史。且今世所謂國史，卽古人所稱天下之史，今世所謂方志，乃國史之支流，僅能視同國史中之一部。故謂方志之旨趣，源出於古時列國之史，則可，謂其體同於列國之史，則不可。蓋義一也。古之所謂天下之史，卽今日之國史。神州禹域，所包至廣，欲取各地方之制度文物，一一詳述而歷述，則勢有不能。於是就所劃分之政區，而分別記載之，是謂方志。凡國史之所不能容宜載者，方志皆廣而悉載之，至是則方志亦得國史之一體，而其用不窮。以言其體製，雖不同於古時列國之史，而其旨趣，則源於列國之史。章氏謂郡縣之制，卽稱

建時列國史官之遺，係溯其源而言之，其說甚是。其曰郡府縣志爲一國之史，亦不過證明方志之旨趣，同於古時列國之史，未嘗以命官典守之郡縣，視同分疆世及之諸侯也。其義二也。東北者中國之東北部也，卽等於秦時之一郡，漢時之一州，官其土者，既非子孫世及，自有其人民疆土，則紀載其地之制度文物，自當爲國史之一部，不得僭比古代列國之史。蓋吾國三代之封建制度，雖不可復行於後世，然若漢代之州牧，唐代之藩鎮，明清以來之督撫，皆當中朝多事之日，有割據自雄之勢，是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當此之時，若以一地方政區，視同古之列國。一地方所撰之志乘，視同列國之史，則正助長其氣餒，而增其侈然自大之心，甚不可也。必視爲地方志之一種，國史之一部，乃可免此流弊，今謂東北史卽地方志之一種，義卽取此。其義三也。紀一國家之事曰史，紀一地方之事曰志；此爲往代稱名之別。然史志之名雖異，其義則一，史可名志，則志亦可名史。今從近代常稱，名本書曰東北史。其義四也。

茲再進而述東北舊志之體，與本編體例作一比較。

遼東志九卷，凡分九類。

- 一、地理志 二、建置志 三、兵燹志 四、典禮志 五、官師志 六、人物志 七、藝文志 八、雜志 九、外志。

遼東志六卷，凡分十九類。

一、圖考 二、沿革 三、山川 四、賦役 五、邊防 六、兵政 七、馬政 八、職官 九、選舉 十、官業
十一、人物 十二、典禮 十三、風俗 十四、方物 十五、祥異 十六、故蹟 十七、雜志 十八、藝文 十九
、外志。

盛京通志一百三卷，凡分三十九類。

一、聖製 二、繪音 三、天章 四、京城 五、壇廟 六、宮殿 七、山陵 八、星土 九、建置沿革 十、疆
域形勝 十一、山川 十二、城池 十三、關郵 十四、津梁 十五、戶口 十六、田賦 十七、職官 十八、學
校 十九、官署 二十、選舉 二十一、兵防 二十二、名宦 二十三、歷朝人物 二十四、國朝人物 二十五、
忠節 二十六、孝義 二十七、文學 二十八、隱逸 二十九、流寓 三十、方伎 三十一、仙釋 三十二、列女
三十三、祠祀 三十四、古蹟 三十五、風俗 三十六、物產 三十七、雜志 三十八、歷朝藝文 三十九、國
朝藝文。

遼載二十三卷，凡分二十二類。

一、圖考 二、建置沿革 三、形勝疆域 四、星野 五、山川 六、城池關梁 七、驛站舟楫 八、戶口田賦 九
、學校 十、風俗 十一、祠祀壇廟 十二、古蹟 十三、職官 十四、名宦 十五、流寓 十六、人物 十七、孝
義 十八、列女 十九、隱逸 二十、方伎 二十一、仙釋 二十二、物產。

遼海志略一百六十卷，凡分二十六類。

一、圖例 二、天文 三、地輿 四、城池 五、關隘 六、宮殿壇廟 七、山川 八、古蹟 九、建置沿革 十
、風俗 十一、官秩 十二、封爵 十三、編年紀事 十四、帝紀 十五、割據 十六、屬國外藩 十七、選舉
十八、仕宦 十九、名宦 二十、人物 二十一、流寓 二十二、方外 二十三、烈女 二十四、考據 二十五、雜

考右舉諸志之分類，係依據宋元以來修志之成法，略如諸史之志，而杜氏通典，馬氏通考，亦其類也。然自章實齋以修志比於修史，其體例乃大異於前，謂宜分紀表圖考略傳六體。

章氏湖北通志序：「今參取古今史志例議，薈撮浮辭，甄酌精要，分紀表圖考略傳，以爲通志七十三篇，所以備史數也。」（遺書卷二十三）

又修志十議：「有四體，皇風慶恩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官人物宜作傳。」（同上卷十五）

其湖北通志稿之目錄，大略如下：

- 紀二， 皇實紀， 皇朝編年紀（附前代）
- 圖三， 方輿圖， 沿革圖， 水道圖
- 表五， 職官表， 封建表， 選舉表， 族望表， 人物表。
- 考六， 府縣考， 輿地考， 食貨考， 水利考， 藝文考， 金石考。
- 政略四， 經濟略， 循績略， 捍禦略， 師儒略。
- 傳五十三， 詳目從略。

按自司馬氏創修紀傳體之史記，班范以下因之，大抵不外紀志表傳四體。章氏修志，一因史體，於紀志表傳之外，又增圖略二體。實爲修志之良法，自新以來，修志者多依用之。然則修東北史，宜依用何體乎。蓋吾理想中之東北史，其繁當不下四五百卷，其體當依用章氏之法，以歷代東北之大事爲紀，

用編年體，先舉要語爲綱，引羣籍之語分注於下爲目，首尾穿貫，按籍可求，一也。再綜往代東北人物爲傳，凡屬前代之鄉賢，有專傳，有合傳，除烈女方伎流寓之外，不別立其他名目，二也。以一方之輿地，政事，制度，典籍，民俗，彙爲若干類，而爲之考，三也。其頭緒繁繁，考所不盡詳者，則爲之表，四也。圖附於志，而不著略之一目，仍如紀傳體之史，分爲四體。由是言之。地方志與國史殊途而同歸矣。蓋章氏之志例，紀中立皇首紀，所以尊時王，專制時代不得已而爲之也。皇朝編年紀，而附以前代，則歷代之大事具矣。時至今日，國體久易，政由民主，無時王之可尊，故取歷代大事，綜貫而述之，此不同者一。疆域，沿革，山川，皆須有圖，以便考覽，允矣。然章氏所立諸考，有輿地考，則疆域圖之解說也，有府縣考，則沿革圖之解說也，輿地考中，宜彙詳山川，且別撰水利考，是亦山川圖之解說也。圖與說不可離析爲二，故以諸圖附見考中，此不同者二。章氏所立諸略，卽爲官於斯土者之政績錄，蓋章氏不願立名官一目，故別立略以詳之。愚謂職官有表有志，而官於斯土者之政績，正可附入職官志，否則於列傳中，別立官蹟一目，亦足以包舉之，此不同者三。愚所主修之遼寧通志二百五十卷，卽用此法，草創成書，亦東北全史之具體而徵者也。取一國家或一地方之事，修爲專史，不用宋元以來修志之成法，而改用紀志表傳之體固爲一新於舊作矣。然在學校講述，用爲課本，又不能如撰專史者之繁而不殺。向纂國史綱本者，大抵皆取歷代之政治制度文化，分爲若干時期，提要鉤玄而敘述之，以闡明其因果之關係，謂之通史。此正如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易知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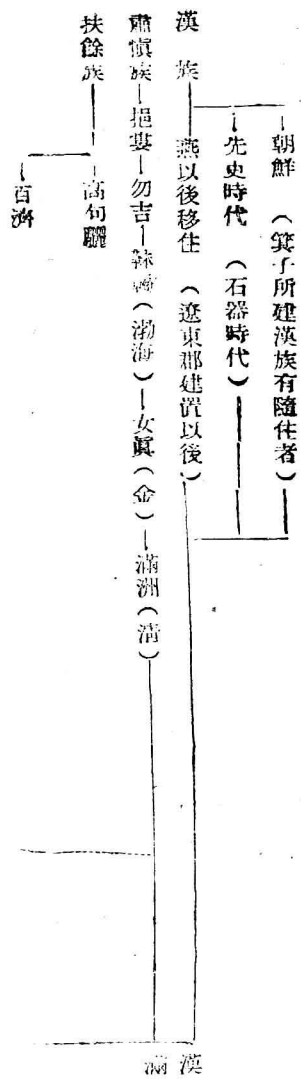
爲編年，以年爲經，以事爲緯，轉覺首尾穿貫，綱舉目張，易繁爲簡，不外此法。纂輯本編之旨趣，卽解散向來專史分類之體，而用通史一貫順敘之法，劃分時期，撮要敘述，不用專史紀傳志表之體，而所取材必出於專史，正如資治通鑑之取材於正史，而分年列載之，卽一貫順敘之法也。故自編纂之體例言之，可謂爲東北通史之綱要。自編纂之次第言之，亦可謂爲纂修東北全史之準備。大略始於推源，層冰驗於積水，殆謂此與。

三 東北史與民族

東北史者，東北民族活動之歷史也，無東北民族，則無所謂東北史，故述東北史，必以民族居首焉。就今日言之，居於東北之民族，大別之有三，曰漢族，曰滿洲族，曰蒙古族。然此三民族，曾經數度之分合蛻變，非古代民族之本來面目也。古代之東北民族，大別之爲四系。一曰漢族，居於南部，自中國內地移殖者也。二曰肅慎族，居於北部之東。三曰扶餘族，居於北部之中。四曰東胡族，居於北部之西。此皆早居於東北之民族也。東胡族又分四小系，曰烏桓，曰鮮卑，曰契丹，曰室韋。自古迄今，漢族似無變化。然自後魏孝文帝，許鮮卑與漢族通婚以來，北方之漢族血統，已不甚純。清末更許居於東北之漢人與滿族通婚，血統更爲之大淆。故謂東北之漢族，毫無分合蛻變者，非也。肅慎族，中經數變而爲滿洲，其中一部則有鮮卑契丹之化合。東胡族中之室韋，變而爲蒙古，然其初則與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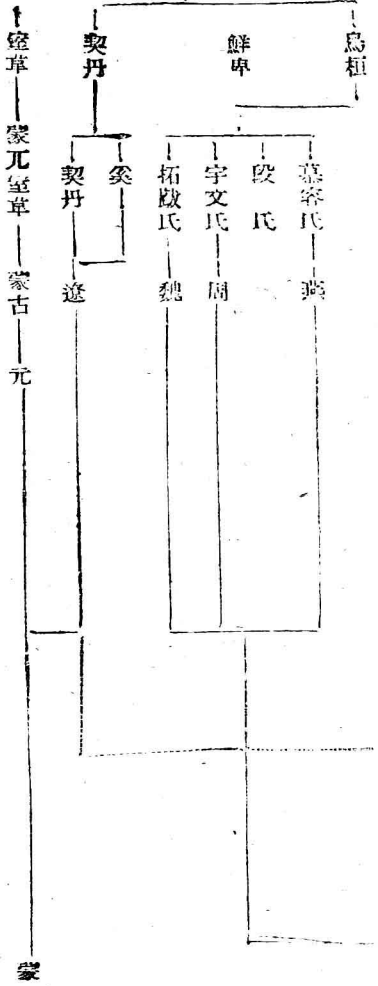
丹，同出一源。又如東胡族之烏桓、鮮卑，多已蛻變為漢族，扶餘一族，大半南遷，入居朝鮮半島，以構成朝鮮民族。此其分合蛻變之迹，至為複雜，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再自活動之歷史言之，初則移殖之漢族，與原有之諸族相爭，如燕將秦開之逐東胡，漢武之滅朝鮮，毋丘儉之討高句麗，是也。繼則東胡族與扶餘族相爭，如慕容廆之討高句麗，高句麗之略遼東，是也。繼則漢族與扶餘族相爭，如隋唐之征高麗，是也。繼則肅慎東胡二族，迭相爭長，如渤海之滅於遼，遼之滅於金，金之滅於元，是也。繼則漢族與肅慎東胡二族相爭，如明清之交是也。繼則合東北諸族與外族爭，如自清以迄近世是也。考其已往活動之迹，大抵由分而合，自內及外，及一合不可復分之後，而外患亦日滋，如今日之東北是也。茲為便於考覽，更為表列如左：

第一 東北民族系統表



第二 東北民族勢力消長表

東胡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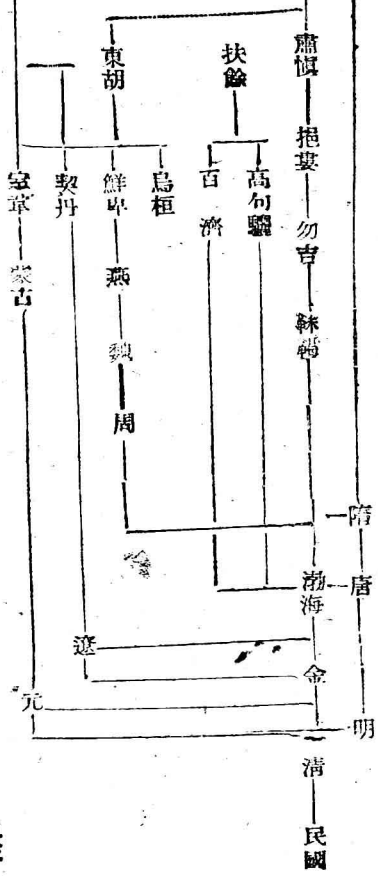


漢族

滿洲族

蒙古族

總論



上述諸族，除漢族爲由中國內地移植之民，義極明顯外，其他東北固有諸民族，名稱系屬，殊多異說，茲一一考辨於下，庶讀者不致迷罔也。

一、肅慎族。肅慎爲東北最古之民族，居於北部之東，與扶餘東胡二族分峙而爲三。周秦以前稱肅慎，漢魏晉稱挹婁，南北朝稱勿吉，隋唐稱靺鞨，遼金元明稱女真（或作女直），清稱滿洲，皆此族之異名也。其居地則在黑龍松花二江之下游，唐代以後靺鞨人所建之國曰渤海，女真人所建之國曰金，滿洲人所建之國曰清，今稱此族曰滿洲。

後漢書三國魏志之東夷傳皆云：「挹婁、古肅慎國也，」是漢以後，挹婁之外，別無肅慎可知矣。乃晉書四夷傳云：「肅慎氏一名挹婁，」三國魏志明帝紀云：「青龍四年肅慎貢楛矢，」冊府元龜云：「宋孝武帝大明三年，肅慎國貢楛矢，」此所謂肅慎，蓋卽挹婁，不過以肅慎國之古名，以自通於中國耳。至近人丁謙，乃謂肅慎挹婁，實爲二部。

丁謙晉書四夷傳地理考證：「肅慎一名挹婁，非是。按肅慎爲虞夏以來著名之國，挹婁稱號，始見後漢書，言國無君長，邑落各有大人。是挹婁者，不過肅慎境中一部族，並不足以名國。第因生齒蕃衍，分佈各方，而肅慎主權，日就衰替，不足以馴服之，其人遂據地自擅，互相雄長。於是肅慎一國，竟在若存若亡之列。以余考之，其國至晉實未嘗亡也。」

則不免失之武斷矣。

魏書外國傳云：「勿吉國，舊肅慎國也。」唐書北狄傳，於靺鞨則曰，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曰

勿吉。於渤海則曰，本粟末靺鞨。金史世紀云：「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古肅慎地，唐初有黑水靺鞨，五代時附於契丹，其在南者號熟女直，在北者號生女直。」清高宗云：「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慎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而漢字相沿，訛爲滿洲，其實卽古肅慎，爲珠申之轉音。」凡此皆肅慎，一變而稱挹婁，再變而稱勿吉，三變而稱靺鞨，四變而爲女真，五變而爲滿洲，之體也。

二、夫餘族 此族居於北方之中部，東接肅慎，西接烏桓，大抵爲今內蒙古哲里木盟十旗之地。後則分爲三系。一系爲本部，稱曰夫餘，居於故地，至後魏太和中爲高句驪所併。一系爲高句驪，立國於鴨綠江岸甚久，且侵據遼河以東之地，唐高宗時，以兵滅之。一系爲百濟，立國於朝鮮半島，以與東北關係尙淺，故不具論。或謂夫餘族與古之貉族有關，貉亦稱濊貊。周書王會篇：「穰人在稷慎良夷之間。」稷慎卽肅慎，穰卽濊貊，則貉之居於東北久矣。據後漢書東夷傳，夫餘之通中國始於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然史記貨殖傳已云，燕北鄰烏桓，夫餘，則夫餘之名，周末已有之矣。謂夫餘出於貉族，近人始有論及之者。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三國志夫餘傳，國之書老，自脫古之亡人，其印文實漢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爾夫餘王其中，自稱亡人，抑有由也。此言微誤。夫餘蓋卽濊貉，爲人所敗，遷逃至此，故云亡人。若濊貊之稱之地而居之則是戰勝攻取矣。」

後書本諸魏略，謂夫餘王出於燕離，奔至夫餘爲王，故有亡人之稱，然不得執此，以爲夫餘與貉族無關之證。蓋其王無論出於何族，而其民則爲貉族，亦猶金之始祖，出於新羅，入爲女真部長，仍稱之爲女真，舉其多數而言之也。其印文曰濊王，則其王卽爲濊貉之王，謂其屬於貉族，尙無大誤。至後來之高句驪，百濟，亦皆出於夫餘。

魏書外國傳：「高句驪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室中，日光臨而照之，因有孕，生一大男，有一男破卵而出，長字之曰朱蒙。諸臣以其非人所生，咸請殺之。朱蒙東南走，遂至紇升骨城，建國，號高句驪。……百濟國其先出自夫餘。」

按魏略及後書東夷傳，載夫餘國先祖東明之事，正與此同。東明音亦近朱蒙，當爲一事。自其紀載之順序言之，自宜從紀載在前之魏略後漢書。然考晉末所立之高句驪好大王碑，所紀悉同魏書，此必爲高句驪最古之傳說。且三國魏志東夷傳，亦謂東夷舊語，以高句驪爲夫餘別國。是知二者必有一誤，又以後說爲可信也。至百濟出於夫餘之說，東史紀載尤詳，且百濟王以夫餘爲姓，尤爲出於夫餘之證，今謂高句驪百濟二國，同屬於夫餘族者，以此。

三、東胡族 此族居於北方之西，卽今熱河省之全部也。其中之烏桓一系，久已滅散。鮮卑一系，則有慕容氏之建燕，拓跋氏之建魏，宇文氏之建周。契丹一系繼起，而有耶律氏之建遼。室韋一系，蛻變而爲蒙古，以建蒙古帝國，又號曰元。最後則烏桓鮮卑契丹三系，多與漢族同化，而蒙古族，僅得

遺裔之滿洲族並存。以至於今。

東胡之名最古，史記匈奴傳，所謂燕北有東胡山戎，是也。又同傳，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爾時所謂東胡，卽後來之烏桓鮮卑也。後書烏桓鮮卑傳云：「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考後書所說，蓋出三國志注所引之魏書。其同稱東胡者，史記索隱引服虔曰：「東胡，烏桓之先，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是也。

契丹一系，亦出於鮮卑，遼史及北盟會編，記載最明。

遼史世表：「高烏菟者，世雄朔陁，後爲冒頓可汗所襲，保鮮卑山以居，號鮮卑氏。旣而慕容廆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見於此。契丹之君，號大賀氏，大賀氏微，別部長過折代之，過折尋滅，迭刺部長涅里立迪鞏，亂里爲阻午可汗，更號遙輦氏，而涅里之後曰釋里思，釋里思之孫曰阿保機，功業勃興，號世里氏。於是世里氏與大賀遙輦，號三耶律。」

三朝北盟會編（二十一）：「契丹本東胡之種，在橫山之南，鮮卑舊地，元魏時自號契丹。」

魏書外國傳，亦言，庫莫奚，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唐書北狄傳，則直謂契丹，奚，俱東胡種。蓋契丹屬於東胡種之鮮卑系，契丹盛時，奚遂爲其役屬，不能自別。言契丹，則奚在內矣。

新唐書北狄傳，譯室韋，契丹別種，丁零菑裔也，有大室韋，瀕於室建河，河南有蒙瓦部，蒙瓦部亦

稱蒙兀室韋，其後則稱蒙古。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即主此說。是室韋及蒙古，亦東胡之一系也。

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蒙古名始見於舊唐書室韋傳，稱室韋部落至家，有蒙兀室韋者，北依望建河，河即今之黑龍江也。室韋爲東胡別部，故蒙古亦可謂爲東胡。但其所統部衆經千餘年之混合，包含異分子甚多，故歐西學者，以蒙古族與東胡突厥，鼎峙而三。實則其酋蓋別部東胡，其民則東胡突厥之混稱耳。」

然東胡一詞之釋義，又有廣狹之分。梁氏曾謂東籍所稱通古斯族，即東胡之譯音，並詳示其範圍。

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東胡族，專指古來居於今東三省及朝鮮半島者。史籍中之肅慎挾婁勿吉靺鞨高句麗渤海女真等屬之。最近滿洲入主中國，可謂此族之全盛。」

依此所釋，則東北民族除漢族外，悉在東胡一族涵蓋之中。範圍失之太廣。且近經學者之考證，通古斯一詞爲肅慎一族之專稱，別有來源，非東胡之譯音。考東胡一名，本爲烏桓鮮卑二系之專稱，後乃推而及於契丹室韋，謂肅慎一族，得稱東胡，除近世通古斯之新名外，別無可證，故余不之取也。

善乎梁氏之言曰：「民族與國民異，同居一地域，有一定之國籍者，是爲國民，因人種學之關係，以其骨骼及其他生理之區別者，是爲民族。一民族可分爲兩國以上之國民，而一國民亦可含兩族以上之民族。」（亦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明乎此義，始知民族與國民，不可並爲一談。如東北民族之在古代，則有漢族肅慎族夫餘族東胡族之分，在近代，則有漢族滿洲族蒙古族之分。然其同爲構成中華民族之一份子，則任何人不能言有異議者，以一國民可含兩族以上之民族也。

倭古籍所載，可知慮慎夫餘東胡三族，皆早居於東北之民族也。漢族雖由中原移殖，然其初來之時代，已在史前，與其他各族，亦無異也。以今日言之，夫餘族之大部，已入朝鮮半島，不復屬於東北。東胡族之烏桓鮮卑契丹三系，多與漢族同化，不復自別。此外僅存之滿洲蒙古二族，不惟與漢族逐漸同化，不復可別，且其遠祖，早居於東北，未嘗他徙，則其與東北有密切不可解之關係，自必較他人為強，故能由分而合，團結內力，以與外族相競。且自遼濟康熙間與俄人訂立尼布楚條約以後，諸族之內部，無復活動之蹟，其可言者，乃與外族相競之歷史耳。

四 東北史與地理

歷史所記載者，為民族之活動，而資以活動者，厥為地理。民族及地理，二者同與歷史有密切之關係，故述民族之後，繼以地理。

吾國學術，向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近人談國學者，亦分四科，曰經，曰史，曰哲（又稱玄學），曰文，仍不出四部分類之法。自隋書經籍志以地理類之書，屬於史部，唐宋以來諸正史之藝文志皆因之，而地理之學，遂為史學之附庸。如顧祖禹以精於史學，而撰讀史方輿紀要，其撰此書之動機，則在專詳歷代地理之形勢，以為後人讀史之助。今日則不然，地理之學，亦為獨立科學，久與歷史學有並駕齊驅之勢。故研史者不明地理，則郡邑之分合，山川之向背，民族之分佈，戶口之耗息，物產之豐

緇，人文之變化，皆不能曲證旁通，究其原委。由是言之，與歷史學關係最密者，舍地理其誰屬。

東北史，即中國一部之地方史，亦即地方志之一種，則所謂地理者，即爲東北史所含之一部，故地理與東北史之密切，尤非他史之比。何以明之。其一，則研究東北地理，將漸及於東北史也。吾國自遼清道咸以來，研究西北地理之學頗盛，如張穆，徐松，魏源，何秋濤，洪鈞，李文田，屠寄，柯紹忞，皆其著者。其中如張穆何秋濤屠寄，更以餘力，兼研東北地理，近人如曹廷杰，楊同桂，吳廷燮，則爲專研東北地理之著名學者。尋其研究之順序，則由疆域之廣袤，山川之險要，沿革之變遷，以及政治兵事之設施，更由近代，以上及前代，遂闖入歷史之範圍。如魏源洪鈞屠寄柯紹忞之改造元史，即由研究一隅之地方史，進而改造一代之專史，此研究西北地理所食之賜也。研究東北地理之風氣，今尚不如研究西北地理之盛，以言改造專史，尙須有待。然今之研究東北史者，亦不囿於舊日屬於地理之成見，而視爲一種專史，爲研究之對象者，則大有人在。近人如孟森，專以研究清代前期史料爲目的，如馮家昇，則以研究東北通史爲目的，皆其證也。然溯其源，則多由研究地理，以及歷史。何況二者之關係至密，有連犴相及之勢乎。其二，則外人之研究東北史者多與地理並談也。西人之以宣教師資格而研究東北史者，莫先於法人之牟里氏。其所撰述之文，多發表於通報，如馮承鈞所譯之東蒙古近代舊城探考記，即其著作中最精之一種也。其所考察者，以近代舊城爲主。在舊日講史學者，謂之沿革地理，今則視爲地方史之一部矣。日本學者，關於東北史之撰述頗多，然其著名之作，即爲

滿洲歷史地理，及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以地理學歷史言者，以二者之關係至密也。其三，則研究東北史應以地方志爲基礎也。研究東北史之資料，無慮數百種，有更僕難數之勢。然若舉其重要者言之，則地方志是也。通志爲一省之史，縣志爲一縣之史，通志縣志，各有體例，不必合各縣之志卽爲通志。然修通志者，必以各縣志爲基礎，則屬言明。今纂東北史，自必以各省通志縣志爲基礎，所謂通志縣志，固向者視爲地理之言也。是故在往昔言之，所謂東北地理，卽含東北史在內。在今日言之，所謂東北史，亦不能含東北地理而不言。往者地方志，不得名史，則以之附於地理，今則地方志亦爲史之一種，故又取地理附入之。其名雖異，其實則同。

東北地理之可述者有三：一曰疆域建置之始，二曰歷代疆域之伸縮，三曰疆域沿革之概要。

一、吾國舊說，多謂東北區域之建置，始於虞夏。

書經典（古文尚書作卷與）：「肇十有二州，」注，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分齊置營州。」

史記夏本紀，正義：「舜分青州爲營州，遼西及遼東。」

通典州郡典（青州）：「舜分青州爲營州，其遼東之地，宜禹貢青州之域也。……又（安東府）：舜分青州爲營州，置牧，宜遼水之東，是也。」

其後遼東志引其說，謂舜分冀州東北爲幽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州東北爲營州，卽今廣寧以東之地，其所釋尤爲明晰。

近人之疑古者，多謂尙書注史記正義，皆漢人以後之說，不足置信。然如周禮則曰東北曰幽州，山鎮曰醫巫閭，山海經亦曰，東方之美者，有醫巫閭之珣玕琪，醫巫閭山，在今遼寧省北鎮縣，而三代人所撰之書，已道及之，且以之屬於幽州，則其建置始於虞夏爲可信，明矣。或又謂周禮爲戰國時人所撰，又經漢人竄亂，山海經亦出漢人所作。由此言之，則吾國之古書，將無一可置信者。縱謂所紀之真僞，尙有可商，亦必多爲最古之傳說，不得謂毫無一顧之價值也。

近人多謂東北之開發，始於燕破東胡置遼東等郡，而不承認以前有疆域建置之事，此殊不然。漢人之至東北，已在史前，開發之蹟，歷歷可尋，不能以史文無明確之記載，而斷其爲無，故吾仍用東北疆域建置始於虞夏之說。

二、東北之區域，以遼吉黑熱四省爲限，此就今日之行政區劃言也。其在前代，廣狹伸縮，因時而異，故本書記事之範圍，亦因之而有不同。

其一、則朝鮮半島之伸縮。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始見於尙書大傳及史記，而漢書，竹書紀年亦載之，又書傳謂箕子來朝而作洪範，此必據古史而書之，不得以漢人說易，以箕子爲其子，而疑之也。考爾時朝鮮所據之地，雖不可詳考，然今遼陽迤東鴨綠江左右岸之地，必爲其所領有，路如漢代之高句麗。迨至戰國之末，燕將秦開，擊破東胡，闢地二千餘里，自滿番汗爲界，而朝鮮之疆界，乃退處於鴨綠江之東也。自箕子受封以後，繼世之君，必類屬於周室，其在東北之地位，必在肅慎夫餘諸族

之上。故考東北史事者，自難置朝鮮而不數。此一時代也。其後衛滿亦以漢人入主朝鮮，久之漢武帝以兵定朝鮮，夷其地爲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四郡，比之中國之郡縣。雖云地在鴨綠江之左岸，不在今東北區域之內，然在中朝視之，不啻遼東一郡之擴大，時時與遼東郡有息息相通之勢。且其後臨屯真番廢，而併於樂浪玄菟，而玄菟郡見偏於高句驪，逐漸內徙，不能保其故疆。漢末公孫度又增置帶方一郡，與遼東，玄菟，俱領於平州，其疆域亦有今朝鮮之一部。此一時代也。夫餘一族南下，而建高句驪國，初都於鴨綠江右岸之丸都，繼遷都左岸之平壤。起自漢末，訖於唐初，高句驪之名城重鎮，多在今遼甯省境內，而延及於朝鮮半島。此一時代也。李唐中葉以後，渤海大氏之在東北，稱爲海東盛國，其疆域之南境，實包今朝鮮東北境咸鏡北道及平安北道之全部，與渤海全疆，聯爲一體，亦不啻東北區域之擴張。此一時代也。元代以兵入高麗，取其平壤一帶之地，置東寧路，領若干州，屬於遼陽行省，與其一代相終始。明代襲元之餘威，置鉄嶺衛於朝鮮半島之東北境，屬於遼東都司，雖爲時不久而內徙，然與元代之置路，同爲東北疆域之擴張。此一時代也。綜上所述，東北疆域，向朝鮮半島，曾爲五度之擴張，則述東北史者，應隨其時代以爲伸縮，不必拘以今日之疆界，固無疑矣。

其二、則遼西之伸縮。遼東遼西二郡，始置於燕，而秦漢因之。說者謂其界限，以在遼水之東曰遼東，遼水之西曰遼西，此不甚衷於情實之言也。考漢遼東郡屬縣有無慮，無慮音同巫閭，卽爲醫巫閭山之所在，地在遼水之西，則遼東郡領地，不限遼水以東。審矣。遼西郡之大部，皆在今山海關內河

北省境。其一部之在今遼甯省境者，如昌黎徒河賓徒險濱等縣，後漢以之置遼東屬國，因此之故，雖謂山海關迤東之地，皆屬於遼東，無不可也。然在兩漢之世，遼東遼西二郡，同爲東北邊地重鎮。有輔車相依之勢。且歷魏，晉，慕容氏，高氏二燕，以訖隋唐，遼西重鎮，置於和龍，稱曰營州，實兼今熱河全部，及河北省灤河以東之地。當此之時，東北疆域，因遼西營州之稱而擴張，不復以今之疆域自限。遼金元三代之遼西疆域，雖亦略有伸縮，而不似隋唐以前之甚。訖至明清之世，乃以長城爲東北邊疆內外之界。蓋遼西一隅之疆域，伸於前代，而縮於近代也。

其三、則東北邊地之伸縮。此所謂東北邊地，即指烏蘇里江迤東以至海濱，黑龍江迤北以至外興安嶺以外之地而言也。考古之肅慎挹婁勿吉靺鞨，據地甚廣。今俄領東海濱省之地，即爲其族之所分佈。

試觀唐代靺鞨人所建之渤海國，疆域東抵海濱，徧置府州，即其明證。隋唐以後之室韋，據地亦極廣，凡黑龍江迤北之地，以迄外興安嶺亦爲其族所棲息。特不似渤海之有建置府州可指耳。又唐代曾於黑水靺鞨之地，建黑水府，黑水州，以都督刺史領之，其地在今黑龍江下游，亦非今黑龍江省境所能限。明代所置之奴兒干都司，以領東北諸衛，亦在是處，訖於清之中葉，未之有改。乃以清咸豐七年十年兩度之割讓，凡黑龍江迤北烏蘇里江迤東之地，皆拱手授於俄人，而國境之蹙，奚啻數千里。然此拱手授人之地，既爲我東北先民所棲息，且富有事實彰明之史蹟，撰東北史者，又烏可遺而不述，此又古使而今縮之一區也。

上述三事，除遼西一隅，無餘仲縮，皆屬中國領域可以勿論外，朝鮮半島及東北邊地，大抵皆古仲前今縮。良以吾族不統，外力寔長之故。回溯漢帝之平朝鮮，立四郡，中國之威加四夷，不啻曇花一現。即如元人以蒙古族人主中國，取朝鮮西北部之地，夷為中國之郡縣，亦為漢武故事之再演。然而往事已矣，不禁感慨係之。

三、東北之歷代疆域沿革，亦有敘述之必要。蓋研史者，不明疆域沿革，則不能究知歷代疆域之廣狹伸縮之大勢，而觀其會通。茲為二表，一以明歷代疆域之沿革，一以明歷代疆域之伸縮。

第一 歷代東北疆域沿革略表

朝代	州	郡	諸夷及藩屬
朝	州	郡	諸夷及藩屬
附處	營州	營州	附屬 烏夷 北發 符婁
周	幽州	幽州	東夷 胡 夫餘
燕(戰國)	遼東	遼東	東夷 胡 夫餘
秦	遼東	遼東	東夷 胡 夫餘
漢	(幽州) 遼東 附樂浪 玄菟 臨屯 西真 番	遼東 玄菟 臨屯 西真 番	東夷 胡 夫餘

要而言之，地理之學，久離歷史，而成專科，現代嚮逐，以此專門名家者，頗不乏人。然研究往代地理者，每不自覺，而闕入歷史學之範圍，此固不可掩之事實。豈以研究東北史，而獨異此旨乎。

五 東北史之範圍與分期

東北史之範圍，由於民族及地理而定。以民族言，自上古訖漢魏，爲漢族開發東北之時期。如箕子之東封朝鮮，秦開之擊破東胡，漢武帝之置四郡，曹操之大破烏桓，公孫康之開置帶方郡，毋丘儉之討高句驪，皆爲漢族開發東北之大事，有特筆記載之價值。此時之肅慎夫餘東胡諸族，大抵服從王化，重譯來朝，多在漢族支配之下。此時期之所紀者，自當以諸族活動之紀事爲範圍，而區域之廣狹，亦隨時代而異。一也。自晉訖隋之統一南北，此爲東胡夫餘兩族爭衡之時期。初則慕容皝攻破高句驪之國都，而東胡族之勢大張。繼則高句驪侵據慕容氏之遼東，而夫餘族遂雄視於東北。中間惟北燕馮氏，以漢族爭長於遼西，然亦局處一隅，微弱已甚，國亡之後，乃乞憐於高句驪，而終不免於見殺，亦可見夫餘一族之鼎盛也。此時期之紀事，自宜以此二族之活動爲範圍。二也。隋末唐初，爲漢族復興時代。隋煬帝，唐太宗，皆以傾國之兵，遠征高句驪，而不能得志。然至唐高宗時，終能平定其地，夷爲府州，一如漢武之定朝鮮者。則以前此諸役，已斃奪其魄，勢成弩末，不能與中國抗衡故也。是時東胡族之鮮卑，業已式微，肅慎族之靺鞨，尙未露其頭角，僅夫餘一族，勢力甚孤，其不能與新

與之唐爭衡，必矣。此時期雖甚短，範圍雖甚小，而研東北史者，應視為漢族活動最重要之紀事。三也。自唐武后時，渤海大氏建國，歷遼金以訖元亡，爲肅慎東胡兩族迭相雄長之期。初則肅慎族之黠戛，起而爲渤海，繼則東胡族之契丹，起而爲遼，再繼則肅慎族之女真，起而爲金；後則東胡族之蒙古，起而爲元。一起一仆，互爲盛衰，以至七百餘年之久。當此之時，漢族之勢力，退處中原，漸備而南，而東北一隅，則爲二族馳逐爭長之場，其區域之廣狹，亦隨二族之勢力，以爲伸縮，不啻東胡夫餘爭衡故事之重演，而範圍較廣，時期亦較長。四也。自明興訖清之入主中夏，此爲漢族與肅慎東胡二族爭衡時期。明代初興，取遼東於元人之手，而置諸衛，固亦爲漢族勢力之復興。然其統治之區域甚狹，其餘皆爲諸夷所據，中朝略示羈縻。且考其時之東北，西部則見擾於兀良哈三衛，東部則見偪於建州衛，兀良哈三衛，明人稱爲韃靼，卽屬於東胡族之蒙古也，建州衛，明人稱爲女直，後稱滿洲，卽屬於肅慎族之女真也。此二族人，或服或叛，其爲東北之邊患，蓋真有明一代相終始。最後則滿洲，先征服蒙古諸部，繼則長驅而入中原，取漢人之疆土而代之，蓋爲蒙古人入主中原故事之重演。以視漢族初期之開發東北，固遠不如。卽視隋唐時代，漢族之再興，亦有遜色。此時期之東北史，只可名爲三族互競時代。而其範圍，則亦由廣而漸狹。五也。自清康熙年以訖現在，乃爲東北諸族與外族抗衡時期，亦可名爲諸族同化時期。蓋自康熙二十八年，中俄訂立尼布楚條約以來，國人始知東北境外之俄人，其勢力爲不可侮。洊至道光以後，外患日深，俄人勢力伸入東北內地，光緒中葉東北之南部

，又見偏於日本。當之此時，東北民族，無復此疆彼界之分，不惟前代之肅慎夫餘東胡三族，何以明其分限，無人能從容而道之者。卽於清代所分漢滿蒙三族，各設八旗，且不許通婚，以示區別者，今已泯其界限，無犁然可舉之明證。蓋其逐漸同化，合而爲一民族，以與外族相競，亦爲必然之勢。六也。準上所談，東史劃分之時期凡六，列舉如左：

第一期 漢族開發時代（上古訖漢魏，約起西元前三千年，至西元二七九年，約三千餘年。）

第二期 東胡夫餘二族互競時代（晉訖隋初，起西元二八〇年，至五八八年，凡三百九年。）

第三期 漢族復興時代（隋訖唐高宗，起西元五八九年，至六九八年，凡一百十年。）

第四期 靺鞨契丹女真蒙古迭相爭長時代（唐武后訖元末，起西元六九九年，至一三三〇年，凡六百七十二年。）

第五期 漢族與女真蒙古爭衡時代（明初訖明亡，起西元一三七一一年，至一六四三年，凡二百七十二年。）

第六期 東北諸族化合時代（清訖現在，起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凡二百九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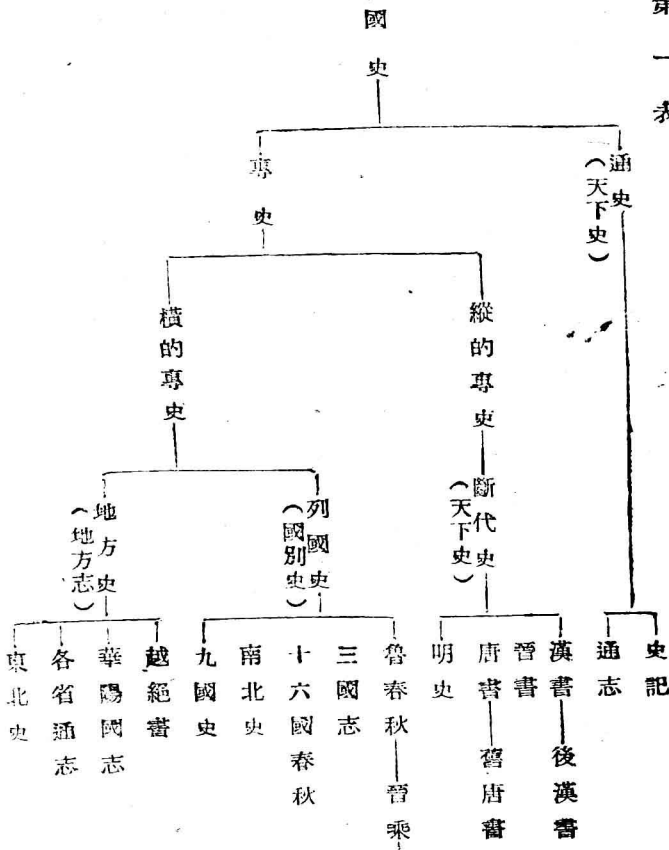
吾前謂東北史爲地方志之一種者，明其可當國史之一部，卽析整個之國史爲若干部，詳晰而載之是也。前代著作，可當整個之國史者，只有司馬遷之史記，鄭樵之通志，是爲通史。若司馬光通鑑專詳歷代之政事，杜佑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專詳歷代之典制，雖能觀其會通，而僅當國史之一部者，不得被以通史之名也。通史之外，則有專史。其由縱的方面劃分國史爲若干時期而述之者，是爲斷代史，如漢書唐書明史之類是也，其由橫的方面劃分全國爲若干部而述之者，是爲國別史及地方志二種。國別

史亦列國史，卽封建與割據時代各國所撰之史。如晉之乘，楚之檣杪，魯之春秋，爲封建時代之列國史，如三國志，十六國春秋，南北史，九國志，爲割據時代之列國史，是其類也。地方志亦可名地方史，遠者如越絕書，華陽志，近者如各省通志皆是，而東北史，亦其一也。萬史綜宋齊梁陳四朝爲一貫，北史綜魏齊周隋四朝爲一貫，五代史綜梁唐晉漢周五朝爲一貫，亦可謂斷代史中之通史。宋代之北方，有遼、有金，故宋遼金三史，亦可謂斷代史之列國史。又如前代圖經，僅可當地方史之一部，而不可逕稱之爲地方史。故東北史者，屬於國史中之橫的專史，亦卽橫的專史中之地方史之一種也。今之地方志，可比古之列國史，此章實齋之創論也。若以東北史比於古之列國史，而劃分六個時期以敘述之，其綜合六個時期之東北史，既以視爲一方之通史，而其分析爲每個時期之東北史，更可視同一方之專史。果如章氏所云，分者顧其詳，然後能擇善而無憾，則分期敘述，實爲良法。若用分期之法，造成若干之國別史，則一方之專史，又可視爲一方之斷代史。是則縱的專史與橫的專史，合爲一矣。吾所謂可造成若干之國別史者，如公孫氏之據遼東，慕容氏馮氏之據遼西，肅慎夫餘二族之踞東北，以及箕氏衛氏之朝鮮，夫餘族別建之高句驪，皆應各撰專史以紀載之。又如靺鞨之渤海，契丹之遼，蒙古之元，女真之金，及清，皆有已成之專史。合此諸專史，則可成一完備之東北史。語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東北史者地方志之一種也，其作始可謂簡矣。然究其極，則可造成無數之專史，一部地方志，竟能包含若干之國別史在內，其成效不亦鉅乎。由此可知，章氏謂地方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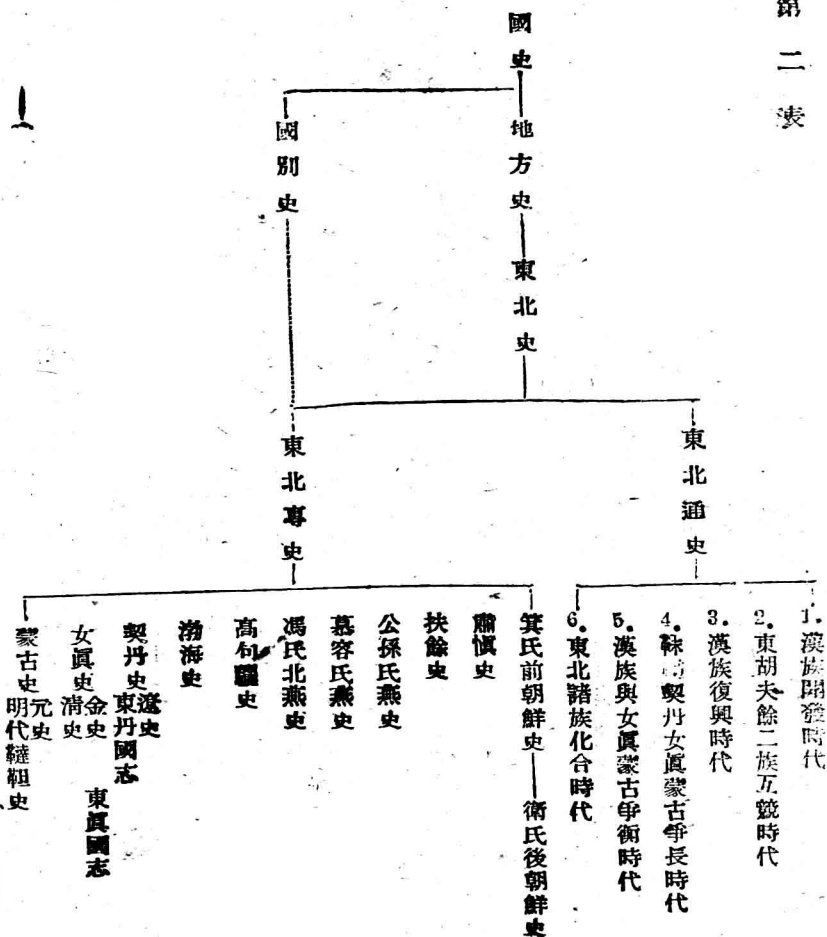
爲史之一種，洵爲至當不易之論。

如上所說列爲二表

第一表



第二表



總論

屬於東北之專史。成書可考者，則有下列二十種：

一、肅慎國記，不詳卷數及撰人。

按此書已佚，惟史記正義太平御覽（卷七八四）唐羅公叡翰苑注皆引之。

二、燕紀，燕杜輔撰。

三、燕書二十卷，後燕范亨等撰。

四、後燕書三十卷，後燕董統撰。

隋書經籍志：「燕書二十卷，記慕容雋事，僞燕尙書范亨撰。」

史通正史篇：「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爲燕紀。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並佐命功臣公列傳，合三十卷。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

五、燕書，後燕封懿撰。

魏書封懿傳：「什慕容資，敗，歸魏，魏以爲給事黃門侍郎，太祖問以燕氏舊事，懿應對疏俊，坐廢於家。懿撰燕書，頗行於世。」

六、燕志十卷，後魏韓顯宗撰。

隋書經籍志：「燕志十卷，記馮跋事，魏侍中高閭撰。」

魏書韓顯宗傳：「子顯宗，撰馮氏燕志十卷。高祖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大勝比來之文。」

史通正史篇；「韓綱宗前漢氏」。

按茲據魏書及史通，定是書爲韓綱宗撰。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謂高闕以待中監修史事，故以名歸之，其說是也。

又按，以上四書皆佚，惟尙有佚文可考。

七、十六國春秋前燕錄、後燕錄、北燕錄，魏崔鴻撰。

隋書經籍志：「十六國春秋一百卷魏崔鴻撰。」

按此書已佚，太平御覽，通鑑考異，皆引其佚文。

又濟湯球輯補本十六國春秋一百卷，頗有依據。至通行一百卷本，則爲明人僞作，非原書也。

八、三國史記高句驪本紀十卷，高麗金富軾撰。

按此書係新羅高句驪百濟三國並記。其卷十三至二十二爲高句驪本紀。至表，志，傳，則合二國而並述之。

九、渤海國記三卷，唐張建章撰。

唐書藝文志：「張建章渤海國記三卷。」

宋史王溥傳：「太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

按此書已佚。

十、渤海國志四卷，近人唐晏撰。

十一、渤海國記三卷，近人黃維翰撰。

按以上二書有刻本。

十二、渤海國志長編二十卷，金毓黻撰。

按此書有排印本。

十三、遼史一百六十卷，元脫脫等撰。

十四、契丹國志二十七卷，舊題宋葉隆禮撰。

十五、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脫脫等撰。

十六、大金國志四十卷，舊題宋宇文懋昭撰。

十七、元史二百十卷，明宋濂等撰。

十八、蒙古兒史記，一百六十卷，近人屠寄撰。

十九、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近人柯紹忞撰。

二十、清史稿五百三十六卷，近人趙爾巽等撰。

按以上諸書，俱有刊本。

上舉二十種之專史，又可釐爲四類。一爲原書已佚應據其佚文遺事爲之補撰者，如肅慎國記燕書之類是也。一爲原書雖存而應爲增補或改撰者，如遼史本爲殘缺不完之書，後來發見之史料極多，理應改

撰，金史差爲完強，亦有應增之處是也。一舊史不善，已一再爲之改修，如元史是也。一爲偏方輿史，向無成書，近人已爲之增輯，如渤海國志是也。又有一類爲應特撰之專史，如漢末公孫氏之據遼東，遼太子人皇王之建東丹國於遼陽，金末蒲鮮萬奴之建東真國（或作東夏）於南京（在今吉林省延吉縣），皆當采其事蹟，撰爲專書是也。

抑遼金元清四史所紀之事，多溢出東北範圍之外，亦非盡屬契丹女真蒙古諸族活動之事蹟，是宜加以商榷。吾所謂由東北通史分析之專史：其一爲契丹史，即紀載契丹一族活動之事蹟，而遼代重要之事蹟，亦包括在內矣。其二爲韃靼女真史，即紀載韃靼女真一族活動之事蹟，而渤海金清之事蹟，胥包括在內矣。其三爲蒙古史，即紀蒙古一族活動之事蹟，而元代之事蹟，亦包括在內矣。不特此也，有明一代，女真蒙古二族，爲患於東北者最久，撰明史者，以忌諱之故，紀載甚尠，而清史稿更語焉不詳，惟列入所謂女真史者，始能取其事蹟，詳晰而紀載之。再擴而大之，可分爲肅慎民族史夫餘民族史東胡民族史三種，則可無所不包。易曰，變而通之盡利，此之謂也。

考吾國專史之盛，極於八代。據隋書經籍志著錄，及史通正史篇所述，後漢書有十一家，晉書有十八家，其他如三國之魏蜀吳，東晉之十六國，南朝之宋齊梁陳及後梁，北朝之魏齊周，皆有多量之專史。蓋是時私家修史之風甚盛，故人競爲史，以自致於名家。隋唐以後，此風乃殺，則以時君禁私家修史，而國史必出於官修也。時至今日，輪軌棊通，學術有日新月異之勢，史學程途日闢，撰專史者，

日有其人，璀璨光華，上越八代，可以預卜。由此而推及新造之東北史，其程序有三；先述其綱要，造爲分期之通史，次規仿正史，造爲東北之全史，次再擴大分期之法，以造國別之專史。譬之戰陣，通史其萌芽也，全史其中權也，專史其後勁也。故以修東北通史始，而以修東北專史終，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是在研史之士努力矣。

最後尚有一義，應爲國人之所共喻者，卽今日之東北，已等於黑龍江迤北烏蘇里江迤東之地，淪於外人，非復我有，吾人悼心失圖，喚起重大之注意，尤非昔比，是也。蓋往日之東北，爲我國土之一部，與內地其他各省等，蒐輯其佚事舊聞，撰爲方志，或地方史，合而爲一部述之，固可，分而爲數部述之，亦無不可。今則舉其全區，同歸淪陷，勢非合而述之，爲一整備之地方史，將無以詳其原委，明其因果。綜觀本編所述，漢族之如何開發，舊族之如何競存，皆能予吾人以甚深之印象。徵論漢武帝之定朝鮮，唐太宗高宗之征高麗，擴大東北疆域，爲中國史上僅見之偉績。卽契丹女真蒙古諸族之互競，亦皆爲生長是鄉之人，自謀生存，非外族之侵入可比。以今視昔，其足以資啓發振奮者，不知凡幾。不知此義，而猶以舊見自縛，則東北一詞，不過爲強者割據自雄之資，所新造之東北史，不過爲國別史之一種，而與所受之外禍固無與，且非所以語於今日之東北也。此爲今日講東北史最要之義，有心之士，其可忽諸。

東北通史 卷二

遼陽金毓黻撰

第一期 漢族開發時代 上古訖漢魏

一 先史時代之漢族

東北諸民族，見於史乘者，以肅慎爲最早。至於漢族，則多由中國內地之北部移動而來。其移動之時代，或謂始於燕將秦開之開闢遼東，如以研究東北史著名之日本稻葉岩吉氏，即謂秦開爲遼東開拓史第一葉之漢人。

滿洲發達史（稻葉氏著）：一秦開奮然而長城爲漢人患害之東胡種族戰鬥，以逐其大部於西喇木倫河之北方，燕國此時，增擴之疆域，隘口獨石口，遼通以至遼陽，全部佔領，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故漢人與滿人接觸，亦即始於燕昭時代。」（按此所謂滿人指肅慎東胡諸族而言）

此殊不然，在燕人開拓遼東以前，謂中國內地之漢人，絕無移動至東北者，此爲理所必無之事，即如周武王東封箕子於朝鮮，殷之遺民，必有能以保東者，此時固遠在燕人開拓遼東之前，然亦不得謂爲至東北之漢人，以最近考古學者人類學者之努力，乃知東北有漢族之棲息，實在先史時代，不可不一述之。

人淨類者，於先史時代之分期，大抵分爲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之三階段，而於石器時代，又分爲新舊兩階段，其在東北重要之發見，卽爲新石器時代之遺址。

民國八年，北京地質調查所技師朱庭祐君，在奉天熱河採集石器多種，安特生氏（J.G. Anderson）繼之，於十年發掘奉天（今遼寧省）錦西縣沙鍋屯前遺址。是爲東北史上一大貢獻。

安特生沙鍋屯石穴遺址：「余民國十年，赴奉天錦西縣一帶，調查煤礦，故詢得近山石灰岩中有遺石穴焉，吾人發見之第一石穴，位於沙鍋屯東南（距車站一千二百公尺），掘得數小骨，余斷爲哺乳類之骨，北方數省石穴中蓋常留村，所得者比較之，以爲此二址，不特同時，復爲同一文化之民族所造，卽余所謂仰韶古代文化者是。」（仰韶錄古生物誌丁卷一號）又，中華遠古之文化：「民國十一年孟夏，余至奉天，以資君及白萬玉之力，覓得一石穴，此穴在錦西縣西，由京奉路（今北寧路）女兒河站至通裕煤礦支路，末站爲沙鍋屯，洞穴在路南三里，所得者，石器有石刀，小石斧，石錐，石削，石矛，石鏃，石環，石璇，石鈕，石珠，石圓板，及一切似貓石雕刻物，陶器單色彩色兼有，皆破碎，骨器有骨針，骨錐，小錐針，磨刀，象牙之雕刻物，及形如薙匙之長器，貝器有貝環，貝璇，又得人骨及獸骨。」（地質彙報第五號第一冊）

同年安氏在河南滎池縣仰韶村亦有同樣之發獲，因謂此二址同屬新石器時代，且爲同一之民族所留遺。其後步達生氏之研究報告，亦謂沙鍋屯新石器時代之遺骸，與現代華北人近似。

步達生研究報告：「吾人比較研究之結果，頗不易避去沙鍋屯仰韶居民體質，與近代華北居民體質同派之結論，仰韶沙鍋屯居民之體質，與史前甘肅居民之體質亦相似，蓋三組人之體質，均似現代華北人，卽所謂亞細亞蒙古人種也。」（*中國通史綱要*所引）

再安氏於所著甘肅考古記中，於中國北部所出之器物，略分爲六期：一齊家廟，二仰韶期，三馬廠期，四辛店期，五寺窪期，六沙井期，每期之名，皆由發現之地而定，凡奉天河南甘肅所出之器物，皆屬於仰韶期，其時代約在西歷紀元前三千年，自黃帝紀元迄今，尙不及五千年，則仰韶期，至晚當在黃帝以前，或伏羲以前，吾國歷史，斷自黃帝，或始伏羲，以此前爲先史時代，自屬比較可信。

漢族西來說，起於外人，而國人亦有從而主張之者，然證以悠久之歷史，及地下發掘之遺蹟，已知其說不可深信，多有著論駁正者矣。近人又謂漢族西來之時期，距今不過五千年，而黃帝卽爲漢族之長，以與原居是地之苗族戰，一戰而勝，遂據而有之，當此之時，生息中國北部之人民，卽爲苗族，而近時所發見先史時代之遺骸，應爲苗族之骨骼，而與後來之漢族無涉，今既經多數學者證明，奉天甘肅河南三地史前時代之體質，均似現代華北人，謂爲亞洲嫡派人種，則前說不攻自破，而漢族居於中國之悠久，已不能計其年代，自不待言。

在東北發見之古器物，有不僅如前所說者，如法人德日進氏，於民國十三年在熱河林西縣，發見新石器時代遺址，至十九年，梁恩永等在黑龍江昂昂溪附近沙岡，發掘所得多量之石器骨器及陶器，亦屬先史時代之器物。又十六十七兩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濱田耕作等在大連附近貔子窩碧流河時及旅順牧羊城等處，亦發見先史時代之遺址，而清野謙次教授且謂：「貔子窩之發見，與新石器時代之仰韶村沙鍋屯爲近似，於近代人種獨與中國人爲近似，是則棲息於石器時代之貔子窩人，應與近代

中國人之祖先爲一源，近年余旅行熱河赤峯林西等縣，於古石器亦有所獲。凡此皆漢族於先史時代棲息東北之證也。

第人類學者，謂中國發見之器物，屬於新石器時代者，不過比附在歐洲發掘研究之所得而定之耳，不得視爲一成不易之說，蓋世界各民族，稟賦或殊，環境不一，故有此既對照，彼猶粗石，其先後難以前齊一者，前者歐人曾謂吾國史前無石器時代，最近歲各地之發見，其說已不攻自破，然以言東北各地發見之石器，頗難定其時代之早晚，如洛烏弗爾所論，自具相當之理由。

洛烏弗爾中國古玉考：「凡所發見之古器，不敢謂其時期，必盡入遠，即謂爲有史以前，亦未嘗不當，蓋所謂有史以前者，非漫無限制之辭也，必從各區域比較，以求精密標準，要之所謂石器時代者，實從晚出之物，加以無形之證，實乃不過吾人至論至補之臆說，蓋理想而非事實，欲以事實證之，固猶遠耳。」（韋鴻劍石雅行）

持洛氏之論，以論中國全部，或有未當，若論東北，則似搔着癢處，蓋東北民族，僻處邊隅，閉化視內地爲晚，肅慎之賁楛矢石器，晚在周初，是爲其時猶用石器之證，即謂遷來之漢族，携內地文化以俱來，然既與固有諸族，同處一地，決無此已用銅，彼猶用石之理，且就沙鍋屯發見器物言之，有石環石玦，及帶彩色之陶器，已非遠古時代粗糙之品，今概指爲史前時代遺物，實不能予新史者以首肯也。就吾國古史料求之，即居於東北最早之肅慎族，亦有於先史時代自南東半島移植之可能，據近頃學者攷究之結果，今旅順老鐵山與登州之海森間，本有無數小島連綿不絕，如果古代海面低於現代時

，則自登州與旅順間，可成一脊，以爲由山東通於遼東之捷徑，即使不能全通，亦可藉數小島渡水道之，而大易於今日，審是則居於山東半島之民族，從海道以移入東北，實較幽營一路爲順便，此得於地理之助之一種推斷也。再考左氏襄十八年傳，齊人有夙沙衛，夙沙音近於肅慎，通志姓氏略夙沙氏下引英賢傳曰：「炎帝時侯國，左傳宦者夙沙衛，」古夙沙國應在今之膠洲，屬於齊地，爲古東夷之一。又考左氏昭九年傳，有「肅慎燕亳吾北土也」一語，若謂古代之肅慎族居於今寧古塔一帶，則與燕亳之地隔絕太甚，何以與之並言。愚因疑最古之肅慎族，當起於山東半島，再由登州海中之脊而移居於東北，其殘留於山東半島者，卽以肅慎爲氏。又別音爲夙沙，至其移居東北之時代，或在有史以前，由是言之，則肅慎一族，亦由漢族所蜕化。時以其後海道爲水所遮，漢人之移植已艱，迨有史以後，山東半島之漢人，藉舟楫之利，漸多渡海而北，由幽州一隅西徙之漢人，亦日漸增多，後徙之漢人勢力既厚，視先來之肅慎人，已同異族，肅慎人又以畏漢人之備，漸徙而北，以咸陽代以後之肅慎，愚之推斷雖未必然，按之事理，實有可能，此又談先史時代之東北民族不可遺却之一事。

本章論旨，專在說明漢族之移住東北，爲時甚早，以證燕關遼東之後，漢人始與固有諸族接觸說之不確，而漢族一部之移住東北，遠在先史時代，其說確有可信，近年發見器物之一部，亦有遠在史前者，何可一概抹殺，即使移住時代遲在有史以後，亦決不至晚至燕關遼東之時，故其移住時代，無論早晚，而於本章之論旨，固無礙也。

更有一事，應附本章說明者，即今東北南部之地於虞夏之世屬於幽營二州是也。吾爾東北疆域建置，始於虞夏，說見前卷。即與先史時代移住之漢族有關，蓋當虞夏之世，遼東遼西之地，漢族移住者日增，區畫九州，自不能遺而不數，惟是時雖置牧以領諸州，而其統馭之制，今所難詳，僅能舉其厓略。虞夏之世，固有尙書竹書紀年諸書可稽，然亦不盡可信，以視先史時代，所差無幾。故自漢族之移住言之，非特不能斷自虞夏，且須上考史前之遺址，自州郡之建置言之，仍以燕關遼東之後，差爲詳實，茲則存而不論可耳。

二 朝鮮之開拓

次於先史時代之漢族，而來東北，其可考者，即箕子之東封朝鮮是。

尙書大傳：「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二祀來朝。」

史記宋世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對鴻範，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漢書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樂，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

三國志東夷傳：「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盜。」

箕子之名，始見於易（明夷卦），亦一見於左傳（僖十六年），再證以尙書大傳史漢國志之紀載，則知箕子之東封朝鮮，蓋已身履其地，爲確有其事，茲所欲論證者有三：一爲箕子所居之朝鮮，爲今何地，二爲今之東北，是否其一部關於朝鮮，三爲殷之遺民，是否隨箕子以俱東，是也。

漢書地理志：「樂浪郡領縣二十五，以朝鮮居首，」顏注引應劭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連年日本考古學者，在平壤大同江南岸，發掘所得之漢代古物，有樂浪太守朝鮮右尉等封泥，樂浪禮官瓦當，俱可證明漢樂浪郡之所在，其倚郭縣爲朝鮮，箕子之後世，及衛滿朝鮮，俱都於是，已有明徵，此必爲箕子初封之地，故以今平壤附近，爲古朝鮮之所在，自屬可信。今平壤有箕子陵，據鄭氏高麗史（六十三）所說：「作於高麗肅宗之世，」（宋徽宗時）且史記宋世家注：又有一箕子墓在梁國蒙縣」之說，然不能因其陵墓無定，而否認朝鮮之所在，此其一。

箕子之由殷國都而至朝鮮也，自山東之登州航海而往乎，抑經幽燕遼東渡鴨綠江而往乎，古史既無明文，今已不敢臆斷，然當殷末周初，航海術未甚發達之日，自必以遼陸而往爲可靠，考其初封之日，今鴨綠江右岸之一部，或爲其所領有，茲以無徵不信，不作推測之辭，試讀下文：

魚豢魏略：「昔箕子之後朝朝鮮，見周襄，燕自尊爲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爲王，欲與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四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潁汗爲界，朝鮮遂弱。」（三國魏志東夷傳注引）

蓋當朝鮮侯之世，其西方所領甚廣遠，今鴨綠江迤西之地，自當在內，證以史記匈奴傳：「燕開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置遼東等郡」之紀事，管與此所謂取地二千里，爲同時之事，可知當朝鮮盛時，斥地廣遠，必不能以鴨綠限其西界，明甚，且燕欲東略之地，亦當指在鴨綠江西部而言，至朝鮮據有鴨綠江西部之地，是否始於箕子，抑爲其後世逐漸侵據，固無從證明，然至晚亦必在自稱爲王之朝

鮮王以前，再進一步言之，今東北區域，在燕闕遼東以前，必有一部，屬於朝鮮，則可由此證明，此其二。

箕子東適朝鮮，殷之遺民，是否與以俱東，史無明證，惟朝鮮諸籍有下列之紀載：

朝鮮史略（一）：「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國人五千，入朝鮮。」

海東譯史（引三才圖會）：「箕子率五千人入朝鮮，其詩書禮樂，醫藥卜筮，皆從而往，教以詩書，使知中國禮樂之制，衙門官制衣服，悉隨中國。」（又朝鮮徐居正華苑雜記引海虛子天運紹統錄亦同此文惟有百工技藝皆從而往故曰半萬殷人渡遼水者是也）

朝鮮鮮于氏奇氏譜牒：「武王克殷，箕子恥臣周，走之朝鮮，殷民從之者五千人，詩書禮樂及百工之具皆備。」（呂氏中國民族史引）

三才圖會爲明人王圻所作，尙有傳本，細檢之，無此文，譜牒所述，恐據朝鮮史略，其爲真爲僞，姑置諸存而不論之列，惟箕子之適朝鮮有兩說：一如前引史記宋世榮謂：「武王克殷，訪箕子，箕子陳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一其受封在適朝鮮之前，一如尙書大傳，謂：「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其受封在適朝鮮之後，姑無論其受封之在適在後，而子身遠窺迢迢數千里之地，自爲理所必無，且既受封而爲一國之主，必有殷之遺民隨以俱往，浮海居夷，別覓樂土，亦情理之所必有也。夫舉後世，亦可以證前，三國魏志東夷傳：「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魏略亦紀略同）據此則當殷末之亂，北方之漢族，亂而東適者，當

亦不知凡幾矣，此其三。

吾謂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以開拓東北之疆土，一如太公之封於齊，召公之封於燕，蓋當時之一藩國也。試就魏略之文考之，稱：「箕子之後，曰朝鮮侯，」則其先世必膺五等爵之侯封，如魯君之稱魯侯，齊君之稱齊侯也，燕亦侯爵，戰國時，晉樹王，而朝鮮亦自稱王，則朝鮮之與中國北方之燕，地醜德齊又可知，是時中國諸侯之爭霸者，必尊周室以自重，而朝鮮亦欲興兵擊燕，以尊周室，則其所處之地位，正與中國之諸侯等，近人不察，多視箕子朝鮮，爲東夷之一，與後來之王氏高麗，李氏朝鮮等，此實大誤，箕子朝鮮，爲漢族所建之藩國，實佑漢族開拓東北史上重要之地位，不得以其國都遠在鴨綠江東，而存歧視之見也。

朝鮮侯之稱王，始於何時，記載稍有異同，後漢書及三國魏志皆謂：「至朝鮮侯準（後書作淮爲准字之誤）僭號稱王，」似始於末世矣，而魏略則謂：「朝鮮侯稱王於燕自尊爲王之日，」且有朝鮮王否，爲準之父，是其稱王事始於準，應準魏略。

近人多謂殷民族起於山東一帶，與夏民族起自今山西者有別，且取近頃出土之甲骨文文爲證，最終以此種推斷，有分化中華整個民族之缺點，故不取其之，然殷代滅亡以後，其遺族與東夷結合，頗有顯證，且爾時以居於東方濱海者爲夷人，故商人亦稱殷遺民爲夷，箕子於亡國後不之他方，而獨遼東北之朝鮮，亦以其族素與東夷結合之故。其後孔子欲居九夷，又能識禮儀一精矢（見國語），孔子嘗自稱曰：「余般人也，」（見禮記檀弓及史記世家）此亦般人親於東北民族之一證，或謂箕子未嘗至

東北，與後來王朝鮮之箕氏無涉，豈其然乎。

漢人視朝鮮如遼東之外徼，故嘗與燕並言，有漢人所撰之方言，可以爲證。

方言：「暍，啼，恟，恟，痛也，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少兒泣而不止曰暍。私，策織，發，穉，抄，小也，燕之北鄙朝鮮洌水之間謂之策。糶，協，汁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曰糶。扉，屨，蠶，覆也，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鞞角。貌，……北朝鮮之間謂之鞞。尸鳩，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鞞。」

以上或稱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洌水爲朝鮮之漢江），或稱東北朝鮮洌水之間，或稱北燕朝鮮之間，或稱燕之東北朝鮮，或以燕之外鄙北鄙，與朝鮮洌水之間並言，其間皆因遼東遼西在內，蓋漢人以朝鮮與北燕遼東西，劃爲同一方言區域，即視朝鮮半島一隅之地，爲東北區域之擴張。（此說本東北史綱）

三 遼東遼西之設置

戰國之燕，開拓東北，因置遼東遼西等郡，實爲東北區域設置郡縣之始，徵之前記，有可貴之史料凡二：

史記匈奴傳：「燕將（漢書匈奴傳作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

魏略：「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自稱爲王，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滯汗爲界，朝鮮遂弱。」

右記二事，皆以秦開爲主，其攻朝鮮，自係一時之事，蓋是時之東胡，在燕之北，朝鮮在燕之東，皆足爲其邊患，而朝鮮尤強，魏略謂：「秦開攻朝鮮地，而朝鮮亦欲逆擊燕，以大夫馮諼解

而止。」則其國勢，蓋相頡頏矣。東胡者，烏桓鮮卑之前身也。居地當今熱河省，其勢亦甚強。秦開以久實於東胡，得究知其情偽，歸而率燕兵襲破之。東胡北却，爲之開地千餘里，是爲第一次之拓地。又以朝鮮梗命於東方，乃乘戰勝之威，攻取其西方之地二千餘里，而鴨綠江迤西之地，盡入於燕，是爲第二次之拓地。史記所謂千餘里者，指南北之袤而言，魏略謂二千餘里，指東西之廣而言，必合兩文觀之，始能具其首尾，蓋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橫置五郡，所謂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四郡，必得自東胡，遼東一郡，必得自朝鮮，不然，東胡北却千餘里，其故地絕無遼東，匈奴傳文，所敘尙有漏略，故必合魏略之文觀之，乃得概其全部也。

燕取朝鮮地，至滿潘汗爲界，滿潘汗果爲今之何地，宜一爲考之。朝鮮丁鏞，曾有解釋。

大韓疆域考卷一：「漢書遼東郡屬縣，有文縣，番汗縣，後漢書遼東郡屬地，有汶縣，番汗縣，滿潘汗者，汶潘汗也，汶潘相近。」

惟丁氏仍未言汶番汗爲今之何地，考漢書地理：「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說文：「沛字下」，「沛水出遼東番汗塞外，西南入海，」徐廣云：「番汗疑卽箕番，」或謂「沛水卽今鴨綠江，」殊無定說，然細釋漢志說文所謂塞外者，卽在遼東郡番汗縣之塞外，沛水既西南入海，自必在遼東郡之東方，茲假定番汗縣在鴨綠江附近，似無大誤，漢志及續漢志皆文與番汗相比，惟續志改文作汶，三國魏志齊王紀：「正始元年二月，有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之語，通鑑（九十八）：「晉康帝咸和八年十月，慕容皝以高詡將兵討慕容仁戰於汶城北，」凡此皆汶縣之可考見者，方輿紀要謂：「文

城（即汝縣）在蓋州衛西。蓋就國志通鑑所紀，推求得之，或者朝鮮故地，舊名滿潘汗，在今鴨綠江下游之地，燕人得其地後，以訖前漢，於其地置汝潘汗二縣，潘汗縣廢，而汝縣內徙，亦未可知，要之潘汗即後來之番汗縣，而滿汝之聲音又極近，丁氏所說，頗爲近理，故余取之。然則燕取朝鮮之西方，斥地至滿潘汗爲界，即當至今鴨綠江下游入海之處，且所謂滿與汝，潘汗與番汗，皆形容水流之義，在遼東之東方，舍鴨綠江外，別別無大水可指也。

秦開之開闢遼東，究在何時，亦有一考之必要，通鑑繫此事於秦始皇三年，是年當燕王喜之十一年，下距荆軻刺秦之年（燕王喜二十八年），僅有十七年之歲月，而同荆軻刺秦之秦舞陽，謂爲秦開之孫，則秦開之開遼東，在始皇三年，似嫌其晚，蓋通鑑之例，嘗於某一年中，追記往歲之事，以明首尾，故不得概以所繫之年視之。惟呂祖謙大事記，黃式三周季編略，皆繫此事於周赧王十五年，爲燕昭王十二年，適當燕國發憤日雄之日，殊爲近理，茲從之。

遼東遼西二郡之置始於燕，而秦漢因之。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集解曰：三十六郡者，遼西遼東。」（他郡從略）
漢書地理志：「遼東郡，秦置，屬幽州，遼西郡，秦置，屬幽州。」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而郡縣之制始定，故漢志謂爲秦置，實則戰國之世，各國多設郡縣，而燕設遼東遼西二郡，更有明文，秦於東之之地，不遑仍地之舊貫耳。漢族之移往東北，隨燕闢遼東而盛，此爲不可掩之事實，然如魏略三國志，皆謂：「陳軫起叛秦，天下亂，燕齊趙民避地朝鮮，」而上不

及戰國之燕，然近年遼寧省出土之刀布，乃於良文之外，得一明證，即燕趙齊之民，於戰國時，已移住遼東矣。

胡永年《匏齋泉考》自序：「曩者讀書於涿州，老君堡鄉塾，中秋假歸，見村童數人，各持明字刀安湯幣，揮撲成戲，余甚訝之，詢脈由來，對以凌河岸崩，突露數窖，悉爲牧豎所分，承以倍值易得數十枚，迨遍詢農家，咸謂幣曰，毀矣。」（《東亞叢刊第十六期》）

滿洲發達史：「光緒二十九年三十年間，日俄戰役曾在大石橋（在今遼寧蓋平縣北境）之盤龍山附近掘土，獲見戰國貨幣之一種，此貨幣即燕國西方趙國之明邑地方所造之明刀，而同時在遼陽太子河附近掘得者，亦有此種貨幣。一熊岳出土古泉考釋：「民國十八年秋，蓋平所屬熊岳城北五里鎮趙村，村民由地中掘出古泉甚夥，皆戰國時貨幣也，分方足布尖足布兩種，大抵皆具於古泉區，若平陽安陽魯陽襄垣武平關韓八七（古貨字）諸幣，多出於燕趙韓魏之間，若陶陽鄒平州諸幣，則皆出於魯地。」（《東北叢刊》）

考出土諸幣之文字，或出於趙，或出於燕，或出於齊，皆可與魏略國志所紀相印證，蓋燕齊趙之民，不僅避地於朝鮮，且避地於遼東，不僅陳項叛秦之時，相率而東來避地，其燕國遼東之日，亦有相率以俱來者，細驗諸幣，可以得之。或謂義州出土之明字刀，即古代會盟時所用之刀幣。

關百益《義州盟刀譜序》：「余獲是刀於義州也，詳查其出土之狀，皆鑿與駢列，序次秩然，疑是古代會盟之所爲，審其面文，均爲明字，案明古盟字也，明本讀若萌或讀若孟，古者孟津，亦曰盟津，故孟盟與明聲並相迫，而明盟盟，有時同爲一字，據此可定刀面爲盟之古文，並知此物，爲古代會盟之用。」

據此所談，則此所謂盟刀，當鑄於春秋之世，戰國之前，而與趙國之明邑無涉，若此則與魏略國志所說不相應矣，出土諸幣地名，悉屬於戰國，何明字刀獨不然歟。茲以出土之貨幣，證明戰國之世漢族

移住之多，其價值實與史文相等。

尚有應考一事，爲燕秦之築長城，漢之修遼東故塞是也。

史記匈奴傳：「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又蒙恬傳：「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魏略：「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三國魏志東夷傳注引）

史記朝鮮傳：「秦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周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遺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爲界，屬燕。」（漢書地理志樂浪郡下注有雲郡）

綜合上文所應考辨者，一爲燕秦所築之長城，是否與今長城一致，二爲秦築長城之東段，是否因燕之故址，三爲漢復修之遼東故塞，是否即燕秦所修之長城。據日本松井等氏所考，謂：「今長城東端之北，有古城遺址，其所舉之證，一爲魏書（二十六）長孫陳傳：陳在後魏始祖時，奉命攻和龍，和龍兵出城迎擊，陳縱兵擊破之，追至長城下，一爲通典（一百七十八）州郡典：范陽郡北二百三十五里，有長城之廢跡，和龍爲今朝陽縣，其附近有長城，必爲燕秦時代所築，范陽爲今薊縣，今長城在縣北七十里，而北方二百三十五里之處，又有長城遺址，亦必爲燕秦時代所築，而今長城經過密雲昌平薊州以綿亘於永平之北以訖山海關者，爲北齊以後所築。」（或謂始於漢魏時代）據此所說，秦代所築長城西起臨洮，以訖造陽之一段，是否與今長城一致，可置不論，而自造陽訖遼東之一段，則包延於山谷瀟陽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之北，與今長城則渺不相涉，此可考者一也。

近人王國良謂：「燕有南北長城，南長城在今河北省易縣一帶，北長城即自遼陽至襄平之長城。」又謂：「秦始皇之築長城，乃以燕趙及本國舊築長城爲基，而補繕添築，聯成一氣，總其大成。」（長城沿革考）。其說甚是，遼陽者今之懷來，襄平者今之遼陽也。蓋燕之北長城，應由今之獨石口，東經懷來之北，通過建昌赤峯，北走朝陽義州，以出醫巫閭之東，包延新置之五郡，而訖於遼陽之北（其東端或爲今之開原），此與後來秦築之長城，本爲一致，秦築長城之東段，即因燕之故址，此可考者二也。

●漢初修遼東之故塞，至沮水爲界，所謂故塞，當卽史記朝鮮傳所謂障塞，當戰國之燕盛時，略屬眞番朝鮮，而築障塞，障塞如明代之邊牆，其制小於長城，蓋由長城之東端，連綿隴今鴨綠江，而至大間江，傳所謂全燕，卽指戰國之燕，所謂燕，卽指漢初盧綰之燕，所謂沮水，卽今之大同江也。設使漢初所修者，爲燕秦之長城則不應易稱爲故塞，燕秦所築之長城，皆訖於遼東，史有明文，惟燕所築之障塞，則遠入朝鮮界內，漢初因其遺址而復修之，故曰復修遼東故塞，故塞與長城，實爲二事，不得混爲一談，此可考者三也。

蕭秦築長城之東端，又有異說。

水經注（河水）：「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於碣石。」

通典州郡典：「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遼城縣，長城起於此山，長城東截遼水而入高麗，遺址猶存。」（又謂碣石在平州盧龍縣南二十餘里）

據此說可信，則秦築長城，必因燕築之障塞，隴鴨綠江而至大同江，正與漢初修復之遼東故塞同，然

史記僅言秦築長城至遼東，而不及朝鮮，必因燕築之舊，自較可信，且碣石之地，本無定說，通典所說，或爲燕障塞漢故塞之東端，誤以屬之於秦，不可從也。

嘗秦之亂，劉項逐鹿於中原，東北之地有所謂遼東國，漢初又以之屬燕，燕亡，乃因秦之舊復爲郡縣

漢書高帝本紀：「元年二月，項羽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夏六月，韓廣不肯徙遼東，秋八月，韓廣殺韓廣併其地。」
史記高祖本紀：「五年十月，燕王臧荼反，高祖自將擊之，得荼，即立太尉盧綰爲燕王，十二年十二月，燕王盧綰稱疾病，辟陽侯言綰反有端，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四月綰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屠盡餘死。」又周勃世家：「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綰，得綰遼西遼東二十九縣。」

案是時韓廣都無終，爲今河北省薊縣，臧荼都薊，在今北平附近，而遼東之地，先屬韓廣，繼屬臧荼，荼亡又屬盧綰，上文謂漢復修遼東故塞，至淇水爲界，屬燕是其證也。

迨盧綰亡命入匈奴，遼東西之地，復爲郡縣，隸於中央，而其國人衛滿亦亡入朝鮮，奪其地而王之，至是而東北之新局又闢矣。

四 漢定朝鮮

箕子之朝鮮，傳四十餘世，至漢初滅於衛滿，滿爲燕人，卽漢族也，爲王後，亦稱朝鮮，今爲稱說之，名箕氏爲前朝鮮，衛氏爲後朝鮮。

史記漢書後漢書魏略三國志，記前後朝鮮之事，互有詳略，茲爲綜敘如下：

（漢子後四十餘年（後漢書）），為晉天下，徒聚舊樂長城，而東，由朝鮮王香立，畏秦襲之，略其地，不復朝
晉，香死其子寧立，二十餘年而國亡，天下亂，燕齊趙俱稱王，皆亡其地（魏略），燕地朝鮮之北（三國志）
），進乃置之西方，及漢以盧循為王，朝鮮與燕界於大水，及漢人匈奴，燕入衛滿亡命（魏略），聚五千餘人
，魏循為王，而東走出（史記），漢水，詣軍降，燕華家居同界（魏略），秦故空地上下障（史記），故中
國亡命，為朝鮮藩屏，軍皆罷之，非為晉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謂誘亡，黨眾稍多，乃許漢人告，
晉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遣反，準與滿戰不敵（魏略），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三國
志），衛滿擊破準，稍後處其若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
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詔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財物，伐
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史記）

衛滿以一亡命，率其黨千餘人，轉徙而東，及至朝鮮，又招誘先來之燕齊趙人，為其羽翼，曾不轉瞬
，遂其王而有其地，傳子及孫，誠可謂漢人之傑出者矣。大抵漢人之足跡，遠至遼東，為時固甚早，
其至朝鮮，亦當在箕子之前，惟宮箕子東封之日，漢人憚於道阻且長，跋涉匪易，隨而來者，度必甚
少，其可考者，亦僅箕子一族，迨至秦末，漢人避地東來者日多，而衛滿乃得乘機以奪箕子之圖，蓋
已驅避地之漢族為一氣，有銳不可當之勢故也。鄙意以為箕子之入朝鮮，衛滿之滅箕子，漢武之平衛
氏，皆為漢族東下繼長增高之證，且一姓之興亡，不過為自然之嬗代，而與全族之繼長增高固無與，
爾時遼東地方，漢族之移住日盛，大非朝鮮之比，又可以意想而得之矣。

漢武帝元封二年（西元前一零九年），伐朝鮮，翌年滅之，其伐朝鮮之原因，不外下之所紀：

其一為遼國。

賈詡朝鮮傳（衛滿）：「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燕勞衆國（漢書又言有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

漢二爲近因。

又朝鮮傳：「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刺殺送何使者朝鮮裨王長，即馳渡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即不詰，拜何遼東郡都尉（治遼東郡武次縣），朝鮮怨何，遣兵襲攻殺何。」

是年秋，武帝遂分兵兩道擊朝鮮，一路遣樓船將軍楊僕統兵五萬，由今山東渡渤海，徑趨王險城，一路遣左將軍荀彘率遼東兵，出今遼陽以趨沮水，迨兩軍造王險城下，成合圍之勢，而以兩將不相統屬，意見相左，竟至圍攻數月，城未能下，至明年，濟南太守公孫遂奉命往，糾正之，執楊僕，並其軍於荀彘，統屬既一，圍攻甚急，其夏，朝鮮王右渠見殺，遂定朝鮮，其事詳載史記漢書之朝鮮傳，茲爲簡案，故不徵引。

朝鮮既定，乃以其地爲四郡。

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此四郡之設置，蓋占朝鮮半島大部，據楊守敬氏所考：「玄菟最北，樂浪在玄菟之南，臨屯在樂浪之東，真番在樂浪之南。」（晦明軒稿）日本稻葉氏則謂：「於今漢水流域，及大同江流域，置樂浪郡」

，其南，忠清道一帶，置眞番郡，於江原道一帶，置臨屯郡，茲於咸鏡及跨越鴨綠江上游一帶地方，置玄菟郡。」余以爲大致得之，說詳下文。茲先欲考者，爲眞番臨屯皆爲朝鮮附近之一部落，史記每以朝鮮與眞番並言，又以眞番與臨屯並言。

史記朝鮮傳：「自始金燕時，管略屬眞番朝鮮，爲置更築障塞，（衛滿）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

又貨殖傳：「燕東縮穢貊朝鮮眞番之利。」

又朝鮮傳（衛滿）：「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索隱曰東夷小國）

眞番之名，始見於燕，臨屯之名，亦見於漢初，其後漢武即因其地而置郡，又因以故名之，至其郡治之所在，亦有明徵。

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注：「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東臨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眞番郡治臨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

後晉郡國志謂：「樂浪郡在洛陽東北五千里，其去長安約爲六千里。」（洛陽距長安約九百餘里）由此證之，臨屯遠於樂浪，眞番更遠於臨屯，此可考而知也。楊守敬氏論此最確。

楊守敬汪士鐸漢志釋地駁議，漢書朝鮮傳：「眞番國欲上書見天子，朝鮮擁關弗通，是眞番在朝鮮之南，故朝鮮得以關之，且遠於臨屯千里，直與三韓相接矣。」（晦明軒稿）

稻葉氏別舉一證，亦可見楊說之確。

滿洲發達史：「漢書朝鮮傳眞番辰國四字，史記則作眞番勞蒙國，依臆固之文，則可見往往朝見漢君

庚辰二國，間考史記札記（卷五），所引宋槩本史記，固作眞番旁辰國矣，以較班固所記，僅少一旁字，查治通鑑，固直書眞番辰國，固認班固所訂爲不謬。」

韜葉氏所說，係據張文虎史記札記，而今貴池劉氏覆宋本史記，衆正作辰，可知其說不謬，辰國者，卽後來三韓之辰韓，弁辰（卽弁韓），居於朝鮮之南端，其國境與眞番相鄰接，則眞番處在朝鮮之南無疑矣。

丁氏大韓疆域考謂：「眞番在今與京之南修家江之左右，」日本白鳥氏則謂：「其地包有鴨綠江上游及佟佳江流域，」其來源有二：一，史記朝鮮傳，索隱：「廣勳曰：玄菟本眞番國，」二，同傳略謂眞番句下，集解：「徐廣曰：遼東有番汗縣，」按漢武所置之玄菟郡本包有鴨綠江上游之地，無慮以眞番，漢遼東郡所屬之番汗縣，誠在鴨綠江流域，然與眞番無涉，且詳考上舉證，則其說亦不攻自破。臨屯之所在，亦不難考定，楊氏謂以續志較漢志少東曉等七縣，卽爲嶺東七縣，樂浪東部郡尉所領也。東曉爲臨屯郡治，則臨屯正在樂浪之東，稻葉氏謂在江原道，是爲得之。

楊氏考衛滿所都之王險城，在今大同江南，因謂：「樂浪郡治之朝鮮，亦在是地，」（晦明軒稿王險考）證以近年日人在大同江南岸發掘古墓，所得樂浪遺物之多，其誠爲近是，惟水經注括地志皆以今平壤城，當王險城，及樂浪郡治之朝鮮，其說亦不能概予否認。蓋漢代所謂浪水，是否確指大同江，尙有疑問，有謂古人以今鴨綠江，清川江，大同江，皆被以浪水之稱者，况楊氏所指王險城，故

地，與平壤城僅去十餘里，中隔一江，不啻城之與郭，王險城與樂浪郡治，不必同在一地，或王險城在江南（今有古城遺址），樂浪郡治在江北，未可知也，要之樂浪郡治在今平壤城，或其附近，雖爲定說，尙待考定。

玄菟郡初治沃沮城，卽稻葉氏所謂咸鏡道，其後則屢有遷徙，說詳下章。

近年日本學邊，發掘樂浪遺址，所獲有文字之器物，其屬於封泥者，曰樂浪太守章，曰朝鮮右尉，曰尉郎長印，曰長岑長印，曰增地長印，曰邪頭味口口曰渾彌長印，曰樂郡長印。按之漢志除樂郡外（樂郡爲後設之帶方郡屬縣），皆爲樂浪之屬縣，其屬於无當者，曰樂浪禮官，曰樂浪富貴。余二十一年之秋，曾親往樂浪遺址考察，得見二漢墓，其一爲漢五官掾王盱之墓，其二爲樂浪太守掾王光之墓，得此發見，一可證樂浪郡治，卽在今平壤附近，二可證漢人官於斯土者極多，卽漢人之聚族於是者，亦甚多也。

樂浪王氏，顯於漢世，則有王仲一族。

後書循吏傳：「王景，字仲道，樂浪諸郡人也，八世祖仲，本琅琊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海北王與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問，爲郡三老，更始故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龜，將兵擊之，至遼東，問與郡決，曹更揚龜等共殺調，迎憲，皆封爲列侯，關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闢叢書，又習天文術數之事，其深多伎藝，辟司空伏青屏，時有滌井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後儀渠，水乃不涸爲異。」

漢人之移住樂浪者，王氏一族而外，尚有可考。

魏略：「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養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繇爲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牛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號千五百人，伐材木，爲韓所擊得，斷髮爲奴，積三年矣，繇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繇因戶來，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即以繇爲譯，從岑中乘大船入辰韓，遂取戶來降紳鞮，尙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繇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身，乃出辰韓萬五千人，牟（應作弁）韓布五千匹，繇收其直還，郡表繇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

是時樂浪郡撫治三韓，掌其貢賦，一如後來之帶方郡，故辰韓甚畏之。再就漢人之羈於辰韓者多至千五百人推之，則其移住樂浪之多，可以想見，而後此繼居朝鮮半島之高句驪，王氏高麗李氏朝鮮諸民族，其中必含有多數漢族更可知矣。

蓋自全燕路屬真番朝鮮，以訖漢之置郡，漢族之移殖於東北者日盛，遂踰鴨綠江，而至朝鮮半島之中部，樂浪之地，爲舊日首都所在，移住之民，聚族之繁，尤非他郡可比，樂浪王氏，其尤者也。

東北史綱第一卷，曾據此而得以下之結論：

「今考眞番所在之結果，連帶證明一事，卽燕秦東向，已據朝鮮半島沿黃海之一大部是也。彼時箕子之朝，當已夷爲附屬，遠漢初威不及遠，箕氏或更延餘緒，然中國人衛滿終有之，並以和漢之政策，命并四郡，而臻箕子所不及之版圖，漢武之劃爲四郡，特中國人最後之成功耳，事非創舉，遂延厥也。」

稱秦氏之孫淵達史，亦有如左之語：

「綜諸史記所載，秦開之武力既張，東胡業已受逼，遼河流域，皆爲秦諸燕人，則漢族東漸勢力障礙之主力已去，所謂織貉者，不過蠢爾玄菟，會何足爲漢秦東侵之梗，……故當燕國強盛之時，即以鴨綠江之洪流，亦決不能特爲天塹。」

中國之開拓東北，威能及遠，以漢武定朝鮮開四郡爲最甚，然自是亦呈盛極而衰之兆，至昭帝時，遂以罷臨屯真番二郡開矣。

漢武未滅朝鮮之前，曾置蒼海郡，於今朝鮮半島東北部，未幾罷之。

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秋，東夷歲君南閩等，口二十萬人降爲蒼海郡，三年春，罷蒼海郡。」

又食貨志：「彭吳穿織貉朝鮮，置蒼海郡。」

後書東夷傳：「元朔元年，南閩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

此事所宜考者一爲蒼海郡在今何地，一爲後來之朝鮮四郡是否有蒼海郡之地在內。

東夷之蕭若南閩卽爲織貉人之長，觀食貨志之織貉，後書之作濊，則知織與濊，實爲一字之異書，織人之居於朝鮮半島東海岸，亦有明徵。

三國魏志東夷傳：「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自單單大山嶺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漸濊，皆其種也。」

詳釋此文，可知濊與遼在辰韓之北，沃沮之南，樂浪之東，以後來所置四郡較之，沃沮之地，爲玄菟郡，辰韓西北之地，爲真番郡，樂浪以東之地，爲臨屯郡，而臨屯郡卽東部都尉所領七縣之地，在玄

菴郡遼南者，然則蒼海郡之地，其卽後來之臨屯郡乎。

當朝鮮盛時，濊人嘗爲役屬，及右渠衰弱，乃叛而歸於漢，後書東夷傳稱：「南閭畔右渠」，其意可見，如史記朝鮮傳：「真番旁衆國」之衆字，爲非誤字，則欲上書天子，爲右渠壅闕不通者，濊人亦居其一，迨右渠之勢衰，不能壅闕，乃急歸漢而自閉，此又顯而易瞭之事，或疑濊人既居朝鮮東方之海岸，何緣越朝鮮而通於漢，貧賁志不云乎，「彭吳穿濊貊朝鮮」，彭吳，人之姓名，膺漢武帝之命，遠越朝鮮，而至其地，故曰穿也。吳先生延燮嘗以「今吉林延吉縣一帶，當漢置之蒼海郡」，（見東三省沿革表）證以三國志所說，似嫌稍北，且彭吳由遼東而往延吉，無朝鮮爲之阻遏，則無所謂穿矣。武帝因濊人之內附而置滄海郡，名以滄海，則爲濱海之地可知，旋以公孫弘言其勞費而罷，元朔三年罷蒼海郡，爲西元前一二六年，前於定朝鮮者七年，迨置四郡之初，則蒼海郡故地之大部已括入臨屯之內，非於後置四郡之外，又別有蒼海郡之地也。

於臨屯真番二郡，罷昭帝之世，以并樂浪玄菟（說詳下章），其時又有樂浪東部都尉之設，以領嶺東七縣。

後書東夷傳：「昭帝昭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單大領以東沃沮，貊悉屬浪業，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

三國魏志東夷傳：「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治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爲縣，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

據此可知臨屯真番二郡初罷之日，並非委棄其地而不顧，不過以其地遠，改用邊郡分守之制，設都尉

以治其地，一如後漢之說遼東屬其耳。豈謂大領爲今長白山京入朝鮮半島之山脈，下鋪謂新羅等者是也。嶺東七縣之地有沃沮，卽玄菟故地，其濊貊所居者，卽爲廳屯故地。迨至光武罷廢都尉之後，其地乃漸入於高句麗。

三國志東夷傳：「後皆以縣中渠麻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後世大人爲主者，使相主領。」

其後、玄菟亦逐漸內徙，而夫餘之勢張矣。

五 肅慎與挹婁

東北民族，見於史籍最早者，首推肅慎，當虞舜之世，卽有肅慎之名。

史記五帝本紀：「時齊，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北山戎，發，島嶼。」大戴記少間篇海之外北發肅慎來服息慎卽肅慎也又今平復實地至舜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此齊雖爲僞作或有所本）
淮南子原道訓：「昔舜能運三苗納肅慎。」

其次則見於周初，而春秋之時，亦嘗稱之。

尚書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棗伯，作賄肅慎之命。」

周書王會解：「西面者正北方棗慎大鹿，孔晁注，棗慎，肅慎也。」

左傳（昭九年）：「王使詹桓辭於晉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爾語（魯語下）：「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侯公使以隼如孔子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是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歲適於九月百穀，使各以其方物來貢，使無乏職業，於是酒醴氏有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德之遠，以示後人，使永懷焉，故歸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嫗，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寶，展其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昔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子貢之，余始知之。」（史記孔子世家略略）

後漢書東夷傳：「庚王之時，肅慎獻至。」

至肅慎所居之地，則在今長白山之北。

山海經（大荒北經）：「大荒之中，有山曰不成，有肅慎氏之國。郭注：「今肅慎國，去遼東三千餘里。」（按淮南子墜形訓海外三十六國有肅慎氏）

晉書四夷傳：「肅慎氏在不咸山北。」（按不咸山即今長白山）

以上所記，雖未可盡信，而東北有肅慎一族棲息甚久，則無疑義。

至漢以後，或改稱挹婁。

後漢書東夷傳：「挹婁，古肅慎國也，在天祿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

三國魏志東夷傳：「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瀕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古肅慎之國也，漢以來屬夫餘，黃初中叛，夫餘數伐之。」

或仍稱肅慎。

三國魏志明帝紀：「青龍四年五月，肅慎氏獻楛矢。」

又母丘儉傳：「儉遣玄菟太守王頌追之，得沃沮千餘里，至肅慎氏南界。」

晉書文帝紀：「魏景元三年四月，肅慎來獻楛矢石砮。」武帝紀：「咸寧五年十二月，肅慎來獻楛矢石砮。」元帝紀：「太興二年八月，肅慎獻楛矢石砮。」

又四夷傳：「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天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

又後趙（石勒）載記：「肅慎致其楛矢。」

宋書孝明帝紀：「大明三年十一月，肅慎國貢楛矢石砮。」

北齊書文宣紀：「天保五年秋七月戊子，肅慎遣使朝貢。」

挹婁爲肅慎之異稱，觀范陳二史所釋，可無疑義，惟下說謂爲二部（說見卷一），宜爲辨之。考後齊魏志所紀挹婁，晉書所紀肅慎，皆東濱大海，又謂：挹婁在夫餘東北與山海經所說肅慎氏之國亦相應，若云肅慎在東，挹婁在西，然濱海者爲肅慎，亦即挹婁，在其西稍偏南者，祇有夫餘，不容別有一國位於其間，故知其爲一部，一也。又考新唐書渤海傳謂：「於肅慎故地置上京龍泉府，挹婁故地置定遠府」，據此似肅慎挹婁有二地矣，然據余所考，挹婁本爲虞婁之誤，非漢時之挹婁也，洪皓松漠紀聞云：「古肅真（即慎字）城，四面約五里，遺蹟尙在，在渤海國都三十里」，此正與唐書肅慎故地之語相類，由此而東，以訖於海皆古肅慎地也，於此以外，別求挹婁所在，既不可能，二也。再考後齊魏志於東夷傳外，紀載挹婁之事，絕不一見，蓋是時夫餘正強，肅慎畏而服屬之，不能自通於中國，魏志：「漢以來屬夫餘」一語，卽其證也，然魏志明帝紀，忽有：「肅慎氏獻楛矢」之記載，此卽挹婁，而仍以肅慎之名，通於中國者，魏志謂：「黃初中叛，夫餘襲伐之」，是其時夫餘已不能服屬挹婁，故得自通於中國也，其後訖於劉宋北齊，屢見肅慎之名，亦以夫餘微弱，不能阻遏之故，非

於挹婁之外，又別有一肅慎、三也。

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子虛賦，有云：「且齊東有滄海，南有琅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濶濶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又云：「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此文肅慎凡二見，是肅慎之名，蓋播於前漢文士之口，不得不謂之僅見矣，余疑前漢猶稱肅慎，直至後漢，乃有挹婁之異稱，其稱齊邪與肅慎爲鄰者，吾國上世，嘗以遼東之地屬於青州，而肅慎又在遼東之北，地極處東北，而遙與之接，故曰邪也。相如卒於武帝元封五年，在漢朝鮮之前，其與齊隔海相望者，朝鮮也，相如何不稱之，豈非以肅慎之名，察自虞夏，合於文士好古之結習，遂樂爲稱引之乎，究之肅慎之名，猶通於前漢，可以此爲的證。

三國史記高句驪本紀，國祚王六十九年，西川王十一年皆見肅慎之名，丁鏞謂非紀實之筆，不悟是時所謂肅慎卽爲挹婁，國志行書所紀，可爲明證，必謂有挹婁之迹，乃紀實之筆，毋乃拘泥太甚乎。其後挹婁易稱勿吉，又稱肅慎，遂入北魏隋時，漸能轉弱爲強，稱雄一方，而開第四期之新局。

六 夫餘族之倖張

味一族，與獫狁有關，前已言之，茲更舉證，以明其然。

周禮：「職方氏，掌四方之圖九服之屬六服之人民。」鄭注：「北方曰貉狄。」秋官：「貉蠻。」鄭注：「征東北夷。」

所獲。」

漢書高帝紀：「北貉燕人，來致鹽請。」注：「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

管子小匡篇：「桓公北至於瓜竹山，攻貉。」

史記匈奴傳：「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於貉朝鮮，雲隱，貉即獯也。」

綜上所記，滋猶即貉人之複稱，貉亦作貉，居東北方，然則後來之夫餘高句驪，殆皆屬此族乎。

三國魏志東夷傳，謂：「夫餘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蓋本濊貉之地，而夫餘王其中，則夫餘國之與濊貉有關，已有明徵。魏志又謂：「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貉，出好弓」，所謂貉弓是也，後書據此，即以小水貉，屬後來之高句驪國，則高句驪之於貉人有關，又有明徵矣。又有以貉人與夫餘高句驪并言者。

漢書王莽傳：「莽發高句驪兵，伐胡，不欲行，皆亡出塞，犯法爲寇，嚴尤奏言，貉人犯法，夫餘之屬，必有和者，莽不慰安，城路遂反。」

此亦爲夫餘高句驪近於貉族之證。

欲解答此問題，有應決者二事：一則夫餘者老，自謂古之亡人，究由何處亡來，二則漢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與後來之高句麗，是一是二是也。

魏略謂夫餘王東明，出於高麗。

魏略高麗傳又言：「昔北方有濊貉（論衡作濊，後漢書作濊，皆由形似而誤，梁書作濊不誤）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

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鷄子，來下殺，故有身，後生子，王請之國中，竊以喙噓之，從置馬廄，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牧畜之，名曰東明，當令牧馬，真勇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廝掩水，以弓擊水，魚驚浮爲橋，東明得渡，魚盡乃解散，追兵不得殺，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三國魏志東夷傳注引，又論衡吉驗篇所述略同尚在魚氏魏略之前是決人已有此傳說矣）

據此文可解答第一問題，所謂古之亡人，即指東明出亡之事，東明來王濊貊之地，故稱濊王，而葦故國，則濊離也。（用繆氏鳳林說）

或謂濊離，卽爲高句驪，一作句驪，亦卽古之高夷。

周書王會解：「正東高夷。孔注：高夷東北夷高句驪。」

近人丁謙，謂高句驪國有二，頗能啓其機緘。

丁謙高句驪有二詞考：「高句驪之在朝鮮，人皆知之，其地當居遼東東南，余讀欽漢書乃云在遼東之東，且云，南與朝鮮接，何也，况高句驪卽高濊，何夫餘國北又有所謂濊離國，種和藹突，殊不可解，及讀朝鮮史東藩紀要東國通鑑及高濊好大王碑，並證以魏志南北史新唐書等書，始恍然於高句驪本有二國，其在遼東之東，南與朝鮮接者，爲古高句驪，卽地理志玄菟郡所治高句驪縣地，前漢元帝初，古高句驪王，有養子朱蒙，猶離兩奔，渡鴨綠江，至朝鮮平安道咸州郡縣，別建爲國，而仍其故號，此重立之高句驪也。二國南北相距一千餘里，無可牽混，蔚宗作後漢書，其時古高句驪已夷爲郡縣，不應立傳，惟當於重立之高句驪，紀其緣起可耳。然尙有應析之疑問三：晉朝鮮史東國通鑑好大王碑，皆以朱蒙爲夫餘王之養子，而梁書北魏書則謂出於濊離，似乎兩歧，不知古高句驪本夫餘同種，亦夫餘國之分部，觀朱蒙建業後，號其國曰高句驪，並就其都城曰夫餘，以示不忘所出，如是則一疑析。或謂武帝元封間，卽以高句驪爲縣，至昭帝始元五年，並移玄菟郡治高句驪，似朱蒙幼時，古高句驪已無立國地，不知高句驪縣降漢爲郡縣，高句驪王固自在也，如是則二疑析。至稱濊舊境，涉地遼遠，幾離密嶺屯，而榮浪一郡，重

魏書末，尙見史籍，宋魏之邊疆，不似後魏邊疆，復有疆險，容其立國，不難漢魏邊疆，不過就其疆之端，城邑，其東北近山諸地，固仍爲土部所分據，朱蒙之國，蓋併土部而後，追復振定，又北撫挾婁，東毋沃沮，以固其境，惟終不敢西侵樂浪，致招大討，如是則三族亦相。夫魏時之高句驪，立國於西漢之末，不可謂不久，乃歷東漢三國兩晉以至劉宋，中國竟無人知其創建之本末者，一切證據，遂由此起，其牽扯古高句驪，混合不分，又何怪哉。」

據此所說，是高句驪前後有二，已可以解答第二問題矣，然其解釋尙有未盡之處，宜補釋之。

郗意魏略所稱之蘇離，音近句驪，當卽古之高夷，亦卽後漢書之高句驪。

後書東夷傳：「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昭帝始元五年，魏肅屯真番，以併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句驪。」
句驪卽高句驪之略稱。

漢書地理志，玄菟郡領縣，本有高句驪，是時朱蒙之高句驪，尙未建立，則舍魏略所稱之蘇離外，尙有何國，故知丁氏所謂，別有高句驪，其說甚確，其立國之地，卽爲高句驪縣之所在，當漢定朝鮮立四郡時，古高句驪，早已滅亡，因其舊稱，以名新立之縣，細玩後書語氣，可知郗說不謬。丁氏謂朱蒙爲古高句驪王之養子，似尙未審，何也。魏略，後書，論衡，皆謂京明曾爲蘇離王之子，奔至夫餘，而爲之王，魏書及好大王碑，皆謂朱蒙自夫餘出奔，而爲高句驪之始祖，兩事雖屬相類，而朱蒙出於夫餘，尙屬可信，今不稱夫餘，而謂爲古高句驪王之養子，無徵不信，豈此而何。故余不之取焉，惟其謂有二高句驪，實爲一大發現，以此考證後書，魏略國志所說，咸無疑滯，欲究其詳，試觀下文。

兩漢玄菟郡之所在，茲有說明之必要。

三國魏志東夷傳：「武帝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

後漢書東夷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麗，更以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郡都尉。」
三國吳志孫權傳注：（吳書）「淵（公孫淵）以中使秦巨張葦杜德黃暹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通鑑引用此文，胡注此非玄菟郡舊治也）

綜上所紀，則知玄菟郡初置於沃沮城，在今朝鮮咸鏡道濱海之地，繼移於古高句驪國故地，在今遼寧省新賓縣（舊名興京）之東，繼又徙於今遼陽東北二百里之地，約在今瀋陽撫順二縣之間，蓋玄菟之治地有三，而逐漸內徙者，則以夫餘族之朱蒙，崛起於朝鮮半島北部，逐漸西侵，勢不可遏故也。玄菟郡初設之日，屬縣有無高句驪，已蒙明文可考，漢書地理志：「玄菟郡以高句驪爲首縣，」此應爲昭帝後內徙之郡治，即治於高句驪者是也。漢志又謂：「高句驪縣有遼山，爲遼水所出」，遼水爲今之渾河，古稱小遼水，發源於興京附近，而魏志又謂：「徙郡句驪之西北」，似所指即爲遼東北二百里之郡治，與治高句驪縣之語不相應，蓋古高句驪國之故地應在今興京之東，凡通化輯安諸縣地俱在內，爲其後新高句驪逐漸侵據以立國者，不應尙在興京之西北，考其致誤之由，蓋緣後漢時郡治又內徙於遼東之北，撰三國志者不察，遂誤以爲昭帝內徙之治，亦在是處耳。且余頗疑吳志裴注之遼東北三字，中有奪誤，或原文爲遼東郡東北等字，亦未可知，如此則其地正在今興京之西北，即爲三次徙治之地，今人多以興京附近爲昭帝內徙時之郡治，上則非古高句驪之故地，下則與句麗西北之郡治

相抵牾，故余辨之。

後高句驪侵略玄菟之記載，頗多可考。

漢書昭帝紀：「元鳳六年正月，莽郡國徒乘遼東玄菟城。」

後書東夷傳：「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欲行，皆亡出塞爲寇盜，莽將殿尤句驪侯驩入塞，莽大悅，

更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由是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數犯邊，元興

元年復入遼東，永初五年，遣人求賜玄菟，元初五年，復與句驪王宮，建光二年春，潛攻玄菟遼東，夏，復與遼

東鮮卑攻遼東，太守蔡諷戰沒，宮遂圍玄菟，是歲宮死，子遂成立，明年遂反，詣玄菟降，遂成死，子伯固立，質

桓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今遼寧省安東縣），建武二年，伯固降服，乞屬玄菟。」

三國史記（高句驪紀）：「琉璃王二十三年秋八月，進兵襲取漢高句驪縣。」（是年爲漢平帝元始四年）

魏志謂：「玄菟爲高貊所侵，徙郡句麗，高句麗爲貊人之一。」所謂夷貊即含高句驪在內，考昭帝始

元年之際，高句驪始祖朱蒙，尙未立國，是時之貊人，當與朱蒙一族有關，迨後書及三國史記所紀

皆屬於孝平王莽以後之事，是時高句驪已立國，亦即侵據玄菟故地之事實也。

東觀漢紀謂：「安帝即位之年，分遼東郡之高顯候城遼陽三縣，來屬玄菟。」（見續漢郡國志）此緣

玄菟故地爲高句驪所侵據，而削其甚，故割遼東之三縣屬之。又樂浪東部都尉所領七縣之地，於光武

建武六年罷尉之後，始爲放棄，三國史記載高句驪大祖王宮四年取東沃沮，卽爲光武中元元年，此又

爲高句驪逐漸侵據之明證也。

後高句驪之王族，出於夫餘，魏書外國傳已言之（見上卷）。而高句驪之古碑亦有記載。

高句驪好大王碑：「惟昔始祖率（即朱蒙之異譯）王之創迹也，出自北夫餘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有聖德，鄒率王奉母命駕巡車南下，路由夫餘奄利大水，王摩澤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鄒率王爲我連成（即嫩字亦即之省文）浮龜，應聲卽爲連浮龜，然後造渡於鴻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

近年在丸都故址，發見之高句驪時代古墓，亦有題記亦云：

「好太聖玉元出北夫餘，河伯之孫，日月之子。」（泊卽伯字之僞）

經近人考定，好大王碑建於晉安帝義熙十年，是知兩晉時代，已有此種之傳說，或謂論衡魏略所紀夫餘始祖之事，與此略同，其傳說至晚始於漢末，應以前者爲近是，抑知高句驪初世，嘗冒其故國之名，而自稱爲卒本夫餘。

三國遺事（卷一北夫餘）古記云：「前漢書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六日，天帝降於訖升骨城，乘五龍車立都稱王，國號北夫餘，自稱名解慕漱，生子名扶婁，以解爲氏焉。王後因上帝之命，移都於東夫餘，東明帝繼北夫餘而興，立都於卒本川。爲卒本扶餘，卽高句驪之始祖。」

鄒率朱蒙始立國於卒本川時，本襲故國之稱，仍名夫餘，其後世道侵據高句驪故地全部之後，乃改稱高句驪，然則夫餘王之傳說，亦卽朱蒙之傳說，是二而一者，於此又何疑乎。總之古燕離國之王子出亡而王夫餘爲一事，夫餘國之王子出亡而王高句驪。又爲一事，兩事本爲偶合，而神女，生子之傳說，亦遂不能定其孰爲前後，此又可推論得之者。

夫餘之名，始見於史記漢書，又於後漢光武時來貢。

其記實癡癡：「夫燕亦勃瀾之間，一郡會也，北鄰烏桓夫餘。」

漢書王莽傳：「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注：夫餘亦東北夷也。」（王莽傳兩見夫餘之名其一已見前）
後書東夷傳：「建武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

或謂卽古之符婁。

周書王會解：「伊尹受命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王氏補注：符婁卽夫餘。」

古代書闕有間，不敢強爲比附，應從史記，起於戰國之世，或漢初，爲近是，其在兩漢之世，國勢甚盛，挹婁畏而服之，又能由其王族，別建高句驪國，今東北全區，爲其族侵據大半，其事中國頗恭順（後書屢紀其來朝獻），且曾遣兵助破高句驪。

後書句驪傳：「句驪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併力討破之。」

不特此也。居朝鮮半島之百濟國王族亦出於夫餘，魏書已略言之，而東籍紀載尤詳。

三國史記（二十三）：「百濟始祖溫祚王，其父鄒牟，或云朱蒙，自北扶餘逃難，至卒本扶餘，生二子，長曰沸流，次曰溫祚，及朱蒙在扶餘所生子，來爲太子，沸流，溫祚，恐爲太子所不容，遂與十臣南行，百姓從之者多，沸流分其民，歸彌鄒忽以居之，溫祚都河南慰禮城，以十臣爲輔翼，是漢成帝鴻嘉三年也。沸流以彌鄒土溼水鹹，不得安居，歸見慰禮，都邑鼎定，人民安泰，遂慚悔而死，其臣民皆歸於慰禮，後以來時百姓樂從，改爲百濟，其世系與高句驪同出扶餘，故以扶餘爲氏。」

此所說，與中史雖有參差，要與高句驪同出於夫餘，當屬可信，特以其立國於朝鮮半島西南部，與中

國之關涉較少，故從略。

至扶餘國之所在，應從三國記所紀考之。

三國魏志：「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
後齊略同又云本遼地也，以後書撰在後故用國志，下同。

按丁謙謂：「夫餘部地，在今吉林以西，凡長春雙城五常賓州及伯都訥（今扶餘縣）阿勒楚克（今阿城縣）等城」皆是，又謂：「今吉林長春府地，正在古長城北」，此說大略得之。

高句麗立國於鴨綠江上游，都於丸都者最久，其後則移都平壤，始遠處於鴨綠江之東南，瀕於大同江。

三國史記地理志：「自朱蒙立都紇升骨城，歷四十年，羈留王移都國內城，……都國內四百二十五年，長壽王移都平壤。」

再按回書高句麗本紀，則謂：「其先世山上王十三年，自國內城移都丸都城，歷三十六年，至東川王二十一年，築平壤，尋移居之，歷九十六年，至故國原王十二年，還丸都城，甫二年，又還平壤之東黃城，歷八十五年，至長壽王十五年，又移平壤。」兩處歧異太甚，至丸都與國內城，或謂爲兩地，或謂爲一地，亦殊無定說，余考唐宰相賈耽皇華四達記（新唐書地理志引）所說：「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至泊汭口，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泊汭一名婆速，金代於此置婆速府，即今之大蒲西河口也，由此上泝五百里，至今輯安縣城，舊名通溝，即丸都及國內城之所在也，輯安縣城東門外有古

宮殿遺址，當爲國內城之所在，其城西北十五里，有城子山，上有古城，當爲九都之所在，其山下有水，爲石所阻，聲如沸水，或卽所謂沸流谷，是則所謂紇升骨城，國內城，九都城，皆當於是處求之，否則至遠亦不出二三百里內外。三國史記地理志，僅云：「都國內城，不及九都，」蓋言國內，概九都在內也。至於長壽王之前，忽都平壤，忽都九都，迢遙千里，遷徙無定，恐無是事，蓋東川王故國原王二世，嘗遭毋丘儉慕容皝之襲擊，毀其都城，故有移都平壤之紀載，然有一證，如廣開土王，卒後葬於九都，有碑可證，若如高句驪本紀所說，則其時正都平壤之東賁城，此非抵牾之甚者耶。北史高麗傳，謂長壽王居平壤城，遍考中史所紀，無言長壽王前曾都平壤之事，故余不之從也。後漢及三國時，高句驪之國境，有如下之記載。

三國魏志東夷傳：「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和貊東與沃沮北與扶餘接，都於九都之下。」（後書略同）是時之高句驪，以九都爲國都，而今遼寧省鴨綠江上游新賓縣迤東之地，朝鮮北部之平安咸鏡等道，大略皆屬之。

迨入兩晉之世，中原多故，夫餘族之祖國，漸已式微，使高句驪坐大於東北，遂能與鮮卑一族，爭衡遼東矣。

七 遼西郡及遼東屬國

遼西郡之置，始於燕秦，至漢而郡縣之制始備，前漢時，領縣十四（詳見後表），其中之且慮，新安

平，柳城，應在今熱河省朝陽縣一帶，海陽，令支，肥如，賓從，陽樂，翁縣應在今山海關內河北省境，交黎，狐蘇，臨渝，應在今山海關外遼甯省錦義興城錦西綏中諸縣之地，是其時遼西一郡之地，介乎今河北遼熱三省之間，占有東北區域之重要地位，自不待言。

後漢時，則介乎遼西遼東兩郡之間，有遼東屬國之創置。

續漢書郡國志：「遼東屬國故邯鄲郡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別領六城。」

後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十二月，復置遼東四郡都尉官。注：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在遼東郡昌黎城。」

又桓帝紀：「延熹六年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

按安帝建光元年，見遼東屬國都尉龐奮之名（魏志公孫度傳注又桓帝永壽元年有遼東屬國都尉段熲），謂遼東屬國之置，始於安帝，尙可徵信。

然魏書謂光武建武二十五年，已見遼東屬國之稱。

三國魏志烏丸傳注（引魏書）：「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衆詣闕，封其渠帥爲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雁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襁負，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爲漢偵備禦匈奴鮮卑。」

此文屬國二字，頗滋疑義，試證以後書。

後書烏桓傳：「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勦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破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

日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絡驛而至，……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帝從之，於是始復置尉校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細按前後二文，實以後書所紀爲縝密，蓋武帝時，擊破匈奴左地，卽徙烏桓於五郡塞外，置校尉以監護之，迨至光武時，又以烏桓向化，徙居緣邊諸郡之塞內，復置校尉領之，前後實爲二次，而事實亦不同。魏書僅記光武時使烏桓居於塞內之事，而遺武帝時徙居五郡塞外之事，實爲漏略，且建武六年嘗諸郡都尉，詔永光十六年始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其後緣此而改設遼東屬國都尉，史有明徵，在此以前，決無遼東屬國之稱，緣以兩書所紀，始知魏書所稱之遼東屬國，卽爲遼東郡之誤，屬國二字，當爲衍文，後書稱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雖屬武帝時事，然光武時，決無遺遼東郡，而僅稱遼東屬國之理，故知其爲衍文也。或謂魏書之作在前，應較後書爲可信，此亦不然，在范蔚宗之前，撰後漢書者，有十一家之多，且多在魏書之前，范氏參比諸家，而後撰爲此傳，宜其縝密過於魏書，不得持先撰之書，必較後撰者爲可信之成見，而忽視之。

屬國都尉之名，原於秦之典屬國。

漢書百官公卿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成帝河平元年省并。」

續漢志紀其職掌尤詳。

續漢書百官志：「其屬國都尉，屬國分郡離遠縣，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每屬國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

蓋是時屬國之制，既爲分郡，略如清代之廳，別設同知治之，稱爲分府是也。惟屬國都尉之官，爲掌安輯蠻夷之降者而設，故必設於邊郡，遼東屬國所別領之六縣，如昌遼（卽昌黎亦前漢交黎縣之異名），賓徒（前漢作賓從），徒河，爲遼西郡之故縣，無慮，險澗，房縣，爲遼東郡之故縣，今皆劃屬屬國都尉，至其命名，不能遼東遼西並用，故專稱遼東屬國，所謂置本郡名是也。所領六郡，故有居民，不必悉爲蠻夷降者，特設置之用意則在掌蠻夷降者之事，而屬國都尉所掌之降夷，卽爲內附之烏桓鮮卑。

三國魏志烏丸傳注（引英雄記）：「袁紹遣使卽拜烏丸（丸卽桓字）三王爲單于，皆安車華蓋明旆黃屋左纛，版武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冀并領冀州牧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牽衆王頒下烏丸遼西牽衆王陽頓右北平牽衆王汗盧云云。」（時漢獻帝建安四年）

又齊王紀：「正始五年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按此爲遼東屬國之復置）

魏因鮮卑內附，而復置遼東屬國，由後推前，可知漢代設置遼東屬國之用意矣，後漢之世自光武時，訖於獻帝，遼西譯郡，屢罹烏桓鮮卑之患，田疇曾謂：「舊北平郡治出盧龍以達柳城一道，」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別詳下章），而晉書地理志遼東國下，有「漢光武以遼東等屬青州後還幽州」之語，卽以由幽薊以通柳城一道，爲烏桓所梗阻，不得不由登州浮海以達遼東之爲便，兩相證，可以知其故矣。熹帝之世遼西太守趙苞，曾以禦鮮卑而致死。

後晉趙苞傳：「遼遼西太守（顯帝熹平六年），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道經柳城，遂爲所劫，載以擊郡……：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歃血而死。」

當此之時，烏桓鮮卑，布居於遼西等五郡之北，其受害最深者屬爲遼西一郡，考其北鄙，有逐漸削縮之勢，特以漢威猶張，故不時款塞內附，然則遼東屬國之置，豈得已乎。

元明以來，嘗稱山海關遼東之地爲遼東，雖由遼西之名久廢，然考後漢曹魏之世，以遼河以西山海關遼東之地爲遼東屬國，山海關以內溧河以東之地爲遼西，據以乃知遼東一辭之擴大，實始於漢魏，元明以後，特因而不改耳。

尙有一事，應附述者，卽遼西之地，古有孤竹國是。

爾雅釋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漢書地理志：「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注：應劭曰：古伯夷國，今孤竹城。」

殷末周初不食周粟之伯夷叔齊，卽出於孤竹國。

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齊讓伯夷，夷伯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賢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於首陽山。素隱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伯夷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伧，叔齊名智字公達，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始靈胎氏。」

東北雜考

呂氏春秋誠廉篇：「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道者，今吾奚爲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

或謂二人餓死之首陽山，亦在遼西。

說文（山部陽字下）：「首陽山在遼西，」（永平府志謂即距府城十五里之陽山）

其後似爲齊桓公所滅。

管子大匡篇：「桓公乃北伐令支，下鬼之山，斬孤竹，遇山戎。」

以漢魏時，遼西郡爲東北之重鎮。故取古代孤竹國事，而並述之，若在隋唐以後則可以置而不數矣。

八 烏桓與鮮卑

烏桓鮮卑，同出於東胡，而一因先世居烏桓山，一因先世居鮮卑山，遂各以爲號，前已略言之矣，茲先敘烏桓，而後及鮮卑。

烏桓山之所在，殊難考證，丁謙謂：「烏桓爲烏蘭之轉音，蒙古語稱紅曰烏蘭，」故烏桓傳又稱「爲赤山」，又據游牧記，謂：「阿嚕科，爾沁旗北至烏蘭峰，」又「西北有烏遼山，即烏丸山，」如烏桓烏蘭烏遼烏丸，名雖小異，實即一山，或又謂：「烏桓初爲君長之名，」（日本白鳥庫吉說）亦有謂因革爲號者（近人馮家昇說），皆聊備一說，尙待考定。

烏桓之先爲東胡。漢初，爲匈奴所破滅。

史記匈奴傳：「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於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隔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隔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語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能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人民及畜產。」

其後則改稱烏桓，依附匈奴。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近塞之地，並置護烏桓校尉以領之，自是烏桓之名，始見於中國。昭帝以後，叛服不常。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乘匈奴因亂，擊破之，匈奴爲之北徙，二十五年，其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帥衆詣闕，封其渠帥爲王侯君長，厥後其勢漸盛，靈帝時遂有三郡烏桓元帥之號。

三國魏志烏丸傳：「漢末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衆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紳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爲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牧略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爲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衆。」

其後袁紹又賜其會蹋頓以王號，稱單于。

又，烏丸傳：「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賜蹋頓難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

袁紹與烏桓相善，故假其力以破公孫瓚，迨紹歿，三子譚、尚、熙爭位，曹操攻殺譚，而尚熙遂奔烏桓，欲憑其力，以圖恢復，迨建安十二年，曹操遂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王蹋頓。

通鑑（六十五）：「建安十二年，曹操將擊烏桓，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解弛無備，若囑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旁，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侯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壟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囑頓及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軍衆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

考破烏桓之謀，實出於田疇，疇蓋忿烏桓侵暴其桑梓，藉曹操之兵力以報之，而其志節之高，尤爲冠絕古今。

三國魏志田疇傳：「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疇取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屬，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隨軍次無終，……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以始爲居難，率衆逃遁，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是役爲東北極有關繫之大事，魏志烏丸傳云：「餘衆皆降，悉徙中國，與從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蓋此後烏桓之部族遂散，以造成鮮卑獨盛於東北之機運。

此役之後，烏桓之大部，除入居中國內地漸與漢族同化不復能自別外，其他之一部，尙可考其一二，如遼東屬國大人蘇儼延，遼西烏桓大人樓班，右北平烏桓大人烏延，隨袁尙奔遼東，旋爲公孫康所殺，傳首於操，又右北平烏桓單于寇婁敦，遼西烏桓都督率衆王護留葉，舊隨袁尙奔遼西，降於毋丘儉者，皆是也。又有見於通典者。

通典（一六九）：「烏桓，西晉王浚爲幽州牧，有烏桓審登，前燕慕容皝時，有烏桓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勃，並其別種，然而微弱不足云矣。」

此外魏志太祖紀有代郡烏桓單于普富慮，上郡烏桓在單于那樓，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有烏桓悉羅侯，魏書徒河殷就六眷傳有漁陽烏桓庫辱官（以上據馮家昇所考）皆是。又新舊唐書，亦見烏桓之稱。

舊書：「烏羅護之東北二百餘里，那河之北，有古烏丸之遺人，今亦自稱烏丸國。」

新書回鶻傳：「太宗時，北狄能自通者，又有烏羅渾，又曰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餘里而羸，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烏丸，大抵風俗皆雜弱也。」

據此則烏桓一部，置唐代尙能保聚一隅，其後乃不復見，殆已併入他族矣。

其次則爲鮮卑，鮮卑亦以山得名，通典謂鮮卑山有二：一在柳城東南二百里棘城之東，一在遼西之一百里塞外。清一統志據後書鮮卑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謂與遼之中京大定府（今大甯城）不遠，

不能實指其地，要不出今熱河省之北境。

鮮卑於漢初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初未能與中國通，蓋其時烏桓之勢，盛於鮮卑，爲遏阻於中間，一如衛滿之塞關直番衆國也，匈奴盛時亦嘗附之，及南單于附漢，匈奴微弱，光武建武二十五年始遣使求自效，亦即烏桓大人率衆朝漢之時也，至三十年其大人仇責等詣闕朝貢，因封爲王候。蓋是時遼東太守祭彤威震北方，擊行海去，嘗擊鮮卑大破之。

後漢書祭彤傳：「建武二十一年，鮮卑高悉訶，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之，自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關塞。」
又資其力，以破烏桓。

後書明帝紀：「永平元年，遼東太守祭彤，使鮮卑擊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渠帥。」
三國魏志鮮卑傳注（引魏略）：「永平中，祭彤爲遼太守，誘略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賁等首，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

其後則因據有匈奴故地，其勢漸盛，屢爲邊患，尤以在遼東之鮮卑爲甚。

後書鮮卑傳：「永元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太守祭彤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民人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元初二年，遼東鮮卑圍無慮縣，因清野無所得，復攻扶餘城。四年，遼西鮮卑燒薊門入寇。時（永建二年）遼東鮮卑亦寇玄菟，爲校尉耿种所敗，於是鮮卑三爲，詣遼東降。鮮卑後寇遼東屬國（屬嘉元年），耿种移屯無慮城以拒之。」

又安帝紀：「建光元年四月，鮮卑寇遼東，太守祭彤遣使招之，十一月，鮮卑寇玄菟。」

又桓帝紀：「延熹二年六月，鮮卑寇遼東，六年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

又段熲傳：「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

又馮緄傳：「鮮卑寇邊，以緄爲遼東太守。」

當桓帝時，鮮卑之大酋曰檀石槐，分其地爲三部各置大人領之。

後書鮮卑傳：「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有智略，部落畏服，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歡仇水上，兵馬甚盛，各部皆歸焉，因雨鈔緣邊，北拒丁令，東却扶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朝廷患之，遣使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石槐不受，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扶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領之。皆屬檀石槐。」

又嘗東擊倭人。

又鮮卑傳：「虜衆日多，不足自給，石槐乃自循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人，徙置秦水上，令捕魚充糧食。」

按三國魏志鮮卑傳注，引魏書，倭人作汗人，烏集秦水作烏候秦水，王沈魏書作於三國志之前，范氏遠在其後，而後書作倭人者，或別有據，不能遽指爲誤。日本白鳥庫吉氏謂：「烏候秦水，應作烏候秦水，卽土謨真河之異譯，土謨真河簡稱十河，今之老哈河也。」

蓋自匈奴微弱之後，烏桓與鮮卑據其故地，初則烏桓在南，鮮卑在北，繼則鮮卑拓地於東西，東抵遼東，西訖灄泉，而烏桓則僅居上谷右北平遼西（含遼東屬國在內）三郡之北，其勢雖足相抗，而大小

不停。迨獻帝建安中，檀石槐之後嗣，以分立而勢衰，而烏桓之蹋頓，遂雄長於三郡之北，一張一弛，勢使然也。蹋頓既誅，餘衆破散而鮮卑之族有柯比能者繼起，爲患於魏初，第其擾害之地，多在上谷以西，與東北關涉較淺，故無述焉。

考烏桓鮮卑二種之所以強盛，一由於匈奴之衰，得以據其故地。

後漢書檀傳：「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

又鮮卑傳：「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轉徙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二由於高句驪，伸張其國勢於東方，與之互爲聲援。

後書祭彤傳：「彤以三虜運和，卒爲邊害，（建武）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河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絡驛款塞。」（按三虜者高句驪烏桓鮮卑也）

又安帝紀：「建光元年，四月，滇緬復與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詡追擊破之。」

三國魏志高句驪傳：「後宮復犯遼東，藟風（同諷）遣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殘。」

其爲東北邊疆之患，幾與後漢一代相終始，然是時漢威甚張，屢被追討，故時復款塞內附，而祭彤之威震鮮卑，曹操之破滅烏桓，尤足以摧其銳氣，鞏固中原，洎乎晉代失馭，五胡亂華，鮮卑一族，遂與夫鮮卑之高句驪角運於東北，而視漢人如無物矣。

九 公孫氏據遼東之始末

漢靈帝中平六年（西元一八九年），公孫度始為遼東太守，傳子康，及恭，至康子淵，凡四傳，魏明帝景初二年（西元二三八年）為司馬懿討滅，首尾凡五十年。

魏志公孫度傳：「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公孫氏本四傳，而魏志稱為四世者，康，恭，以兄弟相及為一世，合父度，子淵，共三世也。

公孫氏世系：



茲為便於循覽及購述，為分四節述之，一為公孫氏之興，二為公孫氏之開拓東方，三為諸賢之避亂遼東，四為公孫氏之滅亡。

一、公孫氏之興 度子升濟，遼東襄平人，以其姓公孫推之，必為漢族，且為遼東之士著，其先世何時移居遼東，史無明文，為時之久，亦可想見，度父名延，曾以避吏，居玄菟郡，度因是得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蚤死，域以度少時亦名豹，又與其子同年，因而愛之，為遣取就師學，取妻，後舉有道，除侍書郎，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官，靈帝中平六年，董卓廢弘農王而立獻帝，居京軌，政，度之同郡徐榮為卓中郎將，因薦度為遼東太守，是為度割據遼東之始。度曾為玄菟小吏，頗為本

郡衆論所輕，度到官後，思立威以懾服鄉人，初遼東屬國人公孫昭，守襄平縣令，曾召度子康爲伍長，蓋以折辱之也；虜至，卽收昭笞殺於襄平市。又郡中名豪大性田韶等，夙遇度無恩禮，亦皆假法殺之，先後夷滅者百餘家，郡中爲之大震。

其明年爲獻帝初平元年，度自立爲遼東侯，稱平州牧，分所領遼東郡，爲遼東中遼遼西三郡，除遼東太守仍由自領外，其餘二遼，亦各置太守（魏志公孫度傳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尋其文義當如上文釋之），又南越海收取東萊諸縣（卽今山東登州半島之地），置營州刺史，而玄菟樂浪二郡，亦漸歸其統屬，故其平州所領卽遼東中遼遼西玄菟樂浪五郡之地也。又僞稱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儼如一方之王，觀其語於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其後曹操執政，表度爲武威將軍，永寧鄉侯，度則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其意之吝可知，蓋是時度以中原擾攘多故，不暇顧及邊鄙，又以籍隸遼東，有所憑藉，故乘機僭自尊，中樞亦無如之何，然度及子康，恭，事中朝，時表恭順，建安十二年，曹操大破烏桓，袁紹之二子熙，尙，奔遼東，康養之，以功封襄平侯，拜左將軍，迨其子恭，以魏初篡漢，首來歸附，遂拜車騎將軍，封平郭侯，其後淵蓋恭位，魏又以淵爲揚烈將軍，加車騎將軍，俄進大司馬樂浪公，訖淵僭稱燕王之前，其本官猶爲遼東太守也。

每當中原板蕩，遼東以僻處一隅，官其地者，可爲保境安民之計，久之遂據地稱尊，而中央亦不能過

聞焉，古代如箕子之遭朝鮮，部者其民以八條之教，而爲之主，即以殷商之末中原糜爛，燕齊一部之民，避亂而東北下，箕子乘其勢而主朝鮮，正爲公孫度之前例。再就人民言之，前者如王仲，逢萌，後者如管甯，郟原，王烈，皆以遭逢季世，去危邦而適樂土，士大夫嚮往於上，則庶民歸附於下，此亦爲促成公孫氏割據自雄之一因。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自遼西之孤竹以遠適其地，而文王王業之成，正由於此，公孫氏雖由小吏起家，然乘時得勢，頗有智略，又有歸附賢，爲間接之助，而基業以成，設其後世無公孫淵之妄自尊大，背叛中朝，亦可以流祚無窮，保安一方，而鮮卑高句驪二部族，又何緣坐以滋大耶。

二、公孫氏之開拓東方 公孫康之世，曾擊高句驪破之，其王遂移都於丸都山。

魏志東夷高句驪傳：「伯固（高句驪王）遣大加優屠王主薄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肯，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正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
通典（一百八十六）：「高句驪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丸都山下。」

又開朝鮮之南方，置帶方郡。

魏志東夷傳：「桓靈之末，韓濩疆蹙，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濩，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入帶方。」

高句驪都於鴨綠江上游，前後受懲創者凡三：除上述一次外，次爲毋丘儉之役，次爲慕容皝之役，皆

直入其國都，以發燒刺毀之，而公孫毋丘兩役，皆以漢族兵力，伸張國威於遠方，尤有可述之價值，然世人多如稱揚毋丘儉，而罕言公孫康，豈以其割據一隅，視爲常事而忽之耶，故余不憚特筆紀之。

按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山上王十三年，有「自國內城移都九都城之語，自必國內城爲公孫康所殘破，難於居處，故於九郡之地，別建國都，山上王十三年，當漢獻帝建安十四年，由此可將魏志「建安中公孫康出師擊之」一語，證明爲建安十四年，惟國內城在山下，九郡在山上，二地相距至遠，余已於前章，略說明之，雖不敢謂爲定論，然魏志之伊夷模，三國史記則稱之爲山上王，卽因其作新都於山上故也。山下舊都之國內城，已爲公孫氏所破，不可更居，別作新都於山上，以取設險守國之義，於理爲順，徵以前章所說，似無抵牾，惟考魏志「拔奇遷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之語，則伊夷模勢難於沸流水近處作新都，是誠可疑，然沸流水爲附近乾芹骨城之水，亦卽爲始祖朱蒙初居之地，是否近於國內城，尙無正確之發見，僅知其去國內城及九郡，不過二三百里內外耳。

自漢昭帝罷臨屯真蕃二郡，以并樂浪玄菟，未幾而玄菟郡，又因濊人之侵逼，內徙於遼東境內，凡漢武所開拓之朝鮮四郡，所存已無幾矣，直至公孫康時，乃有開置帶方郡之事，此亦述東北史者所宜特紀之事也。考晉書地理志：「帶方郡，公孫度（此爲康字之誤）置，統縣七，帶方，列口，南新，長岑，提奚，含資，海冥，」（汪士鐸漢志釋地云晉改樂郡爲南新）此七縣舊屬樂浪，皆在樂浪所屬之屯有縣以南，公孫氏以前，因韓濊之擾，民多亡徙，夷爲荒地，而公孫氏興復之，自來改帶方郡所在

者，清一統志謂：「在遼津江入海處。」丁鏞謂：「在遼津江入海處，臨津江在今漢城，」陝澧謂：「即古之列水，而熊津江在今漢城南，」楊守敬亦謂：「帶方郡，應在是，」一證以魏志所說：「帶方之南，爲韓濊所居，」正爲今忠清道之地，百濟立國於是，百濟王出於夫餘，亦即濊人之一也。且漢武所置之眞番郡即在樂浪之南，帶方郡爲今京畿道及北忠清道之地，亦即爲舊眞番郡之一部，當公孫氏之前，樂浪郡屯有縣遼南，民多他徙，委爲荒地，正如樂浪京都郡尉所領之嶺東七縣，棄而委於濊人，設公孫氏不爲重開而置郡，幾何不爲百濟所侵據耶。迨魏景初二年司馬懿討滅公孫淵，而帶方郡仍其舊制，以訖於晉不改。

魏志東夷傳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潛寫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
曹魏之世，曾以帶方太守掌倭人朝獻之事，此亦東北大事，宜特筆記載者。

魏志東夷倭人傳：「倭人在帶方南，大海之中，……王遣使詣京師，帶方郡諸韓國，及郡吏，倭國皆臨津樓露薄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眞更將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副詔親到使至，卿呼，帶方太守劉眞，遣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郡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黃金百兩，以對汝所獻贖，乃使眞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親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廷中校尉梯等奉詔書親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其八年，太守王歆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呼，素不和，遣使戰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戰狀，遣使責掠吏張廣等，因當詣書責喻之。」

本史，謂倭女王卑彌呼，即其神功后，是時已伸張其勢力於朝鮮半島南端一韓之地，正與帶方郡

相接觸，故常因帶方太守，以自通於中國，而魏明帝亦命帶方太守掌倭人朝獻之事，此公孫氏開帶方之效也。公孫氏之雄於海東，尙有以女妻百濟王之事，惟魏志及隋書所說，互有歧異。

魏志東夷傳：「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度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舍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疆，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

隋書四夷傳：「東明後有仇台者，篤於仁義，始立國於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乃漸昌盛，爲東方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

百濟國之先，出於夫餘，已有明徵，當公孫氏之世，百濟雖已立國於帶方之南，以百濟之稱未定，仍以夫餘之名，通於公孫氏，所謂東夫餘是也。陳壽撰志時，誤以東夫餘之事，合於北夫餘，故以爲在句麗鮮卑之間，迨撰唐書時，百濟古記已傳入中國，得據而述之，其國本在帶方郡南，而謂在帶方故地，此固載筆者，語欠分曉之故，然其國在東南而不在北，則可由此證明，據三國史記，百濟立國於漢成帝鴻嘉三年，直至魏收撰魏書，始見其國名，然公孫氏之世，東南置帶方郡，與百濟接壤，豈無交通，實以宗女妻百濟王爲近理也。

魏志公孫度傳，又謂：「其東伐高句麗，西擊烏丸，威行海外，」試證以上文所述，則東伐高句麗，即公孫康攻破其國之事，其西擊烏桓，確無可考，然必亦實有其事。

三、諸賢之避亂遼東 兩漢之世，每值中原多故，賢士大夫視遼東爲樂土，浮海而爲避地之計，前漢露呂之亂，有琅邪王仲浮海奔樂浪山中，前已述之矣，王莽之亂則有逢萌客於遼東，及光武卽位乃返。

後晉逸民傳：「遼萌字子康，北海郡昌人也，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夫，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索明陰陽，知莽將敗，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終道，人皆化其德，……連徵不起，以壽終。」

後漢之末避地遼東者，有管寧，郗原，王烈，皆一世之賢人君子，而爲公孫度父子之所賓禮，又有國淵，劉政，太史慈，亦爲一時傑士。

魏志管寧傳：「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與平原華歆同縣，郗原相友，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饑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宜，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徵寧，遂將家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

又郗原傳：「原字根矩，北漢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竄匿，往投原，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以政持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原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見，智將用矣，尙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後得歸，太祖辟爲司空掾。」

又管寧傳：「王烈，字彥考（後書作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爲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注引先賢行狀曰：太祖累徵召遼東爲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二年裝疾年七十八而終）

後書獨行傳：「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魏志作平原人此稱其郡望），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諸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嘗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魏志國淵傳：「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與郗原管寧等，避亂遼東，既還舊土，太祖辟爲司空掾。」

三國吳志太史慈傳：「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遣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慈從遼東還。」

諸賢皆籍於齊魯，自登州浮海而往，固甚便也，至其居遼之日，有安賢化俗之效，魏志本傳及裴注，紀載甚詳。

魏志管寧傳注（引傅子）：「乃因山爲廬，鑿壤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日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引皇甫謐高士傳）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鬪，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旁，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鬥訟，隣有牛鬪寧田者，寧爲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慚，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鬥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又原傳注（引原別傳）：「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又管寧傳注（引先賢行狀）：「烈通識遠道，秉義不同，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蠲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眞者少，國黨之人，自相纒誘，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芻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

又國淵傳注（引魏書）：「淵薦舉好古，在遼東嘗講學於山巖，人多推慕之，由是知名。」

昔者班固謂：「遼東遼西，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又謂：「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胡代相類，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女貞信，不淫辭，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聞，及賈人往者

，夜則爲盜，俗稍益薄。」漢書地理志據此所說，則知漢以遼東遼西之地，與樂浪玄菟同爲一域，其禮俗亦大致從同，初則其民不相盜，有敦厚真信之俗，後乃流於偷薄，好勇鬥狠，乃以諸賢之避地久居，又化薄而爲厚，甚矣賢者之效之及人遠也。

山東與遼東半島之交通，至漢末而益盛，可由諸賢之避地考待之，如邴原之止於三山，亦其一證。

魏志邴原傳注（引邴原別傳）：「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懿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同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暴奔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

三山者，爲今金州迤南海中之島，方輿紀要謂：「三山島在金州城南海中天啓中，」毛文龍言：「三山島在旅順東三百里，從島可入旅順，」清統志謂：「三山島在甯海縣南七十里（甯海卽今金州），相近有小三山島」，吳承志謂：「在旅順東三百里，無此贏數，三字必爲衍文，以百里爲正數，」又新唐書高麗傳：「詔儲糧械於三山浦，」寰宇記謂：「三山在掖縣北五十里，」據此則三山有二矣。按今大連南海中有三山島，可望而見，邴原所止之三山，必近於今之旅順，南赴登州，海程難通，故去而復返，若爲掖縣附近之三山，則去遼東半島已遠，自無中道而返之理。

山東登州半島與遼東半島之交通，最早應在先史時代，如近人在山東龍口附近貝塚，發見之土器，多與遼東半島發見者相同。又福山縣掘得之黝色土器，瓦當，瓦圓瓦等物，亦多與旅順墩羊城出土之物相同，此皆爲遠古之初，二地有水路交通之證。此後於戰國時代齊魯證諸所鑄之刀布，亦由水路傳布

於遼東半島，如前所述熊岳城大石嶺等處出土之刀布，卽其證也。若當用兵之時，亦每每由海道以趨東北，如漢武帝命樓船將軍楊僕率水師討朝鮮，頗能與遼東陸路之師，收犄角夾攻之效，是遼東半島水路之交通，至漢而漸臻繁盛矣。今旅順口有老鐵山（其名於金代王假在江行都統蘇州府南去百里，有山曰鐵山常有甲士七千人以防海路是也金蘇州卽今金縣），古人或稱馬石津，晉成齊咸和九年八月，留諮議者徐孟策拜慕容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船下馬石津是也。又稱馬石山，賈耽所記，有一東北海行三百里，渡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郡置鎮，是也。馬石津卽馬石山之津口，今稱旅順口，愚謂馬鳥二字形似，馬石山應作鳥石山，今老鐵山，其色焦黑，因以得名，故亦稱烏石，此爲管鄆王國繫賢所經之路，故併及之。

四、公孫氏之滅亡 公孫康之卒，子晃，淵，皆幼，衆立其弟恭爲遼東太守，恭病陰消爲閹人，劣弱不能治事，魏明帝太和二年，卽恭嗣爲太守之七年，淵脅奪恭位而自立，是時淵雖陽乎魏命，而陰通於吳大帝孫權，權乃遣使拜淵爲燕王，淵恐吳遠不可恃，又懼魏知來討，乃斬吳使彌晏之首以送於魏。魏景初元年，明帝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以詔書征淵入朝，淵遂發兵逆命，與儉等戰於遼隧（今海城西），魏兵不利，引還，淵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有司，稱紹漢元年，稱藩於吳。又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以誘鮮卑爲魏之北方，并隔斷東夷，使不得通於中國。魏景初二年，乃遣司馬懿討公孫淵。

司馬懿討公孫淵之役，以通鑑所紀，最爲簡括，錄如下：

通鑑（七十四）：「景初二年春正月，帝有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曰：四千里征伐，無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者，懿曰：淵棄遼東，上計也，棄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者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壘二十餘里，請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驚說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夜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運至城下，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懿曰：昔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二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牛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說，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徵京師，不要賊攻，但恐賊走，今賊衆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邊衆恃雨，故饑饉，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斌，卸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楸告淵曰：楚鄧列國，而鄧伯猶肉袒率羊迎之，孤天子三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嚙耶，二人老毫，皆言失指，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空圍東兩走，大

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悉平，……遂班師。」（按此文係萃三國志公孫度傳及裴注晉書宣帝紀而成）

按公孫淵襲其祖父之業，三世謀有遼東，物力殷富，兵勢甚盛，又阻遼水之險，重以雨期泥濘，魏軍無可勝之勢，而司馬懿以一戰破之，何也，蓋公孫度起家小吏，素無德望，乘時得位，威福自恣，民不親附，早有土崩之勢，一也。魏爲大國，統一北方，蜀吳猶且畏之，曩爾遼東一隅，奚啻十一之比，且公孫氏臣事已久，一旦背叛，名不正則言不順，未及交綏而其氣已懾，二也。司馬懿老謀深算，久經大敵，且魏明帝倚任甚專，他人無可掣肘，公孫淵爲一豎子，智慮之不及遠甚，魏師之至，勢如拉朽摧枯，魏軍捉籠，勝負之數，不待預卜，三也。公孫氏所憑恃者，一爲地險兵多，二爲以逸待勞，即使智慮稍下於懿，亦能操必勝之算，而終至於敗亡者，氣奪於中而衆叛於下故耳。蓋司馬懿以知己知彼而勝，而公孫淵以不度德不量力而敗，觀淵之兩次背魏，皆欲南通於吳，以爲之助，夫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况南北睽遠，中阻滄海，其勢不能相援，而計出於此，豈非愚妄之尤者乎。然公孫氏威行海外統制東夷，爲時既久，不以恭之劣弱，淵之愚妄，而墜其威信，高句驪鮮卑二部族不能驟得志於東北，正以公孫氏兵強勢盛，有以懾服之故，自公孫氏衰滅，魏晉之撫治東北，有鞭長莫及之勢，是則公孫氏之滅，自曹魏之本身觀之，固有擴清反側之功，自漢族之開發言之，反呈相形見絀之勢，其爲利爲害，正難以質言耳。

司馬懿東征行軍之地理，正有考證之必要。其一則爲襄平，其二爲遼陵（一作隊），其三則爲首山，四則爲遼口。其五則爲梁水。余以爲襄平者今之遼陽也，遼陵者今海城迤西近海之地也，首山者今遼陽城西南十五里之首山也，遼口者今遼河之入海口，亦即今之三岔河口也，梁水者今遼陽之太子河，由城東南流向西北以會渾河遼河而入海者也。考漢遼東郡治於襄平縣，襄平卽郡治之所在也，其屬縣有遼陽、襄平與遼陽，本非一地，自來說者頗殊，如方輿紀要則謂：「襄平在今遼陽城北七十里，楊守敬從之，遂以漢遼陽縣置於今之遼陽，惟清一統志謂：「漢遼陽故城應在今遼陽縣西北界瀋陽遼陽二縣之間，今之遼陽，乃遼金以來所置之遼陽也，」其說甚是，惟仍主襄平仍在遼陽城北之說不可不一爲正之，考水經：「大遼水出塞外嶺白平山（當依山海經郭注作衛皋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注遼水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又：「小遼水出遼山，西南流，逕遼陽縣，與大梁水會，」又：「西南逕襄平縣，爲淡淵，又逕遼隊縣，入大遼水，」蓋襄平在遼水東，故經云大遼水過襄平縣西，注云逕襄平縣故城西，水經爲三國時人所作（據戴震說），襄平縣尚存，故云過襄平縣，注撰於後魏時，遼東之地，陷於高句麗，襄平縣廢，故又云逕故城也。襄平在南，遼陽在北，故小遼水（卽今渾河）西南流，始逕遼陽縣，繼逕襄平縣，依山川方位考之，最爲準確，夫豈不以城邑有遷廢，而山川無易乎。司馬懿之討公孫淵也，殆兵分水陸二路並進：一由幽州經今朝陽義縣北鎮新民台安，渡遼河，以趨海城西方之牛莊（疑爲古遼陽縣），進至首山，而造遼陽城下，是爲陸路。一由登州航海至今旅順

，再沿海岸而至營口之遼河口，由此上溯至三岔河口，入渾河，轉太子河，可逕造遼陽城下，是爲水路。遼陽在遼水東岸，而南近海，水經注謂：「小遼水與大梁水會又逕遼陽縣入大遼水」，正在今三岔河口之地，與海城縣（西四十里）之牛莊城爲近，公孫淵曾敗毋丘儉於遼陽，狃於前次之勝，遂令大將卑衍楊祚仍拒魏兵於是，而於遼河之上游不甚設備，懿多張旗幟，作欲出於南之勢，而潛出其北。自今遼中台安附近渡遼水而逕至首山下，魏兵旣出衍等之後，衍等遂棄遼陽，急還襄平，以固根本之地，又值夏季雨期，遼水暴漲，魏之本師，又入遼河口而逕至襄平城下，以成合圍之勢。魏志公孫康傳謂：「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里，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其子修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按今太子河由鹹廠邊門經本溪縣城，西流經遼陽城東南東北兩面又折而西南入渾河，流星蓋起首山之東北方，而東南墜於太子河之上游，故魏志稱襄平城東南，卽今遼陽城東南，亦卽通鑑所謂塗水之上也（通鑑係據晉書宣帝紀）。若謂襄平城在今遼北七十里之地，則去梁水甚遠，則何以繫於城東南梁水之上之語，且首山在襄平城西南十五里，魏之陸路兵，至此與水路兵會師城下，其勢至順，非若去今遼陽北七十里之迂遠也。近人吳承志謂：「今遼陽北六十里有十里堡（當云十里河堡），堡北十里別無城迹可尋，」盛京通志云：「襄平故城相傳在今遼陽城西北隅，」（此本遼東志舊文）襄平所在，可無迷惑，此說極當，再考遼陽始置於漢，取水曰陽之義，故城應在遼水之北，清統志謂：「漢遼陽縣應在今瀋陽遼陽之間梁水渾河交會之處，」渾河

本名小遼水，遼陽而在其北，尙符水北曰陽之旨，由此證遼遼陽縣決不在今遼陽之地，而今遼陽之爲漢襄平縣，又可以反證得之矣。今遼陽之得名，本自遼金時起，其故余別有考（詳後），而今遼陽之爲襄平，亦即遼東郡治之所在，可由司馬懿東征之地理，考證得之，他如遼隧首山遼口梁水，皆不待詳說，而自能瞭然，古人記載翔實之有裨於地理，蓋如是焉。

吾謂魏討公孫淵，爲水陸並進者（魏志東夷傳序），有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原文見前）之語也，且公孫氏嘗南越海，收取東萊諸縣，而置營州，是魏之討淵，必先攻下營州，而後以兵渡海而北，此爲當日行師必要之聲援也。以上所述四事，爲公孫氏興亡之始末，然當其割據遼東之日，其人物亦有可述者，一曰李敏。

魏志公孫虔傳：「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虔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於海，虔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

又裴注（引晉陽秋）：「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遺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裴松之日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

二曰護弘。

魏志公孫虔傳注（引魏名臣奏）：「奉車都尉弘，武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

妾，以弘率使稱意，賜爵關內候。」

三曰論直實範

晉書宣帝紀文：「文懿（公孫淵字，以唐修晉書諱淵故稱其字）將反，將軍論直實範等苦諫，文懿皆殺之。」

右皆東北名賢，爲晉以前，所僅見者，而遼東李氏一族，後嗣特盛，代有聞人。

新唐書（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遼東李氏（出自趙郡秦司徒彘次子璣字伯衡秦太傅）璣少子齊，趙相，初居中山，十三世孫實，字君長，後漢玄菟都尉，徙襄平，生雄，車騎長史，生亮，字威明，原武令，生敏，河南太守，生信，生胤，字宣伯，晉司徒，廣陸成候，生固，字高基，散騎郎，生志，字產道，陽平太守，嗣廣陸候，弟沈，沈孫根。」

又表載：「根後燕中書令（周書李弼傳六世祖慕容垂黃門侍郎），子宣，鄴郡守，龍驤將軍，子貴，後魏征東將軍，汝南公，子永，太中大夫，子弼，字景和，後周太師，隨西武公，子耀，開府邢國公，子寬，隋梁州總管，蒲山公，子密，字玄達，子知古，右監察裏行，知古之昆弟行承休，子泌，字長源，相德宗。」

魏介休縣令李明府墓誌：「君諱謀，字文，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十世孫。」

按李胤爲晉司徒，李弼爲周太師，晉書周書皆有傳，李密於隋末據河南，稱蒲山公，又號魏公，改元永平，爲唐太宗攘除禍亂統一函夏之前驅，李泌於唐肅宗時，以隱逸見尊禮，其後遂相德宗，爲一代名臣，此皆籍於遼東，爲李敏之子孫後裔，其族姓之盛，可爲遼東之冠冕，余敢僭舉之，以附於公孫氏之後。

十 毋丘儉討高句驪

自高句驪崛起於前漢之末，逐漸內侵，玄菟郡至於數徙，後乃割遼東郡之三縣以益之（詳見第六章），僅能成郡，其祖國之夫餘，亦日見削弱，然至後漢之末，訖未能得志於東北，且有乞屬玄菟歛境自保之勢，其故何哉。誠以烏桓鮮卑，盛於遼西河朔之北，其勢咄咄逼人，實駕高句驪而上之。公孫氏起於遼東，兵力精強，威行海外，嘗於樂浪遼南之荒地，開置帶方郡，又破其國，焚其邑落，更足以挫其方張之氣，然高句驪之實力，固未嘗有所損耗也。洎乎曹魏之世，毋丘儉率師深入其地，毀其國郡，始大挫其窺伺中國之心，而不敢輕於嘗試矣，是則儉有保庇京北地方之功，而宜以特筆紀之者。毋丘儉（通鑑七十四注毋丘複姓毋音無）於魏明帝青龍中，官幽州刺史，曾與討公孫淵之役，爲司馬懿之副，據魏志所記，其討高句驪凡前後二次。

魏齊王芳正始三年，高句驪寇遼東，是爲興師致討之因。

魏志東夷高句驪傳：「正始三年宮（高句驪王名一作位宮）寇西安平」。

其第一次之征討，爲正始五年。（西元二四四年）

魏志毋丘儉傳：「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譙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梁音渴）宮軍破走，儉遂東馬懸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郡，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

者名得來，數諫宮，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豈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

又高句驪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

其第二次之征討，爲正始六年及七年。（西元二四五，二四六年）

魏志毋丘儉傳：「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賈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順（即前帶方太守）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灌漑，民賴其利。」

又齊王紀：「正始七年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五月討獯貊，皆破之。」

清光緒三十年（西元一九〇四年），奉天輯安縣設給員吳光國，因開闢同和嶺板石嶺西岔，地高六百餘丈，於其地得斷碑，存五十字，闕其下部，卽世所稱之毋丘儉丸都紀功石刻也。其文如左：

正始三年高句驪反

督七牙門討句驪

復遺寇六年五月旋

討寇將軍魏烏丸單于

威寇將軍都亭候

行裨將軍領玄

口裨將軍

右存七行，凡得五十字。

第一行存八字（末一字爲反）

第二行存八字

第三行存八字

第四行存十字（末一字缺瀾難識）

第四行存七字

第六行存六字（末一字爲玄）

第七行存三字

王國維氏，有九都山紀功石刻跋，考證最精，遂錄如左：

「魏毋丘儉九都山紀功殘石，光緒丙午，署奉天輯安縣事吳大令光國，於縣西北九十里之板石嶺開道得之，石藏吳君所，石存左方一角，五十字，隸書，其文曰：（云云已見上）案魏志毋丘儉傳，（云云已見上）又北史高麗傳，正始三年，高麗位宮寇遼西安平（當作遼東西安平縣名屬遼東郡），五年，幽州刺史毋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大戰於沸流，敗走，儉追至城，懸車束馬，屠其所都，位宮單將妻息逃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頌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刻石紀功，又刊九都山銘不附城而還，此二書所紀互有詳略，北史所紀歲月較詳，據此二書，則毋丘儉刻石凡三處，一肅慎南界，二不耐城，三九都山也。肅慎南界，在今朝鮮吉林之境，不耐城在今朝鮮東海岸，九都山無可考，曩見吳大令跋此刻，謂此刻出土之板石嶺，高六百餘丈，車馬不通，疑即古之九都山，案魏志北史皆言「儉征句驪兵出玄菟」，魏玄菟郡治（治高句驪縣），在今鐵嶺左右，自是而東南，有小遼水（今渾河），蓋即魏志之沸流水，又東南有大梁水（今太子河），即魏志之梁口，又東則至今輯安縣境，吳氏以輯安西北之板石嶺爲九都，以此刻爲九都之銘，其說近是，而更以儉懸車處爲魏嶺者，蓋九都爲輯安以東諸山之大名，而魏嶺則其支嶺也。魏志高句驪傳謂：「高句驪都於九都之下」，蓋謂山之東麓，儉傳及北史高麗傳，所紀甚明，而九都之山，句驪之都，有待此刻始得知之。可謂人間寶矣。毋丘儉征句驪歲月，傳聞異辭，魏書少帝紀：「正始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溟貊，皆破之，」高句驪傳則云：「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一儉傳則於儉初討句驪，但渾言正始中，而於復討，則六年，北史則以初討在五年，復討在六年，今據此殘刻，則第一行云正始三年高句驪反，以下當闕毋丘儉銜名，第二行督七牙門討句驪五，五下所闕，當是年字，第三行復遺寇，六年五月旋，復上所闕，當是無字（此字在上行末），旋下所闕，當是師字，據此則儉伐句驪，實以四年會師，五年出兵，六年旋師，而無復遺寇之文，繫於五年，則魏志高句驪傳所紀獨得其實，少帝紀繫之正始七年二月，儉傳及北史以爲六年復伐，皆失之。殘石第四行以下，皆諸將題名，首討寇將軍魏烏丸單于者，即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救，毋丘儉傳：「青龍中，儉爲幽州刺史，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救降，討寇將軍者，其所受魏官，後漢以來，常與外夷以中國位號，後漢書西域

傳：「光武帝建武中，賜莎車王賢，以漢大將軍印綬，順帝永建二年，拜疏勒王臣等，爲漢大都尉，受魏王印」，又晉時都蕃焉耆龜茲疏勒于闐諸王，皆稱守侍中大都尉（流沙摩訶補遺），是也。漢時匈奴單于印，無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字。此烏丸單于上冠以魏字者，寇婁敦降虜，又弱小，非匈奴比也，其名在諸將首者，以儉爲主將，其名當已見前，毋庸再出也。第六行威寇將軍都亭候，不知何人，行裨將軍領玄，玄下所闕，當是菟太守三字，行裨將軍領玄菟太守乃王順結銜，魏志稱玄菟太守，王順，北史稱將軍王順，其證也，按魏志魏傳，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亦與是役。第七行以下，或有其銜名，然殘闕不可考矣。」（觀堂集林卷二十）

王氏考證之精，在能於闕文處，求得線索，如第一行之反字，或以爲官，或以爲宮（高句驪王名），然細驗拓本，隨爲反字一也。由第二行之五字，推得其下爲年字，而六年五月四字，更有着落，二也。又推得第五字之上，爲無字，證以史文甚合，而遺字之義，尤爲顯豁，三也。第六行之玄字，僅存上半，一經王氏釋爲玄字，便了然知爲玄菟太守王順之結銜，四也。討寇將軍以下四行，爲諸將題名，而各爲一行，不相聯系，亦由王氏之解說而得，五也。至其考得毋丘儉之討句驪，爲正始五年出兵，六年旋師，實爲一次，以證魏志齊王紀毋丘儉傳及北史之誤，尤爲頗仆不破，亦考證之最精者，此外卽有贗義，亦無幾矣。

旁考高麗金富弼三國史記，紀載是役，多采魏志，惟以爲高句驪東川王（名位居與魏志作位宮異）二十年事，是年爲魏正始七年，與齊王紀合，然其誤由於中史，蓋三國史記，於三國亡後，雜采諸書而成，非別有可據之古典，不得就以詰王氏，明矣，然其考紀亦有爲中史所無者。

東國通鑑（卷三）；一魏正始七年，高句驪東用王二十年，秋八月，魏遣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與樂浪太守劉茂，朔方太守王遵（應作帶方太守弓遵），出玄菟，侵高句驪，王將步騎二萬逆戰於沸流水上，敗之，斬首三千餘級，又引兵戰於梁貊谷，敗之，斬獲三千餘級，王謂諸將曰：魏之大兵，反不如我之小兵，毋丘儉魏之名將，今日命在我掌握，乃領鐵騎五千進擊之，儉爲方陣死戰，麗軍大潰，死者萬八千餘人，王以千餘騎奔鴨綠原，時百濟王乘樂浪虛，遣左將真忠，襲取邊民，茂怒，百濟王恐見討，還其民口，冬十月，毋丘儉攻陷丸都城屠之，王出奔，儉遣將軍王順追之，王欲奔南沃沮，至竹嶺，軍士散盡，唯東部密友獨在側，謂王曰：今追兵甚迫，勢不可脫，臣請決決禦之，王可遁矣。遂募死士，與之赴敵力戰，王開行，得脫去，依山谷，聚散卒自衛，謂曰：若有能得密友者，厚賞之，下部劉屋兒往戰地，見密友仆地，負而至，王枕以股，久而乃蘇，王開行，轉輾至南沃沮，魏軍追不止，王計窮，不知所爲，東部人紐由進曰：勢甚危迫，不可徒死，臣有惡計，請往犒魏軍，因伺隙刺殺其將，若愚計得成，王可奮擊決勝矣，王曰諾，由入魏軍，詐降，曰：寡君獲罪大國，逃至海濱，將請降歸死司寇，先遣小臣致不睦之物，爲從者羞，魏將聞之，將受其降，紐由藏刀食器，刺魏將胸，與之俱死，魏軍遂亂，王分軍爲三道，急擊之，魏軍不能陣而退，王論復國功，以密友紐由爲第一。（此文據三國史記高句驪本紀及密友紐由列傳聯綴而成）

右文可與中史互證者，三國魏志東夷傳，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驪，興師伐之，不耐候等舉邑降，此卽王氏所謂茂遵二人，亦與是役者，依東史所紀，又似茂遵二人爲毋丘儉之副，而帶方之誤作朔方，弓遵之誤作王遵，更不待煩言而解矣。

據王氏之所考者，如沸流水卽今潭河，梁口卽今太子河，其弟子吳其昌撰九都山紀功刊石跋尾，則以梁口之說是，而否認沸流水爲潭河之說，然吳氏謂沸流水卽今鴨綠江之別名，則亦令人不敢深信，蓋毋丘儉由遼東遼北二百里之玄菟郡進軍，沿今潭河而上，以抵今興京，再進而入通化桓仁之境，始

與高句驪兵相遇，求沸流水之所在，應在今修家江（一名潭江）之流域，日人林泰輔謂「即修家江支流之富爾溝」，實爲近是，梁口或即富爾溝入修家江之口，且以修家江爲沸流水，猶勝於鴨綠江爲沸流水，蓋魏車湖修家江而上，入鴨綠江則西北行，可直造九都之下，所謂梁口，或即修家江入鴨綠江之口（今稱津江口）以此爲說，猶勝於以鴨綠江爲沸流水，蓋當日毋丘儉決無迂曲自鴨綠江下游，進軍之理，故其與句驪兵交戰之地，必在鴨綠江迤西，非修家江無以當之，如王氏所考，固有偏於西方之失，然於行軍之地理，尙無不合，至吳氏所致，則有偏於東方，其失尤過於王氏，且於行軍之地理，不合，所謂梁口，卽爲太子河，由大梁水一字之偶同，而爲比附，亦失於偏西，王吳二氏皆未嘗躬履東北，不諳里程之遠近，故不免於臆斷，余故辯之。（吳氏原作見北平圖書館月刊三卷三號）

王氏又謂不耐城，在今朝鮮東海岸，肅慎南界在今朝鮮吉林之間，其說甚當，考漢樂浪郡領縣，禮不而，爲東部都尉治所（見漢書地理志），是不耐應在樂浪郡治之東方。又魏志東夷傳：「自領（單單大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穢爲名，」今不耐穢，皆其種也，是不耐又在嶺東之地則正爲今朝鮮江原道濱海之地，肅慎南界，卽今吉林延吉琿春一帶之地，當朝鮮咸興北道之北，魏志所謂沃沮者，卽概指咸興道及延吉一帶之地而言，蓋當日魏軍攻破九都之後，句驪王東宮領東濱海之地，儉遂分軍二路，一由南路之樂浪帶方進軍，由劉茂弓遠統之，及達嶺東之地，不耐倭遂降，因以銘不耐之城，一由北路之九都進軍，由王順統之，以達肅慎南郡，然王氏謂毋丘儉刻石三處，卽似微誤，蓋魏志

刻石紀功四字，不與上之至爲佳。而界一語連讀，皆冠卅九都之山，銘不祀之城一語，而總括之。蓋北路之軍討句麗，刻石紀功於九都之山，南路之軍討附句麗之漢貊，刻石紀功於不爾城，細玩其語意甚明，今即九都山之刻石，猶可攷見，而不爾城之刻石，則渺不可觀矣。

魏志毋丘儉傳謂「句驪王宮奔沃沮」，實誤爲今之何地，亦宜考論及之。

地志考沃沮傳：「毋丘儉討句麗，句驪王宮奔沃沮。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渠，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

案沃沮爲今朝鮮咸興道，已有定說，然此地亦稱南沃沮，今吉林省延吉通春和龍汪清等縣，處於咸興道之北，卽古之北沃沮，再北富安東寧等縣之地，卽爲挹婁，故今汪清縣之北，亦卽所謂肅慎南界也。北沃沮一名置溝渠，溝渠爲溝字之帶尾音者，而置與買形似，必有一誤，然則置溝渠卽買婁也。

北史高麗傳謂：「毋丘儉討位宮，進至颯颯、懸車東馬，擊九都山，」此必別有所據。隋志史部雜傳中著錄毋丘儉記三卷必爲延壽所采，惟颯颯必在九都附近，尋其命名之義，蓋緣山有赤色故耳。

毋丘儉所統有七牙門，牙門者牙將也，置於魏文帝黃初中，以胡烈爲之，又吳蜀二國亦有是官，王隱晉書云：「陸機少襲父爲牙門將，」吳人重武官故也，晉惠帝特置四部牙門，以汝南王祐爲之，蜀以趙雲爲牙門將軍，其次子廣爲牙門將，魏志牽招傳：「帝（明帝）詔討軻比能，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可使守新興雁門二牙門出屯陁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

儲蓄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據此則牙門之官鎮撫邊疆，如明清二代之總兵，國家有事四夷，則命一大將，統諸牙門討之，刻石云督七牙門討句驪，從此制也。

綜而言之，漢族之張國威於東北邊夷者，至毋丘儉而極，然國威之替，亦自此始。蓋自曹魏翦滅公孫氏，雖去統一之便，而亦自撤東隅之藩，去句驪二千餘里，更有鞭長莫及之勢，然魏滅公孫氏之後，以毋丘儉鎮幽州，正如祭彤之守遼東，威轡東夷，坐制一方，素毋丘既誅，繼任乏材，鮮卑諸族，漸以滋大，終致遼東一隅，淪陷於句驪者，至二百餘年之久，此司馬氏急於謀篡之所致也。故余述東北史第一期之結局，有不勝其慨歎者矣。

東北通史 卷三

遼陽金毓黻撰

第二期 東胡夫餘二族互競時代 晉訖隋初

一 晉初之平州

兩漢之世，以東北諸郡屬幽州，自公孫氏割據，始立平州之名，而魏晉亦因而立之。

晉書地理志：「平州，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並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及文懿滅後，有護東夷校尉，居襄平，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

公孫度所置之平州，蓋初領遼東遼西中遼玄菟樂浪五郡。至其子恭，又開置帶方郡，所領實爲六郡，然魏於是時，亦置平州，領遼東昌黎玄菟樂浪帶方五郡。據魏志牽招傳，稱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而蔣濟傳，又稱明帝太和六年（西元二三二年），有平州刺史田豫，蓋魏於公孫氏開置帶方郡之後，因立平州，授康以刺史之官，俾領遼東等五郡，且令兼領東夷校尉，觀五郡之次第，以遼東爲首，而東夷校尉，又居襄平，可知必以康兼其事也。迨淵逆命，魏命田豫往討之，乃削淵官，命豫爲平州刺史，其後復合於幽州者，公孫淵既滅，平州隨之而廢，應以五郡之地，復合於幽州，其本末之序

，固可考而知也。後漢遼東屬國，有昌黎縣，亦即後來之昌黎縣，而無昌黎郡，魏志齊王紀：「正始五年（西元二四四年）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通鑑注云：「魏立昌黎縣，後立昌黎郡。」後漢時，本有遼東屬國，或廢於獻帝建安中曹操秉政之日，而魏正始中又復之。藉令魏早置昌黎郡，俾公孫康領之，何以其後又有屬國之置，且魏討滅公孫淵時，祇稱遼東玄菟樂浪帶方四郡悉平，而無一語及昌黎，毋丘儉司馬懿兩次進兵，皆逕至遼隧，而不載昌黎郡守將拒戰之文，則是時之無昌黎郡，明矣。然晉志於昌黎郡下，云魏置者，蓋魏於正始置縣之後，又以屬國改置爲郡，惟在何年，已不可考，於平州下，稱魏置昌黎郡，是矣，而謂與遼東玄菟樂浪帶方四郡，同屬平州，以曾爲公孫氏所領者，蓋因晉之平州，曾領此五郡而誤，不悟魏置昌黎郡，乃在廢平州之後，此由不考本末先後而致語欠分曉也。公孫度分所領遼東郡，爲遼東中遼遼西三郡，中遼郡地，即自舊遼東郡分出，其遼西郡，應在遼河以西，爲遼東屬國之地，後來以置昌黎郡者也。三魏之遼西郡，仍屬幽州，至晉亦未之改，與公孫氏所置之遼西郡，本爲二地，且魏置平州，俾公孫康領治之日，當已廢其所置中遼遼西二郡之名，以復故制，避重名，此爲晉以前建置平州之始末，因晉志而可考見者也。

晉武帝泰始十年（西元二七四年）二月，因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衛瓘之請，始復置平州，以瓘兼督之（見晉書武帝紀及衛瓘傳），晉志謂置於咸寧二年（西元二七六年）十月者誤也。茲據吳氏魏晉方鎮年表，列於平州刺史如左：

平州制史護東夷校尉領昌黎遼東樂浪玄菟帶方五郡國

武帝始十年

傅詢

咸寧元年

傅詢

二年

傅詢

三年

傅詢

四年

傅詢

五年

傅詢

太康元年

鮮于嬰

二年

鮮于嬰

三年

鮮于嬰

四年

鮮于嬰

五年

鮮于嬰

六年

鮮于嬰

七年

何龕

八年

何龕

九年

何龕

十年

何龕

載記東夷校尉何龕復夫餘國
載記龔致敬於東夷府何龕撤兵引見
晉起居注太熙元年卒奴等圖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方物

惠帝元康元年

何龕

二年

何龕

三年

何龕

卷三·第二期·東胡夫餘二族互競時代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永康元年

永寧元年

太安元年

二年

永興元年

二年

光熙元年

懷帝永嘉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愍帝建興元年

二年

李
 李
 李

通鑑永嘉三年遼東太守龐本襲殺臻詔以封禪代臻為東夷校尉

王浚傳浚以妻舅崔恣為東夷校尉通鑑謂封禪卒於是年

三年 崔 恣
 四年 崔 恣
 元帝建武元年 崔 恣
 太興元年 崔 恣

本紀東夷校尉崔恣上書勸進

二年 崔 恣 本紀二年慕容廆襲遼東東夷校尉平州刺史崔恣奔高麗句

晉制以平州刺史，例兼東夷校尉，駐遼東之襄平，刺史以統轄平州諸屬郡，校尉以控制東北諸屬夷，必兼此二職其權始重，其位始尊，允符東北一隅行政長官之實。晉書武帝本紀：「太康二年有平州刺史鮮于嬰，二而同書夫餘傳，太康六年，又稱：「嬰爲東夷校尉」，此卽平州刺史兼東夷校尉之證也。晉書稱：「何胤以下，官祇東夷校尉，而不及刺史，」然元帝本紀太興二年又稱：「崔恣爲東夷校尉平州刺史，」（同書載記及宋書符瑞志亦稱恣爲平州刺史）以後證前，是東夷校尉仍兼刺史。東夷校尉居襄平，已見地理志，其他如遼東太守龐本，襲殺東夷校尉李臻，慕容廆襲取遼東而崔恣東奔，當爲東夷校尉居襄平之證。是襄平爲平州治，而地理志以昌黎郡居平州之首，何也。余以爲原因有二：其一，則遼東郡嘗陷於鮮卑別部，不得已而移州治於昌黎。

晉書載記（前燕）：「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讐，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冀謙頻戰失利，校尉封繹，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附者日月相繼。」（慕容）：「馮子翰言於廆曰：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賢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辛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遂東傾覆，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勅王仗義，今其時也。虜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

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

當遼東郡陷於鮮卑別部之日，東夷校尉無地可居，其必西徙於昌黎郡境內，以與慕容氏相聲援，迨遼東郡恢復，始返居原地，此一時也。

其二，則崔慙東奔之後，以慕容廆兼平州刺史，遂久治於昌黎。

晉書載記（前燕）：「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慙，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慙意屬拘留，乃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虜，……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犒宇文，於是二國疑宇文同於虜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簡銳士……方陣而進，……盡俘其衆，於其營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斐繼送于建鄴，慙與數十騎，乘家室，奔高句麗，斐繼至建鄴，帝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

自是以來，慕容氏三世，皆兼平州刺史，或平州牧，不復由中朝遣人，而平州名存實亡矣。

晉初嘗以遼東爲國，故晉書地理志稱國而不稱郡。

晉書武帝紀：「咸寧三月九日，立齊王子蕤爲遼東王，太康四年五月，徙遼東王蕤爲東萊王。」

又文六王傳：「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齊王攸以長子蕤爲嗣。」

又地理志：「平州遼東國，統縣八。」

迨遼東國除，始復爲郡。

武帝太康三年八月，有罷平州、州刺史三年一入奏事之紀事，蓋遼州爲合璧，與平州之在遼東，皆去中東絕遠，故罷其三年一入奏事之制，以免長途之跋涉，試檢地理志無平州罷於太康之語，可知其審，或謂平州罷於是時，後又復置，非也。（地理志，太康三年廢遼州，本爲五年之誤，吳氏謂注已辨之矣。）

綜而言之，晉初之置平州，蓋承公孫氏之舊規，以遼東郡之襄平縣爲首府，而統制諸夷，頗能維持國威於不墜，誠一至可尋味之事也。夫遼東郡爲東北隅之中心，自燕秦兩漢已然，東控朝鮮，北扼蕭愷夫餘，西制東胡，實爲中國之左臂，故遼東郡存，則東北諸夷，不敢生心，遼東太守得人，則可威懾東夷，以極一方之保障。自公孫氏創立平州後，以刺史兼東夷校尉，其體制，尤尊於遼東太守，而晉初之任刺史者，如傅詢、何龕，皆爲一時之選，上足媲美祭彤。是時東方之高句麗，西鄙之鮮卑慕容氏，泮然初興，勢銳莫當，然皆俯首就範，一聽平州刺史之驅策。觀慕容氏之上東夷府，致敬於何龕，可見東夷恭順之一斑，此制之相承不變，垂至四十六年之久，雖以永嘉之亂，而不受其影響，豈非立制甚善深得控制之效也哉。自崔慧以幽州刺史王浚妻舅之親，夤緣而任刺史，致爲諸夷所輕，而不之悟，乃竟陰結高句麗等，攻慕容廆，是爲藉寇兵資盜糧，致覆國家根本之地，而遼東爲之不守。迨由慕容廆自兼刺史，東北之重心移於昌黎，而國又爲鮮卑之傑，無以制服諸夷，終以召高句麗略取遼東之禍。古今來談籌邊者，未有委棄遼東失其重心，而能保全東北一隅者也。晉代往事，其明鑒

己。

二 慕容氏前後燕

鮮卑部族有莫跋者，魏初，率其部人，入居遼西，從司馬懿伐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之地，多冠步搖冠，莫跋見而好之，乃歛髮襲冠，部人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譌，遂爲慕容，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子木延，從毋丘儉征句驪有功，加號大都督，左賢王，木延子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之北，於是漸變胡風而染華俗矣。晉武帝太康二年冬，涉歸寇遼西，昌黎，平州刺史鮮于嬰安北將軍嚴詢先後破走之，涉歸子毳，字弈洛瓌，雄傑有大度，涉歸死，魔弟耐篡立，將謀殺魔，魔潛亡於遼東徐郁家，得免禍，後國人殺耐，迎魔立之，是爲太康五年，史家稱是年爲前燕建國之年。

慕容廆嗣立之初，頗侵遼西昌黎，已而事晉頗恭，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河龜，爲東夷所畏服，廆以初拜鮮卑都督，往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龜疑兵引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史稱龜聞而加敬，不悟此龜威譽諸夷之術也。太康十年，廆遷居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又移居大棘城，世稱慕容氏爲昌黎棘城人，又稱徒河慕容氏，以此也。及西晉顛覆，元帝稱制於江左，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又於成帝時，遣使致箋於太尉陶侃，

未幾，其僚佐計捕韓矯等，疏上僞府，請封廣爲燕王，行大將軍事，朝議未定，而廣卒，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其子追諡爲武宣王，孫儁稱帝，追諡爲武宣皇帝，廟號高祖，是爲前燕第一世。

廣第三子名皝，字元真，成帝咸和八年，廣卒，皝嗣立，庶兄翰，母弟仁、昭，懼不見容，輸出奔殷氏，皝殺昭，仁據平郭，皝初遣弟幼及佟彥討之，敗還，而仁盡有遼左之地，自稱平州刺史，未幾皝自往征，遂克襄平，徙遼東大姓於棘城而歸。咸康元年，皝再自將征仁，自昌黎踐冰而進，軍去平郭七里，而仁始覺，皝遂破平郭，殺仁而還。咸康三年，皝稱燕王，置國相司馬等官，惟以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至江左，言權假之意，並上奏指斥執政庾冰，冰懼，遂奏請拜皝侍中，大將軍，封燕王，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爲福德之地，遂築城營宮室。八年十月自棘城遷都於是，改柳城爲龍城縣，號新宮曰和龍宮，永和四年，皝卒，在位十五年，年五十二，子儁追諡文明皇帝，廟號太祖，是爲前燕第二世。

皝第二子儁，字宣英，晉穆帝永和五年，嗣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晉仍拜儁爲侍中，幽平二州牧，大將軍，封燕王。明年乘石虎內亂，發兵伐趙，凡分三道，一東道出徒河，二西道出鱸塞，三中道出盧龍塞，攻陷薊城，遂徙都之。永和八年，進攻鄴，獲冉閔殺之，十一月儁稱皇帝，國號燕，建元元璽，始不受晉命，又遷都於鄴，昇平四年，儁卒，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其年號曰元璽，曰光壽，諡曰景昭皇帝，廟號烈祖，是爲前燕第三世。

僑第三子暉，子景茂，昇平四年，嗣位，爲人庸弱，委國政於大臣，迨賢臣慕容恪等歿，輔佐乏才，而燕始衰。晉廢帝太和四年，桓溫來伐，燕人大破于枋頭，明年秦苻堅命丞相王猛攻破鄴，暉爲所獲，前燕遂亡，暉後爲堅所殺，年三十五，在位十一年，年號曰建熙，諡曰幽皇帝，是爲前燕第四世。

秦滅前燕，盡有其地，燕太傅慕容評奔高句驪，秦將郭慶窮追至於遼海，高句驪乃縛評送於秦，秦併燕平州地入幽州，旋復舊。有慕容垂者，號之第五子也，字道明，封吳王，知兵，曾敗桓溫於枋頭，燕亡，陷於秦，及苻堅爲晉兵敗於淝水，部衆潰散，垂乘機圖恢復，遂稱燕王，都於中山，是爲後燕，時晉孝武帝太元九年也。未幾，舊土俱復，遂於太元十一年正月，稱帝建元，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一，在位十三年，年號曰建興，諡曰成武皇帝，廟號世祖，是爲後燕第一世。

垂第四子寶，字道祐，嗣立，其庶子會，多材藝，鎮幽州，擁重兵，宜爲寶嗣，而寶愛少子策，遂不立會，時魏拓拔氏，圍於平城，其勢甚張，攻中山，寶不能守，復有內難，寶遂赴會軍，入龍城，遂復還於舊都，以訖於亡，而會以不見容，見殺，而寶亦爲臣蘭汗所弑，時晉安帝隆安二年也。寶在位三年，年四十四，年號曰永康，諡曰惠愍皇帝，廟號烈宗，是爲後第二燕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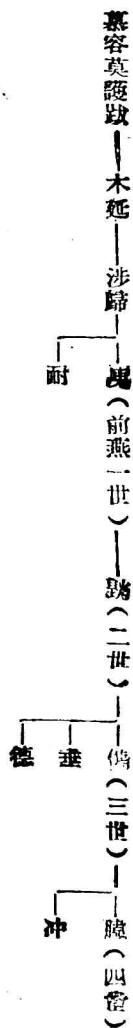
寶之庶長子盛，字道運，沈敏多謀略，以計誅蘭汗，初以長樂王攝行政事，明年以內亂漸平，仍稱帝，惟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忌，人不自保，叛者漸多，晉隆安五年，爲其下段璣等所弑，在位三年，年二十九，年號曰長樂，諡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是爲後燕第三世。

垂之少子名熙，字道文，以雄果英壯稱，及盛死，燕人以國多難，宜立長君，故立熙，熙寵后苻氏，大興土木，築龍騰苑，起景雲山，鑿天河渠，曲光海，作弘光門，盛暑與王，賜死者萬餘人，民不堪其苦。晉義熙三年七月，熙葬其后苻氏，親從輜車出城，高雲等爲亂，閉門拒之，熙遂見殺，後燕以亡，熙年二十三，在位六年，年號曰光始，雲諡爲昭文皇帝，是爲後燕之第四世。

前後燕之外，又有西燕，南燕，西燕慕容冲，爲暉之弟，乘苻堅之敗，據長安，晉太元十年稱帝，旋被弑，後其族人永（廣弟蓮之孫），繼據長安，太元十九年爲垂所滅。南燕慕容德，爲隸之少子，後燕主寶之棄中山，而東也，德南據廣固，於晉隆安三年稱帝，傳其姪超，熙熙六年，劉裕來伐，獲超斬之，西南二燕之據地，不屬東北，以其同爲慕容氏，故附及之。

據上所述，表其世系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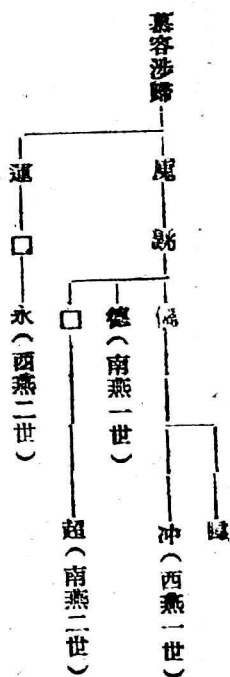
第一表 前燕世系



第二表 後燕世系



第三表 西燕南燕世系



按前燕慕容廆，自晉武帝太康五年（西元二八四年）立國，至廢帝太和五年（西元三七〇年）慕容暉被獲於秦，凡傳四世，八十七年，再間隔十三年，至孝武帝太元九年（西元三八四年），慕容垂復立後燕，至安帝義熙三年（西元四〇七年），慕容熙被弑，凡傳四世，二十四年，合前後二燕，共傳一百一十一年。

三 慕容氏興盛之原因

當中原板蕩之日，賢士避地，民庶流徙，嘗以東北一隅為樂土，漢末之公孫氏，以此而興，余前已

論及之矣。若夫慕容氏之興，亦以中原遭劉石之亂，人民之蕩析歸居者，十室而九，於是遼東遠西之地，幸無兵亂，羣視爲桃源樂土，趨之若鶩，如水就下，亦固其所，故慕容氏之所以興，一曰招賢納士。

通鑑（八十八）：「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及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惟慕容暭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暭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斐暉，北平陽軌，冀江黃泓，代郡魯昌爲謀主，廣平游逸，北海逢談，北平西方羨，西河宋爽，及封抽，斐暉爲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岌弟眞、蘭、陵、穆、愷，昌黎劉斌，及封奕、封裕，典機要。」

又（八十九）：「會稽朱左車，魯國孔璉，泰山胡壽翼，自額逃奔昌黎，依慕容暭。」

晉書載記（八）：「會稽朱左車，泰山胡毋翼，魯國孔璉，以舊德清重，引爲賓友，平原劉鐵，儒學皆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錫率國胄東徙，皆爲，皆改之，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

二曰安輯流民。

晉書載記（八）：「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涇荆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魏乃立郡，以統流入，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康國郡。」

又（九慕容暭）：「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渤海人爲輿集縣，河間人爲審集縣，廣平魏郡人，爲輿平縣，東萊北海人爲育黎縣，吳人爲吳縣，悉隸燕國。」

回溯公孫氏之世，管鄆王國諸賢，本爲流民之魁，迨至遼東避地，遂爲公孫度所尊禮，是公孫氏之興，亦具招納賢士，安輯流民之效。然以後視前，慕容氏之規模，實遠勝於公孫氏，蓋慕容氏非特能尊

禮之而已。抑且舉而措之於位，使其爲政治民，一如苻堅之與王猛，石勒之與張賓焉。諸賢亦樂爲之用，久而相安，以視公孫氏之陽爲尊禮，陰實恃害，終使諸賢難安於其鄉，何其度量相去之遠耶。

且慕容氏之所由興盛，尙不止上舉二事爲然，以余考覽所及，一則尊奉晉室，一則忻慕漢化。

論者謂十六國中，以張軌最爲忠於晉室，然而軌漢人也，可不具論，以言其次，則屬慕容廆。

晉書載記（八）：「遼東太守廆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讎，實欲因而爲亂，遂攻諸縣，殺掠士庶，校尉封疆，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廆子翰盲於虜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者，雖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廆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此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妙伺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併吞二郡，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虜從之。建元初，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虜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琊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統一方，而諸部獨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孤，今宜通使琅琊，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虜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燕書（御覽四六二引）：「晉室大亂，高祖乃經略江東，高翔說曰：自王公攸錯，士人失望，襁負歸公者，有萬數，今晉室雖衰，人心未變，宜遣使貢江東，亦有所尊，然後仗義舉以掃不庭，可以有餘於天下，高祖深納焉。」

尋慕容廆本鮮卑之傑，非有效忠晉室之心，不過假借名義，以收人望耳。然自廆奉晉正朔，拜命中朝，傳其子皝，而未之改，信使往還，殆無虛日，蓋亦晉代諸胡中所僅見也。廆之部屬封抽等，嘗請封廆爲燕王，而晉未之許，皝嘗自稱燕王，未幾卽膺晉封，直至晉穆帝永和八年慕容儼稱帝建元之

日，始不受晉命，然上距其立國之日，已六十有八年矣。
至其忻慕漢化，如慕容廆巾衣詣東夷府，抗士大夫之禮，即其一事。其他如：

晉書載記（九）：「魏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基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

又（九）：「詔尚經學，善天文……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序於舊宮，以行釋射之禮，每月觀臨，考試優劣，詔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誠十五篇，以教胄子，詔親臨東序，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

皆其證也。

前後二燕諸主，大抵雅好文學，如僞之博覽書史，始有文武幹略，彬彬文雅，更善辭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讀以爲戒。又嘗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曰升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羣司各言其志，吾將親覽，於是內外臣僚，並上甘棠頌。又自卽位至末年，覽政之暇，惟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羣在位時，委政於大宰恪，專受經於王歡，助教尙峯，祕書卽社銓，並以明經講論左右，盛興詩歌，及周公之事，因與羣臣論伊周之優劣，更命中書爲燕頌，以述恪之功，皆其證也。（以上雜目晉傳記，十六國春秋及湯球輯補本）

其臣之下好學者，如高商之嚴重好學，陽鶩之清素好學，韓恆之博覽經籍，高翽之占卜天文，張佈之好學事母，李續之清辯有辭理，黃泓之博通經史，皇甫真與崑仲之文章儁才，公孫固之好學恬淡，

王歎之巧食誦詩，崔逞之躬耕講讀，盧異之博學善隸書，崔懿之學行修明，宗隱之專精好學，屈遵之博學多才，張蒲之涉略文史，呂顯之好學廉直，晁崇之善天文術數，公孫表之好縱橫刑名之學，封懿之撰燕書十卷行孝，田融之趙書十卷，范亨之燕書二十卷，張銓之南燕錄五卷，張諮之涼記八卷，蓋泓之珠崖傳一卷，或見載於晉載記魏書及今本十六國春秋，或著錄於隋書經籍志，以視後來元魏孝文帝時，君臣之忻慕文化，差可頡頏，而且爲之先驅焉。（此節據馮家昇慕容氏建國始末一文）

至於慕容氏一國之大事，得以流傳不墮者，允賴其時之文人學士，頗喜撰述，潤色鴻業之所致。試考魏書隋志所載，撰燕書燕志前後燕錄者，已有六家之多（參閱卷一第五章），崔鴻原本十六國春秋，雖已久佚，而有明人輯本，及清湯球輯補本，亦可闕見梗概。晉書載記，敘兩燕事，甄錄當日君臣之詞翰，多至數十篇，又屢稱大燕云云，蓋皆采自燕書燕志及十六國春秋，雖其中難免文飾失實，且撰晉書時，亦多所剪裁，而於兩燕之大事實已渺所闕遺，以視公孫氏之文獻，隨其國以俱滅者，誠不可同日語，然則慕容氏興盛之由，吾人得以考見者，正以有較詳之國史耳。

四 慕容氏與高句驪

自晉遭永嘉之亂，平州刺史叅東夷校尉，威信逐漸失墮，無復有統制東夷之能力，慕容氏既崛起於遼西，而句驪亦伸張其勢於遼左，終以同處一隅，國境接觸，利害時有衝突。初則慕容氏國勢方張，

士馬精強，高句驪度非其敵，常畏而服之，迨慕容氏國力不競，無暇顧及遼左，而高句驪亦遂反客為主，侵據其地，為時甚久，此為東北一隅，存亡絕續之交，亦談東北史者，所不容忽視之問題也。

考慕容氏與高句驪衝突，始於晉元帝太興二年。（西元三一一年）

晉書載記（八）：「時平州刺史崔慧目以爲兩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慧意慮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以分其地，三國伐槐攻棘城，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於是二國疑宇文同於槐，引兵而歸。」

其後則屢相攻伐，而慕容氏常操勝算。

載記（八）：「明年（太興三年），高句驪寇遼東，虜遺衆擊敗之。」

通鑑（九十一）：「太興二年十二月，虜以其子仁鎮遼東，高句驪將加奴子據于河城，虜遣將軍張統掩襲擒之。……高句驪寇遼東，虜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驪王乙弗利，來求盟，翰仁乃還，三年十二月，高句驪寇遼東，慕容仁與戰大破之，自是不敢犯仁境。」

又（九十六）：「咸康四年，趙王虎以船三十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驪以謀擊燕。五年，虜擊高句驪兵，及新城，高句驪王釗乞盟而退。六年，慕容恪鎮平郭，屢破高句驪兵，高句驪畏之，不敢入境。」

咸康八年（西元三四二年）冬，慕容皝遂以兵入高句驪，毀其丸都而還。

通鑑（八十九）：「咸康八年冬十月，建威將軍翰，言於蹏曰：高句驪去國密邇，常有闕顧之志，必乘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蹏曰善。」

，將軍高驪，高句驪有二道：其北道平闊，南道險狹（注：北道從北直而近，南道從南陝入木底城），兼欲從北道，翰曰：虜以常情料之，必謂大軍從北道，當重北而輕南，王宜率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從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肢無能爲也，聽從之。十一月，勢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載記作南陝），以慕容翰慕容霸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載記作北道）以伐高句驪，高句驪王劍果弟武率精兵五萬拒北道，自帥羸兵以備南道，慕容翰等先至，與劍合戰，遂以大眾繼之，左常侍鮮于亮獨與數騎先犯高句驪陳（載記作戰於木底），所向摧陷，高句驪動，大衆因而乘之，高句驪兵大敗，左長史韓諱將高句驪將阿佛和度加，諸軍乘勝追之，遂入丸都。劍果走，韓諱曰：韓諱曰：高句驪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後，由是勢不復窮追，遣使招劍，劍不從，韓諱曰：高句驪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鳩聚，收餘燼猶足爲患，當破其父尸，因其生母而歸，俟其東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聽從之，發劍父乙弗利幕，載其尸，取其府庫累世之寶，屬男女五萬餘口，燒其宮室，毀丸都城而還。」

是役也，燕兵南道雖大勝，而北道竟至覆沒，蓋爲互有勝敗，以致入丸都，而不敢久留，又劫質其母妻，載其父尸而旋師，懼北道勁兵之襲其後也。愚謂此役，爲東胡夫餘二族之相攻，以爭雄長於東北，本爲一丘之貉，無比較衡論之可言，然慕容氏逐漸華化，是爲夷狄之進於中國者，迨其國之滅後，遺民散處北方，久之與當地之漢族，無可別異，是則以漢人視鮮卑，無不可也。高句驪之來源，出於久居東北之夫餘，本與北方之漢族，漸爲接近，儻同慕容氏而俱漢化，是亦夷狄之進於中國者也。無如其立國於遼東徼外，瀛貊沃沮之故民，既多爲其本族，而三韓朝鮮之遺民，亦漸與之合流，於是高句驪不惟無漢化之機會，且逐漸益進於夷狄焉，藉令高句驪而爲漢族，以其後進於夷狄，則亦應以夷

狄視之，蓋中國而化於夷狄亦以夷狄視之是也。由是言之，一則進於中國，一則純爲夷狄，以進於中國之兵，摧純爲夷狄之寇，謂是役足以張中國之威，戡夷狄之野心，誰曰不然。自後漢之末，中國威不及遠，高句驪招地日廣，實爲東北諸夷之傑，迨一挫於公孫氏，再挫於毋丘儉，殘破其國都，毀滅其軍民，知中國之不可輕犯，乃伏首帖耳於一隅，泊乎諸胡亂華，中原無主，高句驪蹶然以興，重思嘗試，乃又爲慕容皝所挫，而其西向侵略之政策，又爲之稍歇焉。高句驪之不能大得志於東北，固由公孫毋丘二氏之攘拒於前，亦賴慕容氏之大張撻伐於後也。

通鑑所記高句驪之地名，曰南道北道者，宜一爲考之，南道，載記作南陝，陝者狹也，南道險狹，故名南陝，北道，載記作北置，置字從直，應有平直之義，北道平闊，置有驛遞，故名北置，此釋名不同之釋義也。愚謂南道應在興京附近，循今渾河上溯可至，北道應在海龍柳城迤東，沿輝發河面上溯，然此路亦多山嶺，勢平闊之徑，載記謂南陝一路有木底（一稱木底城），滿洲歷史地理以今興京老城西四十里之木奇站當之，儻然歟。

自慕容皝攻破九都之後，高句驪遂臣服於燕，訖於後燕，而末之改。

通鑑（九十七）：「晉康帝建元元年春二月，高句驪王遣其弟稱臣入朝於燕，貢珍異以千數，燕王嘉以還其父尸，猶留其母爲質。穆帝永和元年冬十月，燕王皝使慕容恪攻高句驪，拔南蘇（注：南蘇城在南陝之東，唐平高麗置南蘇州），置戍而還。」

又（一百）：「永和十一年十二月高句驪王劍遣使詣燕，納質修貢，以請其母，燕王許之，遣殿中將軍刁籠，送

釗年周氏歸其國，以釗爲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

晉書載記（二十四慕容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

北史高麗傳：「垂子黃以句驪王安爲平州刺史遼東帶方二國王，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晉隆安元年）

慕容氏發跡於遼西，以昌黎龍城爲重鎮（後別有考），遼東玄菟等郡，爲其國之東隅，屢失屢復，當晉永嘉三年，慕容廆初興，卽有鮮卑別部，攻陷遼東之事，直至永嘉五年，而廆始復之。

晉書載記（八）：「遼東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攻陷詣縣，殺掠士庶（此文詳見上章），廆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通鑑繫此事於永嘉五年，而載記又有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之語，二周卽二載也，故遼東之陷，應在永嘉三年。）

成帝咸和八年（西元三三三年），慕容皝初立，其弟仁玕據平郭，盡得遼東地。

載記（九）：「初繇庶兄建威將軍翰，諱武有雄才，素爲衆所忌，母弟征虜將軍仁廣武將軍昭，並有寵於廆，亦不平之，及廆卒，並懼不自容，仁勸昭舉兵廢繇，繇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澗，仁知事發，殺詭使，東歸平郭，繇遣其弟建武將軍幼，司馬休烈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於繇，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湖等棄械奔繇，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

至咸康二年（西元三三六年），慕容皝討仁殺之，復遼東地。

載記（九）：「皝自征遼東，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爾執縣率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還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此是咸和九年十一月事）

通鑑(九十五)：「咸康二是在正月，慕容皝遣慕容仁，謀伐晉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壬午，皝率其弟，軍師，將軍詳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趨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仁以爲皝遣偏師輕出逐抄，不知皝自來，謂左右曰：今茲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悉衆陳於城西北，慕容軍帥所部降於皝，仁衆沮動，皝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隄下皆叛，遂擒之，皝先爲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

按新唐書地理志云：「安東都護府西南至建安城三百里，故平郭縣也，」安東都護府爲今遼陽，其去遼陽西南三百里，而又近海，則卽今蓋平縣之地也。慕容皝自昌黎東踐冰而進，爲自今錦州迤南海面，迤至平郭，其途直而近，故爲人所不覺。歷林口者，公孫度時謂之遼口，明人謂之梁房口（見遼東志），爲遼河入海之口，亦卽今之營口也，遼字之音，引長讀之，卽爲歷林，梁房之音，亦近歷林，實卽遼口，由今營口登車至蓋平，路不過數十里，前燕之世曾以平郭爲平州治，以統遼東玄菟，卽以其地可由海道通於棘城也。平郭險瀆，皆漢遼東郡屬縣，然平郭在遼水東，險瀆在遼水西，兩地東西相直，蹊道使按驗仁，由陸路往，故仁過於險瀆，然則險瀆，其爲今之盤山縣乎。先是，樂浪帶方二郡之地已爲高句麗所侵據。

通鑑(八十八)：「愍帝建興元年，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暹，統帥其民千餘家歸暹，暹爲之置樂浪郡，以統爲太守，遼參軍事。」

至後燕慕容垂之世，高句麗更進陷遼東玄菟二郡，未幾復之。

通鑑（一百六）：「晉孝帝太元十年，燕王垂命帶方王佐（按帶方王爵名，佐，慕容氏，名佐也，今本十六國春秋作帶方太守王佐誤），鎮龍城，六月高句驪寇遼東，佐遣司馬郝景將兵救之，爲高句驪所敗，高句驪遂陷遼東玄菟（注：自此燕不能勝高句驪）。十一月慕容農將步騎三萬，……進擊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至龍城，燕王垂以農爲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徙平州刺史帶方王佐鎮平郭，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驪，垂以驃騎司馬范陽龐淵爲遼東太守招撫之。」

慕容氏之世，高句驪王安會遣使入貢，遂册封爲遼東帶方二國王，已明認其侵據遼東矣。惟其時遼東尙未淪陷，故慕容盛伐高句驪，拔其新城南蘇二城。

通鑑（一百十一）：「安帝隆安四年，高句驪王安事燕禮饗，二月丙申，燕王盛自將兵三萬襲之，以驃騎大將軍熙爲前鋒，拔新城南蘇二城，開境七百餘里，徙五千餘戶而還。」

嗣後則燕有內亂，高句驪再進陷遼東，燕兩度反攻，亦不能再復。

晉書載記（八十四）：「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爲衝車地道，以攻遼東，曰：待剽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雷，士卒多死，乃引歸，熙與苻氏喪契丹，憚其衆，遂輟更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瘁，死者屬路，攻木底，不克而還。」

通鑑（一百十四）：「瀋熙元年正月，燕王熙伐高句驪，戎申，攻遼東城，且陷，熙命將士毋得先登，俾剽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由是城中得嚴備，不克而還。二年正月，輕兵襲高句驪，二月攻木底城，不克而還。」（注：木底城，在南蘇之東，唐置木底州。）

高句驪之陷遼東，爲吾國東北部華夷勢力消長之最大關鍵，究在東晉何年，史無明文，是宜詳爲考之。

考欲究此問題，有先決者二事，卽一爲高句驪好大王碑建於何年，一爲高句驪好大王當中史所稱之何王，是也。

好大王碑，（碑作好太王，在今遼寧省，輯安縣，城東十里，發見於光緒六年，爲一四面長方形之鉅石，高二丈餘，闊四尺五寸，乃至六尺，）建立於晉安帝義熙十年，業經近人考定。

羅振玉好大王碑跋（備載日札）：此碑爲海東古刻之冠，顧前人於刻石年月，攷之未審，陸存齋觀齋謂是涼太元十六年，鄭叔聞舍人謂是蜀漢建興十二年，日本人又據碑中所記，甲寅，謂一當漢後帝十二年，一當晉惠帝四年，不能斷定，鄙意請說，並未當也，今以元高驪僧一然三國遺事及東國史略，日本伊藤長九三韓紀略三書，與此碑互證，知此碑實立於晉義熙十年。試立三證以明之：碑稱鄭牟王（卽宋蒙高驪始祖），命世子儒留王以道興治，大宋留王紹承基業，口至十七世孫國留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大王，二九登祚，三十有九宴駕棄國，以甲寅九月二十九日乙卯遷就山陵，於是立碑銘記勳績云云。考三國遺事稱高驪開國之十九世廣開土王，名談德，壬辰立，治二十一年，子長壽王，癸丑立，治七十九年，三韓紀略亦云：高驪開土王以晉太元十七年立，立二十二年而卒，東國史略同，蓋其世次，鄭牟爲始祖，儒留（東國史略，三韓紀略，並作琉璃王，北史，高句驪傳作如柔，皆儒留譯音之異，）爲二世，儒留之後至廣開土，正儒留以後十七世，與碑所云，儒留十七世孫，世次正當。是碑所謂國留開土境平安好大王，卽廣開土王，碑舉其全諱，史家略舉其諱號中數字，實爲一人，證一也。三國遺事謂廣開土立於壬辰，考壬辰爲晉太元十七年，與東國史略三韓紀略正同，惟東國史略三韓紀略，並作在位二十二年，三國遺事作二十一年爲小異，碑稱好大王二九登祚，三十九宴駕，三國遺事三韓紀略，並謂廣開土之子長壽王以癸丑立，由太元十七年壬辰至義熙九年癸丑，正二十二年，又以十八卽位三十九乘位考之，太元壬辰十八，至義熙癸丑，年正三十九，則廣開土在位乃二十二年，非二十一年也。惟碑中又有永樂五年歲在乙未六年丙申語，若以壬辰立，則永樂五年直丙

申，六年直丁酉，相差一年，考廣開土之前一世爲據王，三國遺事云：甲申立，治八年，（三韓紀略同，惟作在位九年爲異，）由太元九年甲申，至十六年辛卯，正八年，意廣開土實即位於辛卯，至五年正是乙未，諸史以辛卯不過數月，遂以壬辰爲元年與，然廣開土王卒於義熙癸丑，則諸書之所同，證二也。廣開土以癸丑卒，而葬則在次年甲寅，故碑稱甲寅年九月二十九日乙酉，遷就山陵，考長術義熙十年九月，爲丁巳朔，二十九日正是乙酉，與碑正合，此又爲碑以義熙十年立之確據，證三也。此碑立石年代，久不能定，一旦鈎稽得之，洵快事矣。」

羅氏謂廣開土王在位乃二十二年，非二十一年，語雖有據，尙有未諗，愚按三國史記高句驪諸王，皆於即位之歲改元，不從古人踰年改元之制，而前王卒年之數仍不廢，如宋太祖開寶八年十一月崩，太宗嗣位卽於是年十二月改稱太平興國元年，史書並存其兩號，不爲細考，則以爲二年矣，廣開土王卽位於太元十七年壬辰五月，其五月以前爲故國攘王之九年，五月以後爲廣開土王之元年，依此法計之，至義熙九年癸丑，廣開土王卒，正爲二十二年，其子長壽王卽位於癸丑，稱元年，東國史略三韓紀略稱在位二十二年者，合卒年計之也，三國遺事稱在位二十一年者，去卒年計之也，二者皆不誤，惟碑稱永樂五年乙未六年丙申八年戊戌十年庚子十四年甲辰十七年丁未二十年庚戌，差前一年，實爲可異，疑廣開土王卽位於太元十六年辛卯，卒於義熙八年壬子，在位亦二十二年，其後二年甲寅九月，始克葬，史文違誤，宜以碑爲斷，此金石文字可以校史者也。羅氏謂辛卯卽位不過數月故不稱元年之說，與高句驪諸王卽位不踰年改元之制不合，出於推測，宜所勿取，惟所謂碑立於熙義熙十年甲寅，則爲的當不異，此先決之一事也。

其次則高句驪廣開土王，卽爲中史之高句驪王安，羅氏未及詳考，往余撰遼東文獻徵略，僅一論及之，愚謂高句驪之紀事，以金富弼之三國史記爲最古最詳，羅氏未及一引，蓋緣撰文時未見是書故也。考晉太元十六年，爲後燕慕容垂建興六年，義熙八年，爲北燕馮跋太平四年，此二十二年間，卽爲廣開土王在位之年，是時中史所紀高句驪王名安者，其爲廣開土王，明甚，再以好大王碑所紀世次，證以三國史記，碑紀始祖鄒牟王，卽三國史之一世東明聖王朱蒙，碑紀二世儒留王，卽三國史之二世琉璃王，碑紀三世大朱留王，卽三國史之三世大武神王（或云大解朱留王），據三國史，自始祖傳至廣開土王適爲十九世，若自大朱留王計之，則爲十七世，碑云：大朱留王紹承基業，至十七世孫廣開土王境平安好大王，正與史合，三國史謂廣開土王名談德而中史名安者，或爲平安好大王之簡稱，或初名安，後易稱談德，要之其爲一人無疑，此先決之二事也。

上述二事既決，乃可回論本題，試讀下文：

晉書載記（二十四）：「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

北史高麗傳：「後略有遼東郡。」

通鑑（一百十七）：「元興三年冬十二月，高句驪侵燕。」

此三則之紀事，爲最重要之史料，北史僅言略有遼東郡，而不言爲何年，幸有通鑑可證，始知高句驪之侵遼東，爲晉安帝元興三年（西元四〇四年）之事，所謂侵燕者，卽侵略遼東郡而有之也。載記無

略有遼東郡之明文，而僅言寇燕郡，余疑此句有脫文，或爲寇燕遼東郡之誤，何以明之，尋載記所記前後之次第，卽爲通鑑所紀元興三年侵燕之事，通鑑僅云侵燕，措詞太簡，然得北史比證，卽知所侵者，爲遼東郡，更知載記所云：殺略百餘人者，亦寇遼東郡時所殺略之人也。然何以知燕郡爲非郡名耶，考東晉之世，遼西段遼所屬有燕郡，曾出陽裕爲燕郡太守（載記九陽裕傳），又趙王石虎所屬有燕郡，晉咸康六年慕容皝會襲之（見通鑑考異引燕書），二者蓋爲一地，皆在漁陽附近，此卽唐書地形志所載之燕郡也。此遠在漁陽之燕郡，高句驪何能越而攻略之，或謂慕容皝嘗以興集等縣悉隸燕國，其後爲郡，此卽唐書地理志之燕郡城燕郡守提城，其地皆近在遼水以西，然此燕郡，何時建置，旣眈明徵，詎容妄說，然則吾以燕郡爲誤，不得謂絕無理由矣。再以此役前後之事證之，前乎此者，隆安四年（西元四〇〇年），慕容熙自將伐高句驪拔新城南蘇二城，是年二月燕襄平令殷登以謀反誅，新城南蘇在遼東郡之東，襄平爲遼東郡之倚郭縣，則是時高句驪尙未有遼東得以證明，一也。後乎此者，義熙元年（西元四〇五年）正月，慕容熙攻遼東城，以命將士毋得先登，而不克，此卽繇前年之冬，遼東爲高句驪攻陷，將兵反攻，爲收復之計，翌年，熙又迂道攻木底城，不克而退，此又遼東陷後不能收復之證明，二也。綜上所考，則高句驪之陷遼東，爲晉元興三年之事，似無可疑。

旁考東史，晉元興三年卽廣開土王十四年（原作十三年），亦卽新羅實聖王三年，百濟阿莘王十三年也。三國史記於是年不載有何大事，惟好大王碑，如下列之紀事。

「十四年甲辰，而倭不戰，侵入帶方界，（王）連船渡海，迅抵帶方，（倭）然後相
遇，王極要載濊刺，倭寇潰敗，斬殺無數。」（凡口皆今本闕字，又至僕二字，今本作平穩。）

按碑之十四年甲辰，三國史記作十三年，亦即晉元興三年也，是年僅載攻倭人於帶方，而無略取遼東之事，誠難索解。

惟此碑非不載關涉遼東之戰事，如永樂五年乙未，有「於是旋駕因過毋平道東來」（即）「力城北豐五
貉貂遊觀土境田獵而還」之語。又八年戊戌，有「教遣偏師觀島慎土谷因便抄得真新羅城加大羅谷男
女三百餘人自此以來朝貢論事」之語。釋者謂毋平即襄平，島慎即肅慎，而力城北豐，又爲遼東郡舊
屬縣名，皆與朝鮮半島之新羅百濟無涉，特未明言侵據遼東玄菟而有之耳。

考高句驪，於晉太元十年六月，初陷遼東玄菟二郡，至是年十一月，燕復二郡，是即高句驪故國攘王
二年也（西元三三五年）。又後十九年，爲晉元興三年而遼東再陷，玄菟郡亦同時淪陷，是即廣開土
王之十四年（西元四〇四年），而終致於不能復，直至唐高宗總章元年（西元六六八年），滅高句驪
之日，遼東之故地始復，然已淪陷二百六十五年，可謂久矣。

三國史記高句驪本紀云：「廣開土王生而雄偉，有個儻之志，」百濟本紀云：「王聞談德能用兵，」
東國史略引歷年圖云：「王雄偉有奇才，能戰勝攻取，」茲考好大王碑所紀與百濟（碑稱爲百殘）新
羅倭人諸役，皆爲戰時攻取之事，其稱爲廣開土境平安好大王者，誠爲名副其實矣。然若謂王之廣開

土境，尤在略取遼東之一事，蓋遼東者東北之重鎮也，遼東不失，則可西連幽冀，南接登青，互爲聲援，以收控制東夷之效，試觀後來之明，會竭天下之兵力財力，以保遼左，而建州海西諸衛，卽不能得志於中國，迨遼瀋既失，明師爲轡，而清太祖努爾哈赤之王業以成，以後例前，理無或爽，故高句驪之強，自據遼東始。厥後隋煬帝唐太宗，皆竭天下之力，以與之角，而卒不能驟勝，則以其據有形勝，反客爲主故也。

愚嘗謂高句驪略取遼東，爲廣開土王一世之大事，何以好大王碑，略而不舉，是真難於索解，而丁氏會論及此：

丁謙魏書外國傳地理考證：「太元末略遼東，則廣開土王卽好大王時事，考十六國春秋，後燕王慕容垂二年六月高句驪寇遼東，敗燕援軍，遼東玄菟盡沒，於是玄二郡仍爲慕容隆收復，其終爲略有，屬於何年，諸書均無明文，文獻通考，亦僅言晉時高句驪略有遼東，朝鮮語源度言慕容方盛，其國稱臣納貢，後燕亂，始脫其羈絆。竊意遼東略有亦在其時惟未得實證，茲據高驪好大王碑，言扶餘薺是鄒牟王屬民，中叛不貢，二十年庚戌，率軍討降之，卽其事也。鄒牟王指其始祖朱蒙，朱蒙系出扶餘，故假以爲名，以收遼東玄菟等地，不言取自鮮卑者，以先世曾爲臣屬，故諱之也。」

丁氏此論，可謂解人，自來考大王碑者，未有檢索及此者也。證以上文，晉義熙元年，卽廣開土王十五年乙巳，有燕攻遼東城不克之紀事，則遼東之陷，應在是年之前，已無疑義，丁氏謂在義熙六年，下差五年，雖與史實不符，然謂好大王碑，不言取自鮮卑，以先世曾爲臣屬故諱之，實已搔着癢處，

蓋廣開十五，既臣屬而受其封，故後世因之稱績，於略取遼東一役，不盡隻字，非有所諱，何至於此，至其二十年討降扶餘，本別為一事，然丁氏因此而考及，是有所諱，誠可謂難能可貴矣。惟文中太元末略遼東一語，關係出於北史，茲考北史高祖傳云：「太元十年高祖攻遼東，燕有二郡，後略有遼東郡。」此所謂後，乃在太元之後，蓋以太元末釋之，可謂巨謬，是宜糾正，然其謂遼東之陷，為廣開十五時事，則已片言而要矣。總之好大碑，既於晉義熙十年建立，而高句麗廣開十五，即為中史之高句麗平安，是則遼東之陷，屬於廣開十五，無可疑者，至元興三年，為遼東淪陷之年，亦得有相當之證明，好大王碑之不載此事，容有所諱。三國史記之不載此事，則以其書由後人採錄而成，非有完備之國史可據也，此為余考證之意見，亦即本問題之結論。

惟宋書高祖傳，謂百濟亦於是時，略有遼西。

宋書高祖傳：「高句麗略有遼東，百濟亦略有遼西，謂之晉平郡晉平縣。」

梁書夷貊傳：「晉世高句麗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自置百濟郡。」

按是時百濟北與高句麗接壤，若越海而略遼西，則行軍甚難，此為必無之事，證以魏晉北史百濟傳及通鑑，皆不言有此事，其為南朝傳聞之誤，不待言矣。

遼東一隅淪陷之後，而仍見有遼東玄菟樂浪帶方諸郡之名者，則後燕以來所僑置也。

晉書載記（二十五，北燕主馮跋）：「署務銀提為上大將軍遼東太守。蘇儻解律為其弟大但所逸，請歸齊，跋乃

館之於遼東郡，待之以客禮。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保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邊郡，抗表有怨言，密謀外叛，賊怒殺之。」

魏書世祖紀：「延和元年八月，詔平東將軍賀多羅攻文通帶方太守慕容玄於獫狁，拔之。九月乙卯，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

按樂浪郡之內徙，前已言之，而帶方之徙，亦應與同時，晉成帝咸和八年，前燕右帶方太守王誕是也。遼東玄菟之僑置，應在元興三年遼東淪陷之日，惟此四郡雖皆僑置於遼水以西，而其所在，殊難考定，魏書地形志云：「遼東郡，秦置，後罷，正光中復治固都城，樂良郡，」二漢晉曰：「曰樂浪，後改置，正光末復，治連城，」正光爲後魏孝明帝年號，固都城連城，或卽爲燕時僑置之地，燕滅，郡廢，而正光中又復之，然究爲今之何地，已不可考。

研史之士，皆謂僑郡之置，始於東晉元帝，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言也。如前所述兩漢之世，玄菟郡因受高句驪之侵逼，而兩度內徙，又割遼東郡之屬縣而與之，卽爲僑郡之先例。大抵是時邊境之郡縣，每因外族之侵逼而內徙，東晉之世，視河洛之地，亦如邊境，故援用內徙之例，而立僑縣，務使同郡之民聚居一地，不相雜處，亦以是時北方諸州，雖淪於外族，而朝廷方有志收復，南徙士民，不過寄地暫居，一經故地收復，仍須遷回本土，暫立僑郡，明示客居，使不忘其故土也。迨其後收復之願，終成畫餅，乃於義熙九年，厲行土斷，卽以所在土著爲斷，不得挾注本郡，是也。慕容廆之世，因樂浪帶方二郡，爲高句驪所侵據，遂徙其民於遼西，因而立郡，考其時在晉愍帝建興元年，尙在東晉

建置僑郡之前，此卽師漢代內徙玄菟郡之前例，其後遼東玄菟二郡之內徙，亦同斯例，是故僑郡之設，不惟江左爲然，而北方諸國亦有之，不惟晉代爲然，而漢家亦有其前例，必合而觀之，而後能究其本末也。

五 宇文氏與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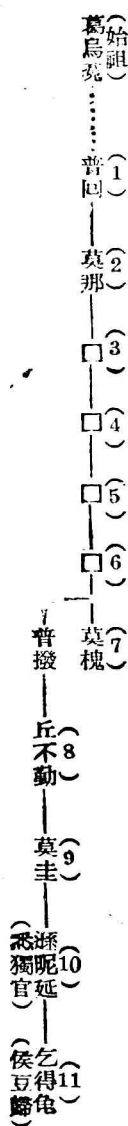
當慕容氏之興，其同族，與之角遂於遼西者，曰宇文氏，曰段氏，不可不一述之。其敘述之次第，一曰世系，二曰疆域，三曰二氏與慕容氏之角遂。

一、二氏之世系。

甲，宇文氏

周書文帝紀（宇文泰）：「其先……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爲氏焉。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爲魏勇生之國，九氏至侯豆歸，爲慕容晃所滅。」北史（九十八）匈奴宇文莫槐傳：「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爲東部大人，……莫槐虜用其人，爲部下所殺，更立其弟普撥爲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勒立，死，子莫處立，（虜原作圭，避魏諱改，）死，子孫呢延立，……孫呢延父子，世雄漢北，又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爲天所指，每自誇大，孫呢延死，子乞得龜立，……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與慕容晃迭相攻擊，爲晃所敗，遠遁漢北，遂奔高麗。」（魏書闕此傳據北史補入）

綜上所述宇文氏凡傳十一世，茲表其世系如次：



周書言莫那以後九世，至候豆歸，候豆歸即北史之乞得龟，合兩書考之，得其世系如上，而其中四世之名無考，溙昵延，載記作悉獨官，又據遼史世表：謂葛烏菟世雄朔陁，後為冒頓可汗所襲，保鮮卑山以居，號鮮卑氏，是葛烏菟本鮮卑一族之始祖。而北史稱宇文氏曰匈奴，曰南單于之遠屬，似與匈奴為一系屬者，此殊不然，鮮卑一族屬於東胡，與匈奴固自有別，不宜混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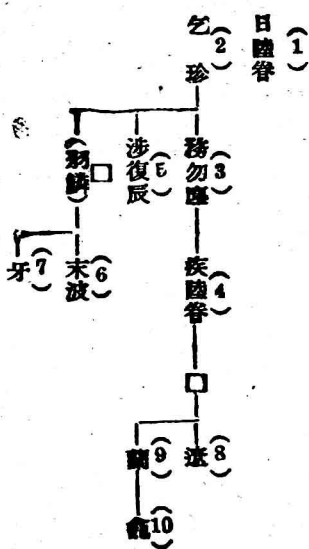
乙，段氏

北史(九十八)徒河段就六眷傳：「段就六眷，出於遼西，其伯祖曰(魏書作日)陸眷，因亂被賣為漁陽烏丸子大庫辱官家奴，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人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遂至疆盛，日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務目塵代立，即就陸眷父也。據遼西之地，而臣於晉，穆帝時，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封為己用，深德之，乃表封務目塵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務目塵死，就六眷立，……就六眷死其子幼弱，……正碑(就六眷弟一作匹碑)欲殺其叔羽麟及末波(就六眷從弟)，而奪其國，……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國人因立陸眷弟護遼為主，建國元年，石季龍征護遼於遼西，護遼奔於平岡山，遂其慕容晃，晃殺之，鬱闐(護遼弟)奔石季龍，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鬱闐死，子龜代之，及冉閔之亂，龜率眾南移，遂據齊地，慕容暉使弟玄恭率眾伐龜於廣固，龜逃之，龜毒其日而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魏書闕此段宇文氏傳人)

通鑑(九十)：「太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段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末杯襲涉復辰殺之，自稱單于。」

又(九十三)：「太寧三年三月，段末杯卒，弟牙立，冬十一月，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為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

晉書段匹碑傳，敘段氏之世系亦詳，可與北史通鑑互證，惟務目塵作務勿塵，就六眷作疾陸眷，末波作末碑，讓遼作遼，鬱闡作闡，要皆傳譯之異。段匹碑有叔羽鱗，或謂為末波之父，綜上所述，段氏凡傳十世，茲表其世系如次：



二、二氏之疆域

魏志(五十七，建置沿革)：「宇文氏本居遼東塞外，周書稱自莫那徙居遼西，而未詳其地，度信周上柱國齊王

意碑，則謂晉太康之世，據有黃龍，考宇文氏之國都，本在紫蒙城，方輿紀要謂在柳城西北，是宇文氏所都，亦尚在黃龍之北，所謂據有黃龍者，蓋其南境所及也。太康之世，約當宇文莫圭時，莫圭距逸豆之滅，讖及三傳，周書謂莫那九世至豆歸，則自莫圭以前，當居黃龍之北也，自太康時，據有黃龍，知今朝陽縣東之土默特右翼境，亦宇文氏地。又前燕錄，有宇文乞得歸，屯保澮水（即饒樂水今翁牛特境之英全河）之文，知今赤峯縣屬之翁牛特境，亦宇文氏地。至於澮水之發源，在今豐寧縣西境外，拓跋氏居澮源之西，而宇文氏與之相接，則東自今朝陽縣西至豐寧縣，皆兼得宇文氏地，而特偏屬北邊，緣其時南境屬段氏耳。又案慕容廆以太康五年立，而太康之世，宇文氏方據有黃龍，其後黃龍之入於慕容氏，史無明文，考太安元年，宇文莫圭遣將素延圍棘城，為廆所敗，其子悉獨官繼之，太興二年自將攻棘城，復為廆所敗，然是時用兵，止於棘城，為慕容廆所居之地，知黃龍尚屬宇文也。悉獨官子乞得歸代立，以太寧三年復又擊廆，廆遣其子步破之，悉慮其衆，乘勝拔其國城，黃龍之屬慕容氏，當在是時，觀慕容氏於咸康時，建都龍城，在宇文乞得歸既破之後，而在宇文逸豆歸未滅之先，可知也，自乞得歸既敗逸豆歸，殺而代之，至建元二年，為慕容廆所伐，遠遁漠北，出關地千餘里，於是宇文氏故地，悉入於燕。一

又（同上）：一鮮卑段氏，自務勿塵據有遼西，居於徒河，建興元年，慕容廆遣子翰攻段氏，取徒河新城，至陽樂引兵而還，則其時段氏當已遷於令支，……段遷時疆域頗廣，其所居之令支，雖在今平泉州境之外（今河北遷安縣地），而實兼有今承德府屬南境之地，前燕係稱慕容廆攻掠段遼令支以北諸城，可知永平府北邊外，皆段氏地。所謂西接漁陽東界遼水者，蓋自今西至灤平縣，東至建昌朝陽縣之南，並為段氏所有，其北境則為宇文氏，東境即慕容氏也。一

熱河志，謂宇文氏之地在北，段氏之地在南，而慕容氏之地又在段氏之東，語最明晰，蓋段氏所有為後漢遼西郡，即今山海關內河北省盧龍遷安撫寧昌黎及熱河省凌源平泉等縣地，宇文氏所有為漢遼西右北平二郡之北徼，即今熱河省赤峯朝陽建昌等縣地，慕容氏所有為後漢遼東屬國及其北徼，即今遼甯省錦義錦西興城及熱河朝陽阜新等縣地。以今日行政區畫例之，慕容氏地大部在遼寧，段氏地大部

在河北，宇文氏地大部在熱河，而各有犬牙相錯之處，且三氏競爭之焦點，亦即在今河北遼甯熱河三省之交界，如龍地爲今朝陽縣，初屬宇文氏，如令支爲今遷安縣，初屬段氏，繼皆歸慕容氏是也。然後來慕容氏日益強大，宇文氏段氏爲其所併，地皆入燕。

三、二氏與慕容氏之角逐 通鑑載三氏角逐之事，頗有年月可尋，撮記如左表：

晉武帝太康六年

慕容涉歸與宇文部有隙，覬討之，朝廷弗許，慮怒，入寇遼西。

十年

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強，數侵掠遼，屬卑辭厚幣以事之，段氏以女妻屬。

惠帝太安元年

宇文莫圭遣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其別帥慕容延被之，素怒延發兵十萬圍棘城，洵又大破之，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至是帥其家數千家降於廆。

愍帝建興元年

四月，王浚僣慕容廆拓跋猗盧等，共討段疾陸眷，猗盧兵爲疾陸眷所敗，廆遣慕容翰攻段氏，取徒河新城至陽樂，聞猗盧兵敗，乃還，翰因留鎮徒河，壁青山。

元帝太興二年

十二月，平州刺史崔暉，使高句驪宇文氏段氏，共攻慕容廆，欲滅廆分其地，三國合兵伐廆，進攻棘城，城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獨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有謀，各引兵歸，宇文氏欲獨取之，鳴召其子翰於遼出兵大戰，悉俘宇文氏之衆。

永昌元年

慕容廆遣子琨，襲段末叔，入令支。八月，宇文乞得歸爲東部大人逸豆歸所逐，走死於外，慕容引兵討之，豆歸懼而請和。

成帝咸和八年

九年 二月，段遣遺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亦不克，蘭復益兵來攻，大敗燕軍於牛尾谷。

咸康元年

十一月，段氏宇文氏各遣使詣慕容仁，館於平郭城外，劬帳下督張英將百餘騎間道潛行掩擊之，斬宇文氏使十餘人，生擒段氏使以歸。

二年

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襲慕容皝，詠隨武興，都尉張萌擊擒之，遼別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爲蘭聲援，勦率步騎五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退，勦遣將追擊，大破之，勦謂二虜恥無功，必將復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設伏於馬兜山，七月，段遼果將兵來寇抄，復縱擊大破之。

三年

三月，慕容皝於乙連城東築好城，以逼乙連，留將軍蘭勒守之，四月，段遼以車數千輛，輸乙連粟，勦擊而取之，六月，遼又遣從弟屈雲，夜襲勦于遼於興國城，連擊破之。

四年

正月，趙王石虎攻段遼，三月，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蘭追之，皝設伏大破蘭兵，趙兵長驅入薊，遼率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趙兵至密雲山，獲其母妻，遼單騎走險，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奔容朮，勦待以上賓之禮。

五年

四月，段遼謀反於燕，燕人殺遼。

康帝建元元年

二月，宇文逸豆歸遺其相莫淺渾將兵擊燕，爲慕容翰所敗，八月，宇文逸豆歸，執段遼弟蘭送於趙，趙石虎命蘭帥所從鮮卑五千人，屯令支。

二年

正月，燕王燕皝伐宇文逸豆歸，殺其驍將涉亦干，克其都城（注：宇文國都遼西紫蒙川）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勦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開地千餘里。

穆帝永和六年

段蘭卒於令支，段龜代領其衆，因石民之亂，率部南徙廣固。

十二年

正月，燕兵圍廣固，十一月，龜出降。

昇平元年

六月，燕殺段龜，坑其徒三千餘人。

宇文氏段氏之興，皆在晉初，通鑑稱昭武帝太康十年（西元二八九年），宇文氏段氏方強，應以此

年爲二氏始興

宇文氏亡於建元二年（西元三四四年），段氏亡於永和十二年（西元三五五年）

，爲時不過五六十年耳，二氏之初，其強與慕容氏相當，而終見併於慕容氏者，非其力之不敵，乃其

智之不若耳。慕容氏三世有令主，又有慕容翰慕容恪等，先後爲之佐，其本宗之強，已爲二氏所不及，况又得衆多賢偶，以爲之佐，其強不亦宜乎。

以上所述，爲宇文氏段氏世系疆域，及與慕容氏角逐之大略，宇文氏之後顯於魏，曰宇文泰，其後代魏而爲周，段氏之後則無聞焉。

慕容氏之族，又有吐谷渾，率衆自遼西西徙，別爲一部，卽慕容廆之庶兄也。

北史吐谷渾傳：「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亦名率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鳩，涉歸死，若洛鳩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涉歸之在也，分戶七百，以給吐谷渾與若洛鳩，二部馬門相傷，若洛鳩怒，使人謂吐谷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何不相遇，而馬門相傷，吐谷渾曰：馬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鬪，鬪在馬，而怒及人，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外，於是遂西附陰山，後假道上隴，若洛鳩追思吐谷渾，作阿于歌，徒河以兄爲阿于。」（晉書通鑑，阿于作阿干。）

按若洛鳩卽慕容廆也，吐谷渾西徙之年無考，約在太康五年，慕容廆爲衆所立之後，而通鑑稱吐谷渾爲河南王，繫其卒於晉元帝建武元年（西元三一七年），當別有據，吐谷渾之後，卽以吐谷渾爲氏，其族頗盛，此爲東北民族之移殖西方者，故附述焉。

鮮卑之族，又有拓跋氏，魏書序紀稱：「黃帝少子昌意受封北土，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黃帝以土德王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傳至詰汾獻始居匈奴之故地，又至力微，遷於定襄之盛樂。」（今綏遠省和林格爾縣）此族初出東北爲鮮卑族之一支，其後則立國盛

，定都於平城（今大同縣），是爲後魏，亦猶慕容氏之族，別爲吐谷渾也。

六 馮氏北燕

後燕主慕容熙，爲馮跋等所殺，遂擁立高雲爲主，雲字子雨，以其祖和爲高句驪之支庶，故以高爲氏，入燕爲慕容寶之養子，故亦冒性慕容，卽見推主燕，遂稱天王，復姓高氏，改元正始（西元四〇七年）。國號仍舊，其後爲寵臣離班桃仁所弑，馮跋認爲愍懿皇帝，雲在位三年。史家系於後燕之末，稱慕容雲，實則雲實非慕容氏子，無功德威望，而乘時竊位，不過爲馮跋之先驅，卽使雲不遇弑，馮氏亦必奪偪其位，難保首領，故敘於馮氏之前，以明竊國之所自。

晉代十六國之主，多爲胡人，故史家稱爲五胡亂華，然其中有漢人之族三，其一前涼張氏。其二西涼李氏，其三則北燕馮氏也。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父和，東徙昌黎（一作和龍），家於長谷，跋有第三人，曰索弗，曰丕，曰洪，皆任俠不修行業，惟跋恭慎，勸稼穡，仕後燕，爲中衛將軍（一作衛中郎將），慕容熙暴虐，跋坐事逃亡，遂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爲主，雲以跋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迨雲被弑，跋斬離班桃仁，爲衆所推，乃稱天王，建元太平，不更舊號仍曰燕。時晉義熙五年冬十月也。（西元四〇九年）。

後魏韓顯宗嘗撰燕志十卷，紀馮跋一朝之事，考文帝見之，謂曰：見卿所撰燕志，大勝比來之文，是知其書之可觀，當比於范亨之燕書，今敍北燕事，其所依據之史料，爲晉書載記二十五，馮跋魏書，海惠馮跋傳，通鑑中所敍馮跋事，太平御覽所引之十六國春秋，然此諸本，多係採自燕志，故其文采斐然，一如載記所紀二燕事之采自燕書也。馮跋在位二十二年，爲時差久，頗能勤政愛民。

載記，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雜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寧當垂仁惠，無得侵奪百姓，關臺郡官，明加澄察，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振數帛有差，幸勸力田闢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郡越，營丘張置，成周刁溫，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播敍之。跋勵意農桑，勸心政事，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尙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

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務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糞，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利，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跋問閔寅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尙曰：地者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數帛有差。」

又論崇尚禮教。

載記，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壤，無寒燥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乎，厚於送終，貴而收葬，皆無益於亡者，徒有損於生人，是以祖宗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有憑焉，自頃喪亂，禮崩樂壞，閭閻絕禮誦之音，後當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歡，復興於今，豈所以穆章風化

，崇爾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此皆所謂文采斐然出於燕志者也。蓋自前燕慕容儼之後，東北人民，稍得休養生息，而罕觀兵戈之禍，亦惟馮跋在位之二十餘年間耳。

馮跋既沒，其弟弘（一作宏）殺其姪翼而自立，改元太興，諡跋爲文成皇帝，廟號太祖，立六年，而亡於魏，弘字文通，跋之季弟也。

是時宋已篡晉稱北燕爲黃龍國，而馮弘亦嘗稱藩於宋。

宋書夷蠻傳（高句驪國）：「先是鮮卑慕容寶治中山，爲索虜所破，東走黃龍，義熙初，寶弟熙，爲其下馮跋所殺，跋自爲主，自號燕王，以其治黃龍城，故謂之黃龍國。」

又文帝紀：「元嘉十二年，春正月，癸酉，封黃龍國主馮弘爲燕王。」

通鑑（一百二十二）：「元嘉十二年，正月，燕王遣使詣建康稱藩，詔封爲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黃龍城卽慕容皝所都之龍城，一名和龍是也。（說詳下章）

當馮跋之世，魏拓跋氏國威日盛，漸能統一北方，跋受其逼，猶能拘留其使。

載記：「魏使耿弼（魏書及通鑑皆作于什門）至其國，跋遣黃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爲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弼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弼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事馮懿又盛稱弼之陵傲，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况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弼不還。」

其後魏軍大至，亦以有備而退。

魏記：「尋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南軌等距戰，軌流矢死，魏以有備引還。」

及弘即位，魏數來伐，燕師屢敗，和龍被圍，其嫡子崇，以憤不得爲太子，與其弟朗降魏，而魏亦索其太子王仁爲質，弘不肯送，所屬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於魏，魏徙其民四萬餘戶於幽州，而燕之國境日蹙，及太興六年（西元四三六年），魏兵破和龍，弘奔高句驪，而北燕亡。

通鑑（一百二十二至二十三）：「魏人數伐燕，燕日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嘔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嘗未忍爲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嗚呼！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爲變，燕王不聽，密遣尙書陽伊請迎於高麗。元嘉十三年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於魏，請送侍子，魏主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燕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三月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率遼西諸軍會之，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兵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高麗屯於臨川，燕尙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邊，開城門納魏兵，魏人棄之不入，牛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敝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師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荀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戊午，魏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九月，高麗不送燕王於魏。」

龍城爲慕容之故都，積數十年之建設，實爲東北文物所萃，而馮弘既以武庫精仗資東夷，又以其宮殿付之一炬，此與梁元帝之焚圖書十四萬卷何異，究亦何救於亡讖，其後二年，馮弘爲高句驪所殺。

通鑑（一百二十三）：「元嘉十五年三月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笑適野次，士馬

勢乎，弘慚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爲質，弘怒高麗，遣使上表求迎，上（宋文帝）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並令高麗遣使，高麗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激高仇等，殺弘於北豐，并其子孫十餘人，謚弘曰昭成皇帝。」

北燕馮氏，自晉義熙五年稱王，訖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年）魏滅北燕，二世，凡二十八年。馮濔氏之興，蓋乘後燕有土崩瓦解之勢，玩弄高雲，從而盜竊得位，非若慕容氏之興，積數十年開創之基，有深根寧極之理也。然而高雲之弑，咎不由跋，跋從而得位，已較逕取之慕容氏者爲順，得位之後，又能勤政愛民，崇尚禮教，更視逆取順守者，進一籌矣。惟跋尙未正邱首，而禍變卽生於肘腋，弘旣不善守國，又值魏之勃興，以弱當強，危若朽索，縱令跋在，勢已不支，况其材智又出跋下者乎。查馮氏襲二燕之蔭，而草竊一時，本爲熾火餘光，其存其亡，蓋皆不足論已。

七 夫餘勿吉等東北部族

隋晉南北朝時代之東北諸部族，除上述慕容宇文段三氏，及高句麗外，尙有其他諸部族，分述如左：

一曰夫餘 當慕容氏興於東北之日，夫餘國尙能保聚一隅，惟微弱已甚，僅能自存，曾被燕兵兩度殘破，其第一次在晉武帝太康六年（西元二五八年），未幾晉復其國。

晉書夫餘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帝爲下詔曰：夫餘三世守忠孝，爲燕所破。」

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針，使得存立，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龜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遷龍龜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龜上列，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龜又娶之於路，沈與戰，大敗之，虜衆退，羅得復國，爾後每爲海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明翼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又載記（八）：「虜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虜夷其國，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龜遣都護賈沈，將迎立依慮之子爲主，虜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沈力戰，斬丁，遂復夫餘之國。」

其第二次在晉穆帝永和二年。（西元三四六年）

載記（九）：「慕容皝……遣其世子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尅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備。」

又（九），慕容恪傳：「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擣輒潰。」

通鑑（九十七）：「永和二年正月，初夫餘居於鹿山，爲百濟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設備，燕王皝遣世子儁，帥慕容軍慕容恪慕輿根三將軍，萬七千騎，襲夫餘，儁居中指授，軍事皆以任恪，遂拔夫餘，虜其王玄，及部落五萬餘口而還，皝以玄爲鎮軍將軍，妻以女。」

是役之後，夫餘是否復國，史無明文，惟當前燕之亡（晉廢帝太和五年，西元三七〇年），夫餘之質子，尙在羈，是卽未亡之證。

載記（十一）：「符堅率衆十萬攻障，散騎侍郎餘蔚率夫餘質子，夜開城門，以納堅軍。」（通鑑注謂餘蔚爲夫餘王子）

兼後魏文成帝太安三年（西元四五七年），尙見夫餘之名。

魏書高宗文成帝紀：「太安三年十二月，扶餘國遣使朝貢。」

直至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西元四九三年），夫餘王爲勿吉所逐，降高句驪，其國乃亡。

三國史記（十九）：「高句驪文咨王三年（魏太和十七年），二月，扶餘王及妻孥以國來降。」

魏書高句驪傳：「正始中（魏世宗宣武帝年號，其元年爲西元五〇四年），世宗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悉弗連曰：黃金出自夫餘，珂則涉羅，今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併。」

合以上二文觀之，始知夫餘爲勿吉所逐，乃棄其國，而奔高句驪，正始之初，去太和十七年，爲時不過十年，二書所敘，必爲一事，且此後夫餘國事無考，故知其必滅於是時也。

旁稽高句驪廣開土王，亦有征討夫餘之紀事。

好大王碑：「二十年庚戌，東夫餘舊是鄒牟王屬民，中叛不貢，王躬率往討，軍到餘城，而餘城國靡首歸服，王赦宥，均追念王恩普處，於是旋還。」

按廣開土王二十年庚戌，卽晉安帝義熙六年（西元四〇一年），丁謙嘗謂此所云夫餘，爲路取遼東之諱言，余前已辯明其非，惟是時慕容氏已亡，故夫餘尤得延其殘喘也。然好大王碑又有北夫餘東夫餘之異稱，似爾時有二國者，宜一考之。

好大王碑謂：「始祖鄒牟王出於北夫餘天帝之子」，是北夫餘，卽秦漢以來最古之夫餘也。余前謂三

國之世，百濟嘗稱東夫餘，然非此碑所稱之東夫餘。碑謂東夫餘舊是鄒牟王屬民，是鄒牟初建之國，亦嘗稱東夫餘，證以三國遺事，又謂：「東明帝（卽鄒牟王）繼北夫餘而興，而北夫餘之故王，別遷而爲東夫餘。」正與前說相反，然無論熟爲北夫餘，熟爲東夫餘，必鄒牟王之故國，仍稱夫餘，而其自建之高句驪國，初亦稱爲夫餘，是以有二，此可斷言者也。鄒牟王新建之夫餘，後既改稱高句驪，則是後之號稱夫餘者，有一不容有二，又可由此證明。碑所謂東夫餘，亦卽晉書之夫餘，非於碑稱東夫餘之外，又有所謂北夫餘也。

通鑑闕：「夫餘初居於鹿山，爲百濟所侵，西徙近燕，」注云：「夫餘在玄菟北千餘里，鹿山蓋直其地，」日本池內宏氏所謂：「夫餘國初居今阿勒楚喀之地（今吉林阿城縣），鹿山當在是處，」此亦約略言之，未能確指，惟又謂通鑑所紀爲百濟所侵一語，應爲高句驪之誤，則甚的當，蓋是時百濟之驪，北與高句驪接，而夫餘又在晉遼東郡及高句驪之北，百濟而能越高句驪及遼東郡而北侵夫餘，斯誠爲理所必無之事，當時與夫餘接壤者，除遼東郡外，則惟有高句驪，故謂所侵者爲高句驪無疑也。至所謂西徙近燕者，愚謂卽後來高驪之扶餘城，唐征高麗，薛仁貴所拔之扶餘城，卽是處也。蓋夫餘國初都於今吉林農安縣附近，正爲遼金時代之黃龍府，其後爲高句驪所侵，不得已而西南徙，居於今之四面城（在今昌圖縣北四十里）卽爲後來之扶餘城，通鑑所謂西徙近燕，卽指此也。（說詳後卷）

二曰勿吉 勿吉在高句驪北，卽肅慎挹婁之改稱，今滿洲語謂：「林木叢雜地多沮洳之地曰窩集，亦

曰沃沮，「三國魏志東夷傳有：「東沃沮南沃沮北沃沮之異，肅慎挹婁之地，在北沃沮，故又去肅挹婁之舊名，而稱勿吉，」其名初見於魏書，然北齊書本紀文宣帝天保五年（西元五五四年）猶有肅慎國朝貢之紀事，特其紀載，或出於夸誕，不足爲未改勿吉之證，且考勿吉之通魏，係在延興中（其元年爲西元四七一年），則其改稱必在天保之前，明矣。惟勿吉之後，又稱蘇鞞，當亦爲沃沮勿吉之音轉，至其國境所在，魏書隋書之紀載甚詳：

魏書勿吉傳：「勿吉國……去洛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環水，水散畢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國南有徒太山，魏言太白……延興中，遣使乙力支朝獻……柁靉發其國，乘船沂羅河西上，至太彌河，沉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沮達其國。」

隋書蘇鞞傳：「蘇鞞在肅慎北，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之肅慎氏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後其使來，高祖（文帝）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鬪之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絕，唯粟末白山爲近。」

北史勿吉傳：「勿吉國一名蘇鞞。」

和龍一名龍城，爲慕容氏馮跋所都，亦卽今之朝陽也。如洛環水，通典作如洛環水，亦卽洛孤水，如洛爲饒洛之對音，丁謙謂係老哈河，熱河志謂係英金河，而日本白鳥庫吉謂係西喇木倫河，今遼河

之上源也。太魯水卽太彌水，太魯爲海爾之對音，卽今灣爾河，亦稱洮兒河者是也。遼末江一作粟末水，卽今松花江。難河有二說：一謂卽今黑龍江，此江之上源曰敖嫩河，亦作幹難河，簡稱難河，通其全流，故黑龍江亦可稱難河，近人丁謙及日本白鳥氏頗主之，一謂卽今嫩江，一稱那河，又稱諾尼木倫，嫩，難，那，諾尼，皆一音之轉，下流會洮兒河入松花江，近人居寄及日本津吉左右吉頗主之。蓋舊唐書室韋傳，曾謂：「望建河源出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會，」望建河一稱完水，卽今額爾古納河，爲黑龍江上源之一，東流與那河會，謂與別一上源之敖嫩河相會也，故以今黑龍江當之。不知此所謂那河，乃爲嫩江，忽汗河卽牡丹江，蓋松花江自今吉林城西北，流至扶餘縣境，與嫩江會，乃折而東流，至伊蘭縣會南來之牡丹江，再東而與黑龍江相會，松花江既合嫩江，則東流之松花江，亦可通名嫩江，下游再會牡丹江，合此三江之水以與黑龍江會，故曰望建河東流與那河忽汗河會，蓋望建之名，亦可通於黑龍江之全流也。再就嫩江本流言之，先合洮兒河，而後入松花江，故由松花江下流而上湖。必先入嫩江，而後入洮兒河，其脈絡亦尙可尋，大抵勿吉之國都，應在今吉林之北部，使臣初發其國，沂松花江而上，轉入嫩江，再上沂洮兒河，故曰沂灘河，西上至大爾河，差洮兒河上卷，

舍而登陸，由今開魯（蒙古奈曼旗）

渡遼河

之行程。鞞鞫七部之地，

近

其三行與地有也：「以地與考之，其本部即今吉林。」

即今伯都訥，金史各部皆謂之，皆謂之，其本部即今蒙古城。

時有佛訥赫衛，皆謂此也。安東營部即安楚拉庫路，據此。

黑水部在安東營北，即今黑龍江也。」

蘇鞞即勿吉之易稱，知其七部所在，即知勿吉所在矣。徒太山一稱太白山，原作不威山，即今長白山也。善玉祁黎二山，殊難確據，約在今朝陽之北，唐置祁黎州於此。

惟勿吉附近，又有諸小部落。

魏書勿吉傳：「其旁有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爾國，拔大何國，都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其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貢。」

此十二國，皆難詳考，惟了謙謂大莫盧即豆莫盧，蓋由音近推定之。

三曰奚及契丹 此二部本同出於東胡，其史蹟常相關涉，難於分析，故併述之。

北史奚傳：「奚本名虜莫奚，其先東胡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曷紇主，二曰莫費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資得，每部一千人，……有阿會氏，五部中遂威，諸部皆歸之。」

又契丹傳：「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並爲慕容晃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魏大破之，遂逃避，與庫莫奚分住，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太和三年，求內附，止於白狼水，齊天保四年，……大破契丹，所遺生口，皆分置諸州，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馮家寄於高麗，隋開皇五年，聽居其故地，其後

頭部起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

舊唐書契丹傳：「契丹居潢水（一作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在京師（長安）東北五千三百里，東與高麗鄰，西與奚國接，南至營州，北至室韋，冷陁山在其國南，與奚西山相峙，西方二千里。」

又奚傳：「奚國……所居亦鮮卑故地，即東胡之界也，在京師東北四千餘里，東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舊國，自營州西北饒樂水，以至其國。」

新唐書白狄傳：「契丹本東胡種，……奚亦東胡種，元魏時自號庫莫奚，至隋始去庫莫，但號曰奚。」

綜觀上文，則知契丹與奚國處於和龍之北，而契丹居東，奚居西，可以窺見，考白狼水爲今大凌河，其上游之北源，曰圖爾根河，古稱徒河，亦稱土河，即契丹初所止之地也。託紇臣水一稱土讓真河，即今之老哈河，亦稱土河，契丹初爲突厥所逼，徙居高麗，至隋初復遷居於今老哈河之東方，是求契丹之居地，應在今大凌河上游迤北老哈河下游迤東，明矣。考饒樂水即上文之如洛瓊水，應即今之西喇木倫河，爲遼河上游，地當大凌河之西，老哈河之北，是即奚之居地，由是言之，契丹居東，而又偏南，奚居西，而又偏北，今熱河省阜新綏東等縣，契丹地也，建州赤峯開魯等縣，奚地也。考唐代於奚地，設洛瓊州太魯州，洛瓊當西喇木倫河流域，太魯當洮兒河流域，是則奚境之東北，且包延契丹之北方矣。

魏晉本紀載：「道武帝於登國三年（西元三三八年），大破庫莫奚於弱洛水，弱水即饒樂水。」（

亦見庫莫奚傳），而契丹傳，亦言於登國中大破之，是時慕容垂方復燕國，都於中山（今定縣），其北境亦與奚，契丹接壤，當北燕邁跋時二部曾臣附之。

晉書載記（二十五，北燕馮跋）：「庫莫奚盧呂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處之於營丘。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爲歸善王。」

北燕既亡，遂附於魏，魏景明初，曾慰諭奚丹使之官，駐於營州，見韓貞造象記（詳下章），洎隋以後，二部之勢日張，東北一隅，深受其患，中朝寔不能制，漸爲耶津氏立國之張本。

四曰室韋 室韋爲東胡族之一系，與契丹爲近，支系頗繁，最難辨析。

北史室韋傳：「室韋國（魏書作失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爲失，蓋契丹之類，在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爲室韋，踰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噶水，又北行三日有善水（魏書作蓋水），又北行三日有積了山，其山高大，周圍三百里，又北行三百餘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勿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捺水（以上采魏書），……後分爲五部，不相櫛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并無君長，突厥以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十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隋書作西北），貨勃欠對二山，……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噉咄，猶酋長也。……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以上采隋書）

按上所述，初則總名室韋，其後則有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五種之分，然

據新舊唐書室韋傳：「室韋又有多部，曰嶺西室韋山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或爾冠章訥北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之東北。」又有蒙兀室韋，落俎室韋，東室韋，其名至繁，不可究詰。據吳先生（廷燮）所釋，則謂：「南室韋當爲呼倫西布特哈索納爾濟山札賚特等旗地，北室韋當爲嫩江訥河呼瑪等地，漠河南北當爲鉢室韋，俄境赤塔一帶，當爲大室韋，望建河即黑龍江上游之額爾古納河，室韋本鮮卑，原國即在西伯利亞。」又謂：「吐紇山爲內興安嶺，胡布山爲伊勒呼黑山。」（在墨爾根城西北）

據日本津田氏所說：「捺水即今嫩江，捺與嫩音近故也，斲水或謂今西喇木倫，曠了山即今桃賴圖，屈利水乃甸利水之誤，即今洮兒河，惟蓋水刃水無考，由屈利水北行，到其國有捺水，此即室韋在今齊齊哈爾附近之證，」此所謂室韋，即南室韋，最初通於中國者也。又據舊唐書室韋傳所記：「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韃靼之北，北黑水韃靼之南，注於海，」所謂北大山者，今之內興安嶺也。望建河雖爲額爾古納河，亦可通於黑龍江之上流，前已釋之，則知大室韋之地，在黑龍江之上游，又富內興安嶺之北，吳氏謂爲俄境赤塔一帶，大略得之矣。以次而求，則蒙兀室韋落俎室韋，俱在大室韋之南而分居黑龍江之南北，又如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皆應在南室韋之北，大室韋之東南，可依舊唐書所紀約略求得之。

至室韋部族之來源，則新舊唐書略有解釋：

舊唐書室韋傳：「室韋者，契丹之別種也，居嶺越河北，其國在京師（長安）東北七千里，東至黑水蘇谿，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於海。」

新唐書室韋傳：「室韋，契丹別種，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嶺越河。」

按兩書皆謂室韋爲契丹之別種，契丹又出於鮮卑族之宇文氏，則其屬於東胡族之系統，已無疑義，祇越河一謂爲嫩江之別名，一謂爲嫩江支流之綽爾河，要之其本部居於嫩江流域，驗以諸書悉合，至其四境所至，應以唐書所說，爲最簡括，如以今黑龍江省之大部言之，則十得八九矣。

五曰豆莫婁

北史豆莫婁傳：「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室婁（魏書作室韋）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餘里。」

按豆莫婁一作寇漫汗，又作大莫盧，亦作達末婁，唐書東夷傳：「達末婁自言北扶餘之裔，高麗滅其國，遣人渡那河因居之」，據此則其地似在今嫩江流域，然就東至於海一語求之，又似在今烏蘇里江以東，或云在今黑龍松花二江合流處之北，其曰舊北扶餘者，卽魏略言昔北方有彘離國是也。據余所考，彘離國卽古高句驪，未必卽有北夫餘之名，後高句驪始祖朱蒙所出之夫餘，一稱北夫餘，然此爲兩漢以來之古夫餘國，非於此以外，又有一北餘扶也，舊北夫餘一語，原出於魏收，蓋由彘離國附會，殊不足信，故豆莫婁屬於何族，尙難斷定，以下二部亦同。

六曰 豆干 一作地豆干

北史地豆干傳：「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

丁謙謂：「其地應在今蒙古烏珠穆沁旗，」日本白鳥博士則謂：「其地尙應偏南，北界當以洮兒河與烏洛侯國相接，南界當以西喇木倫與契丹相連，東隔沙陀與高句驪屬地扶餘相臨，而界以興安嶺與懦懦接壤。」

七曰 烏洛侯國

魏書烏洛侯傳：「烏洛侯國在地豆干之北，……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於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巴尼大水，所謂北海也。」

烏洛侯，唐書作烏羅渾（白雲傳），亦作烏羅護（室韋傳），完水亦名望建河，卽今額爾古納河，難河卽今嫩江，通其上下流言之，完水可通於黑龍江，難水可通於松花江，謂完水合於難水者，卽指黑龍江合於松花江也。于巴尼大水，殆卽今貝加爾湖，古人以北海稱之，近人謂烏洛侯之地，居嫩江流域，在南室韋之南，蓋以去貝加爾湖二十日程得之也。

八曰 其他諸部

晉書東夷傳：「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漫汗國

去養雲國又百日，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寇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秦始皇三年如獻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鈔，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龜歸化。」

太平御覽（七八七）：「牟奴七國，牟奴國，模盧國，末利國，卑離國，滿都國，縵余國，沙樓國，晉起居注曰：太熙元年正月，牟奴等國，大小口十七萬九千餘人，各遣正副使，詣護東夷校尉何龜上獻方物。」（按蒲都一作滿都，縵余一縵余，皆以形似而誤。）

或謂晉時之寇漫汗，卽後魏時之豆莫婁，晉書肅慎傳謂：「其國而接寇漫汗國，」是也。然據魏書所紀，豆莫婁國，似在肅慎之北，丁謙氏謂：「此諸國應在今黑龍江省境，及俄屬阿穆爾省地，所謂去肅慎五萬餘里，」殊不足信。

此時期之高句驪除前述略取遼東一役外，可紀之事，尙有數端：

一曰高句驪之易稱高麗。按高句驪本簡稱句麗，始於漢代，其王嘗自稱高句驪王，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亦封高麗（卽廣開土王談德之子）爲高句驪王，至北齊廢帝封其王陽爲高麗王始去句字，又改驪作麗。

北齊書廢帝紀：「乾明元年春正月，以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按隋書文帝紀，高麗王陽，三國史記作陽成，惟北齊書周書北史隋書高麗傳皆作湯，此以形似而誤，故不從。）

隋唐之際，皆稱高麗，不加句字，蓋始於北齊之封號，由上文可以證明也。

二曰高句驪之移都平壤 高句驪係於長壽王時移都平壤，茲據魏書通典及三國史記。

魏書高句驪傳：「世祖時，璉始遣使朝貢，帝使李敷至其都平壤執，詢訪國事，云在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

通典（一百八十六）：「高句驪自東晉以後，其王所居平壤城。」

三國史記高句驪本紀：「長壽王十五年移都平壤。」

按是年爲宋文帝元嘉四年，後魏太武帝始光四年（西元四二七年），亦卽北燕馮跋太平十九年也。

三曰高句驪印 近歲在遼寧省輯安縣丸都故址，發見古印一方，文曰晉高句驪率善佰長，銅質白文，考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證，著錄三印：一曰晉高句驪率善邑長，二曰晉高句驪率善任長，三曰晉高句驪率善佰長，考率善之義，同於歸義率衆，漢魏封諸蠻夷王，曰率衆王，歸義王，亦有邑長任長佰長之稱。清季曾在錦義二縣之北發見一方，文曰，漢烏丸率衆王印，此亦東北古物之一，可以證史，其著錄瞿氏書中諸印，屬於東北者，又有魏烏丸率善邑長任佰長諸印，卽高句驪諸印之類也。然率善之稱，余得三證：

後漢書西南夷傳：「武帝東珠崖太守孫幸，調廣幅布獻之，禮不堪役，遂攻殺幸，幸子豹，合率善人還攻，破之。」

三國魏志東夷韓傳：「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佰長。」

晉書載記（八）：「慕容廆會祖莫護跋，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善王。」

是時蓋以率善爲蠻夷之一部，故有邑仟佰及率善人之稱，而爲之長者，則曰邑長仟長佰長，仟長卽謂仟人之長，如金代之猛安，佰長卽謂百人之長，如金代之謀克，魏志之邑君，卽邑長也，晉高句驪既受晉封，故亦承用是制。又按晉書之率義王，當作率善王，義善二字此形似而誤，歷考諸書，祇有歸義率善之稱，而無率義，故知其誤也。

中國當南北朝之世，以南北分疆而治，戰征之禍，無日無之，迨後魏之末，北方又裂而爲二，其勢益分，無暇顧及東北一隅，故於是時，除遼西之一部，屬於北朝，其極東北之地，爲諸小部族所據外，大抵悉爲高句驪所略有，中原兵力之不及於東北者，凡二百六十餘年。迨隋代統一南北，國威日張，始有征服高麗，收復遼東之動機，於此以前，諸小部族，大抵處於高句驪劫持之下，因其文化低下，紀載闕略，其可考者，大略如此，是亦研史者所無可如何也。

八 昌黎郡與營州

兩晉南北朝之世，東北一隅，慕容氏割據最久，繼以馮氏北燕，其時遼東玄菟樂浪帶方四郡之地，漸爲高句驪所侵略，遂移其重心於昌黎郡，燕亡之後，魏於其地建爲營州，自斯以來，遂爲東北唯一之重鎮，歷數百年而不改，是亦不可不紀也。

晉之昌黎郡，本爲前漢遼西郡之東部，又爲後漢遼東國之地，前已考論及之，其境內有棘城徒河二

城，慕容氏建國之地。

晉書載記（八，後燕）：「鮮卑莫護跋，入居遼西，建國於棘城之北，……太康十年，屢又遷於徒河之青山，屢以大棘城卽帝顛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

通鑑（八十八）：「建興元年四月，屢遣慕容翰攻段氏，取徒河新城，翰因留鎮徒河，壁青山。」

十六國春秋前燕錄（太平寰宇記七十一引）：「慕容廆東遷徒河縣，置營郡北鎮，……定都大棘城，所謂紫蒙之邑也。」

徒河本漢縣，初屬遼西郡，繼屬遼東屬國，至晉昌黎郡屬縣中，則無是名，蓋已併入昌黎縣，棘城亦名大棘城，舊爲昌黎縣境內之一城，前燕時代，曾建爲縣，范亨燕書稱：「大棘城縣河岸崩，出鉄築頭千餘枚」是也（棘城縣屬昌黎郡，至後魏時始廢，詳後）。惟徒河與棘城之所在，說者頗多異同，茲爲辨之。通典（一七八，州郡典）謂：「棘城在柳城郡東南一百七十里，徒河之青山在柳城郡東一百九十里，」寰宇記則逕謂：「徒河在柳城郡之東北，有山曰青山，」依此方位求之，則棘城在南徒河在北，甚瞭然也，近人考青山者，謂徒河與青山，或在一地，徒河城卽建於青山所在，柳城郡治，卽和龍城，在今朝陽，而今錦州在其東南，約百七十八里，義州在其東，亦一百八十里，依此里向求之，則棘城似在錦州附近，而徒河之青山，似在義州附近也。再就慕容氏先後遷徙之迹言之，初入居遼西，建國棘城之北，後遷邑於遼東北，又以遼東僻遠，遷於徒河之青山，後乃奠居於棘城，所謂棘城之北，卽魏晉昌黎郡迤北徼外之地，當今之阜新縣，後又自西而東，自東而復西，居於徒河，

再南徙而居棘城，此其本末次第，固可考也（以上用滿洲地理說）。通典寰宇記所釋方隅里到皆不誤，惟清統志謂：「大棘城在義州西北，徙河舊城在錦州西北，」盛京疆域考，則謂：「棘城在今義州，徙河即今錦縣，」於是徙河在南，而棘城反在北矣，說與通典寰宇記差違太甚，故不之從。

當此之時，平州刺史兼東夷校尉，駐節遼東，爲諸郡諸邑之長，昌黎郡爲其所領，則郡有太守縣有令可知也，昌黎郡治於昌黎縣，而昌黎爲今何地，史無明文，然晉封慕容廆爲昌黎公，凡兩見，則昌黎郡治，亦爲廆所據，可以想見，慕容皝討慕容仁，自昌黎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是時慕容氏都於棘城，爲今錦縣，其地近海，則昌黎去此必近，故可踐冰而進，（顧炎武氏謂此昌黎，在淪水下流，而當海口，淪水今小凌河也），而此所謂昌黎亦必爲昌黎縣之簡稱，或卽郡治之所在也。愚謂慕容廆有昌黎公之號，則其郡治，當在棘城，不然亦相去極近，是時廆方恭受晉命，在平州刺史兼東夷校尉統轄之下，所以兼昌黎郡守，亦意中事矣，惟晉書載紀有慕容皝徙昌黎郡之紀事，時在成帝咸康三年，卽爲討慕容仁之翌年，其所徙之地，應在和龍之北，考水經注：「白狼水白遼水白狼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又東北逕龍山西，又北逕黃龍城東，」黃龍城一名和龍城，卽今朝陽，白狼水卽今大凌河，依此尋之，是昌黎縣故城，尙在其上游，應爲徙郡後之昌黎，而非距海甚近之昌黎舊治，明矣。

晉咸康七年正月，慕容皝始築龍城，明年（西元三四二年）十月，自棘城徙都之。

晉書職記，（九）：「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

十六國春秋前燕錄（寶字記七十一引）：「柳城之北，龍山之南（通鑑作龍山之西，不誤），所謂福德之地也，禹營制柳模，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縣爲龍城縣，九年（魏之紀年）遷遷都龍城，十二年，號新宮曰和龍宮。」

水經注（大遼水下）：「白狼水又東北逕龍山西，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爲龍城縣。」

自斯以來，龍城一地，凡有七名，曰龍城，曰和龍，曰龍都，曰黃龍城，曰昌黎，曰柳城，曰營州，而柳城之名最古，其他當以次論之。

或謂柳城之建，始於虞舜，說本荒邈難信。

寶字記（七十一，營州）：「按唐開元十道略云：舜築柳城，卽知處舜以前，已有柳城之地。」

然前漢遼西郡屬縣，已有柳城。

漢書地理志：「遼西郡，柳城，馬首山在西南，參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

後漢已後，則陷於烏桓鮮卑。

後漢書趙苞傳：「遷遼西太守，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道經柳城，遂爲所劫質。」注：「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

三國魏志田疇傳：「太祖令疇將其衆，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

晉書載記（八）：「慕容厲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

此皆慕容氏建龍城以前之柳城也，亦可簡稱曰漢柳城。

慕容氏改於柳城之北，別建龍城，而漢柳城遂廢，然此後龍城，亦一名柳城。

隋書地理志：「遼西郡舊置營州，……統縣一，柳城，開皇元年，唯留建德一郡，龍城一縣，尋又廢郡，改縣爲龍山，十八年改爲柳城，大業初，置遼西郡。」（按是時遼西郡寄治柳城）

寰宇記（七十一）：「營州，煬帝初，州廢，又置柳城郡。」

舊唐書地理志：「營州上都督府，隋柳城郡，武德元年，改爲營州總管府，領遼燕二州，領柳城一縣……天寶元年，改爲柳城郡，乾元元年，復爲營州。」

通典（一百七十八）：「柳城郡，大唐復爲營州，或爲柳城郡，領縣一，柳城。」

此即隋唐時代所稱之柳城也，亦可簡稱唐柳城。

自來考柳城者，說者不一，或謂在今河北省盧龍縣（舊永平府治）西二十里，或謂在今昌黎縣西南六十里，如明統志永平府舊志所說是也。或謂在今前屯衛（在今綏中縣境）之北，如顧炎武氏所說是也。或謂爲今遼寧省興城縣治，或謂爲今熱河省凌源縣治，如近來興城諸志所說是也。愚謂此皆由漢唐二代之柳城不在一地而誤，今應先考定唐柳城之所在，知唐柳城之所在，則漢柳城之所在，亦不難推而知之矣。

考通典寰宇記兩書所紀之里到，即唐柳城之里到也，然二書所紀，頗有異同，通典謂：「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而寰宇記皆作「三百四十里」，通典謂：「西至北平郡二百里，」而寰宇記則作「西至平州（即北平郡）七十里，」（一作七百里）通典謂：「東南至安東府二百七十

里，「而寰宇記則作「一百七十里」，通典謂：「西南至北平郡三百七十里」，而寰宇記則作「七百里」，核之兩書，幾無一詞（或今本有舛誤），竊謂通典所記較確，熱河志謂：「朝陽縣治爲慕容燕之國都，」卽史所稱龍城，又作和龍黃龍者是也。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及近賢之治中史者多從之，已無疑義，再以今輿圖驗之，由朝陽東至遼河，不及四百八十里，而過於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盧龍縣（卽古北平郡治），過於三百七十里，而不及七百里（通典北平郡下云，東至北平郡七百里），東南至大凌河岸故安東都護府（隋置遼西郡於此，唐因之置都護府），亦不及二百七十里，而過於一百七十里，其南至海，亦不及二百六十里，總之古人所紀里到，皆就經行之途，迂曲計算，「未經實測，且其里度，小於今里，故往往失之於長，故仍通典所紀爲近真。茲以通鑑建龍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二語證之：龍山者，今朝陽縣城東之鳳凰山也，相隔大凌河，相去不過數十里，以城近龍山，故曰龍城，以此例彼，則知龍城之建，亦不過在舊柳城之北鄙，別覓佳地，以建新城耳。再舉證以明之：後漢書趙苞傳注謂：「柳城故城，在今營州南，」韋懷太子唐人，所稱之營州治，卽爲唐柳城，云在其南，則非甚遠，證一也。三國魏志田疇傳：「將其衆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盧龍卽今盧龍縣，平岡約爲今之平泉縣，白狼堆在今大凌河沿岸，約爲今之凌源，由此沿大凌河而下，二百餘里，卽爲今朝陽之附近，亦卽漢柳城之所在，證二也。載記謂：「慕容皝築成龍城之後，卽改柳城縣爲龍城縣，」慕容氏之柳城縣，當因漢柳城故地而設，緣新建之龍城，不出柳城縣境，故亦移縣

治於新城，而改稱龍城縣，證三也。準此諸證推之，漢柳城應在今朝陽之南方，相距應在百里以內，當遼熱二省交界之處，其謂柳城在今前屯衛，與城縣者，地處今朝陽之南，似指漢柳城而言，方向固不誤，而失於距離太遠，其謂柳城在今凌源縣者，地處今朝陽之西，似指唐柳城而言，然地在朝陽，早有明徵，故余皆不之取也。

至謂柳城在今盧龍昌黎之誤，蓋始於遼史。

遼史地理志（道南京）：「營州鄴海軍，本商孤竹國，秦屬遼西郡，漢爲昌黎郡。前燕慕容皝遷都於此，元魏立營州，領昌黎建德遼東樂浪襄陽營丘六郡，後周爲高寶寧所據，隋開皇置州，大業改遼西郡，唐武德元年改營州，萬歲通天元年，始入契丹，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還治柳城，天寶元年，改曰柳城郡，後唐復爲營州，太祖以居定州俘戶，統縣一，廣寧，漢柳城縣，屬遼西郡。」

按遼之鄴州營海軍，治於廣寧，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廣寧爲昌黎，即今河北省之昌黎縣，舊爲永平府屬縣，鄰於盧龍者也。遼之營州，雖襲故名，實爲新置，與後魏以來之營州，絕不相蒙，茲再以遼史證之：

遼史地理志：「中京道，興中府本霸州彭武軍節度，古孤竹國，漢柳城縣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柳山之陽，驅德之地，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遼遷都，號曰和龍宮，慕容垂復居焉，後爲馮跋所滅，元魏取爲遼西郡，隋平高保寧，置營州，煬帝廢州，置柳城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中，陷李萬榮，神龍初，移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西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後爲奚所據，大祖平奚，及俘燕民，乃充葺柳城，號霸州彰武軍節度，重熙十年，升興中府。」

按遼之興中府，卽慕容氏之龍城，後魏隋唐之營州，亦卽今之朝陽也。遼史於興中府下，所記沿革，除古孤竹國一語外，其他皆不誤，獨於新置之營州下，復出舊營州之沿革，是爲大誤，然本孤竹國秦屬遼西郡二語，又不誤，遼史地理志類此之譌誤，不可勝數，考古之士，誤信遼史，遂以柳城在今盧龍昌黎等處矣。

唐柳城與漢柳城，非在一地，旣經證明，而唐柳城實因漢柳城之遷徙而得名。然慕容氏遷徙之初，本名龍城，以新宮曰和龍宮，故又名和龍，前已言之矣。然又稱曰龍都，

通鑑（九十七）：「晉穆帝永和八年十一月，燕建留臺於龍都。」注：「燕初都龍城，時遷於薊，故建留臺於龍城，謂之龍都。」

曰黃龍城，

水經注：「白狼水又白遼黃龍城，東有黃龍亭，魏營州刺史治。」

曰昌黎，

晉書職記（二十五，北燕）：「馮跋乃僭稱天王於昌黎。」

是時之昌黎，仍爲一郡，後燕有昌黎尹張順留忠，北燕有昌黎尹馮素弟孫伯仁，是也。馮跋時以龍城稱昌黎，卽知以龍城爲昌黎郡治，崇其體制，故又改稱太守爲尹。據水經注所示，昌黎縣在龍城之西

(已見前)，又知昌黎郡，應以龍城縣居首而不治於昌黎縣也。

兩漢之世，皆以東北一隅，屬於幽州，公孫度始置平州，晉初及慕容氏皆仍之，遼東之地，沒於高麗，平州之名始廢，後魏初滅北燕，以遼西之地屬於幽州，迨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西元四四四年），始置營州於和龍城。

魏書地形志：「營州治和龍城，太延二年爲鎮，真君五年改置，永安末陷，天平初復，領郡六。」

蓋自慕容氏以來，龍城之地，一躍爲東北首都，於以保障北方，控制東夷，一若兩漢時之置遼東郡，自魏訖唐，而未之改。

周武帝建德六年（西元五七七年），滅北齊高氏，州鎮皆降，惟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寶寧者北齊之疏屬，有勇略，久鎮和龍，能得衆心，終周之世，營州一隅，未嘗隸於疆索，直至隋文帝開皇三年（西元五八三年），幽州總管陰壽，率步騎十萬，出盧城塞擊之，寶寧棄城北奔契丹，旋爲其下所殺，據守凡七年，營州之地，始入於隋。

魏之營州，凡領昌黎建德遼東樂良（亦作樂浪）冀陽營丘六郡，入隋僅留建德一郡，龍城一縣，尋又廢郡，改縣爲柳城，於是龍城之地，又有柳城之名，亦爲唐柳城之所始（慕容氏馮氏及後魏之初亦有柳城縣，見魏書地形志龍城縣下，惟不及治於龍城），隋大業初，又以遼西郡寄治於是，凡此變遷之

沿革，隋書地理志，言之詳矣。

後魏之世，關涉昌黎之文獻有二：其一爲後魏營州造象記，其二爲昌黎韓氏之著姓，不可不一述之。隋唐以前，遼東可寶之石刻凡三：其一曰魏毋丘儉九郡紀功石刻，其二曰高句麗好大王碑，前已略述之矣，其三則後魏營州造象記是已。

此造象記凡二：一曰元景造象記，

唯大魏太和二十三年，歲次己卯，四月丙午朔八日，隨軍事平東將軍營州刺史元景，上爲皇帝陛下，敬造石窟一區。

下略。

一曰韓貞造象記，

員外散騎常侍昌黎韓貞

前遼德郡承次運成軍主呂安辰

中略

大魏景明三年五月九日造

尉喻突丹使員外散騎常侍昌黎韓貞

下略

二記皆鑄於今義縣城西北十五里之萬佛堂石窟壁上，遼東全遼二志，略有記載：

遼東志（卷一義州）：「萬佛堂，城西十五里，有山俯瞰凌河，魏景明間，好事者於南巖刻石佛像大小無數，數有。」（全遼志卷四同）

惟此二記，往代未見著錄，直至宣統元年，始經發見，爲世人所注意。

考元景之名凡兩見：一，魏書廣陵王羽傳：「太和十八年，散騎常侍元景降中大夫守常侍。」二，同年之弔比干文石刻，碑陰結銜云：「散騎常侍領司宗中大夫臣河南郡元景，」（金石萃編二十七）此卽其人。又檢魏書紀傳，太和十八年以前，營州刺史爲安豐王猛元思譽諸人，景明元年（西元五〇〇年）以後爲慕容契崔敬邕諸人，今得太和二十三年（西元四九九年）平東將軍營州刺史元景造窟之文，則可補魏書之闕。元景造象有「於州城東北一百（下應闕口十里字）及口（疑爲左字）暨浩滄右帶龍川」之語，州城卽指營州，今朝陽也，義縣當朝陽正東一百八十里，而萬佛堂在義縣之西北，故云州城東北，龍川卽指今大凌河，此河流經龍山龍城，而東經萬佛堂山下，故名龍川，此可考者一也。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有：「昌黎韓氏，晉員外郎安之子恬官玄菟太守，傳至後魏從事中郎穎之子播，始徙昌黎棘城，」於是著郡望於昌黎，如後魏之昌黎韓麒麟，韓顯宗（魏書有傳），皆爲播之族，而貞亦其一人也。今考棘城，似在錦州附近，魏書地形志昌黎郡龍城縣下云：「真君八年併柳城昌黎棘城屬焉，」則慕容氏馮氏暨後魏之初，皆有棘城縣，而韓氏著籍於是，萬佛堂之地，去韓貞故鄉不遠，故於是地造窟鑿記也。韓貞官慰喻奚丹使，奚丹者，奚與契丹也，居營州之北故置使尉喻之。建德郡

爲營州所領，連成營卽連城，地形志，樂良郡治連城是也。軍主之稱，見魏書奚康生傳，亦屢見宋書，是南北朝皆有是稱，此可考者二也。

往者顧亭林先生嘗考昌黎有五（見日知錄三十一），而余亦嘗撰韓昌黎先生本貫考，此亦東北文獻所關，附錄於此。

韓昌黎先生本貫考：「昌黎先生之本貫，自來言者不一，李白爲先生父仲卿作武昌去思碑，謂爲南陽人，新唐書因之，先生自稱，及李習之所爲行狀，皆曰昌黎人，舊唐書因之，愚考先生文中數言歸河陽省墳墓，兩言歸葬河陽，則先生之居地，蓋在河陽，非南陽也。……然在先生何以自稱曰昌黎，曰晉代韓氏有名恬者，官玄菟太守（當係仕於燕），其後人因家於昌黎之棘城，爲一郡之大族，其一支之居河陽者，尊昌黎爲本望，故稱曰昌黎韓氏，（唐韓長鸞封昌黎王，韓擇木封昌黎伯，韓滉封昌黎男，皆以郡望之故），亦猶宋蘇軾之先世，居眉山已數百年，而自稱本望曰趙郡是也。……第有謂先生本望之昌黎，卽爲今河北省昌黎縣者，則不可不辨，晉暨後魏之昌黎郡，本在渝關以東，卽今遼寧省錦義二縣地，至河北之昌黎，乃後魏之陽樂，唐之盧龍，遼之廣寧，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乃改稱昌黎，與後魏之昌黎雖非絕遠，而不在一地則甚明，今縣人韓姓竟有按譜計系自附爲先生之後建宗祠以祀之者，雖韓氏後裔，或居於是，然既非先生之生地，又不爲本望之所在，以縣名之偶同，而妄爲比附，疑誤後人，是固不可不辨也。」

三

後魏之昌黎韓氏，爲東北望族，一如漢之樂浪王氏，魏晉之遼東李氏，皆與一代之政治重心有關，同時又有柳城李氏王氏，唐代之李光弼，卽柳城李氏之傑出者。又舊唐書稱安祿山爲營州柳城雜種胡人，玄宗之世，幾覆唐室，卽其時營州之一隅有關於天下之治亂者也。蓋自兩晉以來，東北重鎮之遼東

郡，久爲高句驪所侵據，名族距室懼淪夷化，盡室西徙，如韓氏之自玄菟徙居昌黎，卽其一證。歷北朝及初唐，中朝之號令，不能遠踰遼水以東，重心之移，蓋由於此，此余所以鄭重述之也。

卷三終

東北通史 卷四

遼陽金毓黻撰

第三期 漢族復興時代 隋唐

一 隋唐征高麗之動機

本期所述之大事，即爲隋唐二代之征高麗，此外則可述者甚夥。隋征高麗之動機有二：

一曰威服四夷之影響

隋自統一南北，兵威遠被四夷，疆域恢廓，超軼前古，曾北朝突厥，敗契丹

，南平林邑，服赤土，西通西域，破吐谷渾，東招日本，發見琉球，是時突厥稱雄北邊，東西分地而

治，而東突厥尤強，文帝用計離間，使其相攻，東突厥沙鉢略可汗遂上表稱臣，帝又以宗女義成公主

妻啓民可汗，煬帝北幸榆林，啓民及公主來朝行宮，後又入朝東都，西突厥亦來納貢，煬帝更命裴矩

招徠遠人，西蕃來朝者三十餘國，此皆兩漢以後所僅見，當此之時，東北之高麗，雖奉表遣使，納貢

受封，然每恃其強盛，虧失藩禮，侵寇邊疆，不能以一隅之梗頑，致國威之有損，此用兵之動機一。

二曰好大喜功之表見

煬帝以啓民可汗及諸蕃來朝，欲以富樂誇之，盛陳百戲，諸蕃入豐都市交易

，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又以縑帛織樹，以示中國之富。其北幸啓民帳也，令宇文愷爲

大帳，其下可坐數十人，又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以此誇示突厥，諸胡爲之駭悅，此皆好大喜功之表見也。是時高麗使者在啓民帳，爲煬帝所見，裴矩爲之說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列爲異域，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煬帝遂飭其使，還語高麗王入朝，否則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懼，以致藩禮頽闕，此用兵之動機二。

若夫唐征高麗之動機，又異於是。

一曰聲討弑逆。

通鑑（一百九十六）：「貞觀十六年十一月，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弑其王武。」

新唐書高麗傳：「帝曰：蓋蘇文殺君攘國，朕取之易耳，不願勞人若何，司空房玄齡曰：陛下士勇而力有餘，哉不用，所謂止戈爲武者，司徒長孫無忌曰：高麗無一介告難，宜賜齊安禮之，隱其患，撫其存，彼當聽命，帝曰善，……羣臣皆勸帝擄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舍高以取下，釋近爾之遠，三者爲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又戮大臣以逞，一國之人，延頸待救，議者顧未亮耳。」

通鑑（一百九十七）：「手詔諭天下，以蓋蘇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所過營頓，毋爲勞費。」（貞觀十八年）

二曰拯救漢民。

舊唐書高麗傳：「其王高建武，前王高元異弟也，高祖咸海來戰，士多陷其地，五年（武德），賜建武書，建武悉

搜括華人，以禮攝送，前後至者萬數。」

新唐書高麗傳：「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好，約高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救遣還，於是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詔使者陳大節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纜曲，見華人流客者，爲道親戚存亡，人人流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

通鑑（一百九十六）：「大德初入其境，……游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妻以游女，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貞觀十五年）

三曰恢復舊疆。

新唐書高麗傳：「會新羅遣使上言高麗百濟聯合將見討，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奘以驪書讓高麗，且使止勿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奘論帝旨，答曰：往隋見侵，新羅乘空奪我地五百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奘曰：往事烏足論邪，遼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得逞詔，不從，……帝欲自將討之，召長安書老勞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行經略之。」（貞觀十七及十八年）

通鑑（一百九十七）：「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爲中國報子弟之讎。」（貞觀十九年三月）

四曰預防後憂。

新唐書高麗傳：「帝曰：莫離支殺君，虐用其下，如獲罪怨痛溢道，我出師無名哉，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之兵，妾遼而克，固善，萬分一不得逞，且再用師，安危不可憶，兵部尚書李勣曰：不然，曩薛延陀盜邊，陛下欲追擊，魏徵苦諫而止，向若擊之，一馬不生返，後復辟擾，至今爲恨，帝曰：譖然，但一慮之失而尤之，後誰爲我計者

……帝自洛陽次定州，謂左右曰：今天下大定，誰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疆，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貞觀十七年及十九年）

蓋自三代燕秦以來，遼東之地，向隸疆索，故唐人一則曰遼東故中國郡縣，再則曰遼東故中國地，不獨遼東爲然，卽樂浪帶方之地，始闢於箕子，繼拓於漢武，直至東晉之世，始與遼東玄菟，先後淪於高麗，故隋人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是時東征之師，本爲恢復已失之舊疆，師直爲壯，非此而何。隋師東征戰士，陷沒高麗者，固居多數，然舊居遼東之齊民，因無資力內徙，陷沒高麗者，度亦非少。武德中詔敕遣送之華人，不必限於隋末之戰士，且觀陳大德在高麗所見之華人，流客未得歸者尙夥，是皆彼國抑留所致，東征之役，可拯救漢民，又無疑義。至於發難貽患，滋蔓難除，典午諸胡，可爲殷鑒，高麗略取遼東踰年二百，若不大張撻伐，則後日契丹女真蒙古之禍，不難先演於唐代，太宗灼見及此，故曰朕自取之，不以遺後世憂，李勣亦舉薛延陀爲例，謂後復畔擾，至今爲恨，然則東征之役，實爲深謀遠慮之舉，此三者皆其遠因也。若夫蓋蘇文手弑其君，誅戮大臣，有不可道之罪，其國人民，無論華夷，皆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唐人聲罪致討，師出有名，此又爲其近因，此唐征高麗之動機，大異於隋者也。

是時唐太宗武功之盛，尤遠過於隋煬，曾夷突厥，平吐谷渾及鉄勒諸部，滅高昌，通吐蕃，服天竺，朝鮮半島之三國，新羅最其王命，而數爲高麗百濟所侵暴，太宗遣使喻之，而不肯聽，是唐征高麗，

威服四夷之影響。正與隋同。太宗之破高麗，遣軍於安市也。驛報太子，並賜諸臣書曰：「朕自將者此云何。」是仍有好大喜功之意。特不若隋煬帝之以中國豐饒誇示諸夷，並脅使高麗王入朝，以動觀聽爲榮耳。比較言之，隋之用兵，純曰好大喜功，而高麗無可乘之隙，故至於覆敗。唐之用兵，出於弔民伐罪，實高麗有可乘之隙，故終以取勝。此緣動機之不同，故其結局亦異焉。

二、隋征高麗

隋初，承周之舊例，視高麗爲藩屬，封以王號。

周書高麗傳：「建德六年，湯（應作陽下同）遣使來貢，高祖（卽武帝）拜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開國公，遼東王。」

隋書高祖紀：「開皇元年十二月壬寅，高麗王高陽遣使朝貢，授陽大將軍遼東郡公。」

又高麗傳：「高祖受禪，湯復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子元嗣立，高祖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郡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高祖優卹元爲王。」（開皇十年陽卒，十一年封元爲高麗王。）

開皇十八年（西元五九八年）高麗侵邊，命將帥師伐之，以高麗謝罪而罷去。

隋書高麗傳：「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守拒之計。」（開皇十年）

通鑑（一百七十八）：「十八年二月，高麗王元帥曷曷之衆萬餘，寇遼西，營州總管韋冲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爲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周羅喉爲水軍總管……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

官爵，漢王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饑運不繼，軍中乏食，復得疾疫，周羅喉自東萊泛海，趣平讓城，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允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士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初。一

是爲隋征高麗第一次，亦文帝時事也。

煬帝大業三年，在啓民帳，見高麗使，遂徵其王入朝，高麗王元，不奉詔，而藩禮頗闕，始謀討之，七年春二月，詔討高麗，造船於東萊海口，養馬於山東，帝親至涿郡，徵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並積米於瀘河懷遠二鎮，涿郡時爲幽州治，瀘河懷遠二鎮皆在遼河迤西，或謂瀘音近狼近淩，瀘河卽古之白狼水，今之大淩河，亦有謂卽今小淩河者，二者必居其一，而鎮必傍於是水也，至八年（西元六一二年）正月，遂詔二十四軍出遼東等道討高麗。

隋書煬帝紀：「大業八年正月辛巳，大軍集於涿郡，壬午下詔曰：高麗小醜，迷昏不恭，崇暴勃碣之間，薦食遼瀟之境，雖復漢魏誅戮，巢窟暫傾，亂離多阻，種落還集，萃州薈於往代，播實繁以迄今，瞻彼華壤，剪爲夷類，歷年永久，惡稔旣盈，天道禍淫，亡徵已兆，亂常敗德，非可勝圖，掩隱懷姦，惟日不足，移皆之殿，未嘗面受，朝覲之禮，草肯躬親，誘納亡叛，不知紀極，充斥邊軍，亟勞烽候，關折以之不靜，生人爲之廢業，在昔蕞伐，已漏天網，旣緩剪禽之戮，未卽後復之誅，曾不懷恩，而爲長惡，乃兼契丹之黨，虛劉海戍，習禱禱之服，侵軼遼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職貢，若海之濱，同稟正朔，遂復寂蕪蹂躪，憑祀往來，虐及非辜，誠而過禍，輪軒奉使，爰暨海東，旌節所次，途經藩境，而擁塞道路，拒絕王人，無事君之心，豈爲臣之禮，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賦役重，強臣豪族，咸執國鈞，明減比周，以之成俗，賄貨如市，寃枉莫伸，重以仍歲災凶，比屋饑饉，兵

戈不息，務役無期，力竭轉輸，身填溝壑，百姓愁苦，爰誰適從，境內哀憤，不勝其弊，通首面內，各懷性命之圖，黃髮稚齒，咸興酷毒之歎，省俗觀風，爰屆朔朔，弔人開罪，無俟再緝，於是親總六師，用申九伐，今宜援律啓行，分麾屈路，左第一軍可隸方道，第二軍可長岑道，第三軍可海真道，第四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建安道，第六軍可南蘇道，第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玄菟道，第九軍可扶餘道，第十軍可朝鮮道，第十一軍可沃沮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第一軍可黏蟬道，第二軍可含資道，第三軍可渾穢道，第四軍可臨屯道，第五軍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軍可踏頓道，第八軍可肅慎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可東曠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凡此衆軍，先奉廟略，駱驛引途，總集平壤，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突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通鑑（一百八十一）「八年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鎮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穢、臨屯、候城、提奚、陽頓、肅慎、碣石、東曠、帶方、襄平等道，駱驛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

是役軍容之盛，誠爲近古所未有，然所謂遼東等二十四道，則僅有九道可考。

隋書于仲文傳：「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

又宇文述傳：「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

又段文振傳：「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後數日卒於師。」

又王仁恭傳：「遼東之役，以仁恭爲軍將，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

通鑑（一百八十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弋元慎出遼東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衛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右禦衛將軍張瑄出襄平道，右武侯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遼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

按南蘇道之兵以主將道卒而罷，故通鑑所列九道中，不之及，至其中之遼城增地兩道，又爲前舉諸道所無，當爲諸道中之改稱。

蓋諸軍所出之道，多用漢代舊名，如樂浪臨屯，皆漢郡名，而朝鮮、饒方、長岑、海冥、黏蟬、含資、渾灤、提奚、東曠、帶方、遼城、增地，皆樂浪郡之屬縣，帶方後亦爲郡，此皆在鴨綠江迤東者也。遼東玄菟，亦漢之郡名，襄平候城爲遼東郡之屬縣，蓋馬爲玄菟之屬縣，建安在平郭故地，亦屬遼東，南蘇爲入高麗之南道，又近玄菟，此皆在鴨綠江迤東者也。肅慎扶餘，皆部族名，蹋頓爲烏桓大會之號，非有其地，沃沮爲今朝鮮東北部濱海之地，碣石亦在今朝鮮境內，設使諸軍分道而進，則左十二軍各道，不必在左，右十二軍各道，不必在右，况襄平爲遼東郡之附郭縣，本在一地，何緣而分兩道，朝鮮樂浪在南，扶餘沃沮在北，何緣而在一軍，且出臨屯帶方須跨海而往，由此而會師平壤，又爲事實之不可能，凡此種種，滋人迷惑，蓋煬帝之東征，分命諸將，各領一軍，多繫道名，以壯軍威，不必實有其地，不此之悟，而一一考求諸道之所在，豈止膠柱鼓瑟，且爲古人所欺矣。

實則煬帝率以度遼者，僅爲九軍，三十萬人。

隋書宇文述傳：「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通鑑同）

故通鑑列舉爲九道，其餘十五軍，並未出師，不過虛列其名。

惟同時尙有水師，由海進入淇水，進攻平壤。

通鑑（一百八十一）：「右衛大將軍來護兒率江淮水師，舳舻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至淇水，安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

三月，煬帝引軍度遼水，圍遼東城，不克。

同上：「三月癸巳，上始調師，進至遼水，衆軍總會，臨水爲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帝命工部尙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趨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麥鐵杖臨登岸，與虎賁郎將錢世雄孟叉等皆戰死，乃領兵引橋，復就西岸，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纜進，大戰於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卽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尙書衛文昇尙書右丞劉士龍撫遼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既而水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請責之，帝卽留城西數里，御六合城，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

來護兒所統之水師，亦敗於平壤城下。

同上：「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平壤），副總管周法尙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遙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遂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遺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尙善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收復留應接諸軍，聞法尙敗，亦引還。」

七月，宇文述等諸道兵度鴨綠水，以糧盡旋師，復多敗績。

隋書文述傳：「及征高麗，述與九軍至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諷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已而緩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鬥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驕勝，又內區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今清川江）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收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

又高麗傳：「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

於是不得已而班師。

隋書高麗傳：「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還，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

尋是役無功致敗之原因，蓋有四端：

一曰萬乘親征，遙爲指授。

通鑑（一百八十一）：「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鬥，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軍，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守禦亦備，隋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瘳。」

二曰未立統帥，專權不一。

通鑑（一百八十一）：「高麗遣大臣王文德請營許降，實欲觀虛實，子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尙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既而悔之，……仲文與述（宇文述）等既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驍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今諸軍諸軍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渡水追文德。」

三曰勞師遠襲，餽餽難繼。

通鑑（一百八十一）：「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并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以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士卒有遺棄米粟者斬，軍士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

其四，則敵勢方強，無隙可乘是也。有此四因，不敗何待。

大抵歷代征四夷夷命一上將專征，則往往獲勝，若帝王親征，勝則得不償失，敗尤損削國威，當煬帝徵兵集涿郡時，已有人諫諍及此。

通鑑（一百八十一）：「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臨之，卿以爲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軍糧留此，令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既憚行，自可留此。」

帝王之善用兵者，前有漢高祖以征匈奴而被困於白登，後有唐太宗征高麗之役，亦不能得志，此觀

征四夷不易收效之最顯然者也。且唐滅高麗，以命將專征而收效，然則廣實之諫，豈非深慮熟計乎。是爲隋征高麗之第二次。

大業九年，再親征高麗，先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煬帝旋幸遼東。

通鑑（一百八十二）：「九年正月丁丑，詔集天下兵於涿郡，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三月戊寅幸遼東。」

按此所謂遼東，應指新置之遼東郡而言，地在遼水迤西，或爲今之遼濱塔城，所謂遼東古城，當亦指新遼東郡內之古城，蓋是時遼水迤東，尙爲高麗所據，貯糧於遼水以東，是爲絕難之事，煬帝鑒於九年之役，因於糧盡，故先從事於此。

此次征遼，蓋爲僨兵，煬帝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現此虜乎，其情乃見。」

四月，帝度遼，攻遼東城，仍不能克。

通鑑（一百八十二）：「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檄澁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

六月，聞楊玄感反，引師還。

同上：「遼東久不投，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野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懼，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庚午夜三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築堵不動，皆棄之而去。」

是爲隋征高麗之第三次。

大業十年，煬帝仍親征高麗，出次懷遠鎮。

同上：「十年春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

是役之水師，直擄平壤，已操勝算，惜以高麗乞降而罷兵。

隋書來護兒傳：「十年又帥師度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趣平壤，高元震懼，遣使詣遼東，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答表請行，不肯奉詔，伊史崔君肅固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闕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開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

又高麗傳：「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勸諸軍嚴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是爲隋征高麗之第四次，而後三次，皆煬帝時事也，是後隋以亂亡，不復能征高麗。

隋征高麗，前後凡四次，煬帝之世，三度親征，二次大舉，竭天下之力，以事一隅，卒以召亂致亡，論者因咎征高麗之不當，此殊不然，煬帝之時，內開遼河，以通南北之郵，北築長城，以禦邊防，外撻四夷，以揚國威於域外，雖皆出於好大喜功之一念，而其有功於中國民族後世，則爲不可掩之事實，而征高麗亦其一也。蓋於攘外之一義言之，遼東舊壤之必須恢復，高麗野心之必須磨懲，主中圍者應視爲天經地義刻不容緩之圖，至其出師無功，又別有其原因，以此爲咎，何異懲羹吹噓，世多以成敗論人，其此之謂歟。

三 唐太宗親征高麗

唐初，亦以高麗爲藩屬，封以王號。

舊唐高祖紀：「武德七年二月己酉，封高麗王高武（一作建武）爲遼東郡王高麗王。」

至貞觀十六年，高麗泉蓋蘇文弑其王建武，太宗欲討之，未果。

新書高麗傳：「有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惡衆，性殘忍，父爲東郡大八對虛死，蓋蘇文常嗣，國人惡之，不得立，頓首謝衆，請攝政，有不可，雖廢無悔，衆哀之，遂嗣位，殘凶不道，諸大臣與建武議討之，蓋蘇文覺，悉召所部，給云大開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賓客盡殺之，凡百餘人，馳入宮，殺建武，殘其屍，投諸海，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事國，猶唐兵部尚書令職云，帝聞建武爲王所殺，憫然，遣

使者持節弔祭，或勸帝可遂討之，帝不欲因喪伐罪。

通鑑（一百九十六）：「十一月丙辰，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弑其王武。」

明年，仍册封蓋蘇文所立之高藏爲王。

通鑑（一百九十七）：「十七年閏月戊辰，以高麗王藏爲上柱國遼東郡公高麗王，遣使持節册命。」

索賤，高麗與百濟結合攻新羅，新羅遣使來訴，太宗諭高麗罷兵，不聽。

新書高麗傳：「會新羅遣使上書，言高麗百濟聯合，將見討，謹歸命天子，帝問若何而免，使者曰：計窮矣，惟陛下哀憐，帝以我偏兵率契丹隸入遼東，而國可紓一歲，一策也，我以絳袍丹幟數千賜而國，至建以陳，二國見請我師至，必走，二策也，百濟恃海，不修戎械，我以舟師數萬襲之，而國汝君，故爲鄰侮，我以宗室主而國，待安則自守之，三策也。使者計孰取，使者不能對，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齎書賜高麗，且使止勿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獎諭帝皆不從。」

通鑑（一百九十七）：「上命司農丞相里玄獎齎書賜高麗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善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此卽唐用兵高麗之近因也。

十八年七月，詔營州都督張儉擊高麗無功而還。

新書高麗傳：「詔營州都督張儉等發幽營兵及契丹奚獯等出討，會遼溢，歸還。」

舊唐張儉傳：「太宗將征遼東，遣建寧將軍張儉先鋒，儉軍至遼西，爲遼水汎漲久而未渡，太宗以爲畏懼，召還。」

太宗始決意親征。

舊唐太宗紀：「十月甲寅，幸洛陽宮，十一月壬寅，車駕至洛陽宮。」

先輸粟於營州東。

新書高麗傳：「於是輸粟營州東，儲粟古大人城。」

並以將討高麗詔諭天下。

通鑑（一百九十七）：「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運碣，所過營頓，無爲勞費。」

是役分陸水二路並進，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統陸路軍，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統水路軍，率十六總管，以伐高麗。

新書高麗傳：「帝幸洛陽，乃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常何左雜當副之，冉仁德劉英行張文幹周孝恭程名舉爲總管，帥江吳京洛等兵凡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張士貴張儉執失思力裴悉何力阿史那輔射美德李德智盛吳黑圖爲行軍總管，帥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士朕必踐有，五，以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危，以我逸敵疲勞，以我強當彼弱，誰不克耶，又發粟六萬

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命。」

十九年二月，太宗至幽州誓師。

舊唐太宗紀：「一九年二月庚戌，上親統六軍濟瀋陽，三月壬辰，上發定州，四月癸卯，誓師於幽州城南。」

李勣所統陸路之師，先度遼水，破玄菟，追新城。

通鑑（一百九十七）：「李世勣被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誓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賈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

進攻蓋牟城拔之，以其地置蓋州。

新書高麗傳：「勣攻蓋牟城拔之，得戶二萬，積十萬石，以其地爲蓋州。」

通鑑（一百九十八）「初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請隨軍自効，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爲我戰，莫離支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皆屢賜遺之，以蓋牟城爲蓋州。」

遂圍遼東城，敗高麗援兵。

新書高麗傳：「勣遂圍遼東城。」

通鑑（一百九十七）：「五月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爲衆寡懸絕，不着深溝高壘，以待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爲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李世勣以爲然，屢殺都尉馬文舉曰：不過勦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衆心稍安，

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義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陳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

太宗率大軍繼發，踰遼澤，度遼水。

新書太宗紀：「五月庚午，次遼澤，蹙隋人戰亡者。」

通鑑（一百九十七）：「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壬申度遼東，丁丑，車駕度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

會李勣軍，攻遼東城克之，以其地置遼州。

又：「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譟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焚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應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爲遼州。」

新書高麗傳：「有朱蒙祠，祠有鎖甲銛矛，妾言前燕世，天所降，方圍急，飾美女以婦神巫言，朱蒙悅，城必完，勣列拋車，飛大石過三百步，所當輒潰，虜積木爲樓，結縵罔不能拒，以衝車撞陣屋碎之。時百濟王金縹，又以玄命爲由五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勣會，甲光炫目，會南風急，士縱火焚四面，縹延城中屋，幾盡，人死於縹者萬餘，衆登陣，縹蒙盾以拒，士舉長矛舂之，闔石如雨，城遂潰。」

六月、進軍攻克白巖城，以其地置巖州。

通鑑（一百九十七）：「乙未進軍白巖城，甲丙，烏骨城遣兵萬餘，爲白巖驛，將軍契此何力以勳騎八百擊之，

何力挺身陷陣，槊中其腹，尙斃幸得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縛而去，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暎而罷。」

又（一百九十八）：「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普潛遣心腹請降，臨城投刀錢爲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轍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普建轍，城中人以爲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海，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李世勣見上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當食虀糲飯，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之，而虜妻妾，朕所不忍，將草薶下有功者，朕以重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高麗口，上臨水張帳受其降，以白巖城爲蔚州，以孫代普爲刺史。」

又遣軍至安市城，擊高麗援軍大破之。

同上：「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進兵攻之，丁巳，高句麗北部釋延壽惠真，帥高麗諸兵十五萬救安市，上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賊掠吾中馬，攻之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婁英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防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選食饒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兵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徘徊不至，命定襄大將軍阿史那彌射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驚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陣，上謂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陣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卒，皆拔刀結髮，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身親行陣，凡出吾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命而已，今日之事，請陛下指麾，上笑曰：諸公以此見疑，朕當與諸公商度，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用形勢，可以從兵，及出入之所。高麗賊糾合兵爲陳，長四十里，遣使給延壽曰：我以爾國疆臣弑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

爾瑒芻粟不給，故取兩數城，俟爾瑒修葺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爲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旂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勦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旂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延壽等將餘衆，依出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已未，延壽惠真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沃勝，故當不及老人，至今復敢與天子戰乎，皆伏地不語對，上備擗羅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笏，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頽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收屍骸三千三百人，悉斃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佗器械稱是。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鎮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歸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爲駐蹕山，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已卯，詔標識戰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歸。」

是時，張亮所經水路之師，由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克之。

通鑑（一百九十七）：「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等曜兵於鴨綠水。」

遣圍建安城。

通鑑（一百九十八）：「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爲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勸兵擊高麗，破之。」

陸路別有張儉一軍，圍建安城，以與水師援應。

通鑑（一百九十七）：「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爲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
七月，太宗督諸軍攻安市城，至九月不下。

通鑑（一百九十八）：「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明斥候，不爲壘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爲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九月，……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很少，皆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軍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棄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男女皆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烏蟻飛，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蟻蟻甚喧，此必饑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輾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輒車礮石，壞其樓櫓，城中隨立本柵，以塞吾缺，道宗傷足，上親爲之針，築山夜盡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復果毅傅伏愛將其屯山頂以備敵，山頽塵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

以天寒糧盡，乃議班師，是役凡拔十城，徙營置之遼蓋巖三州戶口入內地。

通鑑（一百九十八）：「上以遼左草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教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縱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錢百匹以勸，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爲殿，……凡征高麗，拔玄菟山蓋牟磨米延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驛，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

十月，大軍西旋，入臨渝關。

同上：「乙酉至遼東，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濘，車馬不通，命孫無臣將萬人翦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爲梁，上自繫馱於馬輻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營嶺遣諸軍，度渤澥水（注蒲溝渤澥水皆在遼澤中），暴風驟，士卒沾濕，多死者，救燃火於道中以待之，……丙午，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丙辰，上聞太子奉迎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軍士，上啓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爲民，讙呼之聲，三日不息。」

考唐征高麗用兵之策略，頗異於隋，隋陸路之師，度遼水而後，分爲二部：一部留攻遼東城，作爲正面，煬帝自統之，一部越遼東城而東南下，渡鴨綠清川二江，以襲平壤，由宇文述等統之，而水路之師，亦由東萊渡海，直至大同江口，逕造平壤城下，由來護兒統之，以接應陸路之師，其意蓋欲直搗高麗之老巢，一舉而傾覆之，所謂攻破其腹心，則四肢自潰者也。唐代則不然，其陸路之師，蓋分三路：其一爲北路，由李勣統之，自通定鎮濟遼水，通定鎮者，蓋卽今新民縣境之遼濱塔，在今瀋陽西北一百里，類遼河西岸，遼代曾於此地置遼州，明代稱爲舊遼陽者是也。是時高麗之玄菟城，在今瀋陽鐵嶺之間（卽漢代最後所徙之地在遼東北二百里），而新城亦在今撫順附近，當玄菟之南，再南則爲蓋牟，蓋牟卽蓋馬之異譯，亦稱西蓋馬，舊爲玄菟郡之屬縣，原在今興京之東，後乃徙置於今遼陽瀋陽之間，賈耽道里記所謂自安東都護府東北經古蓋牟新城是也（遼史以今蓋平縣爲蓋牟，大誤）。

李勣率師度遼水後，自北而南，遂破玄菟，迫新城以南下蓋牟，而造遼東城下，遼東城卽今之遼陽也。其一爲中路，太宗自統之，由懷遠鎮踰遼澤，以度遼水，經馬首山，造遼東城下，以與北路之師會。懷遠鎮在南道，近於遼金時之梁魚務，在今北鎮縣之東，與通遠鎮之在北道者爲兩路，通鑑稱：「李勣軍發柳城（卽營州），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南道，自通定鎮濟遼水，可以知其南北之形勝矣。遼澤者，卽今遼河迤曲沮洳之地，爲柳河繞陽河之下游。每值夏季多雨，則百餘里之地，皆成泥淖，故唐兵先踰遼澤，而後度遼水，或以今遼河下游東岸之地當之，在今海城之西北，徽之史籍，驗之地勢，皆不合，馬首山卽今首山，在遼陽城西南十五里，唐兵踰遼澤，經梁魚務，自今新民縣迤南遼中縣迤北之地度遼水，而至首山，此爲成一直線，亦卽隋兵入遼之路也。其一爲南路，由強儉統之，自今海城縣牛莊附近，度遼水之下游，以直趨建安城，以搆安市之背，建安城在蓋今平附近，而安市城卽今海城南之營城子也，此亦司馬懿討公孫淵由遼隧進兵之路也。其水路之師，自東萊渡海之後，不東趨大洞江，而北趨今之旅順，故先攻卑沙城，次圍建安城，此自南而北，以接應會攻安市之師也。遼東志謂金州城東十五里之大黑山（今稱大和尚山），頂有古城，在鳳凰山之左，方約二里，四面懸絕，惟有一門可上，唐張亮帥舟師渡海攻卑沙城卽此，其說是也（遼史以今海城當卑沙城蓋謬），由此而北趨經今復縣，卽至建安矣。太宗會李勣之師，攻遼東城後，因白巖城守將降而中悔，故進兵攻之，白巖城在今遼陽城東五十餘里，太子河北岸，居人猶稱巖州城，非常日行軍

之所經，故下白巖城後，復返遼東城，而南下以攻安市。太宗之用意，蓋深慮諸師之敗，不先撫定遼東，固其根本，而勢即遠襲以來危及之非計，故待克復遼東新城安市，建寧諸名城要隘，然後會諸路師，渡鴨綠江，一鼓而下平壤，此所謂高全之策，非楊崇所及知也。

當圍攻安市之日，曾有人建議直搗平壤，而太宗不從，卽長孫無忌亦謂非高全之策。

通鑑（一百九十八）：「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慮。」

同上：「安市人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爲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衆，望風沮潰，國人膽破，烏骨城將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遁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兵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卽卑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併力攻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襲勝，今建寧諸城之衆，衆猶十萬，直問烏骨，皆躡音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寧，然後乘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

是時高麗之烏骨城，在鴨綠江西岸下游之地，爲其要隘，城亦以烏骨江得名，賈耽道里記，有烏骨江之名，在今旅順之東，或謂卽今之貔川，下流與鴨綠江合流入海，故漢合流入海之處，亦有烏骨江之稱（道里記不言此處有鴨綠江，蓋以烏骨江當之），故時烏骨城，而諸小城皆可望風降附，張亮所統之水師，在平沙城，由此航海以至烏骨城，卽爲南旅順以達鴨綠江口之海程，故曰信宿可至，由此取

勝，可鼓行而下平壤。二階人與江夏王道宗之計。雖有勞績，遂襲奪危微俾之可慮。然亦破高麗之一至計也。故其後太宗還京之後，亦以不用道宗言爲悔。

通鑑（一百九十八）：「二十年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且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育，上悵然曰：當時匆匆，所不憶也。」

此役之安市城，頗有考證之必要，試爲疏釋如下：

安市本漢遼東郡之屬縣，而高麗因其舊稱，至其地之所在，有二說：其一，謂卽在今蓋平縣東北七十里之湯池堡。

水經：「水遼水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於海。」注：「十三州志曰：大遼自塞外西南至安市入於海。」

遼史地理志：（東京道）「鉄州建武軍，本漢安市縣，高麗爲安市城，唐太宗攻之不下，薛仁貴白衣登城，卽此，渤海置州，統縣一，湯池縣。」

遼東志：「安市廢縣在蓋州城東北七十里，漢置，唐太宗征高麗攻之不下，薛仁貴白衣登城，卽此，渤海置鉄州，金改爲湯池縣，屬蓋州，元省。」（明一統志方輿紀要皆同）

其二，謂在今鳳城縣之鳳凰山。

明一統志（二十五，遼東都司）：「鳳凰山在都司東三百六十里，上有礮石古城，可容十萬衆，唐太宗征高麗，駐蹕於此。」

鳳城瑣錄：「鳳凰山有故石城，周十餘里，設二門，依山設險，石堞具在，相傳爲舊鳳凰城，鮮鮮人呼之曰安市城，考唐貞觀十九年，帝進攻安市城，未能下，乃班師，今此城最險，計其地勢，無不險合當日兵機，其爲安市城無

，考城內故屋地甚多，有哨臺二。但無水不可以居，故有井而久廢耶。大韓輿地考（三）：『說云，古之方言，謂鳳凰爲阿市，安市者今之鳳凰城也。』（又滿洲歷史地理引燕樞日錄，亦謂安市即今鳳凰，燕樞日錄又謂在鳳凰山南麓。）

欲考安市究爲何地，當依唐代用兵之形勢及方向定之，太宗與李勣論攻建安安市之先後，一則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再則曰，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細繹所論，便可識其所在，蓋遼東城與安市建安，皆在南行之一直綫上，建安之名，始見於慕容皝時，即近於今之蓋平，而安市則在今遼陽之南，蓋平之北，應以海城附近之地當之，明甚，建安在安市之南，故不能越安市而攻之，若越安市而南攻建安，則安市自在腹中，此爲顯然易識之理。且就行軍之策略言之：陸路之師，自北而南，連下玄菟蓋牟遼東諸城，以攻安市，水路之師，沿海自南而北，下卑沙後，即攻建安，凡此諸城，皆在南北一直綫上，則安市之所在，亦可約略得之矣。近年日本島田好氏、踏勘今海城南十五里之營城子，謂即安市城之所在，按此城即遼東志所載海州（今海城）南二十里之南古城，亦即盛京通志所載海城東南十三里之羸城山，余於民國二十三年冬，前往考察，見此古城，循山爲垣，周不及十里，東高而西低，作橢圓形，面西爲門，城中有出土之矢鏃鐵釜及唐泉，登城而望，其近城之山，在東面者包延東北及東南，西南亦有山，西北有小山而略遠，太宗命李勣將兵陳於西嶺，即今城西南之山也，長孫無忌將兵自山出於狹谷，太宗亦自將兵登北山，即包延於城東北之山，亦即所謂駐蹕山也，又命悉撒

榆。其附近有河，亦即今海城之南河也。所具形勢與新舊兩唐書及通鑑所紀相脗合，得此發見，則安市城之所在，大略確定矣。遼書志以今蓋平之湯池堡當安市，即據遼史地理志，然今湯池堡，疑有古城，乃遼鉄州湯池縣之遺址，而非安市之所在也。安市應當今遼陽蓋平之中，故以營城子之地爲確。若湯池堡既悉偏南，而其形勢亦不符。然湯池堡究去營城子不遠，指爲安市，尙未爲大失也。至謂安市在鳳凰山之一說，余初已信之，其一，以爲唐征高麗，應由遼東城直指南，以進平壤，而今鳳凰城正當其衝，何爲迂而南，且偏西，以攻今海城一帶之地，其二，則新書本紀及通鑑，皆紀太宗於五月丁未發遼東，丙辰師至安市城下，凡行九日始至，今營城子距遼陽，僅一百四十里，以四日之程而行九日爲可疑，若鳳凰城去遼陽三百六十里，適符十日之程，其三，則今本新書高麗傳，有馬訾水號鴨渚，西南至安市入海之語，亦可爲證。及細考之，則又知其不然，唐征高麗之策略，頗異於隋，已爲申述於前，鼓行而南，不得謂非，一也，太宗以丁未發，丙辰至，師行過緩，似不合理，然或因史官紀載有誤，或因中途休兵備戰，此爲細事，不得疑及路遠，二也，至於新書所稱安市，乃安平之譌，安平即漢遼東郡所屬之西安平縣，亦即今安東縣之九連城，地當鴨渚江下游，故曰馬訾水至此入海也，通典撰於新書之前，其邊防典（在卷一八六內）即作安平，通考亦然，新書之譌，不辨已明，三也。鳳凰山之古城，或即高麗之烏骨城，近於靉河者，高麗方言，呼鳳音近安市，此爲偶同，更難作證，由是言之，則安市應在遼東城之南，而不必在其東南，鳳凰城既失之遠，湯池堡亦以地

近而誤，自必以最近發見之營城子，爲定說矣。

太宗旋師後，以師出無成功，頗有悔意。

通鑑（一百九十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然未幾又議伐高麗，且知親征爲非計。

同上：「二十一年二月，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糶以平糶，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糶未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

至斯以後，祇命偏師，出擾高麗，凡五六出，而滅高麗之計成矣。

吾謂唐太宗親征高麗，已有相當之收穫：一、發揚中國之聲威，如破高麗十五萬援兵於安市城下，待其降將高延壽以不死，又以庫物贖高麗之俘虜，退兵之際，安市城主登送，而不敢尾襲其後，皆是也。二、收復一部之失地，如克復遼東等十城，爲之置州設官，並以兵守之，以爲續征高麗之憑藉，是也。三、樹立滅高麗之策略，如先收復鴨綠江迤西諸城，以次而進攻平壤，又因親征之不易攻堅，乃改用偏師出擾之計，是也。且是役斬首四萬餘級，徙人口七萬，而戰死者纔二千人，以視隋代毫無所獲，而喪失大軍至三十萬衆者，誠不能作爲比擬，是則此役，非無成功，特不能一鼓而滅高麗，如太宗之所謂願耳。

四 唐滅高麗

自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西元六四五年）親征高麗，訖於高宗總章元年（西元六六八年）高麗之滅，凡出師六次，列舉如下：

- 一、太宗貞觀十九年，於二月，資征高麗，九月，師還。
- 二、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三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靑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侯將軍李海崖副之，自萊州乘樓船泛海而入，太子詹事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副之，率營兵自新城道以進。七月，引軍還。
- 三、貞觀二十二年，正月，詔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靑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九月，師還。
- 四、高宗永徽六年，二月，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帥師伐高麗，五月，師還。
- 五、顯慶三年，六月，四年十一月程名振及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兩次自營州出師，皆無大戰。
- 五、顯慶五年，十二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浪江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驍衛將軍劉伯英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爲鏐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
- 龍朔元年，五月，改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任雅相爲浪江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蕭嗣業爲扶餘道行總管，右驍衛將軍程名振爲鏐方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龐孝泰爲沃沮道行軍總管，率三十五軍，以伐高麗。九月，師還。
- 六、乾封元年，六月，以右驍衛六將軍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大使，救泉男生，又以右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爲行軍總管，同討高麗。十二月，以司空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司列少常伯郝處俊副之，龐同善契苾何力並爲遼東道副大總管，伐高麗，獨孤卿雲由鴨綠道，郭待封由積利道，劉仁願由畢列道，金待問由海谷道，並爲行軍總管，受勅節度。

續章元年，九月，滅高麗。

至於永徽五年十月松漠都督李窟哥曾敗高麗於新城。

通鑑（一百九十九）：「五年十月，高麗遣其將安固將高麗兵擊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禦之，大敗高麗於新城。」
新書高麗傳：「契丹遣使者告捷，高宗爲露布於朝。」

則爲高麗與契丹之衝突，與唐室無與者也。

第一次征高麗所置之三州，旋有廢罷。

通鑑（一百九十八）：「貞觀二十年閏三月，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

惟斯克復之地，仍爲唐有，觀其後屢次出師，未嘗及遼東蓋牟白巖三城，卽其反證也。
貞觀二十一年以後，唐兵攻路之城邑，以次紀之如下：

貞觀二十二年五月，李勣軍攻南蘇本城。七月，牛進達克石城，進攻積利城。李勣班師至頗利城，渡白狼黃巖二水。二十二年六月，薛萬徹敗高麗兵於泊灼城，高麗遣將高文季烏骨安地諸城兵來援。

高宗永徽六年五月，程名振破高麗兵於貴端水，突其新城。

顯慶三年六月，程名振薛仁貴破高麗兵於貴端城赤烽鎮。

四年十一月，薛仁貴破高麗於橫山。

龍朔元年九月，契必何力破高麗兵於鴨濛水。

乾封二年九月，李勣軍救新城。

總章元年二月，薛仁貴克扶餘麻呂木底若羅諸城，李勣引軍渡鴨綠水。

是時遼東一隅，在兩諸城，以安市爲最險固。故唐兵久攻不能下，在北諸城，則以新城爲扼要，李勣有云：新城是高麗西境鎮城，最爲要害，若不先圖，餘城未易取，故唐兵不出，直至第六次出師乃克之，爲其險也。近年日本渡邊三三氏發見今撫順舊城北山上有古城址，周五六里南北皆有門，謂爲高麗之新城，二十三年九月，余親往踏勘，城形一如營城子，所謂依山爲城不可猝拔者也，李勣之攻新城，引兵於城西南，據山築柵，且攻且守，城人乃縛城主出降，今觀其形勢尚合，當爲新城無疑，遼東行部志謂新城卽藩州（今瀋陽），失於偏西，而方輿紀要謂在金州衛西尤誤。貴端水疑卽今渾河，遼代於是地置貴德州，貴德卽貴端也，此水流經鎮城之南，故程名振之兵焚新城於貴端水。赤烽鎮當亦在渾河流域，木底若爲今興京西方之木奇站，則南蘇蒼巖二城亦當在渾河流域，今渾河上游有蘇子河，或卽南蘇所由得名也。扶餘城似在新城之北，當今昌圖北四十里之四面城，渤海因以置扶餘府遼代因以置通州者也。蓋薛仁貴一軍由北道而南，先攻下北邊之扶餘城，再轉而南，踰新城，以下南蘇木底二城，則北路諸城爲之盡拔矣。泊沔城在鴨綠江沿岸，元人嘗於此地置婆速府，婆速卽泊沔也，近人考泊沔城謂今寬甸縣界大浦西河入鴨綠江之處，此河口曰泊沔口，城曰泊沔城，唐賈耽道里記謂：「沂鴨綠江至泊沔口得渤海之境」是也。舊唐薛萬徹傳，謂：「伐高麗入鴨綠水百餘里至泊沔城，其城因山設險，阻鴨綠水以自固，一似此城在江之對岸，然無論城在何岸，必近於浦沔河口，是時遼東

諸城，尙未收復，蓋薛高徹統水軍自鴨綠江口入攻也。至石城積利城橫山頗利城皆在遼東，而積利城卽郭待封所出之積利道，惟爲今之何地，則不能確指，姑從闕疑，凡上所說，皆先克復遼東各城之證，直至總章元年攻下南蘇木底蒼巖三城之後，始渡鴨綠江而下平壤，此所謂破竹之勢迎刃而解者也。高宗於龍朔元年以出師久無成功，亦有親征之議，以諫而止。

新書高麗傳：「龍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諸將，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建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既滅，必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則人不安，是天下疲於轉戍，臣謂征之未如勿征，滅之未如勿滅，亦會武后苦邀，帝乃止。」

然唐屢次出兵，而未能掃滅高麗者，以其國內政出一人，無可乘之隙也，至乾封元年高麗莫離支蓋蘇又死，其嗣子泉男生以不得立，走保國內城，並來請降，而高麗始見崩潰之兆。

舊書高麗傳：「其年蓋蘇文死，其子男生代爲莫離支，與其弟男建男產不睦，男生爲二弟所逐，走據國內城，其子獻誠詣闕求哀，詔令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兵援應之。」

泉男生墓誌：「公情思內歎，事乖中軌，方欲出巡邊鄙，外巡荒甸，二弟產建，一朝兇悖，能忍無親，稱兵內拒，公以共氣星分，旣飲淚而飛微，同盟雨集，遂銜曠而提戈，將屠平壤，用擒元惡，始達烏骨之郊，且破瑟堅之壘，明其爲賊，鼓行而進，仍遣大兄弗德率表入朝，陳其事跡，屬有離叛，德遂稽留，公乃返旆遼東，移軍海北，馳心丹鳳之關，飾羽玄菟之城，更遣大兄冉有重申誠効，乾封元年，公又遣子獻誠入朝，二年，奉勅入朝，總章元年，授使持節遼東大都督上柱國玄菟郡開國公。」

且是時新羅方求助於中國，而百濟已先滅，無人爲之擊援。

新書自濟傳：「顯慶五年（西元六六〇年），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大總管，平其國。」（龍朔二年，劉仁顯再平其國，遂亡。）

聖德章元年九月，遂拔平壤城而滅高麗。

舊書高宗紀：「九月癸巳，司空英國公勣破高麗，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以歸，境內盡降，其城二百七十（同書高麗傳作一百七十六），戶六十九萬七千。」

又李勣傳：「總章元年，命勣爲遼東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略地至鴨綠水，賊譚其弟來拒戰，勣縱兵擊敗之，追奔二百里，至於平壤城，男建閉門不敢出，賊中諸城駭懼，多拔人衆遁走，降款者相繼，勣又引兵圍平壤，遼東道副大總管劉仁執郝處俊將軍薛仁貴並會於平壤，犄角圍之，經月餘，克其城，虜其王高藏，及男建男產，振旅而還。」

泉男生墓誌：「其年秋，奉敕共司空英國公李勣相知經略，直臨平壤之城，憫其塗地，潛機密構，遂與佞信誠等內外相應，將其王高藏及男建等咸從俘虜，其年與英公李勣等凱入京都。」

總之唐代以二十餘年之長期，六度出師征討，節節進攻，偪而漸東，已使高麗疲於奔命，國力凋敝，迨其內有障疊，外無應援，頹運已至，無可再挽，然則高麗之亡，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書平壤未下之前，賈言忠卽料其必克。

通鑑（二百一）：「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麗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爲我嚮導，彼之情僞，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彊，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

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鬪，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前，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

新書高麗傳：「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克……且高麗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勤年八十矣，虜仍舊仇，人相掠賣，地震裂，狼虎入城，罅穴於門，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

言忠所測高麗滅亡之原因，可謂瞭如指掌，卽以此役之結論視之，無不可也。

自唐迄今，時逾千祀，而吾遼東人，無論村農婦孺，幾無不知有薛仁貴其人者，卽以征高麗之役，威震遼海之故，賈言忠謂仁貴勇冠三軍，非虛也。

通鑑（一百九十八）：「龍門人薛仁貴，著奇服，大呼陷陳（遼史稱白衣登城，已見前），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拜游擊將軍，仁貴，安都之六世孫，名禮，以字行（貞觀十九年安市之戰）……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

新書薛仁貴傳：「同善進攻金山，颯蕩不敢前，高麗乘勝進，仁貴擊虜斷爲二，衆卽潰，斬馘五千，拔甯蘇木底蒼巖三城，遂會男生軍，手詔勞勉，仁貴負銳，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衆，身帥士，遇賊輒被殺萬餘，拔其城，因旁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扶餘既降，他四十城相率送款，虜震遼海。」（總章元年二月）

唐太宗久經行陣，老於用兵，而重稱仁貴，超擢之以遣高宗，遂平高麗。而第一次之安東都護，卽以仁貴任之者，豈非以其威震遼海，爲高麗遺氓所畏服歟。

考是時之高麗，即為前代高句麗之簡稱，而高句麗一族，本出夫餘，為吾中華民族成分之一部，其其立國於今東北域中最久，與後來之王氏高麗李氏朝鮮含有別種來源者不同，故其亡也，實等於吾族向外繁殖勢力之中斷，雖至末葉以後，不恤本族，略取遼東，又遷都朝鮮半島，淪於夷化，為中土人所深惡痛絕，然究屬同根之葉，未可終於歧視，故其世系，亦不可不述也。

高句麗諸王世系表：

一、始祖東明聖王姓高氏名朱蒙

在位十八年（在位十九年，因繼位者於其卒年稱元年，故少一年，下類推。）

二、琉璃明王 類利

三十六年

三、大武神王 無恤

二十六年

四、閔中王 解色朱

四年

五、慕本王 解憂

五年

六、太祖大王 一稱國祖王，名宮

九十三年

七、次大王 遂成

十九年

八、新大王 伯固

十四年

九、故國川王 男武

十八年

一〇、山上王 延優（一名位宮）

三十年

一一、東川王 位優居

二十一年

一二、中川王 然弗

二十二年

一三、西川王 藥盧

二十二年

一四、烽上王 相夫

八年

東明子以下世子繼者不注

大武弟

琉璃王之孫

大祖弟

大祖季弟或云即伊夷模

故國川王弟

- 二五、美川王 乙弗 三十一年
 - 二六、故國原王 斯由一名劍 西川王之孫 四十年
 - 二七、小獸林王 丘夫 十三年
 - 二八、故國壤王 伊蓮 八年
 - 一九、廣開土王 談德(中央名安) 小獸林王弟 二十一年
 - 二〇、長壽王 豆連(一作龜) 七十九年
 - 二一、文咨明王 羅雲 二十七年
 - 二二、安祇王 興安 長壽王之孫 十二年
 - 二三、安原王 寶延 十四年
 - 二四、陽原王 平成 十四年
 - 二五、平原王 陽成(隋書作陽又作湯唐書亦作湯) 三十一年
 - 二六、嬰陽王 元 二十八年
 - 二七、榮留王 建武 嬰陽王弟 二十四年
 - 二八、寶藏王 藏 榮留王弟 二十七年
- 起漢元帝建昭二年(西元前三十七年)，訖唐高宗總章元年(西元六六八年)，凡傳二十八主，七百五年。

新書高麗傳，於聖曆中以高德武為安東都督之後，有云：「後稍自國，至元和末遣使者獻樂工云，似高氏之高麗又能復興者，然考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記高藏降唐後，國祚遂斬，直至朱梁末年，始有王氏之高麗，代新羅而興，且舊書高麗傳謂高德武為都督後，高麗舊戶分發突厥歸朝，高氏之君長遂絕，亦與新書不相應，此何故耶，迨檢唐書要，及冊府元龜，始悟其致誤之由。

唐會要（九十五）：「憲宗元和十三年四月，高麗國進藥物兩部。」

冊府元龜：「元和十四年四月，高麗國進樂工。」

蓋新書所云，出於會要冊府，未嘗細覈舊書，以致此誤，此所謂高麗者，不爲新羅，則爲渤海，是時東北一隅，除此兩蕃，無可當高麗之稱者，唐人記載嘗稱新羅爲高麗，日本記載亦稱渤海爲高麗，舊書所紀，除唐末闕略，不及新書，餘皆勝於新書，本紀紀事，多據實錄，而元和十三十四兩年中，亦無高麗獻工之紀事，則新書所紀，乃爲會要冊府所眩，明矣。

五 安東都護府

唐滅高麗之後，於所收復遼東故地，及高麗其他之舊壤，設安東都護府，以當統理之任，其設置遷徙改變撤廢之沿革，頗費尋檢，茲爲便於分析，以下列四節述之：

一曰，都護府之設置。

唐太宗親征高麗一役，於所得遼東故地，置遼蓋巖三州，旋罷遼巖二州。

通鑑（一百九十八）：「貞觀二十年閏三月，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

及高宗滅高麗後，卽於其故地，置安東都護府。

新書高宗紀（總章元年）：「十二月，剖其地爲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擢酋豪有功者，授都

督刺史，令與華官參治，仁貴爲都護，總兵鎮之。」
舊書薛仁貴傳：「高麗既降，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仁軌於平壤留守，仍投石威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護，……撫卹孤老有幹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士衆，莫不欣然慕化。」
又地理志：「安東都護府，總章元年九月，司空李勣平高麗，高麗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戶六十萬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麗地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渠爲都督及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右武衛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以鎮之。」

復悉以遼東地爲州縣，並置諸羈縻州，悉隸都護府。

舊書高宗紀：「咸亨元年（西元六七〇年，即滅高麗之後二年，）正月辛卯，列遼東地爲州縣。」
舊書地理志：「安東都護府初置羈縻州十四，新城市都督府，遼城州都督府，哥勿州都督府，建安州都督府，南蘇州，木底州，蓋牟州，代那州，倉巖州，磨米州，積利州，黎山州，延津州，安市州，凡此十四州，並無城池，是高麗降戶，散此諸軍鎮，以酋渠爲都督刺史羈縻之。」
新書地理志：「高麗降戶，州十四，府九，（高宗滅高麗，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後所存州止十四，）南蘇州，蓋牟州，代那州，倉巖州，磨米州，積利州，黎山州，延津州，木底州，安市州，諸北州，拂涅州，拜漢州，新城市都督府，遼城州都督府，哥勿州都督府，衛樂州都督府，舍利州都督府，居素州都督府，越喜州都督府，去且州都督府，建安州都督府，右隸安東都護府。」

李勣於滅高麗之明年，有高麗諸城堪置都督府及州郡之奏報，此即都護府所屬諸府州之依據也。

三國史記（三十七）地理志：「總章二年二月，前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勣等奏稱：奉敕高麗諸城堪置都督府及州郡者，宜共男生商量，准擬奏聞，件狀如前，敕，依奏，其州郡應須隸屬，宜委遼東道安撫使薛仁貴相劉仁軌，送便穩分割，仍總隸安東都護府。」

鴨綠水以北未降十一城。

北扶餘城州，本助利非西，節城，本蕪子忽，豐夫城，本宵巴忽，新城州，本仇次忽（或云敦城），桃城，本波尸忽，大豆山城，本非達忽，遼東城州，本烏列忽，屋城州，白石城，多代嶽州，安市城，舊安子忽（或云九都城）。

鴨尸水以北已降城十一。

掠嶺城，本底城，葦口城，南嶽城，甘勿主城，本甘勿伊忽，遼田谷城，心岳城，本居尸岬，國內洲（一云不耐，或云尉那岳城），屠夫婁城，本宵利巴利忽，朽岳城，本骨尸岬，紫木城。

鴨綠以北逃城七。

姦城，本乃勿忽，面岳城，牙岳城，本皆尸岬忽，鶻岳城，本甘彌忽，積利城，本素里忽，禾銀城，本名尸忽，鞏山城，本加尸達忽。

鴨綠以北打得城三。

穴城，本甲忽，銀城，本折忽，似城，本史忽。

都督府一十三縣。

嶠夷縣，神丘縣，尹城縣，本世已，麟德縣，本古良夫里，散昆縣，本新村，安遠縣，本尸波知，賓汶縣，本比勿，歸化縣，本麻斯良，邁羅縣，甘蓋縣，本古莫夫里，秦西縣，本秦西心，得安縣，本得近支，龍山縣，本古麻山。

東明州四縣。

熊津縣，本熊津村，鹵辛縣，本阿老谷，久遲縣，本仇知，富林縣，本伐管村。

支潯州九縣。

已汶縣，本今勿，支潯縣，本只多村，馬津縣，本孤山，子來縣，本夫首只，解禮縣，本昔利伊，古魯縣，本古麻只，平夷縣，本知留，珊瑚縣，本沙好薩，隆化縣，本居斯勿。

魯山州六縣。

魯山縣，本甘勿阿，唐山縣，本仇知只山，淳遼縣，本豆尸，支牟縣，本只馬馬知，烏靈縣，本馬知紗，阿鎔縣，本源村。

古四州本古沙夫里五縣。

平堡縣，本古沙夫村，帶山縣，本大尸山，辟城縣，本辟骨，佐贊縣，本上杜，淳牟縣，本豆奈只。

沙淨州本號尸伊城四縣。

牟支縣，本號尸伊村，無割縣，本良毛夫里，佐魯縣，本上老，多支縣，本夫只。

帶方州本竹軍城六縣。

至留縣，本知留，軍那縣，本屈奈，徒山縣，本抽山，半那縣，本半奈夫里，竹軍縣，本豆盼，布賢縣，本巴老彌。

分饒州本波知城四縣。

貴且縣，本仇斯珍台，首原縣，本買省坪，舉西縣，本秋子台，軍支縣。

此其設置之大略也。

二曰，郡護府之遷徙及改稱。

郡護府初治於平壤，其後則屢有遷徙。

舊書地理志：「安東都護府，……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上元三年（即儀鳳元年）二月，移安東府於遼東郡故城置，儀鳳二年，又移置於新城，聖歷元年六月，改爲安東都督府，神龍元年，復爲安東都護府，開元二年，移安東都護於平州置，天寶二年，移於遼西故郡城置，至德後廢。」

新書地理志：「安東上都護府，……上元三年徙遼東郡故城，儀鳳二年又徙新城，聖歷元年更名安東都督府，神龍元年復改名，開元二年徙於平州，天寶二年又徙於遼西故郡城，至德後廢。」（通典州郡典略同）

唐會要（七十三）：「東安都護府，……上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五年百餘里之，聖歷元年六月三十日，改安東都護府爲安東都督府，以右武衛大將軍高德武爲都督，……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安東都督爲安東都護府，開元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改平州爲安東都護府。」

據此則初由平壤，徙於遼東城，次徙於新城，次又徙於平州，次又徙於遼西郡故城，先後凡治五地是也，其中改都護府爲都督府，卽等於都護府之罷廢，已而復之，其遷徙廢復之故，皆有史實可考，其依次述之：

都護府之初徙，係在咸亨元年（西元六七〇年），是時因高麗餘衆叛亂，以高侃爲東州道行軍總管以討之，並徙都護府於遼東州。

新書高宗紀：「咸亨元年四月，高麗酋長鉛牟岑叛寇邊，左監門衛大將軍高侃爲東州道行軍總管，右領軍衛大將軍李謹行爲燕山道行軍總管，以討之。」

又高麗傳：「總章二年，徙高麗民三萬於江淮山南，大長鉛牟岑率衆反，立藏外孫安舜爲王，詔高侃東州道李謹行燕山道並爲行軍總管討之，遣司平太常伯楊昶納亡餘，舜殺鉛牟岑，走新羅，侃徙都護府，治遼東，俄興兵於安市，又敗之於泉山，虜新羅援兵二千，李謹行破之於發虛河，再虜俘誠萬計，於是平壤殘孽不能軍，相率奔新羅，凡四年，乃平。」（按開明板新唐書高侃，皆作高品）

通鑑（二百一）：「總章二年四月，高麗之民多離叛者，敕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二百餘江淮之南，及山南東西諸州曠之地，其貧弱者守安東，咸亨二年七月乙未朔高侃經高麗餘衆於安市城。」

然兩唐書地理志，皆謂上元三年（卽儀鳳元年西元六六六年），徙於遼東郡故城，與前記異，通鑑考異

已考辨及此。||

通鑑考異（見通鑑二百二注）實錄：「咸亨元年，楊防高侃始拔安東都護府，自平壤移於遼東州，儀鳳元年，以高麗餘衆反叛，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城，蓋咸亨元年首移府者，終言之也，儀鳳元年言高麗反者，本其所以移也，會要無咸亨元年移府事，此年下（儀鳳元年）云移於遼東故城，今從之。」

新書高麗傳所謂都護府治遼東州之記載，可與實錄互證，不得以會要不載而否認之，然則何以有此歧異，又須詳考。

高宗以薛仁貴威震遼海，百戰百勝，故使其坐鎮高麗故地，然以咸亨元年，吐蕃入寇，乃調仁貴擊遼東行軍大總管，統兵往擊（見舊書本傳），遼東之地，無人鎮攝，此高麗餘衆叛亂之由來也。然據隋唐書仁貴傳，於仁貴未去任時，即有移理新城之語。

舊書薛仁貴傳：「檢理安東都護，移理新城，撫恤孤老，有幹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新書本傳同）

讀者以舊書高宗紀有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之語，因謂都護府曾一治於新城，再度移治於此，故曰仍，又謂遼東州即新城，以斬臆合，其考辨不爲不密，然仁貴之任都護，不過二年，爲時甚短，恐無遷徙之機會，且唐實錄明言高侃始拔都護府自平壤移於遼東州，則拔府之前，未曾移理新城可知也。本傳所載或因其後曾治新城而誤，否則殊難索解，至遼東州與新城，亦難作一地之解釋，兩唐書地理志

高麗諸州、有遼城州及新城州，三國史記地理志高麗諸城、有遼東城州，雖不敢由此證明遼城州即遼東城，亦即遼東州，而遼東州與新城爲二地，則可由此證明。

平壤之地、既爲叛民所據，軍興之際，以行軍總管節鉞所在，爲都護府治，通鑑注謂：「高麗在東已列置州府，故曰東州。」高侃所任東州道行軍總管，或即遼東州之簡稱，遼東州雖以遼東城得名，而府治之在州境，初無定所，故不必與遼東城，俱在一地，實錄曰府移於遼東州，以示別於下文之遼東城也。其後平壤之地漸定，府或仍遺舊治，至上元三年二月，又移治遼東城，實錄言咸亨元年移府者，是溯其自平壤內徙之始，地理志言上元三年徙府者，是究其治遼東城之終，二者固無抵牾，特須細考而始知之耳。

考上元三年徙治遼東郡故城之原因，蓋因新羅侵略高麗故地，無法統理。

新書新羅傳：「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而守之，帝怒，詔削官爵，詔劉仁軌爲雞林道大總官……發戶窮討，上元二年，仁軌破其衆於七重城……詔李謹行爲安東安撫大使，三戰，虜皆北，乃遣使入朝謝罪，然多取百濟地，遂抵高麗南境矣。」

初置都護府之日，其土人充都督刺史也，須與華官參理，至是乃盡罷之，所以慰安土人之心也。惟都護府既已內徙，同時亦將置於百濟之都督府，內徙於建安故城。

通鑑（二百二）：「儀鳳元年，……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其百濟戶口先徙於徐究等州者，皆置於建安。」

此亦平壤不能復爲府治之旁證也。

徙都護府於新城。係在僊鳳二年（西元六七七年），並因遼東地方不靖，命故高麗王藏爲遼東都督，居安東府。

舊唐高宗紀：「儀鳳二年二月丁巳，工部尚書高麗授遼東都督，封朝鮮王，遣歸安東府，安輯高麗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

又高麗傳：「儀鳳中，高宗授高麗附府儀同三司，遼東都督，封朝鮮王，居安東，領本蕃爲王。」

新唐高麗傳：「儀鳳二年，授藏遼東都督，封朝鮮郡王，遷遼東以安餘民，先編僑內州者皆原遣，徙安東都護府於新城。」

唐會要（七十三）：「儀鳳二年二月，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安置，乃令特進充使鎮府。」

未幾，藏以謀叛召還，改命泉男生安撫遼東。

新書高麗傳：「藏與棘鞬謀反，未及發，召還，放邳州。」

又泉男生傳：「儀鳳二年，詔安撫遼東，并置州縣，招流宄，平賦斂，罷力役，民悅其寬。」

泉男生墓誌：「儀鳳四年（即調露元年）正月二十九日，遭疾薨於安東府之官舍。」

大抵是時鴨綠江左岸之地，爲新羅所佔據，已不易於統理，而居遼東之高麗遺黎亦復蠢蠢欲動，故初遣其故王，繼遣其貴胄男生，往而安撫，又以新城爲遼東重鎮，且爲高麗遺黎所聚居，故徙於是，便統理焉。

惟是時所派遣之高藏泉男生等，不過協助都護，安撫高麗餘衆，直至都護府改稱之前，仍治新城。

通鑑（二百五）：「萬歲通天元年（西元六九五）九月丁巳，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明兄欽寂，時爲龍山軍討擊副使，與契丹戰於崇州（龍山即慕容氏之龍山，崇州亦在今熱河省境），軍敗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安東都護（舊書許紹傳作都督）裴玄珪在城中，欽寂謂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

注：「安東都護府，儀鳳二年徙新城，開元二年徙平州，按此時已徙平州。」

是爲營州失陷前一年事，都護府決無內徙之理，通鑑注所說之誤，不待辯也。

武后神功元年（西元六九六年），卽安東被圍之明年也，營州爲契丹所陷。

舊書地理志：「營州上都督府，……萬歲通天二年（卽神功元年）爲契丹李萬榮所陷，神龍元年移府於幽州界。」
通鑑（二百五）：「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翻。」（此作元年與地理志微異）

是年宰相狄仁傑，遂疏請罷安東府，繼高氏絕國，卽以遼東路梗不便統理之故。

舊書狄仁傑傳：「神功元年，入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納言，乃上書曰：「近者國家屢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回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鬻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如臣所見，請捐四鎮，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爲君長，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通典(二百)高麗傳：「聖歷二年，營州都督郭元振奏事狄仁傑，請罷薛訥，廢其東鎮，三韓君長，高氏爲其主。」(薛會要七十三作請罷薛仁貴，按本傳仁貴卒於永淳二年，薛薛訥是，訥，仁貴之子也。)

明年(卽聖曆元年)，乃改都護府爲安東都督府，議使故高麗王孫之孫寶元爲都督，不果行，久之又以藏之子德武爲都督，用仁傑之言也。

舊唐書高麗傳：「垂拱三年，封高麗孫寶元爲朝鮮郡王，聖歷元年，進授左鷹揚衛大將軍，封爲忠誠國王，委其統攝安東舊戶，事竟不行，二年，又授高德武爲安東都督，以領本蕃，自是高麗舊戶在安東者，漸寡，分授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長遂絕矣。」(自是二字以下唐會要同，又多其地並沒於諸蕃七字。)

夫都護府之改稱，乃因營州淪陷，遼東故地無法統理，其使高氏子孫往爲都督，亦爲高麗餘民便於撫治之故，同時幽州與遼東之交通已中斷，猶可藉今旅順至登萊之海道以通於中國，此可想像而得者也。至都護府之設，本爲轄所屬之都督府，今既改都護府爲都督府，則舊置之都督，亦必隨以俱廢，更可知矣。至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年)，鑒於遼東故地不能久爲放任，有設高級機關統理華夷之必要，於是復改都督府爲都護府，考舊唐書唐休璟傳，謂：「休璟於武后之末年復拜夏官尚書兼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兼安東都護，」而通鑑(二百七)亦有：「武后長安四年(西元七〇四年)八月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兼安東」之紀事，是復都護府之前一年，已有都護之官，此何說也。愚謂此所紀之安東都護或爲都督之誤記，如裴玄珪，通鑑作安東都護，而舊唐書紀傳作都督(已見前)是其證也。蓋休璟於

長安四年官都督，迨明年復舊制時，仍以休環爲督護。載筆者以後來之官稱，加於前一年，故有此誤，然因此得知安東都護或都督，以因幽營都督之遺額，而暫徙於幽州境，又知在開元二年徙都護府於平州之前，都護府固已不在新城，一若咸亨元年高侃爲東州行軍總管之情形。

開元五年始恢復營州，然安東都護於開元二年卽由幽州境徙於平州，其原因頗不易明，或其時唐廷已作恢復營州之計，而營州南道濱海之道，可與遼東交通，故移都護府於是，以便控制歟。

至開元十一年，又有卻歸燕郡之紀事。

唐會要（七十三）：「開元十一年三月六日，安東都護府卻歸燕郡，平州依舊置。」

會要又紀同時營州玉田海陽兩縣亦卻隸幽州，所謂卻者田邊郡退而僑置於內地也，其曰平州依舊置者，可作兩種解釋：其一則是都護府在平州，迨卸歸內地之燕郡，而平州亦隨徙於是，其一則平州不隨都護府俱徙，而依舊置於故處是也。此爲兩唐書地理志所不及詳，故取會要補證之。

其後中國對東北之經路，漸趨積極，營州進東之地，逐漸恢復，奚契丹不敢再爲大患，於是天寶二年（西元七四三年）都護府乃自平州東徙於遼西故郡城，又以新書方鎮表天寶二年有「平盧節度使治遼西故城」之語，知是時蓋以平盧節度使，兼管安東都護也。

統上所述，都護所治之地凡八：一平壤，二遼東州，三遼東郡故城，四新城，五幽州境內，六平州

，七燕郡，八遼西故郡城，是也。較以唐書地理志增出之治地凡四，此古籍所以有考證之必要也。

三曰，都護府治地及所屬府州之考證。


茲先說明都護府所治之地。

其一爲遼東郡故城，及高麗所稱之遼東城，亦卽今之遼陽也。

新書地理志（賈耽道里記）：「安東都護府，故漢襄平地城也。」

通鑑（一百八十二）：「遼東城卽漢之襄平城也。」（隋大業八年）

其二，爲新城。卽今撫順城北之山城（考已見前），高麗所建，或以今瀕遼河西岸之遼濱塔營之，其誤由於遼史。

遼史地理志（東京道）：「遼州始平軍，……唐太宗親征高麗李世勣拔遼城，高宗詔程振蘇定方討高麗，新城大破之，皆此地也。」（所統首縣曰遼濱縣，卽今遼濱塔所出名。）

今遼濱塔圖爲遼之遼州，而決非高麗之新城，讀史方輿紀要因遼史之誤，謂此遼州，卽唐克高麗遼東城之遼州，亦謂之新城，於是又有遼東新城之說。

遼東行部志（金人王寂撰）：「高宗命李勣東征，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領遼東，其後或治故城，或治新城，實卽今之瀋州也。」

據王寂所說，似遼東有新故二城，於是近人乃謂遼東新城在今之遼瀋塔，與高麗新城有別，然證以上文所引新舊兩書及會要，則知都護府確置於高麗新城，不惟遼東新城之說難信，即王寂謂瀋州（即今瀋陽）爲新城，亦說之未審也。

其三爲平州，即隋之北平郡，亦即今河北省之盧龍縣也。

舊書地理志：「平州，隋爲北平郡，武德二年改爲平州，天寶元年，改爲北平郡，乾元元年復爲平州。」（欽縣曰盧龍，即清代永平府治）

其四爲遼西故郡城及燕郡，此遼西郡乃隋代所置，治於汝羅城附近，與漢遼西郡治於陽樂者不同。

太平寰宇記（七十一）：「遼西縣，隋大業八年置，屬遼西郡，與郡同在汝羅故城之口，十一年寄治柳城。」
新書地理志（幽州幽都縣下）：「隋於營州之地汝羅故城，置遼西郡，以處粟豳鞏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領縣三，遼西，瀧河，懷遠。」（六年遷於幽州）

據寰宇記所說，可知遼西郡治於汝羅附近，而非在汝羅故城，茲再考之：

水經注（大遼水下）：「遼水又東南逕一故城，東曰汝羅城，又南逕營丘城西，東南入海，新書地理志引賈耽道里記，營州東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經汝羅守捉，渡遼水。」

武經縣志，按皇華四達記：「營州東百八十里凡九遞至燕郡城，……安東都護治所，即古之燕郡城是也，在營州之東，本遼西之地，契丹置崇儀（應作義），軍節度。」（按皇華四達記即賈耽道里記）

或謂遼水即今大遼河，所經之汝羅故城，似爲今之義縣，唐改遼西郡爲燕州，一名燕郡，遼史地理志

中京道，有宜州崇義軍，卽今義縣，證以武經總要，亦卽燕郡城之所在也。考疑唐代之汝羅守捉與汝羅故城，不在一地，依賈耽所說，則汝羅守捉，應在燕郡城之東南，並由此可證寰宇記之缺字，不爲東則爲南，汝羅守捉，應卽隋遼西郡之所在也。

考唐宋兩代所記安東都護府之里到，皆指最後所治之遼西故郡城而言。

通典（一百七十八）：「柳城郡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

舊唐地理志（敘）：「安東都護府在營州東二百七十里。」

武經總要：「興中府（卽營州），東南至安東都護府二百七十里。」

通鑑（二百五）注：「宋白曰：營州東南二百七里有保定軍，舊安東都護府。」（方輿紀要同）

安東都護府在營州東南二百七十里，既爲諸書所同，亦卽隋代遼西郡故治距營州之里至也。營州距燕郡爲一百八十里，卽今義縣，而汝羅守捉，尙在其東南，則去今北鎮不遠。謂是地爲安東府之所在，當亦十得八九矣，或謂遼史地理志顯州下有遼西州，遼東志又謂「距義州四十里有遼西鎮」殆卽遼西故郡城之遺址，此亦可備一說，惟武經總要謂燕郡城卽安東都護治所，則以涉於汝羅故城而誤，不可從也。考唐武德六年，內徙燕州於幽州，故幽州附近亦有燕郡，開元十一年，都護府卻歸燕郡，卽在是地，因其已自平州內徙，則決不在營州東之燕郡城，此又不待辨而自明矣。

以上五地之外，如平壤、遼東州，已爲說明於前，而暫在幽州境內之都護府，更不能詳指其地，故俱

齊郡部。府所屬之府州。

新舊唐書所載都護府所屬府州之名數，頗有異同，舊書所謂十四州者，合都督府併計之也，新書則於十四州之外，又有九都督府，此其異同之故，頗難分曉，諸如新城建安南蘇木等處蓋牟安市，皆已說明於前方，遼城州即遼京州，亦無待論。哥勿與國內音近，三國史記謂國內一云不耐，漢樂浪東都都尉所屬七縣，有不耐，在今朝鮮咸鏡南道。其後或移不耐於鴨綠江流域。高麗國內城云九都孝慈遠，泉男生走國內城，舉以降唐，而蒼巖南蘇木屬三城嶺之俱下，則地近於蒼巖可知也。唐太宗親征之役，所降十城，中有磨米，似在安市之東南，郭待封曾任積利道行軍總管而其生進達等水路之兵，由石城進攻積利城，是其地近海，又距鴨綠江口不遠。黎山州應即三國史記之犁山城，一名加尸考忽，高麗曾遣加尸城之兵守蓋牟城，其記事又在白巖攻陷之後，是其位置在遼東白巖二城之東南，惟代那延津二州無考，此就舊書地理志諸州加以考釋者也。

新書地理志之拂涅越喜二州，即為後來之拂涅越喜二部，或謂讎利亦即鉄利之訛，亦為後來之鉄利部，其地皆在今烏蘇里江之東，近於靉靉，與高麗舊壤，絕不相蒙，說者因謂安東都護府之任務，於統理高麗遺民之外，兼撫治東北諸夷，一如後來之平盧節度使，是亦不為無因也。若依此義解釋，則諸北拜漢衛樂舍利居素去且六州殆皆靉靉之地，特不能確指其所在耳。

三國史記所列諸城之名，亦可與唐書互證，白石城應卽石城，掠崑城應卽蒼巖，銀城卽太宗攻下十城之一，餘多不能確指，都督府所轄之十三縣，卽在平壤附近，凡都督以下所列諸縣，皆在朝鮮半島，故無說明之必要。

當都護府之初置，凡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約概括於李勣奏報之中，亦兼包鴨綠江兩岸地而言，惟兩唐書所載之府州，皆在遼東故地，置鴨綠江左岸之地而不言，蓋以平壤遼東之地，屢經叛亂，棄而不守，漸爲新羅所侵據，故在都督府移置遼東新城以後，所屬之府州，非復初置之原狀，可推而知之矣。

四曰，都護府之撤廢。

自開元七年起，以平盧節度使例兼安東都護，其詳當於次章述之，而都護府之廢卽與平盧節度有關。

舊書侯希逸傳：「乾元元年，軍人共推立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授節度使，旣數爲賊所迫，希逸率勳將士二累破賊徒向潤客李懷仙等，旣淹歲月，且無救援又爲奚盧所侵，希逸拔其軍二萬餘人，且戰且退，遂達於青州，會出神功能平皓於兗州，（神功傳上元元年爲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二年爲汴宋等八州節度使，）青州遂陷於希逸，詔就加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節度使，皆帶平盧之名也。」

新書方鎮表：「上元二年，平盧節度使引兵保青州，遂廢沂淄節度，號淄青平盧節度。」

平盧節度治於營州，而安東都護府，仍在遼西故郡城，大抵以節度副都領安東副都護，而節度使領都

護，分駐兩地，及肅宗上元二年（西元七六一年）。侯希逸放棄營州，則都護府自必隨之而廢，上元二年，在至德二年（西元七五七年）之後四年，是則南唐書地理志謂至德後廢，為不謬矣。

安東都護府沿革表：

地	址	建置及徙廢年代	都護及都督	備	考
平壤		總章元年置	薛仁貴		
遼東州		咸亨元年徙	高侃？		
平壤？		咸亨四年復？			是年是否復治待考
遼東郡故城？		儀鳳元年徙			平壤存疑待考
新城		儀鳳二年徙	裴玄珪 薛訥		
		聖歷元年改都督府	高德武 唐休璟		
幽州？		神龍元年復都護府	唐休璟		幽州都督兼領
平州		開元二年徙	許欽 凌 薛 秦		自開元七年起以平盧節度兼領
燕郡		開元十一年徙	劉王 陳 薛 秦		
遼西故郡城		天寶二年徙	馬靈 管 王 玄 志		
		上元二年廢	侯希逸		

六 平盧節度使及東北諸蕃

平盧節度使以轄境有平州盧龍而得名，置於開元七年，兼領安東都護。

新書方鎮表（幽州下）：「玄宗開元五年，營州置平盧軍使，七年升爲平盧節度，經略河北支度管內諸蕃及營田等使，兼領安東都護及營遼燕三州。」

李邕左羽林大將軍臧公懷亮神道碑（文苑英華）：「六州九胡，洊凶陷亂，公殊効特高，拜左羽林大將軍，後以本官兼安東大都護府，都護平盧軍節度使。」（按九州叛胡事在開元九年四月）

惟通鑑考異，據實錄開元二十九年八月以幽州節度副大使安祿山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遂謂祿山蓋自平盧兵馬使升充，天寶元年始以平盧爲節度，愚以爲考論未晰，不可不辨：舊書本紀：「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以安祿山爲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副使，」據此可證平盧軍使卽平盧節度副使之異稱耳，開元二十年張守珪以幽州節度副大使兼河北採訪處置使兼制營州及安東都護府，是時蓋以幽州節度使兼平盧節度使，又以幽州節度副使兼平盧節度副使，故曰兼制營州，此不過虛立平盧節度之名，而未嘗置專官以領之也。至天寶元年，始別以平盧爲節度置專官以領之，不復受制於幽州，舊書安祿山傳：「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之使，」通鑑：「天寶元年分平盧別爲節度，」皆謂此也，必合觀實錄本紀列傳及方鎮表，而後明其變遷跡，通鑑考異尙未考見及此，故余辨之。

自天寶元年以范陽平盧分置兩節度，遂分掌撫東北諸蕃之任。

通鑑（二百十五）：「天寶元年，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下略）……平盧節度，鎮撫寧夏，統平盧節度，二軍檢關守提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境，治營州。」（此據舊唐書地理志總序）

是時雖以平盧節度使領安東都護，而安東都護之職掌，不過為平盧節度之一部，其地位漸卑，異於初置，則不問可知矣。

開元二十八年，以平盧節度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處置使，見新書方鎮表，所謂兩蕃者指奚契丹而言，所謂四府者，奚有饒樂都督府（後改穆奉設都督府），契丹有松漠都督府，渤海有渤海都督府，黑水有黑水都督府，是也。平盧所押，實為四蕃，故有四府，天寶元年，安祿山初任平盧節度，及天寶十五載劉客奴歸平盧節度之日，皆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是則平盧節度所鎮撫者，兼有奚契丹兩蕃在內，通鑑以奚契丹改屬范陽節度，非也。

肅宗上元二年，營州失陷，平盧節度，移據青州，改稱平盧淄青節度，至代宗永泰元年（西元七六五年）遂以平盧淄青節度兼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此見記於新書方鎮表青密一欄之內者也。再舊唐本紀列傳如李正己李師古李希烈王師範等，皆以平盧淄青節度兼押新羅渤海兩蕃使，蓋以是時營州陷於契丹，平盧節度南徙，自遼東經營州以通幽州之路，業已中梗，乃改由今廣順之地，航海以達青州，此即中葉以後，渤海使臣朝貢中國之路也。至新羅使必由海道以達青州，又為向來必經之程，新羅渤海之

使，既同在一地登岸，再同由此轉赴東京，於是以居於是地之平盧淄青節度兼押兩蕃使，爲事理之所必然矣。

緣平盧節度之徙，尙有一事待考，卽奚契丹兩蕃及黑水府向由平盧節度押領者，改由何鎮押領經略是也。考舊唐書奚傳：「故事嘗以范陽節度使爲押奚契丹兩蕃使，」此所謂故事者，卽平盧節度南徙之後無法顧及奚契丹兩蕃，乃改命范陽節度押領之也。通鑑謂：「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本不誤，惟以之置於天寶元年之下，則似失之過早耳，至平盧節度南徙之後，渤海漸強，役屬黑水部，阻其自通中國之路，於是唐廷乃廢渤海黑水二府之制度，改以渤海與新羅並列爲兩蕃，此又以平盧節度兼押兩蕃之由來也。

高麗滅後，東北諸夷以靺鞨奚契丹爲最強大，靺鞨中之粟末部建爲渤海國，黑水部初亦與渤海並大，唐因以建渤海黑水二府者也。

新舊地理志：「黑水州都督府，（注，開元十四年置，）渤海都督府。」

舊唐書地理志：「其白山部素附高麗，因收平壤之役，部衆多入中國，沮囑安居骨察等部，亦因高麗破後奔散諸部，後無開焉，縱有遺人，並爲渤海讎戶，唯黑水部全盛，分爲十六部，部又以南北爲別，開元十三年安東都護薛平，請於黑水部內，置黑水軍，續更以最大部落爲黑水府，仍以其首領爲都督，置副都督，兼攝其衆，中國置校尉，使其部諸酋領之，十六年其都督賜姓李氏名獻誠。授雲應將軍，兼黑水經略使，仍以幽州節度使爲其節度。」

又渤海傳：「開元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來朝，詔以其地爲黑水州，仍置長史，遣使領之。」

綜合上文所紀，可知渤海之地，亦曾置都督府，以長史兼領之，故地理志與黑水州並言。其後黑水部爲渤海所役屬，則此兩都督府，自必同時撤廢。

新舊地理志雖繫諸府州，有安靜都督府，當亦在今吉林省境內，或今朝鮮之東北部。惟何時置設何時撤廢，別無可考。

其後靺鞨諸部以渤海爲最強大，立國亦最久，別於下卷述之，茲先述契丹奚寧等諸蕃以爲本章之結束。

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契丹內附，始置松漠都督府，以李（賜姓）窟哥爲都督，至武后萬歲通天元年（西元六九五）五月，松漠都督李盡忠與歸誠州刺史孫萬榮，俱爲營州都督趙懿所侵侮，遂舉兵殺懿，據營州作亂，神功元年討斬萬榮，而盡忠已先死，是時突厥既強，奚契丹既敗，遂臣附之，玄宗開元四年（西元七一七年）二月遂復置營州於柳城，蓋自失陷以來至是已二十二年矣，八年十一月契丹衙官可突干生擒安東都護薛泰，營州再陷，十一年又還治柳城，十八年可突干殺其主仰固，叛降突厥，二十一年幽州長史薛楚王命將追擊，軍至滹關都山之下（近盛龍塞），以奚衆持兩端，遂大敗，至二十一年張守珪爲幽州長史兼營州都督，頻出擊之，每戰皆捷，可突干漸爲守珪所逼，引衆漸向西北，旌爲其別部帥李過折所殺，二十三年遂以過折爲都督，自是契丹不敢復爲大患。天寶四載李懷秀任松漠都督，遼史所謂阻午可汗也，十一載八月安祿山以范陽節度兼平盧節度，邀功開豎，率軍數萬以討契丹，至土護

真河，又倍程三百里，次天門嶺，至契丹牙帳，屬久雨，弓弛矢脫不可用。遂爲懷秀所敗，明年又降附，其後中衰，爲奚所服，其迭剌部長涅里（一作泥禮）始立懷秀，涅里即遼太祖阿保機之始祖也。涅里之後曰耨里思，嘗左右其首領屈戌亦即阿保機之祖也，詳見兩唐書契丹傳及遼史世表，茲不具載。

貞觀二十二年，奚亦與契丹同時內附，始置饒樂都督府，以李（賜姓）可度爲都督，萬歲通天中，契丹叛唐，奚亦附之，又同附於突厥，以其兩部常相表裏，故唐稱之爲兩蕃，開元三年其首領李大輔請降，復立其地爲饒樂州，五年大輔與契丹首領李失活請於柳城依舊置營州都督府，乃以羊師度充使，督工作役，凡八千餘人，營州之復，大輔之力也，八年大輔以救契丹戰死，其弟魯蘇嗣立，後奚衆爲契丹衙官可突干所挾持，十八年叛附突厥，魯蘇不能制，乃投平盧軍，天寶五載，又以其首領婆固爲饒樂都督，其後安史之亂，河北多事，平盧節度所領之地，與中朝之聯絡已斷。肅宗上元二年，營州之地，更爲奚衆所侵，節度使侯希逸不復能守，乃棄其地南遷，是時營州之地，是否爲奚衆所據，史無明文，然平盧節度既不能復還故地，而押領兩蕃使改由范陽節度使任之，則營州故地之未復，可想而知矣。中葉以後，奚不時來朝，絕少叛亂之記載，蓋以史實觀之，遼唐季契丹強盛，奚不能抗，遂爲其役屬，而分爲東西奚，入遼以後，則漸與契丹人化合而不能自別矣（詳見兩唐書奚傳）。以上爲唐代奚契丹兩蕃叛服不常之大略，至兩蕃所置之諸州，亦略爲考論之。兩蕃城內所置諸州，新書記載頗詳。

魏書契丹傳：「太僕伐高麗，亂發契丹，首領數車，遠過會稽，以領右左武衛將軍，大帥統主振曲，家來降，歸其部爲五州，以振曲爲刺史，隸營州都督府，窟奇舉部內屬，乃置公孫都督府，窟奇爲都督，賜李氏，以建州部爲峭落州，統復爲彈汗州，窟活部爲無道部，營間部爲羽陵州，突使部爲日連州，高奚部爲徒河州，曠斤部爲萬丹州，伏部爲匹黎赤山二州，俱隸松漠都督府。」

又奚傳：「貞觀三年始來朝，嗣從伐高麗有功，帝爲置饒樂都督府，以其酋可度爲使，賜姓李，並以同會部爲弱水州，處都部爲祁黎州，奧使部爲洛州，度稽部爲太魯州，元後折部爲渴野州，均隸饒樂。」

又地理：「契丹，州十七，府一，玄州，威州，昌州，師州，帶州，歸順州，歸化郡，沃州，信州，青山州。」

漢都督府，領州八，峭落州，無逢州，羽陵州，白連州（白應作日），徒何州，萬丹州，正黎州，赤山州（皆計凡十七州又闕彈汗州）。奚，州九，府一，鮮州，崇州，順化州，歸義州，歸德郡。奉誠州都督府（注本饒樂都督府，開元二十三年更名，）領州五，弱水州，祁黎州，洛州，渴野州（併計凡九州）。」

魏書契丹傳有悉萬丹部，卽唐置之萬丹州，何大何部卽徒何州，伏弗郁部應卽伏部，以置匹黎赤山二州者也。羽陵部卽羽陵州，日連部卽日連州，匹黎部黎部卽匹黎州，吐六千部未詳，遼史營衛志謂：「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後分八部，」卽唐代松漠八州之所本也。又合松漠都督府及玄州，稱爲十部。新五代史謂契丹亦有八部：曰但利皆，曰乙室活，曰質活，曰納尾，曰頻沒，曰內會鷄，曰葉解，曰奚嗚，其名又與唐書不同。

隋書奚傳，謂：「奚有五部：一曰辱紇王，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爲其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此卽唐代饒樂都督府以五部爲五州之所本，而阿會部爲弱水州，又五部中之最強者也。新五代史亦言：「奚有五部：曰阿會，曰嚙末，曰奧質，曰奴皆

，曰黑紇支，」蓋卽唐代五州之異譯，魏書以下諸史，皆言奚在西，契丹在東，此位置大概不誤。惟北史契丹傳謂其初窟居松漠，此卽松漠都督府所由得名也。五代時胡嶠陷虜記謂：「自契丹上京去國十里，至眞珠寨，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州，」平地松林，應爲松漠得名之所自，或謂西喇木倫之上游今熱河多倫圍場等縣地方，古代多松，卽平地松林之所在，然以其時考之，地屬於奚，松漠都督府不應置於是處，今遼河以西之山脈，總稱曰松嶺山脈，卽由陰山一脈中，斜分東南一支，貫熱河省境，橫分老哈河溼河之源，是爲七老圖山，迤東至遼熱邊界之舊柳條邊松嶺門，峙爲松嶺，更東越大凌河，起頂爲醫巫閭山（此據徐賡東三省紀略），所謂松嶺，卽明代之萬松山，蓋以多松而名。滿洲歷史地理謂：「今內蒙東部之地，向稱爲遼海及東戈壁者，卽契丹之平地松林，」松漠一辭，卽指是地，其說大致得之，惟契丹之松漠都督府，與其謂在西喇木倫上游，無掌謂在松嶺，今松嶺門外，爲熱河省阜新縣地，近於大凌河，後魏太和三年，契丹求內附，止於白狼水，當卽在是，而松漠都督府之置，亦去是地不遠，何也。試觀府屬之徒河州，青山州，非卽慕容氏發跡之徒河青山乎，徒河以白狼河上游之圖爾根河得名，其地應在今松嶺門之外，青山亦然，徒河青山二州在是，則都督府亦豈非近於是地乎。奚之饒樂都督府由饒樂木得名，契丹闕志謂：「有水曰烏羅簡沒里，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黃河也，烏羅音同饒樂，卽魏書勿吉傳之「如洛輿水，今之西喇木倫河」也（說見卷三），西喇木倫一名潢水，潢亦作黃，故有黃河之名。遼

史地理志：「饒州匡義軍本唐饒樂府地，」此即胡嶠陷虜記所云：「潢水石橋旁有饒州，唐於契丹，置饒樂府，」是也。潢水石橋即駕於潢水之上，則饒樂水之爲西喇木倫，更無疑義，遼史於饒州下又云：「貞觀中置松漠府，」不惟與上文抵觸，且與契丹在奚東方之形勢不相應，考其所以有此說者，即因饒州在潢水上游地近平地松林之故，不知松漠之義，原爲概稱，不必以近於平地松林爲限也。再試以饒樂都督府屬州證之：如弱水，洛谿，皆爲如洛谿水饒樂水之省稱，太魯即太魯水，今之洮兒河也，祁黎，爲勿吉使者所經之祁黎山，魏書勿吉傳謂，此諸地皆在契丹西界，以今地望診之，則平地松林之地，尙在其西，不屬契丹而屬於奚，明矣，吳先生廷燮撰東三省沿革表：置松漠都督府所屬諸州於今遼寧省洮南縣一帶，地近於洮兒河，最初似爲奚地，再向南移至今綏東阜新朝陽等縣，則得之矣。吾向謂契丹居東而又偏南，奚居西而又偏北，蓋俱成斜長之形，且契丹居地曾經數徙，在唐代所居，或非常首故地，迨阿保機稱尊之後，奚故地又多被其侵據，執後以論前，往往不合，此松漠饒樂二府之地所以難於昭晰也。

松漠都督府所屬有彈汗州，其名應源於鮮卑之彈汗山。

三國魏志鮮卑傳：「引魏書，檀石槐既立，乃爲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噉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彈汗山應作彈汗山）

按續漢書國志高柳爲代郡之首縣，地在今山西省陽高縣境內，與契丹之地，絕不相涉，是則彈汗山

之命名，雖起於古鮮卑境內之彈汗山，而不必與彈汗山同在一地，蓋汎取古稱以名今地，夫書詳加考定也，新書所載奚契丹諸州，無法一一考定，姑從闕略，惟是時有所謂遼海者，殊與松漠之名有異，遼海之釋義及例證，已略見本書卷一之第一章，尋魏書庫莫奚傳及開遼海置戍和龍之義，即謂今內蒙東部，彌望平漠，無盡如海，故有遼海之稱（說本滿洲歷史地理）。此與松漠二字異義者，一緣於水經而名爲海，一緣於平地多松而名爲漠，蓋由取象之不同耳。

是時與奚並稱者，又有靺之一稱。

舊書靺傳：「靺匈奴之別種也，居於潢水北，北與烏羅渾接，地周二千里，風俗與契丹同。」

舊書奚傳又謂：「北至嶺，則靺之南境，與奚契丹接壤，明矣。惟新書回鶻傳又謂之白靺。」

新書回鶻傳：「白靺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保奧支水冷陁山，北烏羅渾，東靺，西靺，地圓袤二千里，……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失，曰潢水。」

奧支即奚五部之奧失，一作奧質石也（用日本白鳥氏說）。據方輿紀要謂：「奧支水出冷陁山中，入潢河，冷陁山即在奚契丹境內，」或謂即二部族分界之山脈，然白鳥庫吉氏則謂：「白靺又異於，」爲東胡民族之一部，與奚相近，當唐以前，即已奚靺並稱，白靺爲突厥之一部，又爲鐵勒十五部之一，初居於西方之遼營軍山，後避薛延陀之迫壓，乃東徙鮮卑故地，」此又一來源也。居延州名，貞觀

二十八年置，無若失音近與失，即與支水之所在，此亦屬於東北民族，故附連之。

此外如室韋烏洛侯（一作烏羅護）諸族已述其略於前卷，茲不復贅。

總之，唐代之控制東北，凡分四期：第一爲安東都護府時期，其主要任務雖在統領高麗餘衆，而東北諸蕃亦歸其控制，如安東都護薛泰之經營黑水靺鞨是也。第二爲幽州節度使兼平盧節度使及安東都護時期，是時營州之地失陷，控制東北諸蕃之任，悉集於幽州節度之一身，如開元二十三年之張守珪，即其倫也。第三平盧節度使兼安東都護時期，是時平盧節度，已自幽州割出，押領兩蕃四府，獨行控制東北諸蕃之任，如天寶元年安祿山之任平盧節度是也。第四爲范陽平盧兩節度分控東北諸蕃時期，是時以范陽節度控制奚契丹兩蕃，平盧淄青節度控制新羅渤海兩蕃，如侯希逸以平盧節度自兼安東都護隨以撒磨是也。唐中葉後，河北多故，且不時梗命中朝，其控制奚契丹之詳情，殊不可明，而平盧淄青節度之押領新羅渤海兩蕃，則說唐亡而未之改，本編述安東都護府之後，繼以平盧節度使，亦以其時總領諸蕃，一若晉初之平州刺史，兼領東夷校尉，鄭重述之，非無故也。

卷四終

東北通史 卷五

遼陽金毓黻撰

第四期 靺鞨契丹女真蒙古迭興時代上 唐中葉訖北宋

一 渤海之興及其世次

東北原始部族中之夫餘族，以移居朝鮮半島，而俱爲唐所平滅，如高麗百濟是也。所餘肅慎東胡二族，仍居故地，而成東西對峙之形勢，初則肅慎族之粟末靺鞨，興於唐代，繼則東胡族之契丹，興於五代及北宋，再繼則肅慎族之女真，興於宋代，再繼則東胡族之蒙古，興於宋末而滅宋金，是爲渤海、遼、金、元四國。雖遼得燕雲十六州及營平諸州，金進據淮水以北，元復統一中國，與渤海之局促東北一隅者有別，然是四國，同爲東北之部族，而迭相爭長，卽實言之，其國爲四，其族則二，自唐訖元，所有東北先民活動之成績，除漢族外，不過肅慎東胡二族之迭爲興廢而已。故名此期曰靺鞨契丹女真蒙古迭興時代，而所述之史蹟，則自粟末靺鞨之渤海始。

渤海始祖，姓大氏，名柞榮，粟末靺鞨人，或云高麗別種。

舊唐書渤海傳：「渤海靺鞨大柞榮，本高麗別種也，高麗既滅，柞榮率家屬徙居營州。」

新書渤海傳：「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冊府元龜五代會要皆略同此）

三國遺事引新羅古記：「高麗舊將祚榮，姓大氏，聚殘兵立國於太白山南，國號渤海。」

愚謂歐宋公撰新書時，得見張鷟章之渤海國記，所言必有依據。試觀唐太宗親征高麗一役，中有靺鞨兵來助高麗，是其附於高麗已久，大氏一族，亦其倫也。三國遺事稱祚榮爲高麗舊將，亦即靺鞨人仕於高麗之證，至高麗滅後，徙其族於營州，則亦有故。

舊書靺鞨傳：「酋帥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餘家內屬，處之於營州，煬帝授突地稽遼西太守，武德初遣使朝貢，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爲總管。」

遼史地理志（四）：「開寧中，粟末靺鞨部長突地稽舉落內附。」

蓋當高麗滅亡之前，粟末部人已有先處營州者，故大氏之西徙，亦居是地，燕州舊爲遼西郡治，亦卽後來之燕郡城，隋唐之際，蓋以是地處置降夷，一如後漢時代之遼東屬國焉。

新書渤海傳謂：「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殺營州都督趙譚，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乞比羽及高麗餘種，東走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與婁河，樹壁自固，武后封乞乞比羽許國公，乞乞仲象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詔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中郎將索仇鞞斬之。是時仲象已死，子祚榮引殘疲遁去，楷固寧謁度天門嶺，祚榮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於是契丹附突厥，王師道絕，不克討，祚榮卽并比羽之衆，恃荒遠，乃建國，自號震國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戶十

餘萬，勝兵數萬。」此爲渤海建國之大略。其與舊書異者，舊書謂祚榮與乞四比羽各使亡命奔，而不言有其父乞乞仲象。愚謂新書爲長，何以明之，考高麗滅亡於唐高宗總章元年（西元六六三年），舊書謂是時祚榮已率家屬徙居營州，而祚榮卒於玄宗開元七年（西元七一九年），距其西徙之時，已五十七年，如祚榮卒年七十，則總章元年不過十四歲，藉令長年，亦不過二十歲，是其隨父西徙，已無疑義，舊書僅言祚榮，可謂失考，自以新書爲可信，亦以有後得之渤海國記可據也。知西徙時有仲象，則亡命東奔時亦有仲象，明矣。然舊書亦有勝於新書者，新書謂李楷固度天門嶺以迫祚榮，在走度遼水之後，而舊書則不言度遼水，考新書安祿山傳：「天寶十一載，討契丹，至土護真河，晝夜行三百里，次天門嶺，」土護真河卽今之老哈河，則天門嶺亦應在遼水之右岸，契丹牙帳之所在也，是舊書不言度遼水者爲得實。舊書又謂：「屬契丹及奚盡降突厥，道路阻絕，則天不能討，祚榮遂率其衆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其地在營州之東二十里，此亦勝於新書。蓋新書之與婁河，卽今牡丹江，祚榮都於與婁河之西岸，卽今鄂多理城，鄂多理卽爲與婁之對音，爲祚榮樹壁自固之地，亦卽東牟山之所在也，新書敘東牟山於率衆東奔之前，似與阻與婁河樹壁自固爲二事，失其旨矣。渤海王姓大氏，亦有考釋之必要，新五代史及五代會要皆稱：「祚榮父曰大舍利乞乞仲象」，會要又有注云：「大姓，舍利官，乞乞仲象名也，」愚謂此文甚耐玩味，清史國語解云：「契丹豪民要裏而市者，納牛糞十頭，馬百疋，乃給官曰舍利，後遂爲諸帳官，以郎官繫之，」胡三省通鑑注云：「舍利

契丹管軍頭目之稱，「據此則舍利爲契丹先世時之官。又以契丹語爲名者也。宋史宋琪傳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模翰渤海人，歸亡後仕契丹，官大舍利，」此又乞乞仲泰稱大舍利之一證也。或謂舍利音近世里，爲契丹貴姓三耶律之一，其傳始於遼太祖阿保機，未必唐初之契丹，卽有此官，愚謂不然，考舊書突厥傳：「骨咄祿者，頡利之孫也，其祖父本單于右雲中都督舍利元基下首領也，」此舍利亦爲官職之稱，其時亦在唐初，不惟契丹有之，而突厥亦有之，國語解所述，乃契丹先世之制，非始於阿保機之世也。愚意祚榮因其父官大舍利，因以大爲氏，契丹人以其方言爲姓，祚榮或初姓舍利，繼以大爲姓，習漢化也。蓋仲泰父子徙居營州，附於契丹，曾與李盡忠同黨叛唐，故必曾受其大舍利之職，後乃以官爲氏，於理亦可信也。日本稻葉君山氏謂「鞞」字音近馬法，女真語稱大人曰馬法，祚榮以大爲氏，原於大人之意，此亦可備一說。

舊書渤海傳謂：「祚榮於聖曆中，自立爲振國王，振一作震，應源於其父震國公之封，惟武后聖曆凡二年，其在何年立國，宜一考之，茲據日本史，定其建國於聖曆元年。

日本類聚國史（一九三）：「文武天皇二年，大祚榮始建渤海國，和銅六年，受唐冊立。」

按日本文武天皇二年，卽唐武后聖曆元年（西元六九八年），和銅六年，卽唐玄宗開元元年（西元七一三年），舊冊封祚榮爲渤海郡王，正爲開元元年，則謂其建國於聖曆元年，自爲可信之紀載，類聚

國史。舊唐書等撰，成於宇多天皇寬平四年，當唐昭宗景福元年，在舊唐書未修之前，此知簡之紀載，與實事絕不類，此爲日本徑自渤海得來之史料，極可珍貴者也。

渤海本爲靺鞨之環末部，雖自稱爲震王國，而唐人仍以靺鞨稱之，迨玄宗開元元年，始封大祚榮爲渤海郡王，自是始有渤海之號。

舊唐書渤海傳：「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將崔忻往冊拜祚榮爲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仍以所統爲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

按唐玄宗於先天元年受睿宗禪，二年冬改元開元，是先天二年，卽玄宗開元元年也（西元七一三年）。今旅順黃井山，猶有崔忻奉使之遺蹟。

遼東志（一）：「鴻臚井在金州旅順口黃山（一名黃井山）之麓，井上石刻，有敕持節宣勞，奉使鴻臚卿崔忻一鑿一井兩口，永爲記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一造，凡三十一字。」

今鴻臚井遺蹟尚存，惟石刻已爲日本移送其國內府，僅有拓本可考，取校遼東志，無鑿造二字，實爲二十九字，案石刻之崔忻，卽舊唐書之崔暉，蓋誤忻二字，以形似而誤書，自當以忻爲正。新書百官志：「冬衛尉寺府，有中郎將，秩正四品，又有郎將，秩正五品，鴻臚寺卿，秩從三品，掌賓客及凶儀之事，凡四。尚書省，有中郎將，秩正四品，又有郎將，秩正五品，鴻臚寺卿，秩從三品，掌賓客及凶儀之事，凡四。尚書省，有中郎將，秩正四品，又有郎將，秩正五品，鴻臚寺卿，秩從三品，掌賓客及凶儀之事，凡四。尚書省，有中郎將，秩正四品，又有郎將，秩正五品，鴻臚寺卿，秩從三品，掌賓客及凶儀之事，凡四。尚書省，有中郎將，秩正四品，又有郎將，秩正五品，鴻臚寺卿，秩從三品，掌賓客及凶儀之事，凡四。」

外，一據此則好射外番，乃鴻臚卿之本職，崔忻蓋以郎將攝鴻臚卿而往者也。蓋其時遼州之陷，已爲契丹所據，故忻由海道往而經旅順。如忻於元年秋發往，則須於翌年春夏歸，海道初開，涉難，故需時頗久，忻於歸途鑿井以爲後日之記驗，故晉開元二年五月也。

至渤海郡王之封，是否與鞞鞞有關，亦應探討，渤海本漢郡名，唐於其地置滄州又分置渤海縣，即今河北滄縣一帶之地。漢渤海太守高洪居渤海蓆縣，後嗣因以爲望，唐晉州刺史高武光封渤海縣伯，吏部尙書高元裕封渤海縣男，檢校戶部尙書高重封渤海縣子，高崇文高駢皆以節鎮封渤海郡王，五代之高季興一族，亦多被封爲渤海王，其人皆不必居於渤海故地，以其郡望而封之也。大祚榮爲粟末部人，與渤海郡望有關。若以聲音學考之，渤與鞞爲同部字，海與鞞爲同聲字，唐人或以鞞鞞二字音近於渤海，遂以渤海郡王、封之。此祇姑備一說，未可視爲定論也。新書謂自是始去鞞鞞號，專稱渤海，蓋以鞞鞞爲勿吉譯音之變，又爲中國所加夷人之稱，大氏覺其非雅詞，故以音近之渤海二字代之也。其以渤海爲國，在肅宗寶應元年（西元七六一一年），新書渤海傳：「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爲國，欽茂王之，」是也。隋文帝初封高麗王高元爲遼東郡公，後乃進封爲王，亦其例也。渤海諸王世次，新書敍記頗詳。

新書渤海傳：「玄宗開元七年，祚榮死，其國私證爲高王，子武藝立，私改年曰仁安，……武藝死，其國私證爲王，子欽茂立，改年大興，欽茂死，私證文王，子去臨早死，弟元維立，歲，猜虐，國人殺之，推宏爲子瑒，瑒爲

王，改年中興，死諡曰成王，欽茂少子濞稱立，改年正曆，死諡曰王，子元瑜立，改年永德，死諡曰王，弟智壽立，改年永隆，死諡曰王，弟明忠立，改年太始，立一歲死，諡曰王，從父仁壽立，改年建興，死諡曰王，子新德蚤死，孫彝震立，改年咸和，彝震死，弟虔晃立，死，玄錫立，……後史家失傳，故叛附無考焉。」

渤海末世之王，曰大諲譖，後唐明宗天成元年（西元九二六年），渤海爲遼所滅，合前所紀，凡十四世，而新五代史謂遼開平元年（西元九〇七年），大諲譖遣使朝貢，上距唐懿宗咸通之末（咸通十四年爲西元八三七年），中隔三十五年，玄錫諲譖二王，是否相銜，宜一考之。

唐會要（五十七）：「乾寧二年十月，賜渤海王大璋璫勅書，翰林稱加官合是中書撰，書意詔報中書。」
翰苑羣書翰林志：「乾寧二年十一月，渤海國王大璋詣救書，院中稱加官合是中書意詔報中書。」（按此文有奪誤，璋語應爲璫璫二字之誤書。）

唐昭宗乾寧二年（西元八九四年）上距咸通十四年，凡二十四年。下距梁開平元年，凡十二年，則璋曙之世，正當玄錫諲譖二世之間，如此則增一世，計凡傳十五世。茲據新舊兩書渤海傳及舊唐本紀通鑑（及考異）冊府元龜續日本紀唐會要，參定渤海諸王世次年數，列爲二表：

一、渤海諸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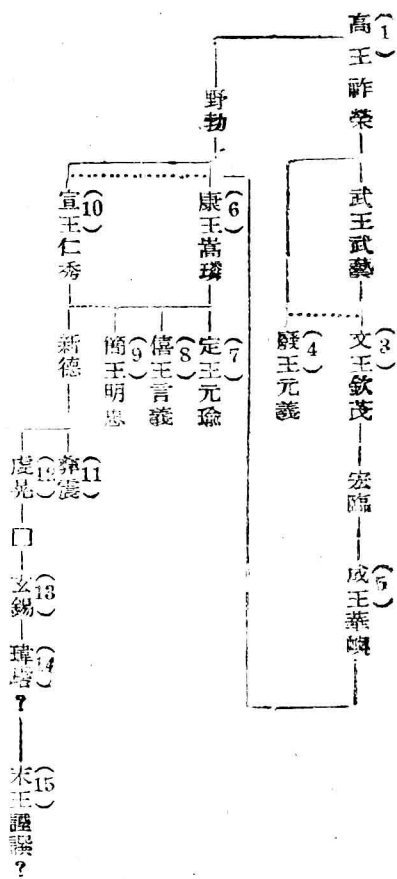
世次	王名	諡號	年號	在位年數	備
一世	大祚榮	高王		二十二年	

考

二世	武藝	武王	仁安	十八年	祚榮子
三世	欽茂	文王	大興	五十六年	武藝子，實在位五十七年，末一年與元義華嶼併計
四世	元義			數月	欽茂族弟
五世	華嶼	成王	中興	一年	欽茂孫，父名宏臨
六世	嵩璘	康王	正曆	十五年	華嶼子
七世	元瑜	定王	永德	三年	嵩璘子
八世	言義	僖王	朱雀	五年	元瑜弟
九世	明忠	簡王	太始	一年	言義弟
十世	仁秀	宣王	建興	十三年	為祚榮弟野勃之後，明忠之從父也
十一世	彝震		咸和	二十六年	仁秀孫，父名新德
十二世	慶晃			十四年	彝震弟
十三世	玄錫			二十三年	慶晃孫
十四世	璋瑒			十二年	以下二世，系屬不詳
十五世	璽驥			二十年	玄錫之卒年，及璋瑒璽驥二世之立年，皆無考，茲以璋瑒璽驥始見史籍之年，為元年

自唐武后聖曆元年高麗大祚榮建國之年起，訖後高麗宗大成元年末王璽驥降遼之日止，凡傳十五世二百二十九年。

二、渤海世系表：



近頃日本學者，喜談渤海史實，嘗稱玄錫為景王，譌誤為哀王，其源出於日本外務省編纂之外交史稿，愚頗疑其無據，後讀朝鮮史略卷二云：「渤海至景哀王時，契丹攻滅之，」始悟其致誤之由，按此所云景哀王，指新羅之景哀王言之也。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即遼太祖天顯元年，亦即新羅景哀王三年，是年遼滅渤海，故東國史略云：「景哀王時，契丹攻滅之，」惟其語欠分曉，於景哀王之上，未冠新羅二字，纂志稿者，未加詳考，遂以景哀二字之謚，分屬玄錫譌誤二王，不知其無據也，况二王之間，尚有瑋瑋一世乎。

考舊書渤海傳，記朝貢封册差詳，惟其王訖於彝震，其年訖於文宗大和七年二月，其下僅云開成後亦修職貢不絕，以無史料可據故也。新書不甚記朝貢封册，而有年號諡法州郡官制物產可考，其王訖於玄錫，其年訖於咸通，互有詳略，亦自可貴，愚以新書所記，應出渤海國記。

新書藝文志：「張建章渤海國記三卷。」（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皆著錄此書）

宋史王溥傳：「子貽孫，字象賢，溥好聚書，至萬餘卷，貽孫遍覽之，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大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按此則本出東都事略王溥傳，又詩話總龜引王彙清話亦如是云）玉海（十六，地理類）唐志：「張建章渤海國志三卷（大和中），王貽孫云：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張建章渤海記言之。」

由上所舉，可得數證，舊書經籍志不載渤海國記，而新書藝文志有之，是可知撰舊書者未嘗采及，而撰新書始采之，一也。張氏於大和中官幽州從事，則其所記應止於大和，唐大和五年，爲渤海王彝震咸和元年，是其所記，亦必訖於彝震之世，證以南部新書，記建章以四鎮行軍司馬使渤海，及北夢瑣言所記張建章泛海遇仙一文，則知張氏必於大和中以幽州從事出使，是時其王彝震尙未卒，故僅知其年號爲咸和，而不知其諡，此爲新書采及張記之證，二也。愚意凡新書所記之年號，諡法州郡官制物產，必皆出於張記，衡以舊書所記朝貢封册之悉出實錄者，來源自異，三也。新書所記，彝震之後，又有唐僖宗玄錫二世，其時後於大和，必不出於張記，然言宗大和十二年，封僖宗爲渤海國王，已見舊

本紀，處冕有可紀，則空錄亦必如有可錄。且新書此世二十，無語法，又缺年制，其非出於張記，更不待辨矣。

二 渤海之事大與交鄰

渤海高王祚榮始受唐封，爲其蕃屬，自此歷世執禮願恭。朝貢不絕，唐亡之後，其事繼唐而與之失。後唐亦無不然，並世諸蕃，惟新羅與相比，稱爲兩蕃。其他皆不之及也。

惟武藝之世，曾因其母弟大門藝諫擊黑水，不從而奔唐，因怨唐包庇其弟，而致有一次之衝突。

舊書渤海傳：「開元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來朝，詔以其地爲黑水州，仍置長史，遣使鎮押，武藝謂其屬曰：黑水途經我境，始與唐家相通，舊請突厥吐屯，皆先告我而去，今不計會，即請漢官，必是與唐家通謀，腹背攻我也，遣母弟大門藝及其舅任雅，發兵以擊黑水，門藝會充質子至京師，門元初遣至是，謂武藝曰：黑水請唐家官史，即欲擊之，是背唐也。唐國人衆兵盛，萬倍於我，一朝結怨，俱自取滅亡，……武藝不從，門藝兵至境，又上書固諫，武藝怒，遣從兄大壹及代門等請兵，徵門藝欲殺之，門藝遂發其怨，問遣來奔，武藝尋遣使朝貢，仍上表極言門藝罪狀，請殺之，上密遣門藝往安西，仍報武藝云：門藝遠來歸我，誠不可殺，今遣向嶺南，已遣去訖，俄有洩其事者，武藝又上書云：今聞門藝不向嶺南，伏請試前殺卻，由是……門藝曾向嶺南以報之。」

渤海與黑水，同爲唐之蕃屬，渤海黑水兩府所以並置者也。後因渤海日強，欲夷黑水而服屬之，遂不從門藝之諫，而加以迫壓，遂以路遠，坐視莫救，黑水卒爲渤海所役屬，是門藝自取滅亡之說爲不謬。

，而坐致武藝之侈大，玄宗募門藝之歸向，又以此爲最甚也。

開元二十年九月，渤海遂發兵向唐攻襲，並越海而攻登州，殺其刺史。

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年九月，渤海韓勣寇登州，殺刺史章俊，命左領軍將軍蓋福順發兵討之。」

又渤海傳：「二十年，武藝遣其將張文休，率海賊攻登州刺史章俊，詔遣門藝往幽州，徵兵以討之，仍令太僕員外卿金思蘭往新羅發兵，以攻其南境。」

惟其時別有一路師，向幽州進攻。

韓愈烏氏廟碑：「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尙書領所部兵，塞其路，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文，寇不得進，民還其居，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邊威益張。」注：許孟容烏承洽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藝出海濱，至馬都山，屠陷城邑，公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

新書李光弼傳：「附烏承詵，承詵師元中爲平盧先鋒，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奔，詔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詵塞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民得還。」

考是時渤海兵進攻之路有二：一出鴨綠江口越海而攻登州，是爲水路，一出營州，南至馬都山以窺幽州，是爲陸路，然此二路非同時並進，就載籍考之，蓋武藝先出兵以犯登州，殺其刺史，以攻唐之不備，迨中國兩路發兵致討，一命蓋福順携門藝發范陽兵，由營州進攻渤海之西境，一命金思蘭發新羅兵，進攻渤海之南境，其携門藝以往，蓋爲鞏固易主之計，未幾新羅之兵，以山阻寒凍，雪深丈餘。

吳士死者過半，無功而還，范陽之兵，亦不得逞，而武藝更率兵由此進至馬都山，幸烏承洽（卽承壽）以累石塞路，而退其兵，是渤海向幽州一路進攻之兵，其時後於登州可知也。馬都山一作都山，又作烏鶻都山。近於渝關，舊書契丹傳：「可突干來鈔掠，幽州副將郭英傑烏知義率精騎追擊，軍至灤關都山之下，樊衝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次於烏鶻都山，」皆是也。方輿紀要：「直隸遷安縣有都山，在縣北百五十里，一名馬都山，開元二十一年郭英傑與契丹戰，敗死於此，」又云：「山高寒蒼秀，爲盧龍之鎮，」據此則馬都山爲盧龍之鎮，去古渝關甚邇，此渤海由營州一路進犯幽州之證也。未幾，武藝遣人至唐京都刺門藝以報怨，未中，而唐捕刺客殺之，惟武藝亦懼唐之再討，且黑水室韋俱遣騎助唐，足以牽掣其後方，遂上表悔過，玄宗亦因賜雪撫慰之。

張曲江集：「代玄宗救渤海王大武謫，不識順逆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當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爲禍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迷復非遠，善又何如，朕記人之長，忘人之短，况此歸伏，賊用嘉歎，永作東土，不亦宜乎，所令大設慶等入朝，並已處分，各加官賞，想具知之，又近得卿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恨，欲讎此蕃，卿既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然，此是人情况爲君道，然則知卿忠赤，勳必以聞，永保此誠，慶流未已。」

當武后之世，突厥既強，契丹及奚，皆曾降附，而渤海高王祚榮，亦與之通，觀武藝所稱：「黑水舊請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之語，可以知之。吐屯者，突厥所置以領附從諸國之官也（見通鑑注

未與突厥絕，至是突厥精渤海，欲致兩蕃，武藝既拒其請，又表上之，是則已脫去突厥之羈縻矣。渤海自斯授後，則始終親附於唐，朝貢不絕，茲為避繁，將其歷年朝貢中國之紀載，表列如次：

渤海朝貢表：唐敕使附

中國紀年	渤海紀年	中國敕使	渤海入朝使
唐中宗神龍元年	高王祚榮八年	遣侍御史張行發往招慰	遣子門藝入侍
睿宗景雲二年	十四年		遣使貢方物
玄宗開元元年	十六年	遣崔忻來册祚榮為渤海郡王	遣王子入朝是歲門藝歸國
四年	十九年		遣大首領入朝
七年	二十二年	遣吳思謙册武藝妻王	祚榮卒遣使告哀
八年	武王武藝仁安元年	遣張越來	
九年	二年		遣大首領入朝
十年	三年		遣味勃計入朝
十二年	五年		遣曹時慶貢正旦
十三年	六年		遣烏借芝等貢正旦並請德大昌勃 遣人朝

十四年	七年	遣李道真復家	遣王子地刺行入朝又遣大德信入朝
十五年	八年		遣李道真大寶方先後入朝
十六年	九年		遣蔡夫須計入朝
十七年	十年		是年凡西遣使入朝內有大德信入朝
十八年	十一年		遣大郎雅智蒙烏那達和先後入朝凡遣使四次
十九年	十二年		遣使賀正又遣大姓取珍等入朝
二十一年	十四年		遣大誠慶入朝上表悔過
二十三年	十六年		遣王子大器入朝
二十四年	十七年		遣李樂計木智蒙先後入朝
二十五年	十八年		遣公信計多蒙固先後入朝是歲武曩卒
二十六年	文王欽茂大興元年	遣殷守簡冊封襲王	遣使入朝請寫書
二十七年	二年		遣弟大易及受福子先後入朝
二十八年	三年		遣使入朝
二十九年	四年		遣失阿利入朝

天寶二載	六年	遣弟大審入朝
五載	九年	遣使賀正
六載	十年	遣使入朝
八載	十二年	遣使入朝獻方物
九載	十三年	同上
十二載	十六年	遣使入朝
十四載	十七年	遣使賀正 <small>新書謂玄宗之世渤海凡朝獻二十九次</small>
肅宗至德元載	十九年	平盧節度使判官張元潤來
二載	二十年	平盧節度使判官王進奉來
寶應元年	二十五年	詔以渤海為國遣使進封為朝王
代宗廣德元年	二十六年	遣內侍韓朝彩來
二年	二十七年	遣王譔入朝
大曆二年	三十年	三遣使入朝
三年	三十一年	兩遣使入朝
七年	三十五年	遣使入朝

	九年	三十七年		兩遣使入朝
	十年	三十八年		四遣使入朝
	十二年	四十年		四遣使入朝並獻日本舞女十一人
德宗建中元年		四十三年		遣使入朝
	三年	四十五年		遣使入朝
貞元七年		五十四年		遣大常靖大貞幹先後入朝
	八年	五十五年		遣楊吉福入朝
	十年	五十七年	欽茂卒	遣大清允入朝
	十一年	康王嵩璘正歷元年	內侍殷志曠來冊封曠王	遣密阿古入朝
	十四年	四年		遣大能低茹富仇入朝
	二十年	十年		遣使入朝
	二十一年	十一年		遣使入朝
肅宗元私元年		十二年		遣使入朝
	二年			遣楊光信入朝逃還被執
	四年	十四年	嵩璘卒唐遣使來冊曠王	

五年 定王元瑜永德元年

遣高才南大德時入朝

七年 三年 元瑜卒

遣使人朝

八年 僖王言義朱雀元年

遣內侍李重晏來冊繼王

遣辛文德等入朝

九年 二年

遣高禮進入朝贈佛像又遣大孝真
等人朝

十年 三年

朝 遣卯真壽大呂慶大庶俊等先後入

十一年 四年 言義卒

遣高宿滿大誠慎等先後入朝

十三年 簡王明忠太始元年

遣使朝唐

十四年 宣王仁秀建興元年

以明忠卒遣使冊仁秀為王

十五年 二年

遣使二次入朝 渤海凡十六朝貢 新書謂憲宗之世

穆宗長慶元年 二年

遣大公則入朝

二年 四年

遣使人朝

三年 五年

遣大多茲入朝

四年 六年

遣大德入朝

敬宗寶曆元年 七年

遣使人朝

二年 八年

遣使人朝

文宗大和元年	九年			遣使入朝
二年	十年			遣使入朝
三年	十一年			遣使入朝
五年	彝震咸和元年	王以仁秀卒遣使冊彝震爲		
六年	二年	遣內侍王宗禹來留左右神策軍		遣大明俊入朝
七年	三年			遣高資英大光晟先後入朝又遣學生三人入太學
九年	五年	幽州節度行軍司馬張建章來		
開成元年	六年			遣使運熟銅至唐市易
二年	七年			遣大明俊入朝又遣留學生六人
三年	八年			遣使入朝
四年	九年			遣大延廣入朝
武帝會昌六年	十六年			遣大之藝入朝
宣宗大中十二年	虔晃元年	王以彝震卒遣使冊虔晃嗣		
懿宗咸通十三年	玄錫元年			遣崔宗佐大陳潤入朝
昭宗乾寧二年	璋璿		唐認加官	

乘太祖開平元年	遼興	遣大昭順入朝
二年	同	遣崔禮光入朝
三年	同	遣大誠諤入朝
乾化元年	同	遣使入朝
二年	同	遣大光贊入朝
五年	同	遣丹掠國人實遼陽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	同	遣大禹謨大元謹入朝
三年	同	遣裴璆入朝
明宗天成元年	同	渤海爲遼所滅

右表所列，大抵見於兩唐書兩五代史冊府元龜唐會要五代會要，尤以冊府所載爲最多，而渤海之度於事大，始終弗懈，亦於此可見矣。

渤海於朝貢中國之外，亦極盡交鄰之能事，據日本史籍所載，渤海遣使於日本者，凡三十四次，而前三十三次中，日本答聘凡十三次，其後遂不答聘，蓋是時日本欲以藩屬待渤海，於其國書體式，屢有爭議，然渤海不爲稍屈，此後則日本定每十二年間，許渤海使來聘一次，違則被拒，觀於日史所述可知也。茲綜列爲一表，以見其概。

渤海通聘日本表：

次數	使 臣	同使人數	奉使之年	與前使相 去年數	附 載
一	高仁 高齋德代	二十四	唐開元十五年		明年答聘
二	胥要德 已珍蒙代	不詳	廿七年	十二	明年答聘
三	慕施蒙	七十五	天寶十一載	十三	
四	楊承慶	二十三	乾元元年	六	是年日使先至明年又答聘
五	高南中	不詳	二年	一	明年答聘
六	王新福	二十三	寶應元年	三	是年日使先至明年又答聘
七	登真福	三百二十五	大曆六年	九	後二年答聘
八	烏須弗	不詳	八年	二	卻還
九	史都蒙	一百六十七	十一年	三	明年答聘
十	張伯壽	不詳	十三年	二	日使先至
十一	高泮弱	不詳	十三年		卻還
十二	李元泰	六十五	貞元二年	八	
十三	呂定琳	六十	十一年	九	明年答聘

十四	大昌泰	不詳	十四年			是年日使先至約六年一聘昌泰至 百約定不拘年限故明年又答聘
十五	高南容	不詳	元和四年	十一		§
十六	高南容	不詳	五年	一		明年答聘
十七	王孝廉	不詳	九年	四		以後日本無答聘使
十八	慕威德	不詳	十三年	四		卻還
十九	李承英	不詳	十四年	一		
二十	王文矩	不詳	長慶元年	二		
廿一	高貞泰	一百一	三年	二		自是日本約每十二年聘一次遂 以爲例此次以早來卻還
廿二	高承祖	一百三	寶曆元年	二		
廿三	王文矩	一百餘	大和元年	二		違約卻還
廿四	賀福延	一百五	會昌元年	十四		
廿五	王文矩	一百	大中二年	七		雖違約仍許受聘
廿六	烏孝慎	一百四	十二年	十		日本受其聘惟以偵國喪不得入 部
廿七	李居正	一百五	咸通元年	二		違約卻還
廿八	楊成規	一百五	十二年	十一		

廿九	楊中選	一百五	乾符三年	五	違約卻還
卅	裴頡	一百五	中和二年	六	
卅一	王龜謀	一百五	大順二年	九	違約卸還
卅二	裴頡	一百五	乾寧二年	三	
卅三	裴璵	不詳	梁開平元年	十三	
卅四	裴璵	一百五	貞明五年	十二	

渤海之朝唐聘日，俱含有市易之意，此證之諸書而可見也。册府元龜載：「開元元年十二月鞞鞞（即渤海）王子請就市交易，許之，」又：「開成元年，淄青節度奏，渤海將到熱銅，請不禁斷，」又兩唐書李正己傳皆謂：「正己官淄青節度，市渤海名馬歲歲不絕，」又入唐巡禮求法行記載：「開成四年登州有渤海交關船，」此皆渤海朝唐以市易爲重之證也。日本三代實錄載：「渤海使楊成規來市易貨物，」又載：「裴頡來向鴻臚館交關，」又紀：「渤海客來，多携珍物，日本人愛之，」此又渤海聘日以市易爲重之證也。新書渤海傳謂：「俗所貴者，太白山之菟（即兔字），南海之昆布，柵城之鼓，扶餘之龜，鄆頡之豕，率實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綿，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栢，涇沱之鱒，果有九（應作丸）都之李，樂游之梨，」此即渤海富於物產之證。日本稻葉岩吉氏嘗曰：「

渤海所以頻與日本交通者，不外欲彼國之產品，以向日本求售耳。」（見氏著滿洲發達史初稿），此篇對於渤海與日本交通之言。夫渤海之於唐，受封納貢，累世相繼，無闕藩禮，間有市易之事，亦必請而後行，與聘日本以市易為主旨者，又有不同，或據此以為渤海輸誠日本之證，則大非矣。

當此之時，與渤海為鄰者，南有新羅，西有契丹，新書渤海傳：「以鴨綠為朝貢道，長嶺為營州道，」即適於中國之路也。以遼原為日本道，南海為新羅道，扶餘為契丹道，則於日本之外，又必通於新羅契丹可知矣。茲考渤海盛時僅有新羅助唐攻渤海南鄰一役可考，三國史記新羅憲康土本紀：「十二年春，北鎮奏，狄國人入鎮，以片木掛樹而歸，遂取以獻，」其本書十五字云：「寶露國與黑水國人共向新羅國和通，」按時當唐僖宗之世。黑水國者黑水部也，在渤海之北，寶露為勃利之對音，唐玄宗嘗拜黑水部酋倪屬利稽為勃利州刺史，是勃利與黑水初為一部，後乃分立，所稱狄國，必渤海也。其時黑水勃利欲通新羅，必經渤海，而渤海關遏之，且密遣人挂此牌，蓋以揭其密約，聞其和好耳。又契丹國志謂：「渤海王大謹諤深憚契丹，陰與新羅結援，」此亦渤海交通新羅，僅見之紀事也。至渤海與契丹之交通，有渤海朝貢之紀事，見遼史太祖本紀，又高麗史亦謂：「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背盟殄滅，」此雖未記載連和之事實，而兩國之必有交通，亦由此可得梗概矣。

三 渤海之疆域

考渤海之疆域，應以新書爲根據。

新書渤海傳：「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爲上京，曰龍泉府，領龍潭三州，其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龍鐵湯榮興六州，遼新故地爲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長寧穆賈四州，沃沮故地爲南京，曰南海府，領沃辭椒三州，高麗故地爲西京，曰鴨綠府，領神桓正四州，曰長嶺府，領瑕河二州，扶餘故地爲扶餘府，常屯勁兵，扞契丹，領扶仙二州，鄭頡府領鄭高二州，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濬二州，安邊府領安瓊二州，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越三州，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領伊棠沱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爲鐵利府，領橫汾瀋海義歸六州，越喜故地爲懷遠府，領達感懷紀富美羅邪之九州，安遠府領寧潭慕常四州，又鄴銅濶三州爲獨婁州，濶州以其近濶沫江，蓋所謂濶沫水也。記原，東臨瀋海，日本道也，南齊，新羅道也，鴨綠，朝鮮道也，長嶺，營州道也，扶餘，契丹道也。」

以上所謂某某故地，卽爲渤海五京十五府之所在，試爲約略言之。古之肅慎，卽後來之靺鞨，其故地卽爲今之吉林省，然其立國之地，應以在今牡丹江流域寧安縣境內爲得實，故所謂肅慎故地，卽指今牡丹江下游之地，亦卽渤海上京龍泉府之所在也。中京顯德府既在其南，亦卽爲肅慎故地之一部，文中肅慎故地一詞，下賅二府，故不待重舉也。下文亦同此例。肅慎一稱挹婁，茲謂肅慎故地之外，別有挹婁故地者，蓋挹當作虞，挹婁者虞婁也。新書靺鞨傳，有：「拂馮虞婁越喜鐵利等部，在渤海之東北，」爲今俄領東海濱濱濱海之地，其後漸爲渤海所吞併，遂於拂馮部故地置東平府，虞婁故地置定理安邊二府，越喜故地置懷遠安邊二府，鐵利故地置鐵利府，於此四部之地，凡置六府，按新書之文，井然可求，是挹婁者，卽虞婁之誤書也。虞婁之名，或出於靺鞨，然當靺鞨之初，已別於肅慎故地之

外，自爲一部，故不得概以肅慎言之也。據卷二所述，大抵肅慎之地在南，爲今朝鮮咸鏡道南部及江原道一帶之地，沃沮之地在北，爲今朝鮮咸鏡道北部及吉林省延吉琿春一帶之地，不待詳說，已得明證，新書謂：「獯貊故地爲東京畿內府，沃沮故地爲南京南海府，」恐爲筆者之誤，南京之地在南，卽在今咸鏡道，其地濱海爲通新羅之要路，亦正爲古濊貊之地，東京之地在北，卽在今琿春境內，爲航行日本之所必經，亦正爲古沃沮之地，準此以談，新書所記，爲南北倒置，明矣。鴨綠府在今鴨綠江上游，長嶺府在今海龍縣英額門附近之分水嶺，舊名納魯窩集，一名長嶺子是也。此二府之地，卽爲古高句麗國之本部，故以高麗故地稱之。扶餘府似在今昌圖縣之北，開魯縣之東，長春縣之西南，而鄭頡府又似在今長春農安等縣及扶餘縣之南，此二府之地，正爲古扶餘國之本部，故以扶餘故地稱之。率賓府似在今綏芬河至東，屬於俄領東海濱省，綏芬卽率賓之對音，又作速頓恤品蘇濱，新書稱爲率賓故地，或古有率賓部，以無明證，不能詳也。鄭頡府既與在扶餘故地之扶餘府並敘，似應在扶餘府之北，今長春農安扶餘等縣之地，然據遼史本紀：「當溟渤海之初，曾與定理安邊二府，同時舉兵，」是其地又與遠在挹婁故地之二府相毗連，究在何地，實難驟定。虞婁、拂涅、鐵利、越喜四部，遠在黑龍江下游，烏蘇里江迤東之地，在唐中葉以前，本與黑水部，同通於中國，惟考冊府元龜之紀載：「鐵利部朝唐，訖於開元二十八年，拂涅部訖於二十九年，越喜虞婁兩部訖於貞元十八年，黑水部訖於元和十年，」卽是其先後役服於渤海之證。其後則黑水獨存，其他四部俱見併滅，因以置府

，新書謂：「渤海官王仁秀，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仁秀嗣位於唐元和之末，正爲黑水部不能自通中國之日，其云海北諸部，卽指黑水等五部而言，其云開大境宇者，卽指夷婁婁四部之地爲府而言，兩相比證，有明徵矣。

茲依新書所記某某故地之語，已將渤海五京十五府之所在，尋得梗概，再以賈耽所記證之。

新書地理志：「賈耽記遼州人四夷道里（卽賈耽皇華四達記），（一）營州入安東道，營州西北百里，曰松陁嶺，其西矣，其東契丹，距營州北四百里，至溫水（卽潢水），營州東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經汝羅，守捉，慶遠水，至安東都護府，五百里，故漢遼平城也。東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六百里，至建安城，三百里，故中（安慮作平）郭也。南至鴨綠江北泊灼城，七百里，故安平縣也，自都護府東北，經古蓋牟，新城，又經渤海長嶺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臨忽汗海，共西南三十里，有古肅慎城，其北經德里鎮，至南黑水蘇鄂千里。（二）登州海行人高麗（卽指新羅），渤海道，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歌島末島烏湖島，三百里，渡烏湖海，至馬石山之部里鎮，二百里，東傍海嶺，過青泥浦桃花浦香花浦石人江靈眺灣烏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嶺，過烏骨口具江烏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初島，千里，至鴨綠江，（按鴨綠江三字，疑字爲骨江三字之下，八百里三字之上，誤置於此），唐恩浦口，乃東南六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以上新羅），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派流東北三十里，至清灼口，得渤海之境，又派流五百里，至九（按九應作津丸）島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派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東北如東六百里，至渤海王城。」（以上渤海）

按賈氏爲憲宗貞元中宰相，此記卽撰於是時，而在渤海，則文王欽茂之末年，康王嵩靜之初世也。近人吳承志官習就道里記考實，疏證甚詳，可資研討，茲所徵論則者，爲關於渤海諸京府之一部耳。（

今大連灣舊稱青泥窪，嘗即賈記之青泥浦，其他發行諸島，俱有可徵，詳見吳書。茲先考渤海上京龍泉府之所在，即今寧安縣城（即建古塔）西南七十里之東京城是也。

遼書東京記：一壽公臺（即建古塔之異譯）西南六十里，曰沙嶺，遼東十餘里，有宮城焉，土人相傳曰，東京……故城發石爲基，土牆高丈許，無復雉堞，頽然短垣也。圍可三十里，城門石路，車轍宛然，南門故址，似宮殿三重，前一重規模宏敞，礎方廣三尺餘，計一十有六，後二重無存焉，殿南向，正中鑿雕甍，東西二闕門，階墀陸城，層級可辨，前列五臺，今高二丈許，似京師鳳闕遺制，後有小城，似宮禁，左右石井二，白石甃湖，八角形，明堂以外，九陌皆闕，依稀可識，旁石壘如部落軍伍所舍，或官署遺跡，各拱城內，今宮室無存，敗瓦亂蹟，在榛莽中，時有丹碧琉璃，錯出闕籬，存漢字款識，土人取以爲玩，掘地得斷碑，有下歐壘城儒生盛於東觀十字，皆漢文，字畫莊肅，蓋國學碑也。……城外大河，繞城而東，有圯橋亂石，橫亘水中，城南有古寺，鑲石爲大佛，高丈有六，法相莊嚴，鏤鑿工巧，今墮其首，好事者裝而復之，前有石浮屠八角形，郭外平曠數十里，……蓋松花江以東風土之美，莫若東京云。」（金史詳校三引）

高士奇屬從東巡日錄：一沙林（即沙嶺）東南十五里，曰火茸城，廣四十餘里，中間築城可里餘，三殿基址皆在，碎磬瓦棋布於上，築城外是大石佛，高可三丈，蓮花承之，前有石塔，向東小欹。」

余於二十二年之夏，親往東京城旅行，凡駐半月，踏勘殆遍張賁所記。大致不謬，惟其宮殿遺址之所在，實爲子城，在大城之北部，至石佛之所在，則爲大城之四面偏南，所謂石浮屠者，或稱石燈，飾於佛前，以供焚香楮者，宮殿附近殘瓦極多，上有文字，或一字或二字不等，殆爲瓦工之記識，從事發掘，頗有采獲，以涉繁冗，姑不論列。

考此城位於牡丹江之南岸，牡丹江原稱呼爾哈河，呼爾哈音促則爲忽汗，是忽汗河，即今牡丹江也，

牡丹江自南來潑爲湖，今日鏡泊。即古之忽汗海，再北至東京城附近，折而東流，傍城之北，再下又折而北流。若就全流言之，則此城實在河東，新書渤海傳云：「欽茂從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是也。再以賈記證之：「安東都護府爲今之遼陽，由此經今英額門附近，爲長嶺府，再東北而至今東京城，約爲一千五百里，又由鴨綠江口上泝六百餘里，而至今輯安縣爲高麗丸都城，再上泝二里，而至今臨江縣附近，而爲西京鴨綠府治之神州。再陸行四百里，至今今輯安附近之中京顯德府，再北行偏東六百里，而至東京城，即渤海中京之所在，亦即所謂渤海王城也。」

次考中京顯德府，應卽爲今樺甸縣境之蘇密城，此城位於輝發河北岸，周六里，東西二門，內有子城，周四里，近城四面十餘里，皆有小城，蹶以賈記之行程，應出於花江輝發河二水會合之處，則此城適當其地，其爲渤海中京無疑也。

今琿春縣有八連城（一作八疊城），其境內亦有子城，附近更有數小城，故有八連之名，是應爲渤海東京龍原府之所在。今朝鮮咸鏡道北青郡之新昌附近有渤海古城，其地南瀕海，疑爲南京南海府之所在，又今臨江縣附近，應爲西京鴨綠府之所在，證以賈記，可得其概，雖西京西京之故城，今尙不能確指，有待異日之踏勘，然其位置所在，則大致不差。

自來考渤海五京十五府者，頗多異說，其誤悉出於遼史。茲略舉其癥結如下：

遼史地理志：「東京遼陽者，高麗所居平壤城，遼東京本此，……高麗平高麗，於此置安東都護府，後爲渤海大氏

所有，……詐建郡邑，自稱震王，中宗賜所部曰忽汗州，忽汗州即故平壤城，號中京顯德府。」

又：「開州鎮國軍，本遼新地，渤海爲東京龍原府，都督廢顯穆賀四州事。」

又：「海州南海軍，本沃沮國地，渤海號南京南海府，都督沃賚椒三州。」

又：「顯州率先軍，本渤海顯德府地，世宗置以奉顯陵。」

又：「涿州鴨綠軍，渤海號西京鴨綠府，都督神桓豐正四州事。」

卷

按遼志所記，除涿州即渤海之神州，仍爲西京鴨綠府故治外，其餘四京，皆非故地。茲爲辨之。

遼志以遼陽爲高麗之平壤城，又以爲忽汗州，即中京顯德府，一隅之地，忽東忽西，忽南忽北，令人迷罔，皆與遼陽渺不相涉，尋其致誤之由，即以遼滅渤海之後，改建東丹國，遷於遼陽之故，東丹國都既徙，而渤海諸州亦隨之俱遷，上京中京之民多遷遼陽，東京之民遷於開州，即今鳳城，南京之民遷於涿州，即今海城。其所領諸州之名，或仍其舊，如開州所統之顯穆賀三州是也，或易其名，如海州所統之耀嬪二州，爲椒晴二州之易名，是也，至遼之顯州，即在今之北鎮，而遼志以與渤海顯州同名，故逕曰本渤海顯德府，此尤無考訂之必要。

其他諸府州，亦同斯例，如遼州在今之遼濱塔城，而遼志謂即爲治於拂涅故地之東平府，如韓州在今之八面城，而遼志謂即爲治於扶餘故地之顯府，如信州即今懷德縣境之信州城（俗稱新集城），而遼志謂即爲治於遼喜故地之懷遠府，如瀋州，即今之瀋陽城，而遼志謂即爲治於挹婁故地定理府屬之州，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凡此皆因渤海諸州自北遷南，修史者以移置之州爲初置之地，所以致此詭譎。其原因將於下章述之。渤海之國都凡數遷，其大柞榮始居之地曰舊國，欽茂徙居上京，又徙東京，復還上京。

新書渤海傳：「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貞元時東甯徙東京，欽茂死，華璵爲王，復還上京。」然又嘗都中京。

賈耽道里記：「顯州，天寶中，王所都。」

綜上所考，則渤海所都凡四地，曰舊國，曰上京，曰東京，曰中京，是也。

按舊書渤海傳：「柞榮衆東保挹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此即舊國之所在也。曹廷杰東三省輿地圖說云：「仲象父子，應東度遼水，至鄂多理城建國，後徙上京龍泉府，今稱東京城，自鄂多理城至東京城，實三百里，故曰直舊國三百里。遍考此外距東京城三百里者別無城基可當。」愚謂曹氏之說是也。新書謂：「渤海大氏保太白山之東北，阻與婁河，樹壁自固，與婁河即今之牡丹江，與婁亦鄂多理之對音，又由鄂多理之昔轉爲敖東，城依與婁河之東岸，故亦稱曰鄂多理城。又稱敖東城，此即渤海舊國之所在也。此城既位於牡丹之江上游，牡丹江本稱忽汗河，故唐初册封柞榮爲王之日，即稱其地爲忽汗州，其後國都北徙，仍傍忽汗河，且不出忽汗州境內，故唐仍以忽汗州都督封後嗣諸王，與國都之徙無與也。清人彭光譽以鄂多理城，爲清初祖肇基之地，此由韓朶里一音之偶同而附會，近人已辨其誤，然更因得此反證，而確知爲渤海始基之地，即所謂舊國是也。

渤海都於上京之時最久，至文王欽茂大興五十年之頃，徙都東京，即唐貞元間也，然至大興五十七年，欽茂卒，其孫華嶼嗣立，遂遷於上京，新書所紀，當爲實錄，至寶臆所記「天寶中會都顯州」之語，無徵於新書渤海傳，殊滋人疑，或欽茂徙都上京之前，曾暫都於中京亦未可知，惟據余所考，渤海之末世似曾自上京龍泉府移都於中京顯德府，其證有二。

遼史地理志：「東京遼陽府，統縣九，遼陽縣，本渤海金德縣地，渤海爲常樂縣，仙澤縣，渤海爲永豐縣，鶴野縣，渤海爲雞山縣，興遼縣，渤海爲長寧縣。」

遼史於中京顯德府之故縣，未曾詳舉，惟顯州所統奉先縣下云：「新長樂山，長一作常，即遼陽府下所稱之常樂縣，蓋渤海亡後，遼人乃徙顯州所屬常樂縣之民於兩地，一在遼陽，屬遼陽縣，一在今北鎮，仍稱顯州，知常樂爲顯州渤海故縣，則金德亦必爲其故縣矣。」又遼顯州山東縣下云：「割渤海永豐民爲陵戶，此亦應如常樂之例，知永豐爲顯州故縣，則遼陽永豐對於顯州必矣。」依此圖推之，則雞山長寧，皆當爲顯州故縣，考中京顯德府所屬六州，曰顯盧鐵湯柔興，取證遼志，惟顯州故縣無明證，顯州爲中京顯德府之首州，而所徙之民多在遼陽，故遼志於東京遼陽府下，有號中京顯德府之語，此即渤海末世徙都中京之明證，一也。

遼史本紀：「太祖天祚元年，正月庚申拔扶餘城，命揚隆安歸北府宰相蕭河只等，將虜騎爲先鋒，遇遼軍老弱兵破之……是夜深忽汗破。」

論者多謂此忽汗城，爲上京龍泉府。今固未敢遽爲否定，然庚申距西貢僅六七日，扶餘城者，卽渤海之扶餘府，此地似爲今昌圖之北，開魯之東。（扶餘府之考證詳後章黃龍府下）其地距今東京城，不啻千里，師行何至如是之速。吉林通志會釋此曰：「七日之間，馳驟千里，當時軍行驟忽若此，所謂破竹之勢也。」此蓋以今之農安爲扶餘府之所在，故如此說之，然猶嫌其稍遠，惟今昌圖迤北之地，與今蘇密城，東西相望不過四五百里，正爲六七日之程途。且時值隆冬，師行甚速，經造城下，爲理所許，其猶稱忽汗者，蓋猶被以舊京之名，不必以不近於牡丹江，而泥其義，此亦渤海末世徙都中京之證，二也。

總之五京之制，始於渤海，而後來之遼金皆仿之，如遼以臨潢府爲上京，大定府爲中京，遼陽府爲東京（初稱南京），大同府爲西京，析津府爲南京，金以會寧府爲上京，大定府爲北京（初亦稱中京），遼陽府爲東京，大同府爲西京，開封府爲南京（以燕京爲中都實有六京），是也。尋建立五京之義，應起於五行五運之說，然吾國自姬周之世，卽有東西二京，後漢隋唐亦然，而宋更有四京，（以汴梁爲東京，洛陽爲西京，歸德爲南京，大名爲北京，）特其數不必用五，是其由來亦久矣，深求其義，失之穿鑿，茲故從略。

清代稽古之士，多以今之東京城，爲金之上京會寧府。

張貫東京記：「土人相傳曰東京，蓋金祖故都也，余考金史云：以遼陽爲東京。」又云：「五國城去遼東葦千里，

遼州	中京顯德府			東京龍原府 曰柵城			南京南海府			西京					
遼州	顯州	盧州	鐵州	湯州	榮州	興州	慶州	麟州	穆州	賀州	沃州	晴州	椒州	神鹿	今遼寧臨江縣附近
賈珍	金德，常樂，永豐，雞山，長寧	山陽，杉盧，漢陽，白巖，霜巖	位城，河端，蒼山，龍珍	驪峯，常豐，白石，均谷，嘉利	崇山，瀉水，綠城	盛吉，蒜山，鐵山	龍原，永安，烏山，壁谷，熊山，白楊	海陽，接海，格川，龍河	會農，水歧，順化，美縣	洪賀，送誠，吉理，石山	沃沮，鶯巖，龍山，濱海，昇平 <small>靈泉</small>	天晴，神陽，蓮池，狼山，仙巖	椒山，紹嶺，漸泉，尖山，巖淵	今遼寧臨江縣附近	今遼寧臨江縣附近
	今吉林樺甸縣之蘇密城？	京東一百三十里	京西南六十里	京西北一百里	京東北一百五十里	京西南三百里	今吉林琿春縣八連城？				今朝鮮咸鏡北青郡附近？				

府寧賓		府安邊		府定理		府鄴額		府扶餘		府長嶺		府鴨綠	
益州	華州	瓊州	安州	潘州	定州	高州	鄴州	仙州	扶州	河州	瑕州	正州	桓州
遼史作蓋州				遼史作潘州									
				瀋水，安定，保山，能利	定理，平邱，巖城，慕美，安夷		粵喜，萬安	強師，新安，漁谷	扶餘，布多，顯義，鵲川				桓都（即九都），神鄉，洪水
	今吉林綏芬河遼東之雙城子		今烏蘇里江流域		今烏蘇里江下游地		今吉林長春農安等縣附近？或與定理安邊二府毗連	遼東之地	今遼寧昌圖縣遼北，長春縣遼南，開魯			今遼寧海龍縣寧額門附近	今遼寧輯安縣京西南二百里
												京東北三百八十里	京東北二百十里

府懷遠			府鐵利					府東平			建州			
懷州	越州	遼州	歸州	義州	海州	蒲州	汾州	廣州	比州	黑州	沱州	蒙州	伊州	
		懷福，豹山，乳水							遼史作 北州		遼史作 陀州	蒙家		
俄領東海濱省東部濱海之地			俄屬伯力附近					今吉林密山縣興凱湖西岸之地			即清代初祖所居之建州			

凡五京 凡六十二州	未詳所領之州		獨奏州				安遼府								
	斡州	集州	涑州	銅州	鄂州	書州	慕州	鄜州	寧州	芝州	邪州	福州	美州	富州	紀州
凡一百三十縣(縣名不全)	斡那, 斡波, 雲山	奉集		花山			慕化, 崇平						山河, 黑川, 斡川	富壽, 優雷,	
			今松花江流域					同上							

遼東日本史，遼海離州，尙有若忽木底玄菟之名。

續日本紀（十）：「渤海王書，仍差若忽州都督胥要德等充使。」
又（二十一）：「渤海大使輔國大將軍兼將軍行木底州刺史楊承慶。」
又（二十二）：「渤海使輔國大將軍兼將軍玄菟州刺史高南申。」

以上三州，不在前舉六十二州之內，蓋當渤海立國之初，諸州仍沿用高麗舊名，而見於日本史者，卽是時之都督刺史也（時在文王欽茂大興中年）。是時渤海尙未釐定諸京府州縣之名，直至宣王仁秀，書大十字，諸京府州縣之名，因以釐定，向日沿用之故名亦悉易新稱，而其沿革，遂亦不可考矣。至玄菟木底之所在，已見前卷，若忽之名，亦出於高麗，以忽字爲尾而知之。渤海之國境四至，亦有疏考之必要。

舊唐書渤海傳：「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與新羅相接，（此下疑有闕奪）越蔥嶺，東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
新唐書渤海傳：「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北字疑作與）新羅以泥河爲境，東窮海，西契丹，地方五千里。」

按兩書所謂直營州東二千里者，指高王祚榮所居東牟山之舊國而言也，其地去營州約千餘里，舉其威靈故云二千，渤海之西南境，應以賈耽所記爲準，登州東北海行至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又沂流東北三十里至泊灼口，得渤海之境，泊灼口者，今之大浦西河口也，是則以今大浦西河口，爲渤海之西南境，爲信而有徵矣。賈記又謂：「安東都護府東北經古蓋牟新城以至渤海長嶺府，」長嶺府既在今海

龍麟之分水嶺，則渤海之西南境，不能踰今之開原清原可知矣，至其西境，則以扶餘府縣接契丹，故魏書云：「扶餘府常屯勁兵扞契丹，」扶餘府若在今昌圖迤北開魯之東，則其西境已踰遼河，而與契丹爲界矣，泥河者，或以今朝鮮德源迤北之龍興江當之，應在南京南海府之南，是即渤海之南界，以接新羅者也。其東南境瀕海，可以不論，其東境如虞婁、拂涅、鐵利、越喜諸部，既均爲渤海所併，則地盡於海無疑也。黑水靺鞨居今黑龍江下游，故云東北爲黑水靺鞨，惟其西北境外，尙有室韋，如烏承洽禦渤海入寇時，黑水室韋俱以兵來屬，則黑水之西，渤海之北，俱接室韋。又唐書室韋傳謂：「其西境，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則其西南與渤海接壤，又可推而知之矣。至新唐書言地方五千里，頗爲得實，舊唐書地方二千里之語，應指廣袤之直徑，非言其輪廓也，綜上所說，定渤海之國境四至如下。

「南與新羅，以泥河爲界，西南以鴨綠江之泊灼口，及長嶺府之南境，與唐分界，東際海，西界契丹，東北至黑水靺鞨，西北至室韋，地方五千里。」

其次所應考者，則渤海之交通五道是也。

一曰鴨綠朝貢道 按賈耽所記：「登州海行入渤海道，」即由登州東北海行入鴨綠江口，以抵渤海王城之路，亦即渤海朝貢使之所經也。「蓋由渤海上京龍泉府，經中京顯德府（即顯州），而至西京曠源府（即神州），再由此舍陸登舟，出鴨綠江口，渡海以至登州，而達唐之長安，其與賈記異者，一

爲自北而南，一爲自南而北耳。唐遣第一次之冊封使崔忻，道經旅順黃井山下而鑿井，唐使以此道往，而渤海貢使亦以此道來，又可爲明證也。新書「鴨綠朝貢道也」一語，本極分曉。乃滿洲源流考（卷十）謂：「朝貢爲朝鮮之譌，應據通考改正，」然余檢通考，仍作朝貢，與唐書同，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且其時高句驪已滅，而王氏高麗未興，別無所謂朝鮮，則其不應擅改又不待論。

二曰長嶺營州道 按賈耽所記：「營州入安東道，由營州東至安東都護府，又北經長嶺府，以至渤海王城，卽營州道之所經也，」蓋由渤海上海龍泉府，經中京顯德府長嶺府遼東故城（卽安東都護府）以達營州，再由營州，以達唐之長安，此卽渤海經由營州至唐京往來之路，亦卽新書渤海傳所謂：「幽州節度使與相聘問，自營平距京師八千里，」是也。惟營州之道，時有梗阻，武后萬歲通天中，營州陷於契丹，迄於開元五年恢復營州之日，則營州一道不能與東北諸夷相通，轉出於登州一道，勢非得已，此唐遣冊封渤海王使崔忻必經旅順之由來也。開元五年以後，訖安史亂前，營州之道復通，是時以平盧節度押兩蕃四府，卽爲渤海使往來營州之證，安史亂起，是道或通或塞，泊乎上元二年，平盧節度移於青州，營州一路，梗不復通，至是以訖渤海之亡，貢使悉出登州一道，此又前後遷變之可考者也。

三曰扶餘契丹道 唐中世以後，契丹日強，凌駕奚人之上，遂爲渤海西部之強鄰，余嘗以今昌圖城北四十里之四面城爲渤海扶餘府所在，繼以其偏近長嶺府，又偏於南，又以爲尙在其北方，惟契丹之本

部，本近於白狼河，初居之地亦偏南與扶餘府接壤，說亦不甚大戾，大抵是道由渤海、上京、經山京至扶餘府，再由此以入契丹界，此其可考之大略也。

因曰南海新羅道，渤海南境，與新羅以泥河爲界，說已見前，賈耽古今郡國志云：「渤海國南海屬濠扶餘柵城（卽龍原府）四府，並是高句驪舊地也。」自新羅泉井郡至柵城府，凡三十九驛，新羅泉井，卽今朝鮮之德源，泥河以南地也，渤海柵城府，卽東京龍原府，渤海與新羅之交通，卽由上京都至東京，再經此三十九驛，而至南京南海府，以入新羅，此新羅一道可考之大略也。

五曰龍原日本道，按渤海東京龍原府，在今琿春遼東濱海之地，故與日本通聘之使，必取道於此，以卽航海之途，新書渤海傳：「龍原東南瀕海」，卽其明證。大抵海使臣赴日本之途徑，自上京南出，取道今之哈爾巴嶺（今延吉縣境），東轉而至龍原，或謂琿春附近之樸西得灣，卽爲當日出航之港，得其似矣，考渤海使航之所向，嘗止於日本能登加賀等郡，其路正符，此徵諸日本史而可知。近人嘗以今俄境之雙坡子爲龍原（日本島居龍藏說），然其地距海甚遠，與東南瀕海之說不相應，故余不取，蓋雙坡子乃渤海率賓府所在，前已標舉之矣。

渤海交通五道，其可考者，大略如此，惟唐中葉以後今開原遼南遼西之地，是否仍爲唐領，均併於渤海或契丹，其詳當於下章論之，故從略焉。

四 契丹之統一東北

渤海鼎盛之日，契丹亦發展其勢力於西方，迨渤海勢衰，契丹漸蠶食遼東而西而有之，又併其同族之奚，復服極北方之室韋，未幾遂滅渤海，而囊括東北之地所已有，別開一新局面，茲析爲數段說明之，契丹後改國號曰遼，今仍稱曰契丹，便稱說也。

第一，阿保機之併合八部。

契丹始盛於太祖阿保機，而阿保機更其八部更代之舊制，而自立爲國主，不再受代，且有用漢人唐漢城之紀事。

舊五代史（一百三十）契丹傳：「及欽德政衰（譯改爲沁丹）有別部長耶律阿保機（譯改爲安巴堅）最雄難動，族帳漸盛，遂代欽德爲主，先是契丹之先大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爲八部，每部皆號大人，內推一人爲主，建旗號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及阿保機爲主，乃怙強恃勇，不受諸族之代，遂自稱國王。」

新五代史回夷附錄（契丹）：「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長纒備活里，滾里活何界也，是爲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也，故又以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接室韋，東鄰高麗，西隣奚，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其一曰祖（東部事略作祖，契丹國志作祖，遂興作且），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昆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舍難部，七曰舉解部，八曰奚斤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其部大人遙贊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搦其嶺攻之，每歲秋霜落

，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邊疆不任事，遷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誚責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崑山東南樂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徙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屋廡，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爲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不復代。

頭鑑（二百六十六）：「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誦末，有習爾者爲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及阿保機爲王，恃其強，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諸部隳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故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藉以兵擊七部，復併爲一國。」

綜合兩五代史及通鑑之紀載，可知其一，契丹有八部之制，而阿保機爲其中之一部，其二，契丹之長，每三年以次相代，其三，則阿保機不肯受代，終擊彼七部而滅之，其後則東都事略，契丹國志，悉根據此史料以爲紀載，而有詳略之不同，然其大體則無出入。

遼史本紀據耶律儼之實錄撰成，不載八部互代之制，及移治漢城之事，而世表及食貨志則有之。

遼史世表：「八部大人，法常三歲代，迭刺部阿保機建旗鼓自爲一部，不肯受代，自號爲王。」

夏食貨志：「太祖以所得漢人數多，即八部中，分古漢城，別爲一部治之，城在崑山南，有鹽池之利，即後魏

此蓋雜采宋人紀載，非違實錄原文也。

契丹八部大人推其中之一人爲之長及三年受代之制，頗類元代之庫利爾台制度，試爲比較之。

庫利爾台一詞，蒙古語義爲聚會，元代之庫利爾台制度，蓋卽其時之蒙古王公重臣，協議國家重大事件而開之會議，以近代制度例之，可稱爲國會，其職權之重要者，卽爲選舉大汗（原作合罕），凡自元世祖以前歷世之大汗，蓋皆自此會議選出，世祖以後，雖經建立太子，而此制之形式不廢，亦可由元代史籍中窺見，元史中不見庫利爾台之名詞，只譯爲大會二字，惟蒙文元祕史續集卷二之末，有一「也客忽哩勒塔」一語，也客之義爲大，忽哩勒塔，卽庫利爾台之異譯也，其義卽爲大會，亦元史大會二字之來源，關於是項制度，日本箭內互氏考證最詳，（在所著元朝之制度內）茲不贅述。

據前所考，契丹蒙古兩族，同出於東胡，與鮮卑一族相近，後漢末造，鮮卑之檀石槐，嘗被推爲大人，此可謂爲試行庫利爾台制度之見端，至契丹八部並立時，而此制度始臻完備，至蒙古立國時，猶復沿用此制，契丹與蒙古，本爲同族異部，舉此爲證，益覺其確切矣。

契丹八部之制，出於奇首可汗，前已略言之，茲更詳舉其證。

東都事略（一百二十三）：「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子駕灰牛，相遇於遼水之上，遂爲夫婦，生八男子，一男子卽大賀氏也，八子爲八部。」

遼史營衛志：「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居松漠之間，今永州木葉山，有突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可敦併八子像在焉，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

又地理志：「永州，……有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聖并八子神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爲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每行軍及春秋時祭，必用白馬青牛，示不忘本云。」

大賀氏之八部，未必出於奇首可汗之八子。觀北朝時爲突厥所侵逼，以萬家寄處高麗，境內之情形，可以知之，然八部之制，出自傳說，後世遵而不易，蓋已視爲天經地義，奇首可汗之世，當中國何時殊難考釋。惟遼史表稱：「契丹與宇文氏同出炎帝之裔，始祖曰葛烏菟，世雄朔陁（已見卷三第五章），其後析部爲三：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然則所謂奇首可汗，不爲葛烏菟，卽爲初析爲契丹部之始祖也。考五代史東都專略契丹國志，皆以「八部屬於大賀氏」，惟遼史營衛志：「大賀氏之後，繼以遙輦氏，各有八部，」又云：「涅里所統迭刺部，別自爲部，不與其列，并遙輦爲十部，太祖爲迭刺部人，」是則契丹之世系，初爲大賀氏，繼爲遙輦氏，最後爲迭刺氏，大賀遙輦二氏，各有八部，而迭刺氏不在遙輦八部之中也。然有可疑者，遙輦氏既有八部矣，何以又謂遙輦氏在八部之外，與迭刺合爲十部，知遙輦氏不在八部之外，則迭刺氏亦費考校矣。愚意契丹之八部，來源既古，仍當屬於大賀氏，其後遙輦迭刺二氏繼起，而八部之制不變，迭刺氏之初，雖不爲八部之一，然必爲其中某一部之附庸，故通鑑稱：「阿保機之自爲一部，爲他七部所許，」又謂：「阿保機擊滅七部，」

此皆迭刺一部，不出八部之外之證也。大賀氏清代譯改爲達瑚爾，今黑龍省南部，猶有達瑚爾人之一種，此卽契丹遺族，亦卽大賀氏之後裔，居今之世，爲欲上考契丹之語言風俗文化，則於達瑚爾人之一種，宜在所經意矣。

五代史爲契丹所居之地，曰曩羅箇沒里，茲以契丹國志所說證之。

契丹國志（契丹國初興本末）：「地有二水，曰北乜里沒里，復名陶猥思沒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馬盃山，東北流，華言所謂土河是也，曰曩羅箇沒里，復名女古沒里者，又其一也，源出德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潢河是也，至木葉山合流爲一。」

此所謂土河，卽今之老哈河、潢河卽今之西遼河，蒙古語謂遼河上源曰西喇木倫，木倫音近沒里，五代史釋其義爲河，是也，由此可爲契丹語與蒙古語爲一系之證。曩羅箇之音，近於如洛瑛，樂饒，卽古之饒樂水，其義爲黃，卽潢河所由得名，今蒙古語黃字之音，近於西喇，西喇不倫之音，亦卽黃河之義。又遼史營衛志有「女古幹魯朵」，契丹語謂女古之義爲金，金爲黃色。曩羅箇沒里，一名女古沒里，亦爲黃河之義，其云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其爲今之西喇木倫無疑也。遼代稱老哈河爲土河，元代又稱塗河，近人丁謙謂卽「大遼河上源之圖爾根河」，愚謂古之泥河，或應作如此解釋，惟遼金元時代之土河，塗河，則決爲今之老哈河，土河亦作烏侯泰水，託紇臣水，土濶眞水，尋見前，而陶猥思之發音近於土，則陶猥思之音或託紇臣土濶眞等音之譌。又求之通古斯語，庫士之音，近於北

也，則北也。遼沒里之義，或即土河一名之所由出，北也。遼沒里源出中京西之房蓋山，東北流與濱河合，則爲今之老哈河無疑，茲據日本白鳥庫吉氏所釋，而加以疏通證明者也。

阿保機之前，其累世首長，蓋居於潢水之南，近於今之西喇木倫，故五代史以「鼻羅箇沒里爲其居地」，又謂在「黃水之南黃龍（卽今朝陽）之北也」。契丹首領欽德，一稱痕德堇可汗，屬於遙輦氏之一系者也。唐昭宣天祐三年（西元九〇六年）十二月，欽德死，而阿保機嗣立，此卽用八部公推之制，而得爲其首領，證以「五代史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代之以阿保機」之語，正相脗合，遼史以梁太祖開平元年（西元九〇七年）爲遼太祖之元年，亦卽阿保機被推初爲首領之年也。

遼史本紀稱：「太祖阿保機於初爲首領之年正月，卽皇帝位，稱元年，」此所謂皇帝，卽可汗之譯稱，後來史臣誇張其詞，稱曰皇帝，其實非也，嗣位之三年，不肯代受，以至於九年，卒以諸部之請讓，而終至受代，則其年，卽梁末帝貞明元年也（西元九一五年）。當是時，以所部有漢人，有漢城，故受漢人之教，而別爲一部，自居漢城，然則所謂漢城，當今之何地乎，通鑑胡注已考論及此。

通鑑（二百六十六）注：「漢志：涇陽縣屬漁陽郡，後漢明帝改曰鹽田。」水經注：「大榆河自密雲城南東南流，逕後魏安州舊漁陽郡之涇陽縣南，涇鹽水謂之斛鹽城，西北去梁夷鎮二百里，」歐陽脩曰：「漢城在炭山東南藥河上，」宋白曰：「契丹居遼澤之中，（按此所謂遼澤，卽北朝所稱之遼澤，釋已見前，非唐太宗征高麗所經之遼澤也，）潢水南岸，遼澤去遼關一千一百三十里，遼關去幽關一百七十四里，其地東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包冷陁，北界松遼山，東回三千里，地多松柳，澤多蒲葦，阿保機居漢城，在涇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對

山，炭山西是契丹寧夏二界相連之地，其地灤河上游，西有鹽泊之利，則後魏滑鹽也。」（按宋白所云云，即遼史拾遺卷一引宋白續通典所出。）

依據此文，可知滑鹽縣乃前漢漁陽郡之屬縣，而廢於後漢。至後魏時，已久無此縣，水經注所記，乃指漢故縣，五代史通鑑俱謂後魏有滑鹽縣，誤也。又依其所示，應在灤河上游，去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檀州即今河北省密雲縣，則其地應在古北口外。又因地近鹽泊，故名滑鹽，或在今昂古里湖（遼代之鴛鴦澤）附近，所謂炭山，亦當在此。據日本箭內互氏之所考釋，謂：「即在灤河上游之石頭城子，土人呼爲齊龍巴爾哈孫（見清一統志四〇九之二），當元代開平上郡間之大道，此即漢滑鹽縣之所在，亦即阿保機所居之古漢城也。」（箭內氏蒙古史研究中有遼代之漢城與炭山一文）

近人姚從吾亦考及此問題，謂：「漢城即漢人所居之城之義，遼初所建之漢城，爲漢人所居者，爲數不勝枚舉，不限定在滑鹽縣之一城，蓋漢城乃類名，非專名也。」（姚氏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五卷一號），然余不能無疑者，姚氏所舉其他漢城之證，多出遼史，其築城時代，大抵在阿保機併滅七部之後，舉此爲證，有前後倒置斷限不明之嫌，似不足以折服箭內氏。藉令阿保機初居之漢城，非專指一城而言，然其地域則極有限制，所謂灤河上游，檀州西北，炭山東南，附近有鹽池，皆爲必備之條件，是則以此地爲阿保機初居之漢城，爲無可疑之事，然則箭內氏之說，仍有一顧之價值也。

阿保機爲首領九年而受代，自居漢城，別爲一部，應在是年，然據遼史太祖本紀：「其明年二月，卽在龍化州稱號，建元神册。」（西元九一六年），龍化州地當潢河土河合流處之東方（今熱河開魯附近），是已自所治漢城，移而東居，蓋是時已併諸部而一之也。抑考本紀唐天復二年，卽有「城龍化州於潢河南始建開教寺」之語，是太祖初居之地，或卽在龍化州，至其所建之首都上京臨潢府，據遼史地理志謂：「於神册三年城之」，初爲皇都又在卽位龍化州之後二年，或謂阿保機早居是地，後建爲京，然既無充分之證明，自可置之無論。

繼之遼太祖阿保機，出於迭剌，耶律氏，爲八部首長之一，初居之地，或爲龍化州，繼以受代而別居漢城，終則併其他七部，代遙輦氏而興，並定都於臨潢，此綜合諸書之紀載，而得此結論，至孰爲傳說，孰爲徵實，則不能確定也。

第二，平定奚及室韋及其統治之法。

當唐盛時，奚與契丹，並強於北方，時或奚盛於契丹，迨至末葉，則奚漸爲契丹所役屬，而分爲東西奚，前已述之，茲再證以遼史。

遼史本紀：（太祖）：「唐天復元年，太祖爲本部夷離董，專征討，連破室韋于厥及奚帥轄刺哥，俘獲甚衆，……先是德祖（太祖之父）俘奚七千戶，徙饒之清河，至是（天復三年），創爲奚迭剌部，分十三縣……，明年（唐天祐三年）二月，襲北山奚破之，十一月，遣偏師討奚留諸部，及東北之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五年正丙申，

上親征西部奚，奚阻險，叛服不常，數招誘弗聽，是役所向輒下，遂分兵討東部奚亦平之，於是盡存奚疆之地。」
據此則契丹之平定東西奚，實在太祖五年，即梁太祖乾化元年也（西元九一一年），然遼代諸部族中，仍有五部奚，六部奚，置奚王府以統之。

遼史本紀：「太祖六年三月，奚迭刺哥圖爲奚王。」

又：「天贊二年三月戊寅，軍于倚山，討叛奚胡損護之，……置奚墮瑰部以勃魯恩權總其事。」

又營衛志：「奚王府，六部五帳，……初爲五部，曰遙里，曰伯德，曰奧里，曰海只，曰董里，（此或爲新五代史奚五部之異譯，惟譯音不同），太祖墮降之，號五部奚。天贊二年（原文作八年誤），有東扒里斯胡損者，恃險堅壁於箭窟山以拒命，擲楡曰：大軍何能爲，我輩領墮瑰門下矣，太祖滅之，以奚府給彼戶，併括諸部穩丁，收合流散，置墮瑰部，因墮瑰門之語爲名，遂號六部奚，命勃魯恩主之，仍號奚王，太宗卽位，置宰相常袞各二員，聖宗合奧里、海只、墮瑰三部爲一，置二魁部，以足六部之數，奚王和朔奴討兀惹叛，籍六部，隸北府。」（又部族表亦可互證、屬國軍中仍有東西奚之名。

遼史兵衛志：「屬國軍，……西奚，東部奚。」

蓋遼代平定東西奚之後，仍存其部族之制，初爲五部，後爲六部，又置奚王府以統之，而爲之王者，大抵爲契丹族人，又將東西奚之降衆，編入屬國軍之中，此遼代統制奚族之大略也。
惟於遼亡者，有奚人自立爲帝之事。

遼史奚回鹘保傳：「奚回鹘保，奚王志部之後，保大二年，天祥播遷，命兵由居庸關入，回鹘保知北院，即箭窟山

自立，號奚國皇帝，改元天復，時奚人巴輒、韓家奴等，引兵擊附近契丹部落，劫掠人畜，擊情大駭，會回離保爲報，擊師所敗，一軍離心，其黨殺之，僞立凡八月。」

此爲奚族之燭火餘光，後此則不復見，蓋已與契丹部族化合爲一矣。

與契丹之西北境相接者，是爲室韋，其大部則爲今之黑龍江省，前已略言其概，自阿保機崛起於東北，逐漸平定諸部族，而室韋一族，亦其服屬之一也。

遼史書衛志（部族）：「室韋部，聖宗以室韋戶置節度使，屬西北路招討司。」

又兵衛志：「屬國軍……黃室韋，小黃室韋，大黃室韋。」

此亦如奚族之有奚王府，及編屬國軍之制也。

考遼史本紀，太祖初年，屢有討破黑車子室韋之紀事，此蓋室韋之一種也，至討平奚族之後，則不復見討破室韋之事，而七年四月，且曾利用室韋，助攻叛人，天顯元年並隨攻渤海，是則室韋已役服於契丹矣。遼史部族表紀載，太宗會同元年以後，室韋叛亂不常，彙記如左：

「太宗會同元年二月，室韋連白鷹，九月，黑車子室韋貢名馬。」

「三年八月，黑車子室韋來貢。」

「七年五月，黑車子室韋來貢。」

「穆宗應曆十四年九月，黃室韋叛，十二月，黃室韋掠牛馬叛去，師古只與黃室韋戰，敗才，降其衆，十五年二月，大黃室韋酋長實底言叛，三月，小黃室韋叛去，雅里斯雙思等繼之，爲室韋所敗，四月，室韋酋長實底吉亡入敵。」

烈。」（以上俱互見本紀）

應曆十五年以後，遂不復見室韋之名，蓋自其酋寅吉出亡，而部屬已離散矣。唐書室韋傳，已見「黃頭室韋」之名，又有「大小如者室韋」，此云大黃室韋、小黃室韋，當爲黃頭室韋所分而無與於大小如者室韋也。黑車子室韋，原在興安嶺左右，舊稱和解室韋，其後南徙近塞，胡嶠陷虜記，契丹北有黑車子，亦即指此。（王同作觀堂集林尚黑車子室韋考）

又有達垢，屬於室韋種，居於凍末河之東，西接黃頭室韋，見新唐書，凍當作凍，凍末河一作粟末水，即今松花江，或謂即遼代之達魯古部。蓋隋唐之世，居於今黑龍江、松花江流域者，皆被以室韋之稱，惟於其上加冠詞，以示區別，初不必同屬一族，而達垢亦其一也。

第三，併滅渤海。

與契丹西境相接者，卽爲渤海，渤海與契丹之衝突，爲時頗久。

契丹志國（十）：「東京乃渤海故地，自阿保機力戰二十餘年始得之，建爲東京。」

遼東行部志：「唐季不能動遼略，遼東之地，爲渤海大氏所有，傳國十餘世，當五代時，契丹與渤海血戰數十年，竟滅其國，於是遼東之地，盡入於遼。」

遼史本紀（天祚帝天慶六年）：「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

然渤海亦曾與契丹連和。

高麗史（二）世家：「太祖二十五年十月，王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背盟殄滅，此甚無道，不足遠結爲鄰，遂絕交聘。」

總之渤海與契丹，壤土相接，會與交聘往來，故以扶餘府爲契丹道，又時有衝突攻擊之事，故駐兵於扶餘府以扞契丹，惟東京遼陽府之地，是否曾爲渤海所據，契丹之得東京，是否取自渤海，皆有疑問，遼史係雜采諸書而成，所云力戰二十餘年乃得東京者，恐係撫自契丹國志，未必爲可信之史料，然兩國之有衝突非一朝一夕之故，則可斷言。

遼太祖天贊三年（西元九二四年），渤海攻陷遼州，殺其刺史張茂實，並掠其民，此兩國啓釁之所始也。太祖於親征渤海之前，曾曰：「渤海世嘗未嘗豈宜安駐」，味其語意，則相讐已久，明矣。其攻滅渤海之大略如左。

遼史本紀：「天贊四年十二月，……乃舉兵親征渤海大譟，丁巳，次商嶺，夜圍扶餘府，天顯元年正月庚申，拔扶餘城，誅其守將，丙寅，將惕隱安端前北府宰蕭阿古只等，將萬騎爲先鋒，遇譟老相兵，破之，是夜，圍忽汗城，己巳，譟請降，庚午，駐軍於忽汗城南，辛未，譟素服牽羊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上發禮而釋之，丁丑，譟復叛，攻其城破之，駕幸城中，譟請罪馬前，詔以兵衛譟及族屬以出，祭書天地，復還軍中，二月庚寅，安邊鄭誦南海定理等府，泊諸道節度刺史來朝，三月戊午，遣夷離畢默記左僕射韓延徽攻長嶺府，己巳，安邊鄭誦定理三府叛，遣安端討之，丁丑，三府平，壬午，安端獻俘，誅安邊府叛帥三人，乙酉，班師，以大譟舉族行，五月辛酉，南海定理二府復叛，大元帥堯骨討之，六月丁酉，二府平，秋七月，丙辰，鐵州刺史備鈞反，乙丑，堯骨攻拔鐵州，辛未，衛益大遼繫於皇都，築城以居之，賜錫名烏魯古，妻曰阿星只，八月辛卯，康默記

遼太祖天顯元年，卽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也。三年正月滅渤海，凡渤海所領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之地，俱入契丹。

此役圍攻之忽汗城，究爲上京龍泉府，抑爲中京顯德府，雖爲未決之問題，然決非扶餘府。可由遼史證明，惟宋人紀載（如兩五代史、冊府元龜、五代會要、武經總要、唐會要、文獻通考、契丹國志、宋史等書），皆謂契丹所攻者爲扶餘府，此出異國之傳聞，未可據以反駁遼史。

渤海立國二百餘年，一旦滅亡，如摧枯拉朽，是亦有因，其一，渤海臣民，習尚華風頗喜文藝，久之漸流於文弱，往日剛勁好戰之風，銷蝕殆盡，其力不足以當方興未艾之契丹，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其二，渤海末世，已不能役服海北諸部，如黑水部於唐元和十年之後，久已不朝中國，乃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以訖明宗長興元年，黑水部又復屢朝中國，長興二年以後，更屢見鬱驪之名，鐵驪卽向之鐵利也。蓋黑水部族，漸代渤海而興，未幾遂易稱女真，爲極東北之主人翁，互爲嬗遞消長，渤海乃盛而而衰，亦其理也。

第四，略取遼東南部。

渤海未亡之前，遼東南部之地，已盡入契丹，究於何時，爲契丹所侵據，亦一極費研討之問題也。

欲考究此問題，應上溯唐滅高麗後之情形。舊唐高麗傳曾云：「高麗舊戶在玄東者，漸羸，分投突厥

及靺鞨等，」（時在武后聖曆二年）是時渤海已立國，所謂靺鞨，卽渤海也。又新書百濟傳：「武后時，其地已爲新羅渤海，靺鞨所分，百濟遂絕，」所謂渤海靺鞨，亦卽渤海之繁稱也。蓋唐滅高麗後，其故地分爲東西二部；其在東者，爲鴨綠江左岸地，渤海侵據其北部，如南京南海府及西京鴨綠府一部之地，屬於今朝鮮咸鏡道平安北道者是也。新羅則侵據其南部，及百濟故地，而百濟故地之偏東者，容有一部入於渤海，故新書有百濟故地爲新羅渤海所分之語也。其在西者，爲鴨綠江右岸以訖遼河東岸之地，渤海侵據其北部，以置鴨綠長嶺扶餘等府，而南部仍爲唐領。此卽晉人習稱安東之地也，舊書不言地入渤海，而云其舊戶投靺鞨，言其遺民往投則其居地亦隨以移轉。此又必然之勢也。

玄宗開元二十年，渤海王武藝以兵隴海攻登州，又別攻營州至馬都山，其縱橫馳驟於遼東南部，如入無人之境，且以安東都護府之退處遼西，更證明遼東南部之不安，藉令此地未爲渤海所據，亦必爲其不時出沒之地，然於開元二十一年武藝悔過歸誠之後，國境畫定，不復南犯，則渤海之國境，自當以賈耽所記爲準，不能踰於鴨綠江之泊河口，及今之開原，如前章所說是也。

惟賈耽所記，係在德宗貞元中（西元八〇〇年之頃），當渤海康王嵩鄰之世，其後渤海尙傳王，國境略有變遷，亦意中事。惟新書言：「宣王仁秀頗能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是卽平壤利懷遠安遠諸府所由設置也。仁秀之世，後於賈耽，是時事唐甚謹，決無南犯唐土自開震韓之事，且由安史亂後，河北諸鎮雖受命中朝，而兵馬甚盛，續日本紀載：「至元載平盧留後歸德會遣國府經略

判官張元潤，安東郡議權平盧後王玄志會遣將軍王遠義，俱取渤海。」而大和中幽州行軍司馬張建章，會齋府戎命往渤海，見南部新書及北夢瑣言，新書渤海傳所謂：「幽州節度使與和聘問，」亦其證也。是時渤海既朝貢於長安之天子，又通聘於幽營之藩鎮，尤爲渤海不能南侵之證。

契丹國志，遼東行部志亦謂：「遼東及東京之地，會屬渤海，後入於遼，」然是時遼史尙未成書行世也。且遼史雖後成，而抵牾之最甚者，亦莫過於遼史，如謂東京遼陽府爲渤海中京顯德府，又易唐書之海東盛國爲遼東盛國，以明其然。又謂：「渤海之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多在遼東南部，」試檢遼史地理志，幾於不可僂指，其瞶固別有在，將於次章述之，然則遼東南部之侵略者，究何屬乎。遼史本紀，出自耶律儼實錄，雖掇拾成書，殘缺不完，然最爲比較可信，茲先舉以爲證。

「太祖三年春正月，幸遼東。九年冬十月戊申，釣魚於鴨綠江。神冊三年春二月，渤海遣使來貢，冬十二月庚子朔，幸遼陽故城。四年春正月丙申，射虎東山，二月丙寅，修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戶實之，改爲東平郡，置防禦使，夏五月庚辰，至自東平郡。六年十二月詔徙懷順民於京平營州。天贊三年夏五月，徙薊州民實遼州地，渤海殺其刺史張秀實，而掠其民。」

此皆攻滅渤海以前之紀事也。遼陽故城卽唐代所謂遼東郡故城，安東郡謬府之所在也。漢遼東郡屬縣有遼陽，其故城應在今遼陽城之北，始符水北曰陽之義，前已辨之，遼東郡城，何以亦名遼陽，殊費檢討，近人吳承志云：「唐破高麗，置安東郡謬府，後徙治遼東郡故城，以高麗爲遼東郡督改置安東

守捉，名與都護府同，藏謀反後建府，易名遼陽，尋請舊迹，都護府後徙之遼東郡城，即遼志之遼陽故城，（賈耽道里記考卷一），據此所論，遼東郡城即遼史之遼陽故城，允矣。惟謂高麗謀反後建府亦名遼陽，未見有何依據，恐推測臆度而爲之說也。蓋謂遼太宗天顯十三年，定稱遼東郡故城爲東京遼陽府，蓋以唐人詩文中嘗概指遼東爲遼陽，依取兩名之也。當此之前，固未嘗有遼陽之名，後來之撰史者，追記遼初之事，亦泛稱爲遼陽故城，實乃遼東故城之譌耳。漢人之稱遼陽，係指遼東郡之遼陽縣，唐人所稱之遼陽，則義同遼東，初不限於故縣，撰史者不察，以唐人概稱之名，專指遼東故城之一地，於是後人遂誤以遼陽，亦在今遼陽之地矣，此分析未清所致也。今爲便於分曉計，稱今之遼陽，爲遼金以後之遼陽，以別於漢之遼陽，庶有當乎，此應考釋者一。遼初所謂瀋州，即今瀋陽，所謂遼州，即今瀨遼河西岸之遼濱塔（今新民縣境），俱見遼史地理志，遼初得其地未必卽命以是名，迨渤海滅後，諸州縣俱南徙，或於是時，始有瀋遼二州之名，撰史者不察，遂以後定之名，名初得之地，其例正同遼陽，惟遼志以瀋州爲渤海定理府之屬州，言之鑿鑿，考渤海定理府原處吉林省之東部，所屬祇有瀋州（已見前表），而無瀋州，瀋瀋二字或以形似而誤，其爲徙置後所命之名，又可因是證明也。遼史以遼州始平軍爲渤海東平府故地，又初名東平軍，於是說者誤以遼州爲古遼陽，遼初名遼陽爲東平郡，又似原於此義，此亦不然，渤海以渤海故地爲東平府，其地亦遠在吉林省之東北境外，其後或南徙而名遼州，恐非於遼初卽有遼州之名也，至遼州與東京遼陽府，本爲二地，又不待論。

此應考釋者二。

準上所證，則遼陽故城遼州瀋州諸地，皆在遼東南部，而不屬於渤海，已無疑義，且此諸地之名，或爲以後名前，並非原稱，今雖不能斷言遼初取遼東南部，於唐人之手，然謂取自渤海，除遼志之誤記外，實苦無術以證明，考遼史本紀：「太祖二年冬十月，有築長城於鎮東海口」之紀事，此所謂鎮東海口，疑卽遼志之鎮海府，地在今遼平遼兩，又考舊唐書高麗傳謂：「其王建武懼伐其國，乃築長城，東北自扶餘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遼初所築長城，既近海口，若謂係因高麗故址，亦屬近理，則鎮東海口，亦當屬之金復二縣矣，况於九年冬，又有「釣魚於鴨綠江，」之紀事，則遼於太祖二年，以至九年以前，東境斥地已至海，凡今鴨綠江迤西沿遼東灣北岸之地，悉入於遼，又可由此證明矣。（本紀太祖五年云東際海）

唐武后以後，遼東之地，爲高麗遺民所擾亂，幾至棄而不守，安東都府却置之後，其北部遂爲渤海所侵略，遼西北部之地，又爲奚契丹所擾亂，始廢營州，繼棄平盧，東北之藩籬盡撤，以爲契丹坐大之機。蓋謂是時遼東南部之地，殆同甌脫，唐人有之而不能守之，渤海欲路取之，而又不取，新羅雖漸統一朝鮮半島，略半壤之地而有之，亦不敢遠越鴨綠江而西，以重結怨於唐，唐僻新羅渤海爲兩蕃，置使押領，唐代雖亡，訖朱梁後唐，而此制不改，則兩蕃之謹於事大，於此可見，惟契丹既併兩奚，叛服不常，迨至唐末，中朝多故，遂略取遼東南部，以爲進逼渤海之計，渤海之亡，由於黑水室韋

叛於北，而其南境亦無屏蔽之故，然則契丹之取遼東南部，由於虜人之放棄，而非取於渤海，亦可由此證明也已。

綜合四節所考，是知契丹之阿保機，先併其八部爲一，以固內力，次討平東西奚，以厚同族之力，次威服室韋，以釋後門之憂，次路取遼東南部，以進逼渤海，渤海爲契丹唯一之大敵，故於最後併滅之，渤海既滅，而後統一東北之大業告成。

五 東丹國及渤海遺族

遼太祖既滅渤海，遂改建東丹國，以其子圖欲爲王，主之。

遼史太祖紀：「天顯元年二月丙午，改渤海爲東丹，忽汗城爲天福，冊皇太子倍爲人皇王，以主之，以皇弟迭剌爲左大相，渤海老相爲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賢爲左次相，耶律羽之爲右次相，赦其國內殊死以下。」

又義宗傳：「義宗名倍，小字圖欲（亦作突欲），太祖長子，神冊元年春，立爲皇太子，天顯元年，從征渤海，……大遼讓境登請降，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三十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

東丹之名，蓋與契丹對舉，義猶東契丹，以其建國於契丹之東也，南唐人嘗與契丹合稱二丹（續通志譯改東丹爲都木達殊可發據），其稱圖欲爲人皇王者，阿保機嘗自稱曰天皇帝，其后述律氏稱曰地皇后，茲又以其子爲人皇王，合天地人而爲三也，蓋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之制，則與天潢無異。

新書渤海傳：「官有宣詔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學居之，中丞省，右相右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內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僕射，左右尤比二丞，左六司，忠仁義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倉膳部，部有郎中員外，右六司，智禮信部支司成計水部，卿鄭準左，以比六官，中正臺，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一，又有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監令，監皆有少丞，太常司賓大農寺，寺有卿，司議司膳寺，寺有令丞，胥子監有監長，巷伯局有侍常等官，其武員有左右猛賁熊衛，羅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各六將軍一，將軍一大抵憲象中國制度如此。」

渤海官制取法於唐，宣詔省比門下省，中臺省比中書省，而政堂省，則比尚書省也，其他百司，無不如是，渤海入唐使，有官右平章事者，遣日本聘使，有政堂省左允諸部少卿殿中令文籍監將軍等官，唐文宗大和中渤海嘗置左右神策軍，左右三軍，一百二十司，內侍王宗禹返唐報告，繪圖以進，是又渤海置諸衛將軍之由來也。東丹之左大相，比渤海之左相，右大相，比渤海之右相，其左右次相，則比渤海之左右平章事，無內大相，蓋以國小，無設政堂省之必要也。

惟東丹立國未久，即已南遷，而其體制出於耶律羽之。

遼史太宗紀：「天顯三年十二月，時人皇王在皇都，詔遷耶律羽之，遷東丹民以實東平，其民咸亡入新羅女真，因詔困苦不能遷者，許上國富民給贖而隸屬之，升東平郡爲南京。」

又義宗傳：「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

又耶律羽之傳：「天顯元年，渤海平，立皇太子，爲東丹王，以羽之爲中臺省右次相，時人心未安，左大相迭刺不踰月薨，羽之蒞事勤恪，威信並行，太宗即位，上表曰：我大聖天皇，始有東土，擇賢輔以撫斯民，不以臣惡而任之，國家利害，敢不以聞，渤海昔畏南朝，阻險自衛，居忽汗城，今去上京遼邈，既不爲用，又不罷戍，果何爲哉。」

，先帝因彼離心，乘雲而動，故不聽而克天授人與，彼一時也，遺種復以蕃息，今居遼境，恐爲後患，梁水之地，乃其故鄉，地衍土沃，有木能驅魚之饑，必安居樂業，然後遷徙以冀善左，突厥竄項空羣，夾輔善右，可以坐制兩邦，混一天下，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表奏帝嘉納之，是歲詔徙東丹國民於梁水，時稱其善。」

羽之奏甲謂：「梁水之地乃其故鄉，」又云：「彼得故鄉必安居樂業，」梁水者，卽今遼陽附近之太子河，一名大梁水，又稱廣梁河（見遼史地理志）者是也。或據羽之是語，以爲渤海盛時已據有遼陽之證，余不敢遽然，考渤海之國境，南不能踰於開原，而唐末之遼陽，曾否爲渤海所據，亦無充分之證明，前已考論及之，然則所謂梁水乃其故鄉，又何說耶。愚謂渤海大氏一族，舊附於高麗，高麗滅後，西徙營州，當其西徙以訖東奔東牟山建國之中間，或有一度居於梁水之濱，初祖旣居是地，稱以故鄉，有何不可，此而不贊，則爲羽之之曲解以誑東丹之民，而實行其遷徙之計耳，夫然，則又無考辨之價值矣。

東丹國之南遷，實卽渤海遺民之大轉徙也，而渤海之州縣，同時亦隨以俱徙，而或存或廢，試檢遼史地理志東京一道，凡言本渤海某府州縣者，多指移置之縣州而言，茲爲便於省覽，以表明之。

渤海諸州遷徙表：

渤海府州	故	地	東丹國所徙俱舊名或另新名	新徙之地（亦有在故地者）
中京顯德府	今權甸縣內	東京顯德府	今遼陽縣城	

慶州	東原府治	今遼寧縣附近	朔州	今鳳城縣
鹽州		同上	鹽州	今原城縣境內
穆州		同上	穆州	同上
賀州		同上	賀州	同上
蓋州		未詳	辰州	今蓋平縣城
盧州		今樺甸縣境內	盧州	今蓋平縣熊岳城
鐵州		同上	鐵州	今遼陽縣南
興州		同上	興州	未詳
湯州		同上	湯州	未詳
榮州		同上	崇州 <small>榮嶺二 字形狀</small>	未詳
沃州	南京南 海府治	今朝鮮東北郡	海州	今海城縣城
緬州		同上	緬州	今海州縣羅州城
晴州	遼州志作 晴州	同上	贛州	未詳
顯州	中京顯 德府治	今樺甸縣境內	顯州	今北鎮縣
濬州	定理府遠 志作濬州	今吉林省東境	濬州	今遼陽縣城

遼州	遼州	龍州	懷遠府	銅山	東平寨	富州	定州	鄭蘭府	扶餘城	美州	慶州	東平府	鐵利府	集州
		遼上 遼龍		銅山 州即	府東 屬平		安夷 縣	二治 州領				領五州		
未詳	今鏡泊附近	寧安縣東京城	今俄領濱海之地	未詳	今興凱湖西岸	今俄領濱海之地	今烏蘇里江下游	今農安縣附近？	今昌圖縣四面城	今俄領濱海之地	同上	吉林省興凱湖西岸	俄屬伯力附近	未詳
遼州	遼州	龍州 黃龍府	信州	咸州	同州	銀州	雙州	韓州	通州	遼州	棋州	遼州	廣州	集州
未詳	未詳	初治昌圖縣迤北之扶餘府故地後徙今農安縣城	今懷遠縣信州城	今開原縣城	今鐵嶺縣北中固驛	今鐵嶺縣城	今鐵嶺西雙城子	今昌圖縣八面城	今昌圖縣四面城	今昌圖縣平二縣境內	今昌圖縣西境	今新民縣遼瀋塔	今濛陽縣章義站	今奉集堡

右表所列，除鴨綠府所屬諸州外，餘皆南徙，大部在今遼甯省，遼河迤東之地，徙置之地，多難確證，而徙置之後，或仍舊稱，或易新名，亦不一定。

遼志於某州下云渤海爲某府某州故縣有幾者，皆指徙置之諸府州而言試舉其例。

遼史地理志：「開州鎮國軍節度，高麗爲慶州，渤海爲東京龍原府，都督慶鹽穆賚四州事，故縣六，龍原，永安，烏山，壁谷，壁山，白楊，皆廢。盧州玄德軍，本渤海杉盧郡，故縣五，山陽，杉盧，漢陽，白旗，新巖，皆廢。」

鄧州	未詳	鄧州	未詳
銅州	未詳	銅州	今海城縣析木城
涑州	今吉林省永吉縣馬街？	涑州	未詳
麓州	未詳	麓州	今北鎮縣附近
神州	西京鴨綠府治	涿州	仍在渤海舊地
桓州	今輯安縣附近	桓州	同上
豐州	未詳	豐州	同上
正州	未詳	正州	同上
安遠府	慕州	慕州	未詳
河州	長嶺 今開原縣北	河州	未詳

。遼州，本渤海椒州，故縣五，椒山，貂嶺，漸泉，尖山，巖淵，皆廢。」

遼之開州，本爲渤海慶州所徙置，志云高麗爲慶州，殊誤，東京龍原府凡領四州，而慶爲首州，證以新書渤海傳，亦無不合也，盧州舊領五縣，而治於杉盧，故曰本渤海杉盧郡，而盧州則仍故名也，耀州則爲椒州之易稱，又與盧州異撰，是故遼史之例，凡詣京府之首州，每遺其首州，而專標京府，凡不易名之州，每標舉所治之縣而稱爲郡，凡易名之州，則曰本某州，凡屬於此三例者，大抵皆由北徙南之州也。至所云故縣，皆爲渤海故縣，以徙州而廢者，志云皆廢，亦遷徙之明證，遼志應云本渤海某州，徙置而爲東丹某州，惟其語意不瞭，後人復不細加玩索，遂以徙置之地，爲渤海原置之地矣。

愚嘗謂遼初於東京遼陽府及遼陽之州郡，皆用二重制度，卽一方爲東丹國所屬，同時亦爲契丹國之所屬也。其所設之官吏，必常以一人而兼兩資，卽一方爲東丹之官吏，同時亦爲契丹之官吏也，凡屬要職，悉由契丹派遣，而爲東丹之王者，無權過問，此人皇王所以快決失志也。耶律羽之本爲東丹國之右次相，其地位視其他三相爲低，而其表奏則云：「我大聖天皇（指遼太祖）始有東土，擇賢輔以撫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國家利害，敢不以聞，」譯其語意，是其在東丹之地位雖處於三相之下，而其受契丹之重大使命，則在其上三相之上，觀其表奏渤海相大素賢不法，而契丹主卽許易人，大素賢卽東丹之左次相，位在羽之右者也。羽之稱大素賢爲渤海相，則可知其專爲東丹之官，而不得自達於契丹，是其中亦有不兼兩資者矣。再證以大金國志，於金初所下東京之州郡，則曰：「并渤海遼

陽等五十四州，「(遼天慶五年)，於東京諸州隸屬，則曰：「始于渤海遼陽等州權築庫，」以渤海遼陽並稱，即爲東京諸州行二重制度之證。舊曰渤海，即謂東丹所屬之州部也，舊曰遼陽，即謂東丹所屬之東京州部也，東丹之國名，已早廢除，而於遼末，猶存其名號，於此可窺一斑，大抵遼人每喜泛指東京遼陽之地爲渤海，其由來甚久，是又東丹與渤海相混稱之原因也。

渤海亡於後唐天成元年正月，而其後尙有渤海使朝貢中國之紀事。

冊府元龜(九百七十二)：「明宗天成元年七月，渤海使人大昭佐等六人朝貢。四年五月，渤海遣使高正詞入朝貢方物。長興二年十二月，渤海使文成角來朝貢。廢帝清泰二年十一月，渤海遣使列周義入朝貢方物。」

說者謂譚讓降遼之後，渤海遺族，尙能保聚一隅，續修朝貢之禮，以上文所舉諸條爲證，愚頗疑之。渤海既亡，仍能修貢，殊不近理，若云爲其遺族所遺則當國破家亡之日，奚暇計及此耶。蓋東丹國既建之後，一切制度，悉仍渤海之舊，不惟朝貢中國之禮不廢，即通聘日本之使，亦曾有一次之派遣。

日本續本朝通鑑(六)：「醍醐天皇延長八年四月，裴羅稱東丹國使，來丹後，天皇遣使問曰：本是渤海，何稱東丹國使乎，裴等對曰：渤海爲契丹破滅，改名東丹，臣等今降爲東丹之臣，云云。」

此次奉使之裴璆，當渤海未亡之日，曾一使於後唐，兩使於日本(俱見前表)，此次於渤海亡後四年，即東丹人皇王甘露五年(西元九三〇年)，銜東丹之命，而往聘日本，終以被拒不得達命，知東丹之使

，可聘於日本，亦可朝於中國，以此例彼，其爲東丹國使無疑也。
東丹何以混稱渤海，前已言之，茲更有例證可求。

五代會要（三十）：「長興元年十一月，契丹渤海東丹王突欲率蕃官四十餘人，馬百匹，自營州泛海內附，……敕渤海國王人皇王突欲，契丹先收渤海國，改爲東丹，其突欲宜賜姓東丹，名慕華。」

遼史太宗紀：「會同三年六月，東京宰相耶律羽之言，渤海祖大素賢不法，詔僚佐部民舉有才德者代之。」

新五代史晉家人傳：「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又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

圖欲爲東丹王，而冠以渤海之稱，大素賢爲東丹左次相，而稱曰渤海相，遼水附近之鐵州，亦爲東丹所徙置，而稱曰渤海鐵州，此皆五代遼初人以東丹混稱渤海之證，故是時所謂渤海，大抵皆指東丹也。

其後東丹又曾南通於南唐。

陸游用唐書（十八，契丹傳）：「列祖昇元二年（晉天福三年，西元九三八年），契丹王耶律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貢市羅紬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契丹使梅里捺盧古，東丹使兵部寺少令高徒煥，奉書致貢。」

按是時人皇王已卒，東丹國政由王妃蕭氏主持，而南唐書稱爲契丹王弟，異國所記，或傳聞之誤也。惟其南聘，係以市易爲主，以有易無，與聘日本之旨同，蓋渤海所產之羊馬，爲南唐所需，而南唐所產之羅紬茶藥，亦極爲渤海所需也。

人皇王圖欲，爲阿保機長子，不得嗣爲契丹之天皇帝，或以契丹舊俗公推首領之制，仍未廢除，故其暑假衆議以立德光，謂以此怨望而出奔，恐非其主因也，夫耶律羽之奏請移國，此爲何等大事，乃乘人皇王朝京之日，不經其同意，而違行之，圖欲因以快快失志，自屬常情，當此之時，王先以游獵讀書習畫自遣。

遼史地理志（中京道宜）：「宜州崇義軍，東丹王每秋畋於此。」

又義宗傳：「初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闔絕頂之望海堂，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擊騎千鹿圖，皆入宋聘府。」

及主東丹國之五年冬十一月，遂携美人載書浮海奔唐。

遼史義宗傳：「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敗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道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接。」

松漠紀聞：「舊爲東京，置留守，有蘇扶等州，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隱隱聞雞犬聲，……人皇王不得立，缺缺，遂自蘇乘筏浮海，歸唐明宗，善畫馬，好經籍，猶以筏載行。」

按遼於今金縣之地置蘇州，今復縣之地置復州，扶州卽復州也，其由蘇州航赴登州之海口，卽今之旅順口，亦卽賈耽所記之馬石山，都里鎮也。東丹人皇王由今遼陽南行至旅順，泛海南奔，向爲渤海使朝貢中國所經，亦爲海行必由之途，人皇王於後唐明宗長興元年（西元九三〇年）奔唐，留居洛陽不歸，至廢帝李從珂清泰三年（西元九三六年）十一月見殺，而唐亦爲晉所滅，當此之時，東丹之使，屢朝

中國，亦以其王客居於此來修歲時存問之禮也。

圖欲出奔後，東丹國一仍舊貫，初由王妃蕭氏主持，迨蕭氏卒，則封其叔安端爲明王，以主持之，安端卒後，何人主國，史無明文，尚謂應由其嫡子兀欲繼主，兀欲初封永康王，後繼太宗德光而帝契丹，諡曰世宗者也。

中臺省之官置於渤海，而東丹亦仍之。

遼史百官志：「大東丹國中臺省，太祖天顯元年置，景宗乾亨元年省。左大相，右大相，左次相右次相。」

證以遼史列傳，耶律羽之初爲中臺省左次相，後以功遷左相，牒蠟於天顯中爲中臺省右相，高模翰於應歷初召爲中臺省右相，是則東丹國之左右相無以冠以中臺省者，而渤海舊置之官詔省，東丹廢不復置，亦可知矣。然考五代會要，晉廢常清泰三年二月，又有渤海入朝使政堂省工部卿烏濟顯，此渤海使，卽東丹所存問人皇王之使也，是渤海政堂省六部之制，猶存於東丹焉。惟考遼史太宗紀天顯六年四月，又有「建中臺省於南京」之語，與百官志元年建省之語不合，何也。愚謂東丹初建，官制或仍渤海之舊，僅置左右大次四相，迨人皇王南奔，太宗德光乃改建中臺省，以一事權，應以本紀爲正，一也。又考遼史聖宗紀：「於景宗乾亨四年九月卽位，十二月省置中臺省官，」此與百官志所記省於乾亨元年者，亦不合，何也，愚謂聖宗卽位，太后蕭氏主政，首廢除舊制之不便者，故以在乾亨四年十二月者爲當，百官志之元年，應爲四年之誤，此應以本紀爲正，二也。遼史本紀，多出於耶律儼實

錄，故極可信。而百官志則掇拾謠言爲之，才力所及，故不免於抵牾。至中臺省之省置，卽東丹國之廢除。考東丹國始建於天顯元年（西元九二六年），廢除於乾亨四年（西元九八二年），中間延綿五十七年之久，廢除之前，何人主國，史無明文，可以不論，然竟存而不廢，其故何哉，蓋遼於人皇王出奔之後，德光有以弟逼兄之嫌，內愧於心，故令王妃蕭氏主之，人皇王見殺於晉，而蕭氏亦繼卒，其後兀欲以人皇王元子入主契丹，乃令其叔祖安端，主東丹國事，所以存人皇王之統緒於不絕也。至景宗以後，子孫相繼入主契丹，是不啻合二丹爲一國無別設東丹之必要，故至聖宗嗣位之初，而遂廢之，然其有名無實，蓋已久矣。聖宗統和元年，爲東丹廢除之明年，詔置三京宰相府，各置左右相，左右宰相事，三京者，東京中京南京也，蓋於東京遼陽府之地，因東丹國中臺省之舊，而置東京宰相府也。本紀統和二年十二月，有「以大仁靖爲東京中臺省右宰相事」之紀事，此卽東京宰相府之官，與已廢之東丹國無異，愚謂本紀所謂東京中臺省者，卽東京宰相府之誤記耳。

此外尙應附記者有二。一東丹王之故宮，二東丹王之陵墓是也。

東丹國人皇王之故宮，卽在今遼陽城東北隅。

遼史地理志（東京遼陽府）：「天顯三年，遷東丹國民居之，升爲南京，宮城在東北隅，高三丈，具敵樓，南爲三門，壯以樓觀，四隅有角樓，相去各二里，宮牆北有讓國皇帝（卽人皇王）御容殿，大內建二殿，不置宮額，唯以內省使副判官守之，大東丹國新建南京碑銘，在宮門之南。」

又義宗傳：「命玉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

按遼東志(卷一)謂：「遼宮在遼陽城都司治東北，今樓殿俱廢，」又謂：「東丹王宮，在遼陽城內東北隅，今廢，」實則東丹王宮，即遼宮也，非有二地，故皆在城內東北隅，今勘以遼陽城內東北隅之地，遼宮遺址尚在，其地甚高於他處，布有礎石，南一面之城垣，廣約二里，與遼志符，其西南角樓之故址，高約三丈，早年於其上建觀音寺，而居人稱其地爲金銀庫，此恐爲遼代故名之遺傳至今者，遼志云：「高三丈，具敵樓」亦其徵也。其西北南面之城址，皆有遺蹟可考，居人嘗於地下得金寶古物巨石，其爲東丹王宮故址無疑。

人皇王之陵墓，即在今醫巫閭山中。

遼史地理志：「顯州奉先軍，世宗置，以奉顯陵者，顯陵者，東丹人皇王墓也，人皇王性好讀書，不喜射獵，購書萬卷，置醫巫閭山絕頂，築堂曰望海，大同元年，世宗親護人皇王靈柩，歸自汴京(按應作洛陽)，以人皇王愛醫巫閭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於其中作影殿，制度宏麗，州在山東南。」

遼東志(陵墓)：「顯陵在醫巫閭山，葬遼東丹人皇王突欲，並蕭太后，世宗以人皇王愛醫巫閭山水奇秀，因葬焉。」

盛京通志(玉河修本卷二十八古蹟)：「廣寧縣有人皇王墓，今已湮。」

遼代之顯州，應卽爲今之北鎮縣城(舊稱廣甯)，有遼塔可證，去今北鎮城西北行十餘里入山，徑曲而漸高，攀躋而登，十里至琉璃寺，其上則羣峯環抱，中現一谷，面東而開，呈掩抱六重之勢，即東丹王墓之所在也，此墓已久毀，附近有斷碑，文曰：「原係大遼東丹讓與皇帝」等字，蓋後人就墓地改

建爲琉璃寺也。再上則有古城遺址，應爲影殿之所在，更造絕頂，爲閩山最高處，南可眺海，上有古建築物遺蹟，卽望海堂之所在，此爲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年十月，余兩次親往考查所得之結果也。

東丹之國主，雖爲契丹人，而所統制之人民，則悉爲渤海遺族，其政治制度亦多仍渤海之舊，所統諸州，雖多不在渤海故地，亦仍沿其故名，故謂東丹爲渤海之繼承延續，無不可也。蓋東北諸族，凡得一國，必用其國人以治其地，如遼得中原立石敬瑭爲晉帝以治之，金得中原，立劉豫爲帝以治之，皆明證，猶曰此因外族不能統治中國而爲此臨時制宜之法也。苟遼之得渤海故地，亦別立一君以治之，雖不能用其國人爲君，而必以其國人爲臣，此必東北諸族累世相傳精法，亦以游牧東北，各爲部落，強合爲一，反致扞格，東丹之建，亦其例也。

東丹廢除之後，渤海遺族爲復國之運動者，凡有三次，前有大延琳，次有古欲，後有高永昌。

遼東聖宗紀：「太平九年八月己丑，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囚留守駙馬都尉蕭孝先及甯陽公主，殺戶部使韓紹勳，副使王嘉，四屯軍都指揮使蕭頗得，延琳遂僭位，號其國爲興遼，年爲天慶。……延琳先事與副留守王道平謀，道平夜乘其家，踰城走與延琳所遣名黃龍府黃翻者，俱至行在告變，上卽徵諸道兵，以時進討，時國舅詳穩蕭匹敵治近延琳，先率本管及家兵，據其要害，絕其西渡之計，渤海太保夏行美亦舊主兵，戍保州，延琳密馳書，使圖統帥耶律蒲古，行美乃以實告，蒲古得書，遂殺渤海兵八百人，而斷其東路，延琳知黃龍保州皆不附，遂分兵西取瀋州，其節度使蕭王六初至，其副張傑聲言欲降，故不急攻，及知其詐，而已有備，攻之不克而還，時南北女直皆從

延琳，高麗亦稽其賈，及諸道兵次第皆至，延琳嬰城固守。……十年三月甲寅朔，詳穩蕭匹敵自遼東，言都統蕭孝穆去城四面各五里許，築城堡以圍之，駙馬延寧與其妹穴地遁去，惟公主崔八在後，爲守陴者覺而止，八月丙午，東京賊揚將詳世密送款，夜開南門納遼軍，擒延琳，渤海平。」

高麗使（五，世家）：「顯宗二十年（即遼太平九年）九月戊午，契丹東京將軍大延琳遣大府丞高吉德告建國，兼求援，延琳，渤海始祖大祚榮七代孫，叛契丹，國號興遼，建元天興，十二月，興遼國大帥大延定引東北女真與契丹相攻，遣使乞援，王不許，自此路梗，與契丹不通，二十一年正月丙寅，興遼國又遣水部員外郎高吉德上表乞師，七月乙丑，興遼國行營都部署劉忠正遣寧州刺史，李匡祿來告急，尋聞國亡，遂留不歸。」

延琳爲渤海王族，一旦起兵，圖復舊國，女真爲其同族，故甚樂從，高麗本欲響應，特以有所畏忌，先爲觀望，而延琳卒以無援而亡，然猶支撐至一年之久，則渤海遺族勢力之厚團結之堅，亦於此可觀矣。高麗史所紀，可補國史之闕略，惟其年號有天慶天興之異，未知孰是，此爲復國運動之第一次。

遼史天祚紀：「天慶五年二月，饒州渤海古欲反，自稱大王，三月，以蕭謝佛留等討之，四月癸丑，蕭謝佛留爲渤海古欲所敗，以南面副部署蕭陶蘇幹爲都統，赴之，五月，陶蘇幹及古欲戰，敗績。六月，丙辰，陶蘇幹招獲古欲等。」

遼饒州匡義軍，置於潢河上游舊饒樂都督府之故地，渤海遺族西遷於此者頗少，勢力不及延琳，故不久而師敗，此爲復國運動之第二次。

遼史天祚紀：「天慶六年春正月丙寅朔，東京軍有少年十餘人，乘酒釀刀輪垣入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令軍變，蕭保先出，刺殺之。……其裨將渤海高永昌僭號，稱隆基元年，閏月己亥，遣蕭保家奴張春之。戊午，資德州守將耶律余覲以資德州降。……二月戊子，饒州渤海平，丙子，饒州渤海平。」

爲賊所敗，五月，女直軍攻下瀋州，復陷東京，擄高永昌。」

金史韓魯傳：「收國二年（即遼天慶六年）四月，調韓魯統諸軍伐高永昌，永昌渤海人，在遼爲裨將，以兵三千，屯東京八幡口，永昌見遼政日敗，太祖起兵，遼人不能支，遂窺覷非常，是時東京漢人與渤海人有怨，而多殺渤海人，永昌乃誘諸渤海并其戍卒，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遼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遂僭稱，改元隆基，遼人討之，久不能克，永昌使撻石野杓合以幣求救於太祖，而永昌亦辭不送，……韓魯方趨東京，遼兵六萬來攻，五月韓魯與遼軍遇於瀋州，敗之，進攻瀋州，取之，永昌聞瀋州大懼，願去名號，稱藩，會渤海高禎降，言永昌非眞降者，特以緩師耳，韓魯進兵永昌率衆來拒，遇於沃里活水，我軍旣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卻，逐北至東京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來戰，復大敗之，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島，……東京人恩勝叔仙哥等，執永昌妻子，以城降，未幾撻石野執永昌鐔刺，皆殺之。」（按契丹國志敘高永昌事較遼金二史爲詳）

松漠紀聞：「天祚之亂，其聚族立姓大者於舊國爲王（此即爲高永昌），金人討之，軍未至，其貴族高氏棄家來降，言其虛實，城後陷。」

高麗史（十四，世家）：「睿宗十一年（即遼天慶六年）三月壬寅，鄭良稷自遼東京還，時東京渤海人作亂，殺留守蕭保先，立供奉官高永昌，僭號皇帝，國號大元，建元隆基。」

據高永昌起兵時，遼將亡而女真興，故不滅於遼，而見併於女真，契丹國志謂永昌自稱渤海國王，大國志謂其自稱大渤海國皇帝，與高麗史紀國號大元者異，異國傳聞，或不足據，此爲復國運動之第一要次。

繼當渤海滅後，又有所謂定安國，宜一考之。

文獻通考（三百二十七）：「定安國本馬韓之種，爲契丹所攻破，其酋帥糾合餘衆，保於西鄙，建國改元，自稱定

安國，宋開寶三年，其國王烈萬華，因女真遣使入朝，乃附表貢獻方物，太平興國中，太宗方經營遠略，討遼胡虜，因降詔其國，令張猗角之勢，其國亦怨寇讐侵侮不已，聞中國方用兵北討，欲依王師以據宿忿，得詔大喜。六年冬，會女真遣使朝貢，略由本國，乃託其使附表來上云：定安國王臣烏玄明言，臣本以高麗舊壤，渤海遺黎，保聚方隅，歷涉星紀，……項歲契丹恃其強暴，入寇境土，攻破城寨，俘掠人民，臣祖考守節不降，與衆避地，僅存生聚，迄於今，而又夫餘府昨背契丹，並歸本國，災禍將至，無大於此，所宜受天朝之密賞，率勝兵而助討，必欲報効，不敢違命，其末題云：元興六年十月日。」（宋史外國傳略同）

高麗史（四，世家）：「顯宗九年正月丙申，定安國人骨須來奔。」

此定安國王烏姓，又自稱渤海遺黎，必不爲馬韓種，而通考所云云者，據宋太宗答詔中「奄有馬韓之地」一語也。所稱契丹入寇境土，攻破城寨，俘掠人民，皆指阿保機滅渤海國，及後又南徙其遺民而言，夫餘府本爲渤海故府，今又爲定安所有，則其爲渤海遺族之保一隅者，明矣。定安國初見於宋太祖開寶三年（西元九七〇年），而高麗顯宗九年，即爲宋太宗天禧二年（西元一〇一七年），相距四十餘年，而有安定國人出奔之事，蓋已滅亡於是時矣。

同時又有所謂烏舍城，一稱兀惹，爲遼屬國之一。

文獻通考（三百二十七）：「宋太平興國六年，賜烏舍城浮渝府渤海孩府王詔（宋史外國傳同），遼史興宗紀，統和十年二月，兀惹來貢，十二年十二月，女直以宋人浮海賂本國及兀惹叛來告，十三年兀惹烏昭慶等侵鐵驪，十月兀惹歸款，十五年正月兀惹酋長武周來降，三月，兀惹烏昭慶，以地還乞歲時免進鷹馬貂皮，詔以生辰正旦賀如舊，餘免，十七年六月，兀惹烏惹烏昭慶來，二十二年，南京女直遣使獻所獲烏昭慶妻子；天祚帝天慶四年十二月，兀惹叛入女直。」（屬國表略同）

考遼史兵衛志闕國軍，百官志屬部，其中皆有兀惹，宋人謂之烏舍，音譯異也，宋太宗詔諭之烏舍城，浮渝府渤海瑛府王，嘗即遼史之兀惹酋長，浮渝府當即扶餘府之異譯，瑛府之義未詳，稱曰渤海，必爲渤海之遺族，居於扶餘府，又爲渤海之故地，其王烏姓，又與定安國王同姓，烏爲渤海之大姓，見松漠記聞，是則兀惹，不惟爲渤海遺族，且與定安國有關矣。愚謂宋人所紀定安國及烏舍，應就遼屬國中求之，烏惹卽爲兀惹，其境內有扶餘府，則其位置所在，亦可約略得之，而諸屬國屬部中又有靺鞨及渤海之名，亦當爲其族屬，定安國雖不可考，然求之諸屬國屬部之中，亦爲不易之經也。

遼史百官志謂：「遼太祖有帝王之度，滅渤海存其族帳，亞於遼聲，故有渤海帳司，其官有宰相，太保，撻馬，近侍詳穩司，又有渤海軍都指揮司，詳穩司，而渤海軍自爲一部，駐於東京，有事則以金角符發之，符合然後行，」（見遼史兵衛志）大延琳高永昌之起兵於東京，皆以有此憑藉也。永高昌滅後，遼亦旋亡，金初亦嘗利用渤海軍之勇悍，與女真漢人同編爲猛安謀克，後慮其難制，乃罷廢，渤海人不能別立爲軍矣。然金代之渤海人，仍與他族有別，例如金史於張撻高禎高德基高衍則曰遼陽渤海人，於高彪則曰辰州渤海人，於郭藥師則曰鐵州渤海人，此卽渤海遺族之散居遼陽辰州鐵州者也。渤海王族之大氏，顯於遼金者頗不乏人，惟元代以後則不復見，不知何故，豈以有所畏懼，而盡易他姓耶，渤海他姓亦復無別，自茲以後，蓋漸與漢族同化，而不復能自別矣。

東北通史 卷六

遼陽金鑄鐵撰

第四期 靺鞨契丹女真蒙古迭興時代下 北宋末訖元末

六 女真之興

繼契丹而興者，是爲女真，契丹曾改國號曰遼，女真曾改國號曰金，亦稱後來之蒙古，改稱爲元，其例一也。

女真之先，出於黑水靺鞨，分生蕃二種。

金史世紀：「金之先出昧靺鞨氏，唐初有黑水靺鞨，居肅慎地，東瀕海而接高麗，亦附於高麗，……其後渤海盛強，黑水役屬之，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屬於契丹，其在兩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任契丹籍，號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是也。」

松漢記聞：「女真即古肅慎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

文獻通考（三百二十七）：「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北，……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真，唐貞觀中，靺鞨來朝，太宗問其風俗，因言及女真之事，自是中國始聞其名，契丹目之曰慮真，唐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部，……五代時始稱女真。」

大金國志（二十一）：「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乃黑水遺種。」

其熟女真，又謂之曷蘇館，亦稱黃頭女真，介於生女真之間者，則謂之回跋。

三朝北盟會編(三)：「契丹阿保機，乘唐衰亂，開闢北方，併吞諸蕃三十有六，女真其一也。阿保機慮女真思乃誘其強宗大姓，數千戶，移置遼陽之南，以分其勢，使不得相通，遷入遼陽著籍者名曰合蘇款，所謂熟女真者是也。自咸州之東北，分界入山谷，至於東(即遼寧)沫江，中間所居，隸屬咸州兵馬司，許與本國往來，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沫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口十餘萬，散居山谷間。依舊界外野處，自推雄豪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戶，則謂之生女真，極邊遠而近東海者，則謂之東海女真，髮多黃，膚皆黃，目睛綠者，謂之黃頭女真。」

文獻通考(三百二十七)：「阿保機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南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合蘇館者(熟)女真也，又曰黃頭女真，其人獵朴勇鷙，不能別生死，……自咸州東北入宮口，至東(原作東瀨)沫江，中間所居者，以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籍，回籍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

大金國志(十二)：「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

至女真之名，本由肅慎二字之音，轉變而來，而改稱女直，則由於避遼諱。

松漠記聞：「五代始稱女真，其後避契丹諱，更爲女直(契丹之諱曰宗真)，俗訛爲女質。」

北盟會編(三)：「女真古肅慎國也，本名生麗真，番語訛爲女真，或以爲黑水赫禿之種，而渤海之別族，……至遼主道宗朝，避景宗之諱，改曰女直。」(文獻通考及大金國志俱同)

按生女真居於東沫江(即今松花江)之北，寧江州(即今吉林扶餘縣之石頭城)之東，即今松花江下游以訖於黑龍江合流入海之地，舊屬黑水靺鞨者也。金室初祖，即肇興於是地，爲生女真之部長，再

南至東沫江中間，隸咸州（今開原）兵馬司者，屬於今輝發江流域，是爲回跋部之居地，回跋一作回霸，清代譯改爲輝發，輝發江亦卽回跋江，此部之人，卽介乎生熟女真之間者也。再南爲遼陽以內之熟女真，稱之曷蘇館，金史太祖紀：天輔三年五月，詔咸州路節統司文中，有曷蘇館回怕里（卽回跋）與係遼籍不係遼籍女直戶之別，係遼籍者，猶近於熟女真之曷蘇館，及介生熟女真之間之回跋，而不係遼籍者，則生女直也（金史世紀謂，景祖不肯鑿遼籍，不受其節度使印，則生女真不係遼籍可知）。證以北盟會編「遷入遼陽著籍」之語，則知凡係籍者，多爲熟女真，必矣。至女真曷蘇館女直，由於避諱，似無疑義，或又謂爲語尾之省略，不緣避諱，夫旣無徵，宜所勿取。（本編中凡泛稱皆作女真，如爲當代之專稱則作女直）

回跋之名，始見於渤海。

遼史康默記傳：「下長嶺，府軍還，已下城邑多叛，默記與阿古只平之，破回跋城。」又阿古只傳：「渤海旣平，改東丹國，頃之已降郡縣復叛，盜賊竊起，阿古只與康默記討之，會賊游騎七千，自鴨綠府來援，勢張甚，阿古只帥麾下精銳，直犯其鋒，一戰克之，遂進軍破回跋城。」

此回跋城，卽今倚於輝發江岸之輝發城，明末於此建輝發部，在今輝南縣境者也。渤海之回跋城，爲長嶺府之所屬，其地之居民，卽爲遼代之回跋部，此部人恐非出於黑水，不過以其同爲紇纒，故以介乎生熟女真之間，列之爲一部而已。

懸疑曷蘇館女真，恐亦不出於黑水，當與耶律羽之南徙於遼陽之渤海遺族相近，試檢遼史本紀，遼太祖時無徙女真於遼陽南之記載，北盟會編所謂「徙女真於遼陽南」者，或與耶律羽之所徙爲一事，亦未可知，惟遼史兵衛百官二志稱：「曷蘇館女真國，與渤海有別，且所居有在黃河東西者，」（見松漠紀聞）似又別爲一族，不能詳也。遼代之女真部族，除生女真，純出於黑水外，如同跋曷蘇館二部女真，皆不必出於黑水，松漠記聞謂：「山居之黃頭女真，疑卽資頭室韋，黃頭室韋，亦爲曷蘇館之一種。」然則曷蘇館之一部，或竟出於室韋，且不必屬於肅慎族系，尤可異已。金時曾置曷蘇館路，初在遼陽府鶴野縣之長宜鎮，繼遷於寧州，所謂長宜鎮，在今海城縣，析木鎮附近，似爲遼人初遷熟女真之地，所謂寧州，則近於今之金復二縣，金史地理志：「明昌四年罷曷蘇館，建辰州遼海軍，」（今蓋平縣）金人王寂鴨江行部志謂：「游北巖，距曷蘇館節度使府署不及一舍，」又云：「此蘇州關也，」蘇州卽今金縣，則曷蘇館之所在，可以推知，金史齊傳有：「合廝罕關，」遼東志：「哈思關，在金州城南十八里，」合廝罕，哈思，皆曷蘇館之異譯，此卽金人後徙之地，亦寧州之所在也。如上所述，確知其出於黑水韃靼者，惟生女真一部而已。

考女真之名，始見於唐昭宗天復三年。（西元九〇三年）

遼史太祖本紀：「唐天復元年，歲辛酉，太祖爲本部夷離董，專征討……明年（天復三年），伐女真下之，獲其戶三百，……明年，（唐天祐三年西元九〇六年）十一月，遣偏師討奚契丹部及東北女直之未附者，悉滅降之。」

繼是後仍有黑水之名，見於紀載。

冊府元龜（九百七十二）：「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九月，黑水國遣使朝貢，三年五月，黑水胡獨鹿朝貢。明宗天祿四年八月，黑水遣使骨至來朝，兼貢方物。」

又（九百九十九）：「明宗長興二年五月，青州奏黑水兀兒部至登州請馬。」

按同光二年（西元九二四年），爲天復三年後二十一年，而中國紀載，尙用舊稱，豈黑水與女真，爲二部族乎。愚謂遼史本紀，多出實錄，實錄爲後人追記，嘗以後來之稱，以概前世，其例非一，當唐末世，黑水部雖未易稱女真，而載筆者亦以女真稱之，取其前後一貫也。藉令渤海衰微，黑水後盛，是時已有女真之名，其通於中國，亦必仍用故名，自以通考所記五代時始稱女真爲得實，然通考又謂唐太宗時，靺鞨來朝，言其女真之事，何也。愚謂此所謂女真，卽肅慎之異譯，非是時卽稱靺鞨爲女真也。明宗長興以後，不復見黑水之名，卽爲黑水改稱女真之反證，其是一而非二，明矣。

攷女真之所以興，實由東丹人民之南遷，遼太宗德光之遷東丹，乃爲其國僻處東北，不便控制，又恐渤海遺族之滋蔓難圖，一經遷徙，則其勢以散居而孤弱，此亦契丹百年之大計也。耶律羽之所奏，已明言其故矣。然利之所在，弊亦隨之，遷國之後，渤海故地，寔以空虛，遂墜于黑水部以勃興之機會，亦猶唐滅高麗之後，慮其遺民，譁張爲患，徙之內地，以弱其勢，而渤海乃得乘機侵據其地，繼之而興，前後一轍，可以鑑矣。

遼代女真部族發展之迹，可於遼史中求之。

遼史百官志 屬國（凡七十八） 屬部（凡六十九）

女直國順化王府。景宗保寧九年，女直國來請宰相夷離堇之職，以次授者二十一人，聖宗統和八年，封女直阿海爲順化王。

北女直國大王府。

南女直國大王府。

曷蘇館路女直國大王府。亦曰合蘇蘇部女直王，又曰合素女直王，又曰蘇館部大王，聖宗太平六年，曷蘇館路

建旗鼓。

長白山女直國大王府。

鴨綠江女直大王府。

渤海女直大王府。（以上屬國）

回跋部大王府。（回跋亦女直之一種）

黃龍府女直部大王府。

生女直部。（以上屬部）

又有北女直兵馬司，在東京遼州置，又有東北路女直詳穩司。

又兵衛志 屬國軍（五十九）

北女直。

南京女直。

曷蘇館。回跋。

女直。

又營衛志 部族

奧衍女直部。聖宗以女直戶置，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北招討司，戍鎮州境。

乙典女直部。聖宗以女直戶置，隸南府，居高州北。（以上二部亦見百官志北面部族內）

以上皆爲女真部族之可考見者，亦爲女真部族繁盛於遼代之明徵，大抵北女直國瀕海女直大王府，皆近於生女真部，南女直國曷蘇館路女直國南京女直，皆爲熟女直部，至回跋部長白山鴨綠江黃龍府諸女直大王府，則介乎生熟女真之間，遼史本紀：「天慶五年，見順國女直阿魯產拒之，與生女真部有別，」殆即所謂女直國順化王府也。其祇稱女直者，亦屬於生女真，奧衍乙典二部，則爲西徙之女直，恐亦屬於熟女真，此可考之大略也。

遼史本紀及屬國表太宗天顯二年（西元九二七年），始記女直來貢，訖於天祚天慶四年（西曆一一一四年），女直遣使索叛人阿疎之時止，中間祇景宗保寧五年，七年，興宗重熙九年，有侵邊之記載，餘皆紀其來貢，是其事遼，頗爲恭順，亦以其時遼之國勢方強，而女真羽毛未豐也。

女真嘗越海與宋相通。

文獻通考（三百二十七，女真）：「宋建隆二年，遣使溫突刺朱，三年，遣使只骨，入朝貢方物，四年八月，遣使貢馬，開寶二年，首領悉達理並姪阿里歌首領馬撒鞋并妻梅倫，並遣使獻馬及貂皮，三年，遣使朝貢，并齎定安王烈萬華表以聞，……淳化二年，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終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里，置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故泛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如得師期，即先赴本國聚兵以俟，太宗復降詔撫慰，而不爲發兵。」

遼史本紀：「聖宗統和十二年（即宋淳化五年）十二月癸巳，女直以宋人浮海賂本國及兀惹叛來告。」

蓋女直不甘受契丹之羈勒，故樂越海與宋相通，以求外援，及宋無與契丹開釁之意，則又懼契丹之誚責，而以宋來賂誘相告，至謂宋人賂兀惹叛，疑即指宋太宗賜烏舍城浮渝府渤海瑛府王詔一事，雖其時日，尙在前十三年（太平興國六年），然載筆者或有參差，不能以膠柱之見求之也。至宋徽宗之時，重與女真交通，乃欲假其力以滅遼，而終致爲其所愚，以召滅亡。

同時女真亦通於南方之高麗，而有時與之相攻，凡高麗史稱爲東女真者，即指金之先世而言，所謂生女真是也。且是時女真或助高麗以攻契丹，或助契丹以攻高麗，惟以一己之利害爲主，不甚篤守信義，凡此種種，遼史所紀，不如高麗史之詳，茲爲避繁，故不具引。

凡遼史本紀及屬國表所紀之女真，本兼生熟女真而言，依前所考，熟女真之來源不必出於黑水，而介乎生熟女真之間者，又疑與渤海遺族有關，其於遼之末葉，控制東北諸部族而爲之主人者，則生女真部是也。此後所述，亦專限生女真之一部而言，至金史世紀所紀，爲完顏氏先世之事，專屬生女真部，與遼史本紀屬國表所紀女真朝貢之事，雖可互證，然多不能確指，茲不爲疑似之辭，強爲比附者，蓋以此也。

生女真部族之建國，始於阿骨打，國號曰金，阿骨打即世所稱金太祖是也。茲據金史世紀將其先世之世系，表列如下：

始祖阿普——德烏魯魯——安帝跋海——歐祖絳可——昭祖石魯——景祖烏古迺——世祖劄里鉢

(七)
 世祖劄里鉢
 (八)
 肅宗頗刺淑
 (九)
 穆宗盈歌

(十)
 唐宗烏雅東

(十一)
 太祖阿骨打

(十二)
 太宗吳乞買

始祖爾普，本出自高麗，一曰新羅。

金史世紀：「金之始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兄阿古迺好佛，留高麗，不肯從，曰：後世子孫，必有能紹業者，吾不能去也，獨與弟保活里俱，始祖居陰幹水之涯，保活里居耶懶，其後胡十門以曷蘇館歸太祖，自言其祖兄弟三人相別而去，蓋自謂阿古迺之後，石土門迪古，乃保活里之裔也。」

又胡十門傳：「胡十門者，曷蘇館人也，高永昌據東京，招曷蘇館人，衆畏高永昌兵彊，且欲歸之，胡十門不肯從，召其族人謀曰：吾選祖兄弟三人，同出高麗今大聖皇帝（太祖阿骨打）之祖入女直，吾祖留高麗，自高麗歸於遼，吾與皇帝皆三祖之後皇帝受命即大位，遂之敗亡有徵，吾豈能爲永昌之臣哉，始祖兄阿古迺留高麗中，胡十門自言如此，蓋自謂阿古迺之後云。」

松漢記聞：「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以上通攷同），女真以其練事，後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其一爲熟女真酋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亦見北盟會編）

高麗史（十三，世家）：「睿宗四年（宋大觀三年遼乾統九年），六月己亥，東蕃（即女真）使曷弗訛顯等來朝，

庚子，宣問來由，攝弗等奏曰：昔我太師盈歌嘗言，我祖宗出自大邦，至於子孫，義合歸附，今太師烏雅束亦以大邦爲父母之國。」

據此則金室之始祖，出自高麗，具有明徵，雖其子孫，亦不甚諱。惟函普之入完顏部，當在遼初，是時王氏高麗初興，而新羅尙未滅，金氏或爲新羅王族，其後入於高麗，金史稱爲高麗人，固不誤，記聞通考諸書稱爲新羅人，亦不得謂非也，至其後嗣以完顏爲氏，則由於娶完顏部之室女，生子之後，以母氏爲姓之故。

金史世紀：「始祖始至完顏部，居久之，其部人嘗殺它族之人，由是兩族交惡，鬪鬥不能解，完顏部人謂始祖曰：若能爲部人解此怨，使兩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爲同部，始祖曰諾，迺自往慰之，……衆信服，……并許歸六十之婦，始祖乃以青牛爲聘禮而納之，并得其資產，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斡魯，遂爲完顏部人。」（亦見松漠記聞）

北盟會編（十八）：「引苗燿神麓記，有鄰寨鼻察異酋長姓結徒，姑舟，小名聖質者，有室女年四十餘尙未婚，遂嫁之於赫浦。」（即函普）

按女子六十而生子爲理所必無，應從神麓記作四十餘，金史世紀，采自松漠記聞，故神其說，不可信也。

完顏部初居之地，頗難確指，金史世紀謂：「黑水舊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水，其上覆以土，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遷徙不常，」是即其居無定所之證也。考金史世紀有：「參神忒保

水完顏部，神隱水完顏部，近於統門水，一統門水卽今之圖門江，固有謂完顏氏初居於今延吉璦春之地者，此可姑備一說，未爲定論。又攷清初之滿洲五部，內有完顏，地處今渾河上源，爲遼寧省之東部，若以此爲古完顏部所在。則又失之偏南。未敢謂然，總之完顏氏爲女真部族之一，出於黑水統，其舊居應在今黑龍江南北兩岸，其後則不詳遷徙，故難確指其地也。至獻祖受可之世，乃定居於按出虎水之側，所居有海古水築室，有棟宇之制，自是始遊牧而爲都邑，按出虎亦名按春，其地爲金，按出虎水卽今阿什河，滿洲語謂之阿勒楚喀河，卽按出虎水之異譯，或謂卽赫圖安居骨部之所居也，金人亦稱此地爲金源，以爲金室始興之地也，今阿什河之支流，有海古水，俗呼大海溝，小海溝，是也（見東三省輿地圖說）。其後太祖阿骨打，建都於此，稱上京會寧府，卽今之白城是也。生女真無文字約束，不可檢制，昭祖石魯，始立條教，耀武至於青嶺白山，又其地舊無鐵，景祖烏古迺之世鄰國有以甲冑來售者，傾貲厚賈，以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而部族始強，且烏古迺生於遼聖宗太平五年，始有年月可紀，而遼主又以烏古迺爲生女真部族節度使，遼人稱節度使爲太師，故金室先世之爲節度者皆有太師之稱，如穆宗盈歌，稱曰揚割太師，揚割卽盈歌之異譯，太師之名，亦見遼史百官志，與太保司空並列，稱爲屬國之職名者也。世祖勃鉢，嗣位於遼道宗咸雍十年（西元一〇七四年），卒於大安八年（西元一〇九二年），嘗破桓楚敵，爲春窩謀罕諸部，因敗爲功，轉弱爲強，而女真之基業始大，金熙宗之世，追帝祖宗，以始祖景祖世

祖三世爲世世不祧之廟，以其開創之功獨多也。穆宗登歌之世，募軍得甲千餘，甲兵之數始見於此，蓋前此未嘗滿千也。此時女真部族之境，東南至于乙離骨曷懶耶懶士骨論，東北至于五國主隈禿營，曷懶卽元代之海蘭路，爲今延吉琿春一帶之地，五國部則爲今依蘭進東沿松花江下游之地，則其斥地之廣，亦可見矣。再由康宗烏雅束，以傳其弟阿骨打，阿骨打嗣爲生女直部節度使之年，見爲遼天祚帝天慶三年（西元一一一三年），亦卽金開國建元之前二年也，此據金史世紀，而述其崖略如此。是時在女真以外之東北諸部族，其可考者尙夥，遼史部族屬國二表及百官兵衛二志略載其名，惟紛繁錯雜，幾難綜理，茲據近人丁謙遼史各外國地理考證，撮舉其要如左：

女直諸部，考已見前。

朮不姑，亦曰述不姑，又有直不姑，在今嫩江境。

室韋，黑車子室韋，已見前。

鐵驪，按卽唐伐之鐵利部。

蘇鶻，已見前，或謂其後爲五國部。

幹郎改，亦曰曠娘改，卽明代之兀良哈在今黑龍江省西界。

達律子，爲後來之索倫，索倫卽達律轉音，在今黑龍江境內。

敵烈亦曰迪烈德，其一部在今黑龍江省界。

于厥亦曰于厥里，又有烏隈同在今極東北之地。

鼻骨德，在極東北之地，曾與五國敵烈烏古，同捕海東青，則其在極東北可知。

獬廌毛髮，女真之一種，在今吉林嶺東南境。

烏古，奚之一種，疑即烏曠。

迭刺，與耶律氏同族，在今嫩河省境。

突呂不，爲契丹族之一，在今遼寧省西北科爾沁旗境。

兀惹，已見前，松漠記聞作溫熱。

東部奚，西部奚，已見前。

五國部，考見後，今松花江下游。

丁氏所考，未盡精確，亦有闕略，茲以避繁從略，專就五國部中言之。

遼史營衛志(下)：「五國部割阿里國，益厥里國，奧里米國，越里篤國，越里吉國，聖宗時來附，命居本土，以鎮東北境，屬黃龍府都部署司，重熙六年，以越里吉國人尙海等訴酋渾敵貪污，罷五國酋帥，設節度使以領之。」

五國之名，應以營衛志爲據，惟遼史之本紀所記，不無異同，如聖宗統和二十一年四月，五國中有兀惹渤海，而無割阿里益奴里，二十二年七月，有兀惹，開泰七年三月，有鐵驪，而俱無越里吉，而益奴里又作蒲奴里，亦作蒲菑(見金史世紀)，蒲呢(見開泰七年九月)，而割阿里亦作阿里(見咸雍五年十一月)，越里吉亦作越棘(重熙六年八月)，其異同之故，不甚分曉，兀惹部或不在松花江下游，渤海疑即通考之定安國，皆不能與五國相毗，鐵驪豈即越里吉之易名歟。

通考(三百二十七)亦謂：「女真外又有五國，曰鐵勒，曰噴訥，曰玩突，曰怕忽，曰咬里沒，皆與女真接壤，鐵勒即鐵驪，噴訥即益奴里，玩突即越里篤，怕忽即割阿里，咬里沒即奧里米，」此與開

泰七年所紀五國之名同。

通史本紀聖宗統和二年二月，有五國烏隈于厥節度使耶律槐注，是以一人當統治五國及烏隈于厥二部之任。又興宗重熙六年八月，以越棘（卽越里吉）部民苦其酋帥坤長不法，多流亡，詔罷越棘等五國酋帥，以契丹節度使一員領之，是則重熙六年以前，已罷節度使，以五國酋帥，分治其國，至是又復其舊制也。十七年八月，命耶律義先等，伐蒲奴里酋陶得里，十八年正月奏捷，二月執陶得里，此事亦見義先本傳，惟耶律仙童傳，亦云蒲奴里叛，仙童爲五國節度使，率師討之，擒其帥陶得里，是此役仙童亦與之矣。又道宗咸雍七年亦見五國節度使蕭陶蘇幹之名，部族表於重熙二十一年六月，并稱五國鼻骨德烏古敵烈爲四部（不見本紀），五國合爲一部，則以節度使一人統治之故也。至五國部之所在，以曹廷杰丁謙二氏所說爲最晰。

東三省輿地圖說：「查遼史營衛志，五國部博和哩國（卽剖阿里國），博諾國（卽盆奴里國），鄂羅穆國（卽奧里米國），伊勒圖國（卽越里篤國），伊勒希國（卽越里吉國），是五國自當分居五地必非一處可知，今自三姓至烏蘇里江口，松花江兩岸，有城基九處，一、三姓附郭舊城，一、三姓下八十餘里北岸吞河固木訥城，一、三姓下三百五十餘里南岸瓦里屯，卽通志韓里城，一、韓里下四十餘里南岸希爾哈城，一、希爾哈城下約百里北岸有大古城，一、希爾哈城下百六十里南岸富克錦地方有大古城，一、富克錦下約百里南岸圖斯科地方有大古城，一、圖斯科下約一百八十餘里南岸額圖地方有古城，一、額圖下約五十餘里南岸齊得林卽喜魯林地方有古城基，……是五國故址，不外三姓下九城也。」

遼史各外國地理考證：「伊圖城（卽三姓）東韓川縣境有普利斯幼卜古城，當卽剖阿里，其西北岸黑龍江界有布

壽和古城，一作固木訥，當即益里，又東兩里有瓦里古城，一作瓦利，通志作轄里，鄂刻圖作宛里，址周十里，疑即越里篤，又東富錦縣境有當吞吉林古城，一作活吞吉利，當即越里吉，又東北北岸有古城，鄂刻圖作鄂里米，中俄交界圖作額勒密，此則爲奧里米，無可疑者。」

元一統志謂：「混同江發源長白山，東北經上京，下達五國頭城，又東北注於海，」遼東志亦謂：「五國頭城在開原城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爲五國，」（明統志同）故曹氏以今三姓城，爲五國頭城，其說是也。宋史高宗紀建炎四年徙二帝（徽欽二宗）於五國城，應卽此地。

金史世紀有五國部之紀載。

「五國蒲番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應路不通，遼人將討之，先遣同韓來諭旨，景宗曰：可以計取，若用兵，彼將走保險阻，非歲月可平也，遼人從之，於是景祖陽與拔乙門爲好，而以妻子爲質，襲而擒之，獻於遼主，遼主召見於寢殿，燕賜加等，以爲生女直部族節度使。遼興宗八年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董叛遼，應路不通，景祖伐之，謝野來禦，景祖被重鎧率衆力戰，謝野兵敗走拔里過濼，時方十月，冰忽解，謝野不能軍，衆皆潰去。」

按蒲番卽蒲奴里之異譯，前述重熙十七年伐蒲奴里，執其酋陶得里，疑拔乙門，卽陶得里之異譯也。又咸雍五年剖阿里部叛，蕭索颯討降之（見本紀部族表及素颯傳），沒燃之音，不近剖阿里，年亦不符，然別無可徵，恐爲一事，至遼史不載女真部長立功之事者，蓋遼徵兵討五國時，雖有女真部族在內，祇以歸功主將，故略其功而不載，不必盡爲女真後嗣之夸詞也。

據遼史所紀：「自遼道宗咸雍六年後，五國朝貢甚勤，不復有叛亂，」之紀事，然別證以金史世紀

，一則曰：景祖穆骨從諸部，自白山耶悔統門耶懶十骨論之屬，以至五國之長皆聽命，再則曰：自景祖以來，兩世四主，志業相因，卒定離折，治以本部法令，東南至于乙離骨曷懶耶懶十骨論，東北至于五國主隈禿答，金蓋盛於此，蓋是時生女真部族之東，五國最強，必征服役屬之，始無後顧之憂，當金太祖阿骨打之世，不復有五國之名，是不惟役屬，且已併滅矣，亦猶渤海盛時役服黑水，乃能獨霸東北，與新羅並稱兩蕃也。

以上所述，是爲女真建國前之紀載，其所依據之史料，有三：一爲遼人所紀女真部族，載於遼實錄者，卽見遼史本紀及屬國部族二表者是也。二爲女真人自紀先世之事，載於金實錄者，卽見金史世紀及太祖本紀者是也。三爲宋人所紀女真史實，卽先載松漠紀聞北盟誓文獻通考諸書，而後載爲契丹大金二國志者是也。遼金人之所紀，出於實錄，比較可信，惟宋人所紀，出於異國傳聞，故與遼金二史，多所參差，然以史料缺乏之故，修遼金二史者，當采及宋人之紀載，此固蒐討東北史料者，所宜注意之原則矣。

七 女真之經略東北

女真之初起，非有攘奪東北全區，代遼而興之心，不過苦遼人之凌虐，無以自安於一隅，乃思脫其羈絆，伺隙而動，迨遼天祚帝以好敗獵酗酒，怠於政事，遂啓阿骨打以輕視宗國，有取而代之之心，在

綜考遼致女真離叛之原因蓋有三端：

一由於頭魚宴。

遼史本紀：「天慶二年二月，幸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按春首食初次所釣之江魚謂之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樞密院蕭誦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謀之，否則必貽後患，誦先曰：人不知禮義，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之心，假有異志，又何能爲。……九月初，阿骨打混同江宴歸，廢上知其異志，遂發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直趙三阿鶻牽拒之，阿骨打傳其家屬，二人走許咸州詳隱司，遂北樞密院，樞密使蕭誦先作常事以聞，仍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骨打，竟稱疾不至。……三年三月，阿骨打一、日率五百騎突至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隱司，與趙三等而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於上，謂詳隱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北盟會編三及通考三百二十七亦載此事惟文甚略）

二由於通虜路。

文獻通考（三百二十七）：「先是女真歲以北球貂革名馬良犬及皮裘海東青，貢於契丹，海東青者小而健，能攫天鵝，爪白者尤以爲異，出於五國之東，契丹酷愛之，然不能自致，女真之東北，與五國鄰，每歲大寒，契丹必遣使來，趨發甲馬數百，入五國界，即巢取之，往往爭戰而得，國人厭苦，及契丹主延禧嗣位，實實尤苛，至遣虜坊子千輩，越長白山雜取，歲甚一歲，女真不勝其擾，又並遣諸帥東京留守背龍尹，每到官各送禮物無藝極，於是諸部皆有叛意。」（按遼於東北設障虜官其路有阻則命女真助之）

北盟會編（三）：「又有使者，號天使，佩銀牌，每至其國，必欲薦祝者，以未出室女侍之，後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閨閣尚者，女真浸忿，由是諸部皆怨叛，潛附阿骨打，咸欲稱兵以拒之。」金史太祖紀：「初遼每歲遣使市名裘海東青於海上，道出境內，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公私厭苦之。」

三由於留阿疎。

遼史天祚紀：「天慶四年正月，初女直起兵，以斡石烈部人阿疎不從，遣其部撤改討之，阿疎弟秋故保來告，招諭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不發，七月，女直復遣使取阿疎，不發，乃遣侍御史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語答曰：『若阿疎，朝貢如常，不然，城未能已。』」

金史太祖紀：「康宗嘗以不遣阿疎爲言，稍拒其使者，太祖嗣節度，亦遣蒲家奴往索阿疎。」

女真至阿骨打之世，其勢寔盛，而前二事爲阿骨打叛遼之原因，其後一事，則又爲阿骨打與遼衝突之原因也。

遼金之勝負，實決於寧江州出河店之一戰。

金史太祖紀（遼天慶四年）：「九月，太祖進軍寧江州，次寒晦城，諸路兵皆會於來流水（今拉林河），得二千五百人，致遼之罪，申告於天曰：『世事遂闕，恪修職責，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優侮是加，罪人阿疎，屢請不遣，今將閔罪於遼，天地其監佑之。遂命諸將傳挺而誓曰：汝等同心盡力，有功者奴婢部曲爲良，遼人官之，先有官者敘進，輕重賊功，苟違誓言，身死挺下，家屬無赦。師次唐括帶幹甲之地，諸軍議射禽而立，有光如烈火，起於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爲兵祥，明日次扎只水，光見如初，將至遼界，遇渤海軍，……太祖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百倍，敵大奔，相蹂踐死者十七八，進軍寧江州，十月朔，克其城，十一月，遼都統蕭札里副都統撻不野將步騎十萬，會於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至鴨子河，旣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俄與敵遇於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風擊之，遼兵潰，遂至斡論凜，殺獲首虜及車馬甲兵珍玩，不可勝計，遼人嘗言，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寤焉云。」

昔者渤海男子，驍勇出他國右。有三人當一虎之語（見杜撰紀聞），而女真亦然，故有兵若滿萬則不可敵之語，前後蓋一揆也。考是役誓師之地，後名爲得勝陀，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爲建碑於其地，以紀念其祖之戰功。

大金得勝陀頌（拓本）：「得勝陀，太祖武元皇帝誓師之地也。謹按實錄及睿德神功碑云：太祖率軍渡洮流水，命諸路軍畢會，太祖先據高阜，國相撒改與衆仰望聖質，如喬松之高，所乘赭白馬，亦如岡阜之大，太祖顧視撒改等入馬，亦悉異常，太祖曰：此殆吉祥，天地協應，吾軍勝敵之驗也，諸君觀之，正當戮力同心，若大事克成，復會於此，當醉而名之，後以是名其地云，時又以禱禱之法行於軍中，諸軍介而序立，戰士光浮萬里之程，勝敵刻日，其兆復見焉。」（此爲序文頌從略）

此文正可與金史本紀，互相印證，得勝陀之名亦見金史地理志，其立碑之地在今扶餘縣石碑巖子，爲松花江與拉林河會流之處，拉林河卽古溧流水也，此碑漢文與女真國書分刻兩面，今尙完好云。

此役之後，阿骨打曾擗面大哭。

北盟會編（三）：「天祚下詔，女真作過，大軍盡處剪除，阿骨打聚諸酋以刀擗面仰天哭曰：始與汝輩起兵，共剪契丹殘擾，而欲自立國耳，乃盡欲剪除，非人人效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可以轉禍爲福，諸酋皆羅拜帳前曰：事已至此，唯命是從，以死拒之。」

此亦可見女真起兵之初，固無何等之野心也。

寧江州一戰之後，所有東北一隅之州郡，漸入女真之手，茲據遼金二史所紀彙編爲表，二史所不詳者

，以契丹大金二國志補之。

金初攻略東北諸州郡次第表：

年	月	州	郡
遼天祚天慶四年	十月	遼寧江州， <small>今遼寧省黑山縣</small>	
	十二月	拔到辟威三州	
遼天慶五年	正月	遣兵於遼寧省城，進至益州	
	八月	陷資龍府	
金太祖收國元年	十二月	破遼兵於路步答洞，取開州	
	五月	下遼州，陷東京， <small>東京遼陽等五十四州，及本路孫遼女直皆降</small>	
金收國二年	十二月	攻奉州，下泰州，置東京威州兩路，以統諸州	
	十二月	敗遼兵於疾騾山	
遼天慶七年		拔顯州， <small>旁近乾懿囊微成川惠渭新諸州皆降，不置守而還</small>	
		雙州節度使張崇降	
遼天慶八年	正月		
	六月	遣棋雙達回國兵八百戶降	
金天輔二年	十月	龍化州張鳳吉等降	

遼天慶十年 金天輔四年	五月	克上京	十二月 劉宏以薊州戶降 契丹國志謂是秋女真破資糧府成信蘇復辰海阿銀通韓烏遼春泰靖等五十餘城，並邊二十餘州，並遼東長春兩路，恐非一年之事，彙記於此
遼保大二年	正月	克中京及高恩等州，下洺州	
金天輔六年	二月	降北安州	
遼保大三年 金太祖天輔七年 太宗天會元年	正月	宜錦顯乾成川薊靈母家降	
遼保大五年 金天會三年	二月	興中府降，索國還闕四州刺史籍所管戶降	
	二月	獲遼主延禧，遂滅遼	

是時東北之重鎮有四：一黃龍府，二東京遼陽府，三上京臨潢府，四中京大定府。金人先進軍破寧江州（今中東鐵路線，石頭城子），以陷黃龍府（今農安縣城），其附近之賓祥諸州（今德惠長春諸縣地），皆不攻自下矣。再南進下咸（今開原）藩（今瀋陽）諸州，以進陷東京，於是東京附近東縣（遼江西抵遼河南抵海之五十餘州，皆可傳檄而定矣。再由黃龍府而西，以下春州秦州（今洮南縣迤北大寶縣迤南之地），旁及遼（今昌圖縣四面城）祺（今昌圖縣小塔子）雙（在今鐵嶺縣之西）遼（今新民縣之遊濱塔）諸州，以進窺龍化州（在今開魯縣境），而陷上京，又由東京而西渡遼河，以下

顯（今北鎮縣）乾（今北鎮縣西南境）懿（今彰武縣之縣塔營子）成川豪（今阜新綏東等縣境）瀋州、遼陽、東京、而錦（今錦縣）宜（今義縣）諸州，及興中府（今朝陽縣），俱不復爲遼守矣。再由此四州雲中（遼之西京）、南陷遼京（遼之南京），於是遼之五京諸道，悉入於金。天祚就縛，而遼亡矣。蓋就東北一隅言之，此一府三京，實當其四隅之要衝，實能控其東北，而遼陽制其東南，幽瀋控其西北，而大定又制其西南，遼之險要守國，實得控制之要。天祚荒淫，棄而不守，坐致女真之大，夫豈應運而興，亦人謀之不臧也。

方金人之陷東京也，遼人曾募軍於遼京，謂之怨軍。

遼史天祚紀：「天慶七年八月，命都元帥秦晉國王（耶律淳）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置怨軍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者，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嚴州營（按地理志中京道之嚴州），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應國遼史地理志上京道之渭州）漢黎山。」
丹契國志（十）：「天慶六年，自張淋之敗，國人皆稱燕王（即耶律淳幼封燕王）賢而忠，若付以東征，才必樂爲用，兼遼東民，自渤海（指高永昌）之敗，流遼失所者衆，若招之爲軍，彼可報怨，此且報國可以死戰，天祚乃募燕王都元帥，蕭德恭副之，召募遼東饑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燕王既招怨軍，合募軍武勇，共三萬人，自八月進發十月到乾州十三箇山（即今錦州境之十三山）節安，……勉率諸軍，自梨樹口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城下（時瀋州爲高永昌部下所據），或報女真援至，退保遼河，既而燕王被召赴闕，留北府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耶律余覲副之。七年夏，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初，發燕山府，十月至陰涼河，聞怨軍時寒無衣，劫掠乾州，都統蕭幹一面招安，初怨軍有八營，共二萬八千人，自宜州募者謂之前宜，再募者謂後宜，營前錦後錦者亦然，有乾營，乾顯大營，岩州營，叛者乃蕭顯大營前錦營也。」（此據北盟會編）

遼主以遼東人嘗觀女真，急於報怨，故以怨軍名之，亦稱漢軍，蓋遼制以契丹、奚、渤海、女真、漢人為軍，而各有隊伍，不相雜廁，漢人之軍，稱為漢軍，訖於金元，皆有是制，俟後詳之，怨軍後與金人戰於蒺藜山，大敗。

遼史天祚紀：「天慶七年十二月丙寅，都元帥秦晉國王淳戰於蒺藜山，敗績。」

金史太祖紀：「天輔元年十二月甲子，韓魯古等敗耶律捏里（即耶律淳）兵於蒺藜山。」

契丹國志（天慶七年）：「十一月，到衛山蒺藜山，遂留大軍就糧司農縣，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慮置作遺怨軍，行次懿州，或報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即召大軍會徽州，八年正月，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遇女真於衛州之東，未陣而潰，燕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泊魚務。」（按國志所紀年月多與遼史參差）

是役之蒺藜山，既在徽州之東，則遼徽州，應在今北鎮義縣之北，柳條邊外，屬熱河境，山雖在其東方，亦不能越遼水西岸，近年在海龍柳河二縣交界，發見一摩崖石刻，似與此戰有關。

女真摩崖石刻（拓本）：「金太祖大破遼軍於節山，息馬立石。」（旁綴女真國書此爲金中葉所立）

蒺藜之音近於節，節山疑卽蒺藜山之異譯，惟石刻所在，遠在遼河之東，且近於輝發江，與之所記不相應，姑存此說，以備續考。

其後怨軍改稱常勝軍，爲郭藥師所統，居於燕京，曾一度歸宋，後又降金，而怨軍之名，亦隨以消滅矣。

當金軍西進，攻下遼上京中京西京燕京之頃，其所擄獲之人民，皆盡數東遷，謂之實內地，此蓋實

其移民政策也。所謂內地者，指其初興之上京會寧府而言，時又謂之嶺東，蓋指近於上京之青嶺，亦即時於今吉林中部之張廣才嶺一稱嵩嶺者，即金史世紀所謂昭祖耀武之地也。

金史食貨志：「天輔六年，既定山西諸州，以上京爲內地，則移其民實之，又命耶律佛頂，以兵獲送諸降人於渾河路（渾河即今老哈河），七年，以山西諸部族近西北二邊，且遼主未薨，恐陰相結誘，復命皇帝歸與李董稍喝等，以兵四千護送，處之嶺東。……又以猛安詳穩留住所領歸附之民，遷東京，命有司常撫慰，且貸一歲之糧，其親屬被虜者，皆令聚居，及七年取燕京路，二月，盡徙六州氏族富強工技之民於內地。」

又張覺傳（覺一作覲）：「當時宋人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太祖以燕京派易檀順景勳與之，平州自入契丹，別爲一軍，故弗與，……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實京師，民心多不安，及以燕京與宋，而遷其人，獨以空城與之。」

移民實邊，爲金人經略東北政策之一，然此種政策，非始自金人，遼初亦曾行之。

遼史地理志（上京道）：「臨潢府長泰縣，本渤海長平民，太祖伐大靺鞨，先得是邑，遷其民於京西北。定霸縣，本扶餘府強師縣民，太祖下扶餘，盡遷其民於京西。保和縣，本渤海富利縣民，太祖破龍州，盡徙富利縣人，散居京南。宣化縣，本遼東（此二字應作渤海）神化縣民，太祖破鴨綠府，盡徙其民，居京之南。」（此外祖、懷、慶、懿、降聖、五州之民亦自渤海遷徙）

遼太祖之征渤海，每下一城，即盡徙其民，以實其上京臨潢府之地，是爲自東而西，金人師遼徙民之遺策，又爲自西而東，正與相反，然同前後互相映照者也。

茲就遼史地理志附載上京中三京諸府州之戶數，與同書兵衛志所載三京諸州之丁數，製一簡表，以見

遼代東北一隅戶丁之約數，雖所闕尙多，亦略可見一斑。

遼代上京東京中京三道戶丁數目表：

道		府州	縣	戶	數	丁	數	備
上京道		臨潢府		三萬六千五百		十六萬七千二百		此欄所列丁數爲上京道總數戶數爲臨潢府總數
			臨潢	三千五百		七十		
			長泰	四千		八千		
			定霸	三千		六千		
			保和	四千		六千		
			武縣	三千		六千		
			易俗	三千		一千五百		
			遷遼	一千		一千五百		
			宣化	四千		四千		
祖州			長籍	二千		四千		
			咸寧	一千		二千		
			越王城	一千		二千		

			懷州	扶餘	一千五百	三千
			細理	一千	二千	
			慶州	(玄德) 玄華	六千	一萬二千
			秦州	興國	七百	一千四百
			長春州	長春	二千	四千
			烏州	愛民	一千	二千
			永州	長寧	四千五百	九千
			義豐	一千五百	三千	
			慈仁	四百	八百	
			饒坤州	廣義	二千五百	五千
			龍化州	龍化	一千	二千
			降聖州	永安	八百	一千五百
			鎮州	長樂	一千	八千
			臨河	一千	二千	
			安民	一千	二千	

以下明之天下州

徽州	成州	德州	滑州	濠州	鳳州	臨州	廣州	懷州	鳳州	懷州	鳳州	豐州	順州	開州	長山州	濠州
一萬	四千	四千	二千	六千	五千	三千	二千	二千	四千	五百	五百	五百	一千	一千	五百	五百
一萬	八千	八千	二千	一萬二千	一千	五百	四百	一千	一千	一千	一千	一千	二千	二千	一千	一千

卷六·第四期·滿蒙契丹女真蒙古遼興時代 下

東京道

慶州	三百	六百	遼陽府	四萬六千四百	四萬一千四百	遼陽	一千五百	三千	仙鄉	一千五百	三千	鶴野	一千二百	二千四百	折木	一千	二千	紫叢	一千	二千	興遠	一千	二千	開遠	二千	二千	鹽州	五百	五百	穩州	會農	五百	五百	賀州	三百	五百	定州	定東	八百	一千六百	保州	來遠	一千	二千	辰州	建安	二千	四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欄爲東京一區戶丁之總數

按定保二州在今朝鮮境內

右表所列除臨潢遼陽二府下所列戶丁之總數，以與府屬各縣重複，未之計入外，總計戶數七萬零九百，丁數二十二

卷六・第四期・韃靼契丹女真蒙古迭與時代 下

中京道	高州	三韓	五千	一萬	中京道其餘諸州之戶丁俱無考
慕州	東郡	二百	三百	東京道尙有多州戶丁俱無考	
正州	東郡	五百	七百		
豐州		三百	五百		
桓州		七百	一千		
涿州	弘明 神鄉	二千	四千		
嬭州		五百	七百		
耀州	巖淵	七百	一千二百		
海州	臨澳	一千五百	三千		
崇州	崇信	五百	一千		
湯州		五百	七百		
興州		二百	三千		
鐵州	湯池	一千	二千		
盧州	熊岳	三百	五百		

萬一千三百，如除去二府所屬各縣戶丁，而易以二府之總戶丁，則其總計之數，亦屬相差不遠。」
 再以金史地理志，上京威平東京北京四路諸府戶所載戶數，別製一表，以與遼代戶數相較，以見其消長。

金代上京威平東京北京四路戶數表：

路		府州	戶	數	備
上京路	會寧府		三萬一千二百七十		諸州戶數無考者從略下同
	肇州		五千三百七十五		
	隆州		一萬一百八十		
	信州		七千三百五十九		
威平路	威平府		五萬六千四百四		
	韓州		一萬五千四百一十二		
東京路	遼陽府		四萬二百四		
	澄州		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五		
	濬州		三萬六千八百九十二		

北京路										
晉德州	二萬八百九十六									
蓋州	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六									
復州	一萬三千九百五十									
大定府	六萬四千一十七									
利州	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六									
義州	三萬二百三十三									
錦州	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三									
瑞州	一萬九千九百五十三									
廣寧府	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一									
薊州	四萬二千三百五十一									
興中府	四萬九百二十七									
建州	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九									
全州	九千三百一十九									
臨潢府	六萬七千九百七									
慶州	二千七百									

總戶數	興州	一萬五千九百七十
	秦州	三千五百
總戶數		六十八萬零六百五十三

取兩表相較，金代戶數實增於遼代之二倍，則其移來人民之多，可以窺見矣，此爲金人經略東北重要政策之一，故不憚煩瑣而述之。（此節略采東北史綱第二編稿本）

宋初嘗與女真越海相通，至仁宗以後，以與契丹修好，不便因女真之故啓其疑，而往來遂絕，至宋徽宗政和七年（金天輔元年），遼東之地爲女真所據，蘇復二州之民，有泛海至登州避亂者，中有漢人高藥師等，頗知敵情，述及女真與遼軍爭戰之事，登州守臣以聞於朝，先是政和五年有燕人馬植歸宋，又易名李良嗣（後賜姓趙），自稱遼國光祿卿，陳滅遼之謀，遂啓徽宗之侈心，而蔡京輩賈之徒贊之，至是，遂遣馬政良嗣等，先後渡海通於女真，後議夾攻遼人之策，表面則以買馬爲名，而宋室之禍，亦自此起，以此事屬於宋遼金專史之範圍，故本編略而不載。

尙有二事，宜爲附述，一爲金之國號，一爲金世宗之復起於東北。

金太祖阿骨打，爲世祖勳里鉢之第二子，康宗烏雅束之弟，初名阿骨打，卽位後，更名旻，姓完顏氏，或云以王爲姓。

金史國語解：「姓氏，完顏，漢姓曰王。」

松漢記聞：「完顏猶漢晉王也。」（北盟會編略同）

契丹國志（十）：「是時有楊林者，遼東鐵州人也，降女真，頗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以王爲姓，以長爲名。」（亦見大金國志）

愚謂完顏氏之稱王氏，不過爲漢姓之譬況，松漢記聞所說，最爲得實，國語解所釋，亦近理，蓋金室未嘗以王爲姓也，契丹大金二志之記載，爲宋人之傳聞，而更加緣飾，則以爲姓王矣。

至其以金爲國號之釋義有三：

金史太祖紀：「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即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此出金太祖實錄北盟會編卷十八引之）

此取五金中之金爲國號，其釋義一。

北盟會編（三）：「國號大金。原注：以本土名阿祿阻，爲國號，阿祿阻，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盛金而名之曰大金，猶遼人以遼水名國也。」

金史地理志：「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出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國初稱爲內地。」（按出虎河又書作阿朮濟）

阿祿阻卽爲按出虎之異譯，其義爲金，而按出虎水之義，卽爲金水，則金之國號，爲取義於金水，其釋義二。

高麗史（十四）；「睿宗十年正月，生女寔完頓骨打稱皇帝，更名，國號金，或曰：昔我平州曾令（按應作金）後有人女真，居阿之古（即按出虎之譯音）村，是爲金之先，或曰：平州僧金龜之子克守，初入女真阿之古村，娶女真女，生子曰古乙太野古乙生活羅太師（按羅太師即羅古適；松漢記聞稱爲胡來的來活羅皆一音之轉也，此與肥阿所載金祖世次皆與金史世紀不合），活羅多子，長曰勅里鉢，季曰盈歌，盈歌最雄傑，得衆心，檀歌死，勅里鉢長子烏雅束嗣位，烏雅束卒，弟阿骨打立。」

據此，則金之國號，似又出於其始祖之本姓，其釋義三。

或謂蒙古二字之義爲銀，正與遼爲寶鐵之義相配，則第一釋義，正爲有徵，然遼爲寶鐵之義，旁無可徵，而蒙古二字，恐亦非取義於銀，不過聲音之近似，取以譬况，寓所未信，金之始祖出於新羅或高麗，已爲言史，金爲新羅之貴姓，則其始祖雖金，亦屬近理，惟既爲高麗國人之傳說，不見中世紀載，則第三釋義，亦未敢遽取爲證。惟北魏百通及金史地理志之解釋，最爲近理，蓋遼以遼水名國，爲極確之釋義，而金以按出虎水名國，亦屬其一例，雖滿洲源流論，不認按出虎有金之譯義，然因其水產金，而稱金源，即與金人稱義，是則金之國號，取義於遼水，而又以五金中之金爲義者也。金自太祖破遼兵，遷帝時，歷太宗熙宗凡三世，皆都上京會寧府，及海陵王亮貞元元年（西元一一五三年），遷都東京，謂上京之北，止稱上京府，於是金人對其發祥故地，遂不甚重視，及其後海陵失道回伐，金世宗，祿於大定元元（西元一一五一年）即位於東京，陽府，是爲東北一隅之再興。

金史世宗紀：「世宗諱雅，本名烏孫，太祖孫，睿宗（宗廟）之子，母曰烏孫，是爲金之始祖。」

三年改東京，海陵南伐，天下騷然，……九月，東京留守高存福，其女在海陵後宮，海陵使存福同居，適以造兵器餘材，造甲數十，存福直言，留守何為造甲。帝使人以仁海陵，存福友人以其謀來告，……上知之，心當憂，……及聞存福固已事，且有迹，李有勳上旱圖之，於是以其罪廢事，召官屬會清安寺，存福屢召始來，於座上執之，十月，丙午，官諸軍總兵，於是親書於太祖廟，謂御宣政殿，即皇帝位，改元大定，下詔暴揚海陵罪惡數十事，……十一月己丑，如中書，乙未，室闕元宜等弒海陵於壽州。」

世宗久任東京留守，而其母又為遼陽人，故其與於遼陽，淵源頗深。

金史貞懿皇后傳：「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遼陽人，天輔間，遷東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后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會十三年睿宗薨，世宗時年十三，后教之有義方，舊俗，婦女雜居，宗族接續之，后乃配變為比丘尼，號通慧圓明大師，賜紫衣，歸遼陽，營建清安禪寺，別為尼院居之。」

東京大清安禪寺，英公禪師塔銘（遼陽出土）：「貞懿太后以內府金銀三十餘萬，即東鄉建清安寺，以祈其福，……始清安寺以太后所建，有資銀百萬，凡古易者十數。金崑山積。」

清安寺之建，當在世宗為東京留守之日，及即位後，又在東京建塔，以紀念其母。

金史貞懿皇后傳：「大定二年，……初，后曰建浮圖於遼陽，是為垂慶寺，臨終謂世宗曰：鄉土之念，人情所同，吾日用浮屠法，置塔於此，不必合葬也，我死毋要此言，世宗深念遺命，乃即東京清安禪寺建神御殿，詔有司增大舊塔，起奉慈殿於塔前，勅禮部尙書王覲為塔銘，以敘其意。」

按今遼陽城西北里許，有八合大塔，高二十餘丈，凡十三級，以其型式攷之，知其必建於遼金二代，而清安寺碑，即於民國十年之頃，發見於城西北角，以是知清安垂慶二寺，必去塔甚近，貞懿未死，

，已自建塔，以爲葬地。世宗即位，復爲增大之，以紀念其母。塔固不毀，斷然謂其塔，卽爲此塔之處，然於未發見他項反證之前，姑爲此假定，亦當爲事理之所許矣。金史謂：「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自當爲女真之舊俗，三國魏志夫餘傳謂：「其俗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且女真之俗，亦與夫餘相近。」北盟會編（卷三）亦謂：「女真之俗，兄死則妻其嫂，」正可與金史互證。世俗流傳，清初某太后，嫁之事，雖經近人孟森發證，謂無實據，然就女真故俗言之，亦不足怪之事也。貞懿出於士族，濡習於禮教，不以女真故俗爲然，故嘗爲尼，以全其節。世宗尊崇其母，無所不至，有以也哉。

世宗卽位之後，既復上京之號，又巡幸其地，兢兢以保存故俗爲事。

金史世宗紀：「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遼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寢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尙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與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二十四年二月癸酉，上曰：朕將往，上京，念本朝風俗，重端午節，比及端午到上京，則燕勞勳臣宗室父老。……三月壬寅如上京，四月庚申，次廣寧府。丙寅東京，二月，親漁於混同江，五月己丑，至上京，居於光興宮。庚寅，朝謁於慶元宮，戊戌，宴於崇武殿，上謂宰臣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歲幸此，可與對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賞賚起，賞日乃罷。……二十五年四月，上謂宰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歲還都，輒相感，祖宗舊葬，不忍捨去，自當之後，當體朕崇宗室之德，卿等當思朕言，丁丑宴宗室宗戚於崇武殿，曰：朕思嘗不飲酒，今日甚飲酒，此亦不得不得也，宗戚婦女及親戚等，以次起進酒，上曰：吾來數月，未有一

人皆不爾。昔者，以爲飲之，命去皇子希範坐於下，皆坐殿上，禮上自歌。其間道王業之艱難，夫敏達之不易，至
微思以察，宛然如說，慷慨清明，不能成聲，歌畢泣下。右丞相元思靜其臣咸捧觴上壽，皆爲感戴，於是諸夫人
咸感之，如私宴之會，既醉，上復續調，至一鼓乃罷，已卯，發上京，庚辰，宗室咸屬辭，上曰：朕久思故
，每嘗一二遊，京師天下宗本，不能久於此也。太平日久，國無定務，汝等皆重我，往往贊之，朕亦思之，故
約，以忘親先艱難，因泣數行下，宗室皆感泣而退，七月己酉，至回上京。一

親幸巡幸上京，歡宴宗戚，自爲度曲，以重故俗，用意之殷，又可見矣。然金室之衰，由於斥地日廣，
，久耽安佚，致勁武之風日失，至棄其舊習，漸染漢化，乃爲自然之趨勢。世宗以致弱之因在此，則
又非也。

女真之經略東北，成功於金太祖阿骨打，至世宗之世，則漸呈盛極而衰之象，故輿論以維持舊俗爲言，
，迨世宗即位不久，蒙古部族崛起於北方，以勢迫壓女真，驅之南，而爲蒙古之一變矣。

八 宋使入遼金之行程

自宋眞宗景德元年（遼聖宗統和二十二年西元一〇〇四年），與遼人定盟於澶淵，以訖徽宗宣和四年
（遼天祚帝保大二年西元一一二二年），敗盟時止，中間一百餘年，兩國爲維持友好關係，每遇兩方
國君之生辰，國卹，卽位，以及每年之正旦，均派使臣前往，致其有吊之禮，每歲皇室派往之使臣，
例於歸時，將在彼國之聞見，及里程，撰爲語錄，上之政府，其後失使之入，亦用此例，雖原書多

佚而不傳，然其零篇斷簡可供攷覽，尙有數種，此爲研討東北地理可貴之史料，故樂爲彙列其名稱來源，而以次推論之。

宋人行程語錄來源表：

姓名	奉使之年	撰上之語錄	來源
宋 擣	眞宗景德二年	失其名	續通鑑長編六十八
路 振	大中祥符元年	乘輿錄	皇宋類苑七十七，續談助，指海
王 會	大中祥符五年	上契丹事	續通鑑長編七十九，契丹國志二十四，遼史三十九
薛 映	大中祥符九年	記	續長編八十八，遼史三十七，又見契丹國志二十四，惟作富鄭公行程錄誤
宋 綬	天禧元年	上契丹事	續長編九十七，以上三種又遼載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六契丹傳
陳 襄	英宗治平四年	使遼語錄	附陳襄古蹟集後又見遼海叢書第八集
許亢宗	徽宗宣和六年	奉使行程錄	北盟會編二十，大金國志四十
洪 皓	高宗建炎三年	松漢紀聞	
張 棣	孝宗淳熙中自金歸宋	金嶽隨經	北盟會編二百四十四其中所紀行程與松漢紀聞同
趙彥衛	光宗紹熙間人	雲麓漫鈔	亦見說郛應中御寒行程卽漫鈔之一條

右強韓建彥衛二人，非事僅者。

此外可供作參證者，尙有數書。

胡峴陷虜記，後周廣順三年。（見新五代史七十三，文獻通考三百四十五，契丹國志二十五）

新五代史十七，曹家人傳，高祖皇后李氏。

武經總要，十六下，北蕃地理。

王寂遼東行部志，鴨江行部志。

又余靖武溪集中之契丹官儀，契丹國志二十五所引之張舜民使遼錄，亦爲出使語錄之儲存者，惟其所記不及行程，故弗列焉。

沈括乙卯入國別錄。（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一—二百六十二—二百六十三附注）

內容卽蓋宋遼分劃河東地界之交涉，所敘與東北似著無關，且亦罕及行程里道等事，故亦棄而不列。

綜集以上所舉之史料，可分爲三端述之：卽一爲宋使入遼之行程，二爲宋使入金之行程，三爲其他所紀之行程，可與宋人所紀互證者，是也。

甲 宋使入遼之行程。

路經乘船歸 (宋摺附)	王會上契丹事	薛映記	陳襄使遼書錄	宋綬上契丹事	附胡峴陷虜記
	1 雄州白溝驛 距四〇里		五月十日 雄州白溝驛		
	2 新城驛		十一日 新城驛		

十二日

涿州

十三日

良鄉

十四日

燕京祈津府

(南)

十六日

望京館

十七日

順州

十八日

檀州

密雲館

十九日

金溝驛

二十日

古北口館

二十一日

新館

七〇里

涿州

六〇里

良鄉

六〇里

幽州燕京

永平館

薊縣石館

四〇里

孫侯館

改望京館

五〇里

順州

七〇里

檀州

五〇里

金溝館(急死)

九〇里

古北口

(恩鄉嶺)

八〇里

新館

距五〇里
孫侯館

永新館
幽州

城南亭

幽州

居庸關

一日程

石門關

三日程

可汗州

中京大定府	20 中京大定府 大同館	1 中京大定府 大同館	中京大定府 大同館	中京大定府 大同館	(此別爲一程)	天嶺 (辭鄉嶺)	是時中京未建
通大館 距三〇里	19 通天館 二〇里	六月一日	長興館	富谷館	富谷館	富谷館	三日程
18 富谷館 八〇里	17 鐵漿館 (轉北行) 七〇里	二十八日	鐵漿館	鹿嶋館	鹿嶋館	鹿嶋館	四日程
16 鹿兒嶺館 九〇里	15 牛山館 (轉東南行) 八〇里	二十六日	會仙石	牛山館	牛山館	牛山館	四日程
14 打造館落館 五〇里	13 柳河館 七〇里	二十五日	打造館	打造館	打造館	打造館	永定關
12 臥如來館 四〇里 斗 芹菜嶺	11 臥如來館 四〇里	二十三日	臥如(來)館	柳河館	柳河館	柳河館	新武州 一日程
10 藤塚 偏館	9 藤塚 偏館	二十一日	藤塚 偏館	藤塚 偏館	藤塚 偏館	藤塚 偏館	三日程

卷六 中京大定府 大同館 古蹟與時代 下

(正北行)
距八〇里

2 臨都館

四〇里

三日

臨都館

四日

鍋嚙館

3 官嚙館

七〇里

五日

4 松山館

七〇里

六日

松山館

5 崇信館

九〇里

七日

崇信館

6 廣寧館

五〇里

八日

廣寧館
(靈州)

7 姚家寨館

五〇里

九日

會星館
自此別為一程

8 咸寧館

三〇里

十日

咸熙館

9 潢水石橋

饒州

十一日

黑崖館
潢河

10 保和館

黑水河

十二日

三山館

11 宣化館

五〇里

十三日

赤崖館

距六〇里

殺遼河館

(惠州)
七〇里

榆林館

七〇里

訥都烏館

七〇里

香山子館

(長泊)
七〇里

水泊館

八〇里

張司空館

七〇里

木葉館

三〇里

木葉山

黑榆林

一日程

斜谷

二日程

遼水(即潢水)

一日程

黑水

二日程

湯城浣

二日程

懷坤州

二日程

赤崖

長安 四〇里 十四日 積石館

上京臨潢府 中路館

臨潢館

(要館)

頓城館

神恩泊

(沙河) 三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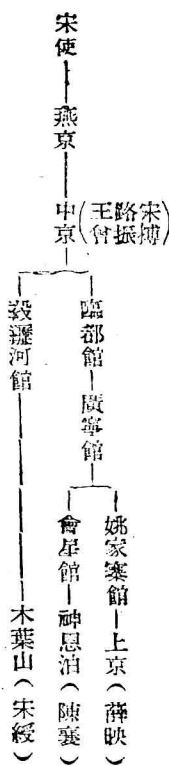
上京臨潢府

按此卽宋使由遼之南京析津府，經中京大定府，以至上京臨潢府之行程也。近人傅樂煥撰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一文，攷證最詳（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五卷四號），其謂：「契丹國志二十四之富鄭公行程錄，卽載於續通鑑長編八十八，及卷三十七之薛映記。」又謂：「王曾宋使三上契丹事及薛映記，述載於通攷契丹傳者，卽出於三朝國史契丹傳。」（迺考有明文）皆屬不當不易，其可異者，王曾所記，係由南京以達中京之行程，薛映所記，爲由中京以達上京之行程，必合二氏所記，始得全路之行程，然據傅君所考，王氏行程，固僅達中京而止，若薛氏行程，其在中京以南者，亦曾一一記載之，惟三國史契丹傳，以與王氏行程一致，無事轉運，故僅錄其後半，其薛氏行程，卽如此也。又如宋使上契丹事，亦載於三朝國史契丹傳（詳見通攷者），其中京以南之行程，亦刪而不錄，其例至國史氏，可知傅君所考不誣也。再就陳氏通攷語錄考之，其由廣寧館以回之行程，在抵王辟安三氏宿衛，一一記載，不厭其煩，亦當日語錄之體例是，則薛宋二氏，不能獨略其一部，又可編矣。茲考陳氏

所記行程，由廣寧館以下，經會星威黑崖三山赤崖柏石中路瑣城議館，以至神恩泊，宋氏所記行程，由中京以下，經發羅河榆林訥都烏番山子水泊張司空木葉諸館，以至木葉山，皆爲至上京以外之一途徑。蓋是時遼主接見宋使，於上京（薛映）中京（王會路振）之外，亦無一定地址，如本擬由爲其祖陵所在，而神恩泊則其游獵之地也。

考遼史聖宗紀：「統和二十五年（宋景德四年）春正月，建中京，冬十月駐蹕中京，二十六年（宋大中祥符元年）五月還上京，冬十月又巡中京，」是後世常駐中京，長編紀：「宋搏使契丹還於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則其於前一年冬間至遼中京無疑也。路振之名，不見長編，然其奉使於大中祥符元年，則有明徵（見晁氏談助及郡齋讀書志又見陳氏書錄解題），是其至中京時，必在是年十月之後，蓋是時遼主正駐蹕中京也。又考聖宗紀，開泰元年（宋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如中京，王會奉使於祥符五年，是必於是年十月後至中京也。開泰五年（宋祥符九年）八月，聖宗還上京，而薛映則於祥符九年奉使，經中京以至上京，宋綬於天禧元年（遼開泰六年）奉使經中京至木葉山，遼使聖宗紀開泰六年五月禍木葉山，九月還上京，據此則知宋綬必於是年六七月時，至木葉山。又陳襄奉使於治平四年（遼道宗咸雍三年），以是年六月至神恩泊，遼史道宗紀：「咸雍三年五月，駐蹕納葛藻，六月辛亥，宋以卽位（神宗於治平四年正月卽位）遣陳襄來報，」是知神恩泊即納葛藻之異名，此皆其兩方記載，可資互證者也。

查將宋使入遼之行程，別以簡表明之：



顧宋人又謂入遼之行程，有回曲千餘里之說。

東都事略劉敞傳：「尋遷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敞博聞彊記，素知辟山川道里，虜人自古北至柳河，回曲千餘里，敞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虜人不虞敞知皆相顧驚愕，曰：誠如公言，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易也。」

此說驟聆之，似甚可信，一經細攷，即知不然，攷王曾所記，古北口至柳河，中間以新館臥如來館二驛，凡一百九十里、陳襄所記之驛名，與王曾同，惟無里數，而行凡三日，是何會回曲千里之遠，傅君樂換已攷辨及此，余甚以其說為然也。

武經總要，於北蕃地理幽州下，記由燕京至中京之行程，館名里數，悉同王記，又於中京下，記由中京至上京之行程，館名里數悉同薛記，此蓋鈔自宋使語錄，亦即通考所錄之三朝契丹傳也。惟胡嶠所記，在後周顯德三年（遼穆宗應曆三年），是時趙宋尚未立國，南北無交好通使之可言，其所經之行程，殊無定準，且多不可依據，姑錄之以備攷而已。

乙 宋使入金之行程。 東北通史

許 允 宗 行 程 錄										洪 皓
8 程	7 程	6 程	5 程	4 程	3 程	2 程	第 1 程	起 行 州	北 雄 州	張 皓
薊 州	三 河 縣	潞 縣	燕 山 府 (東 行)	良 鄉	涿 州	新 城	距 六 〇 里	北 雄 州	北 雄 州	記 聞
七 〇 里	六 〇 里	七 〇 里	八 〇 里	六 〇 里	六 〇 里	六 〇 里	六 〇 里	北 雄 州	北 雄 州	經 聞
羅 山 舖	薊 州	邦 軍 店	下 店	三 河 縣	潞 州	交 亭	燕 京	蘆 溝 河	良 鄉	劉 李 店
三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五 里	四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五 里	四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〇 里	三 〇 里
薊 州	三 河 縣	潞 縣	燕 京 永 平 館 (東 行)	良 鄉	涿 州 本 道 館	略 從	略 從	起 東 京 汴 梁 府	御 奏 行 程 漫 鈔	附
	七 〇 里	九 〇 里	六 〇 里	六 〇 里	距 六 〇 里					
										燕 東 今 北 平
										考

									9 程	8 程	11 程	12 程	13 程	14 程	15 程	16 程				
								王田縣	韓城鎮	(北界)清州	灤州	望都縣	營州	一〇〇里 一六〇里 一四〇里	潤州	遷州	智州(來州)(臨)			
				王田縣	沙流河	永濟務	棗子店	七箇嶺	赤峯口	平州	雙望店	新安	舊榆關	潤州	(遷)千州	南新寨	來州			
				四〇里	以下八程爲別一途	四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三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八〇里		九〇里	九〇里	九〇里	八〇里	八〇里	八〇里	六〇里		(沿海岸行)	四〇里	八〇里	八〇里	八〇里		

增六·第四期·魏蘭契丹女真蒙古迭興時代下

三七七

營州遼置，今昌黎縣，平州即今盧龍縣，舊永平府治也。

潤州即今臨榆縣之海陽鎮，在山海關西方。

遷州即今臨榆縣治，亦山海關之所在也。

習與臨以同音書，應作臨州，惟來州在西北。

東北通記

17程 九〇里

18程 來州(隰州) (灑泉) 八〇里

(覺華島)

海雲寺

19程 一〇〇里

紅花務

20程 九〇里

錦州

21程 八〇里

劉州

22程 一〇〇里

顯州 (醫巫閭山)

23程 九〇里

石家店

隰州

楊家館

桃花島

董家莊

胡家務

(以下五程爲別一途)

麻吉步落

新城

茂州

楊隱寨

軍官寨

顯州 (以下同上)

沙河

四〇里

五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四〇里

八〇里

五〇里

五〇里

隰州

淘河島

胡家務

新城

梯已寨

倉官寨

廣寧府

顯州

東館

八〇里

八〇里

八〇里

八〇里

八〇里

八〇里

八〇里

八〇里

八〇里

八〇里

八〇里

三〇里

三〇里

五〇里

八〇里

開，隰州在東，應從紀
聞，漫鈔作來州，即今
綏中縣境之前衛
平錄來州應州，西六十
里今東關縣，西南六十
州正爲八十里，距來
覺華島在今興城縣城
南海中
海雲寺即在海濱

紅花務與胡家務相近
，應爲一地

楊隱梯已一音之轉

軍官倉官二寨應爲一
地
顯州即今北鎮縣城，
有遼代二塔可證，金
代之廣寧府治尙在其
西三十里

30程 三〇里	29程 九〇里 泗州(通州)	28程 九〇里 泗州(宿州)	27程 七〇里 興州	26程 八〇里 濬州(轉北)	25程 一〇三 里 濬州	24程 六〇里 梁魚務	兔兒渦
楊八寨通遠館 四〇里	安州南館 (通州) 五〇里	咸州南館 四〇里	興州南館 五〇里	濬州南館 四〇里	廣州南館 七〇里	梁魚務 六〇里	兔兒渦 六〇里
賈道鋪懷方館 四〇里	宿州宿齋館 八〇里	咸州咸平館 三〇里	興州興平館 五〇里	濬州樂郊館 七〇里	大口市津館 七三 里	梁魚務 六〇里	兔兒渦 八〇里
同州本為通州，以香 近而誤記，又與安州 同在一地，即今昌圖 城北四十里之四面城	宿州本為泗州，以音 近而誤書為宿，即今 昌圖縣城	咸州即今開原縣城 里之中固驛	興州即今鐵嶺縣城	濬州即今濬陽城	濬州即今濬陽西六十 里之辛義站	梁魚務即在濬陽河岸 蓮花泊，倘有古城遺 址	兔兒渦即在濬陽河岸

卷六·第四期·魏麟契丹女真蒙古迭興時代 下

(此程里數有誤)

25程	34程	38程	32程	81程	衛州
和里間寨	托撒李董寨 九〇里賓州 漫七離李董寨	黃龍府 六〇里	蒲里李董寨 四〇里	九〇里	
一〇〇里 古烏舍寨 四〇里					

報打李董舖	北易州(益州) 賓州(混同江)	濟州東舖	濟州(即黃龍府)	勝州舖	小寺舖	威州	信州北	木阿舖	液瓦舖	奚營西
四〇里	七〇里 七〇里	五〇里	四〇里 三〇里	五〇里	五〇里	五〇里	四〇里	五〇里	五〇里	五〇里

高平館	賓州混同館	祥州常年館	龍慶館	威州威德館	山寺舖會方館	勝州來德館	信州彰信館	如歸館	謙和館	合叔李董舖同風館
四〇里	六〇里	六〇里	六〇里	五〇里	五〇里	五〇里	七〇里	四〇里	五〇里	三〇里

應有小城小城小城小城相道境皆而易州之伊漫即黃一威十應威之新信
即古城城城城子距旁萬見親州州兒七今龍州一州餘州州州集州
其城城城城在子即數有金遠記即益山門離農府勝州二地五易必
地曰城子子子即益古塔志，益州，西屯河會董縣城稱濟州，
家四南州賓州，一名西餘長春三州香
城十南州賓州，一名西餘長春三州香
子里今東州賓州，一名西餘長春三州香

亦即今之八面城，在南，
距昌圖城一百十里

36程	九〇里來流河	來流河	四〇里	同流館	五〇里	來流河即今拉林河
	句孤字董寨	阿薩舖	三五里	沒搭合字董來同館	七〇里	句孤字董寨即今花園
37程	達河寨	第二舖	四五里			阿薩舖即今金鏡屯
38程	蒲撻寨					達河寨即今雙城堡，蒲撻寨亦近於此
39程	五〇里 兀室郎君宅 館	會寧頭舖	三〇里	烏龍館	三〇里	會寧頭舖即今小城市，距今白城三十里
	上京會寧府	上京		崩寨（上京）	？	今阿城縣南四里之白城

按此即宋使由燕京（即遼南京）東行出渝關傍海岸行，經廣寧府，以至東京遼陽府附近之濬州，再折北行（遼東）以達金上京會寧府之路也。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册，曾將許亢宗洪皓張棣趙彥衛諸氏所記行程加以考釋（松井等所撰），雖未詳盡，大致得之，洪皓張棣二氏所紀，絕無差異，不過洪氏所紀為自北而南，張氏所記，為自南而北，愚疑張氏之來源，當出於洪氏，蓋張氏降人，綜集諸書，以成金虜圖經，其時又後於洪氏也，諸氏所記，本為同一途徑，不過時間有先後，而館名里數，遂不能無差異，且許氏奉使之日，宋金尚未失和，燕京已歸之宋，洪氏之時，則江淮以北，悉受金人撻略，情形大非昔比，前後歧異，又非無因也，趙彥衛為光宗紹熙間人，曾否奉使，尙待詳攷。

許洪張趙四氏所記之釋驛，已略為考釋於前，然尙有應為考訂者，即許氏所記，尙有脫略，而其里數

亦不能無誤是也。

其一，爲濟州至同州之行程。

許允宗奉使行程錄：「第二十七程，自濟州七十里至興州，第二十八程，自興州九十里至咸州，第二十九程，自咸州九十里至同州，自咸州四十里至肅州，又五十里至同州。」

張赫金虜圖經：「濟州至蒲河四十里，蒲河至興州四十里，興州至銀州南鋪五十里，銀州南鋪至銅州南鋪四十里，銅州南鋪至咸州南鋪四十里，咸州南鋪至宿州北鋪四十里，宿州北鋪至安州南鋪四十里。」（按漢紀附同）

趙彥衛雲從記：「濟州樂郊館八十里至興州興平館，五十里至銀銅館，九十里至咸州咸平館，三十里至宿州宿寧館。」

按濟州卽今瀋陽，興州卽今懿路，銀州卽今鐵嶺，銅州應作同州，卽遼史地理志之同州鎮安軍（今本作尙州鎮遠軍誤惟百衲本不誤），卽今中固，咸州卽今開原，肅州一作宿州，卽今昌圖，同州本作道州，卽今四面城，安州爲寄治州，亦在今四面城，此諸州悉在自今瀋陽北行偏東之一直線上，古今對照，固皆脈歷可數也。

以今里程考之，自瀋陽北行七十里至懿路，又六十里至鐵嶺，又四十里至中固，又四十里至開原，又四十里至昌圖，又四十里至四面城，是則懿路距開原爲一百四十里，及考許錄，乃云，自興州九十里至咸州，此卽行由今懿路以至開原之路，覈以今程少五十里，何也，然考張趙二氏所記，興咸二州之間，尙有銀銅二州，其差短之程，亦爲四五十里，由此可知許錄尙有脫文，茲爲訂補如下。

「自興州五十里至銀州，自銀州九十里至咸州。」

如此則與張趙二氏所記相應，而與今程亦符，雖宋里弱於今里（遼金里數同宋），不免小有參差，究屬相去不遠，如張氏所記興州至咸州，凡一百三十里，而趙氏則作一百四十里，是其證也。

其二，爲同州至信州之行程。

奉使行程錄：「第三十程，自同州三十里至信州。」

金廣圖經：「宿州北鋪至安州南鋪四十里，安州南鋪至夾道店五十里，夾道店至楊柏店四十五里，楊柏店至奚營西四十五里，奚營西至沒瓦鋪五十里，沒瓦鋪至木阿鋪五十里，木阿鋪至信州北五十里。」（松漢紀附同）

雲龍漫鈔：「宿州宿寧館八十里至賈道鋪（即夾道店）懷方館，四十里至楊八寨（即楊柏店）通遠館，五十里至合叔學寧館同風館，三十里至義和館，五十里至如來館，四十里至信州彰信館。」

按遼金時代之信州，卽今懷德縣城西三十里之新集城，亦卽遼東志所謂開原北至信州三百十里之信州是也。依張氏圖經所記，咸州至信州北，爲三百七十里，趙氏漫鈔所記，咸州至信州，爲三百二十里，張氏所謂信州北，雖不必在信州，然必爲信州北境之地，里程多於趙氏，亦由於此，若去信州北境之一段，則兩氏所記之里程，必無差違，是正與遼東志三百十里之語相應，執此以證許氏所記三十里至信州之語，必爲三百里之誤，然一日之程，決不能行三百里，愚意許氏所記之行程，或由一時疏略，誤以三百里爲一程，證以洪張趙三氏所記及現地之里程，可以決其必誤。此宜訂正者又一也。

許錄中以通州爲同州，肅州爲宿州（又以隰州爲晉州），正如松漢記聞金廣圖經之以同州爲銅州（銅

州在今海城南析木鎮，益州爲北易州，皆由入境之時，向館伴詢問，聞音而未研字，以致誤書，甲國人初入乙國，往往因語言不通，而致誤解，許氏之多乖舛脫略，亦以此也。

有宋靖康之禍，徽欽二帝北遷，爲中國史之奇恥大辱，然其北遷之行程，亦有一考之價值。

金史太宗紀：「天會五年十月，宋二帝自燕徙居於中京，六年七月，以宋二庶人赴上京，入見於乾元殿，封其父魯德公，子重昏侯，十月，徙魯德公重昏侯於韓州，八年七月，徙魯德公重昏侯於鶴里改路，十三年四月，魯德公薨信葬。」

按宋史徽宗紀，紹興五年（卽金天會十三年）四月，崩於五國城，五國城卽遼代五國部之故地，所謂五國頭城是也。金史地理志有胡里改路，居松花江下游，爲今伊蘭一帶之地，一作鶴里改路，亦卽五國城之所在，大金國志謂：「天會八年宋二帝自韓州遷五國城，十三年宋太上皇崩於五國城，」此卽五國城在胡里改之證也。蓋二帝自燕京而東至中京之程，必與王穉二氏所記一致，可以勿論，其自中京而至韓州之程，卽西經霸宜二州，而先至廣寧府，再循許洪諸氏所記里程，渡遼河至瀋州，折北行，經咸州通州，而至奚營，卽韓州之所在矣，再自韓州而至上京之程，亦必與許洪諸氏所記一致，更由此傍松花江岸陸行，或乘舟下馳，以達五國城，其勢至順，無待詳說，（宣和遺事與訶替計傳所記二帝遷徙之地與金史不合，且其地名多屬虛構，蓋爲小說家言無史料之價值，茲故不之取也，）惟趙彥衛所謂御塞行程，或以二帝北遷所遷而得名，然其行程，係由平州出榆關而東，不經中京，與金史所記

不啻、然則所謂御案者，果何所指耶。
丙 行程附考。

武經總要	<p>中大定府 富水距五〇里 會安 建安館 霸州 七〇里 牛心山館 六〇里 一〇〇里</p>
新五代史 晉家人傳	<p>幽州 十餘日程 平州 七八日程 錦州 七八日程 海州 七八日程 東丹王墓 十餘日程</p>
胡峴陷虜記	<p>上京 距四〇里 眞珠寨 十餘日程 德光葬處 七日程 大山門 陵所 東行</p>
附考	<p>遼史地理志太宗德光葬於懷州陵曰懷陵 遼志乾州所領有海北州在闔山之西，然 東丹王墓實在顯州境內 宜州即今義縣 遼志遼州所領有遼四州，去宜州甚近， 明代爲遼西鎮即武經之遼州，非瀋於遼 水之遼州也 遼志上京道頭下軍州中有福州西北至上 京七百八十里，應在今遼熱二省交界處 遼志有鐵州海州皆在今遼陽南，梅州南 海軍即今海城縣，所謂南海府以軍名詭 爲者也 遼志頭下軍州中有渭州即衛州之異名也 遼志在顯州東北二百五十里爲遼寧省境， 遼志乾州爲景宗乾陵在顯州之西南 霸州即今朝陽縣 建州在今熱河省凌源縣南境</p>

卷六、第四期、遼朝契丹女真蒙古遼興時代 下

閻山館	七〇里	建州
遼水館	九〇里	
鷓鴣館	六〇里	
遼東遼陽府		

按武經所紀，卽宋使入遼由中京大定府以達東京遼陽府之路也。此亦宋人使遼時所紀之語錄，爲續長編通考契丹圖志遼史所不載，而僅見於武經者，此爲漢唐以來由幽州通於遼東之大道，卽賈耽所記由營州以入安東之一道也。賈記之營州，卽武經之霸州，賈記之燕郡城，卽武經之宜州，賈記由汝羅守捉以渡遼水，卽武經所記之閻山遼水二館，賈記之安東都護府，亦卽武經之東京也，兩兩比照，皆可互證。惟通鑑陷虜記及晉家人傳，所記十三山，及至遼陽之路，則出渝關一道傍海而行，與後來許亢宗之所經，爲同一之途路，此又非向者賈耽所記由營州以入安東之道也。大抵中原之人，通於遼東之路，向有海陸二途。卽賈耽所記，一由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一由營州入安東道，是也。惟陸路中，除由營州入安東之一道外，又有由渝關傍海東行之一途爲賈記之所不及，如上所述是矣。余向考唐代由幽州通於遼東之陸路，於營州陷於契丹之後，曾有由渝關傍海通行之一路，如渤海大武藝之兵進攻於馬都山，卽其例也。惟在此之前，如慕容氏前後燕，馮氏北燕，隋唐二代之征高麗，無不由營州一道以通遼東，卽其後遼金元時代，雖改以中京大定府爲東北之重鎮，然亦以營州一道爲往來遼東

之妻衛，如武經所記，卽其證也，不過是時，別有由滄關傍海而行之捷徑，嘗爲宋使往來所經而已。迨至明代以後，中京大定府之地，易稱大寧衛，漸爲朵顏三衛所侵據，元以前之舊徑，不能復通，乃專恃傍海而行之捷徑，以與遼東相聯繫，於是明清二代，遂改以此途爲通遼之要道，此亦時勢演進，不得不然者也。

此外尙有可與宋人語錄互證者，卽金人王寂所撰遼東鴨江二行部志是也。茲爲便於考證疏舉如下：

甲 遼東行部志	乙 鴨江行部志
遼陽	遼陽
瀋州	靈巖寺
望平縣 (梁魚務)	上方
廣寧府	龍泉谷
闕陽新縣 (乾州 南州寨)	澄州
同昌縣 (成州)	明秀亭
宜民縣 (川州)	折木縣
胡土虎寨 (渾河)	崇靈寺
懿州	雞山縣
靈山縣	湯池縣
廣靈縣 (祺州)	辰州
榮安縣 (榮州)	龍濟縣
歸仁縣 (安州)	興教寺
柳河縣 (舊韓州)	龍門雲緣院

(奚營)

韓州 (三河榆河)

(九百奚營)

胡底千戶寨山

南謀懶千戶寨 (分水嶺)

松瓦千戶寨城

特驗合寨 (齊地)

闕羅寨 (霞泉)

叩畏千戶寨 (清河)

和魯等徙千戶 (蒙魯古寨 松山)

鼻里合土千戶營 (范河)

咸平府

清安縣

銅山縣

(銅州)

(東平縣)

北嶽

曷蘇館 (公明軒)

復州 (永寧縣)

寶勝寺

順化營

蘇州關 (化成縣)

新市

龍巖

大寧鎮

王寢字元老，薊州玉田人，海陵天德二年進士，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提點遼東路刑獄，遼東行部志撰於

章宗明昌元年，鴨江行部志撰於明昌二年，皆爲官遼東時巡按所部之日記，故以行部志名之，蓋王氏

第一次行部所經，爲由遼陽出發至今瀋陽(瀋州)，折而西經今遼北(梁魚務)，北鎮縣境(廣寧府

閩陽驛(閩陽新縣)，折北入阜新彰武二縣境，經成川二州故城(同昌宜民二縣)而至今塔營子(

懿州故城)，折東至今小塔子(慶縣境)而後遼東，再經安縣故城，以至今四爾地(安州歸仁縣)，

轉而北行，而至今八面城（韓州），再北所經，多不識爲今何地，然以譯語考之，分水嶺應爲今吉林哈達大嶺，一名長嶺子者，松瓦千戶寨應近於今松花江（古名松瓦江），由此折而南返，以至清河范河流域，而與今伊通開原爲近，遂至今昌圖（肅州清安縣）開原（咸平府）南經中固（銅山縣）鐵嶺遼陽，而返遼陽，此依記載之次第，而瞭如指掌者也。其第二次行部所經，亦由遼陽出發南行，經今安平（靈巖寺）而至海城（澄州），再東南經折木，以至湯池堡（湯池縣），再西南至今蓋平（辰州）龍岳復縣金縣，折東沿海行，至今岫巖（大寧鎮）而北返遼陽，此皆視前記爲略。且後半有闕文，故不能詳考其全程也。二志又無傳本，僅由永樂大典輯出，而見引於海國源流考者，亦係出於大典，遼東行部志經經萃蓀收入藕香零拾，刊傳行世，鴨江行部志之傳本，舊藏崑崙之手，近乃輾轉歸海鹽朱氏，外間僅能見其概略，即余敢以入遼海叢書者也。

宋人語錄，所記入東北之行程，及其可資互證者，大略已具於前，無事再爲詳說，惟其中尙有說明之必要者，即遼之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金之上京會寧府，三地是也。

一，遼上京臨潢府。

遼史地理志：「上京臨潢府，太祖取天梯別魯等三山之勢，於其甸，射金殿箭以識之，謂之龍展宮，神冊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顯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臨潢，沫流河自西北南流，遼京三面，東入於曲江，其北東流爲捺出河，」（又記載城內之制甚詳）

薛映記：「上京臨潢府，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顯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館，又至承天門，

內有昭德宮二殿，皆東向，其氈帳亦皆東向。」

蒙古游牧記（三巴林旗）：「今巴林東北一百四十里，當烏爾圖蘇農河之處，有波羅城址周二十里，內有三塔，久毀，疑卽古之臨潢。」

曹廷杰氏撰東三省輿地圖說，初以科爾沁右翼前旗之勤伯城，當上京臨潢府，繼知其誤，乃以波羅城爲臨潢故址，又以薛映記證之，從廣寧館（此非舊廣寧館）一百三十里渡潢水，又五十里渡黑水，又一百二十里過祖州，又四十里至臨潢府，正以波羅城之地爲符合，又謂按出之譯意爲耳環，按出河者，謂河象耳環形，查輿圖巴林之水泊，亦有耳環形，故知臨潢以在巴林爲是，蓋謂曹氏之說是也。

遼史地理志謂：「上京城高二丈，不設敵樓，幅員二十七里，門東曰迎春，曰鴈兒，南曰順陽，西曰金鳳，曰西鴈兒，曰南福，其北謂之皇城，高三丈，有樓櫓，門東曰安東，南曰大順，西曰乾德，北曰拱辰，中有大內，內南門曰承天，有樓閣，東門曰東華，西曰西華，此通內出入之所，……南城謂之漢壇，南當橫街，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此又視薛映所記爲詳，其門名有不同者，金德金鳳二名，或有一誤，否則前後有改易也。

近年法國教士牟里（又譯稱閔宜化），親至上京故址踏勘，謂：「在巴顏河（一作布雅乃河）與二赤木倫斷流之處，有一大城之廢址，爲南北二城相接，南城爲巴顏河所橫貫，其垣較北城爲低，城南正當山麓，當日薛映不入南門，而入西門，卽由有山礙路也。今巴顏河惟流經南城東與二赤木倫會，不復繞城三面，然觀河道遺蹟之跡，及東北角之凹處，似爲當日繞流之故轍，今城外尙有二塔，一在城西，

一在城南，「蒙古游牧記謂有三塔，其一無考，至其最後之結論。則謂：「波羅城爲遼上京之證有三：一、因其地有南北二城，二、北城高於南城，北有敵樓，南無敵樓，三、在二水匯流之處，又距祖州四十里。」此皆與遼志相符，據此所考，則波羅城爲遼上京無疑矣。（此據馮承鈞譯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

遼初曾建四樓，以其間爲射獵之所。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契丹）：「以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此出虜廷雜記見通鑑考異二十九）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日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

遼史記載西南東三樓之地較詳，獨遺北樓不數。

遼史地理志：「祖州天成軍，太祖秋獵多於此，始置西樓，後因建城，號祖州。永州永昌軍，太祖於此置南樓，乾亨三年置州於皇子韓八慕側，東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有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龍化州興國軍，太祖於此建東樓，唐天復二年，太祖爲逃烈部莫訶董，被代北，遷其民，建城居之，明年，伐女直，俘數百戶實焉，天祐元年，增修東城，制度頗壯麗，十三年，太祖於城東金鈴岡，受尊號，天顯元年，崩於東樓。」

宋人記載，多謂上京臨潢府爲西樓，雖與遼史在祖州之說不符，然祖州之去上京，不過四十里，當未遼祖州時，謂在上京境內，亦未爲不可也。南樓之永州，在潢土二河會流之處，亦卽木葉山之所在，

契丹國志亦謂：「潢十二河至木葉山合流爲一」正可互證。蒙古游牧記謂：「潢河自克什克騰流入翁牛特境，與自敖漢流來之老哈河（卽土河）會，卽永州及木葉山之所在。（武經總要永州在木葉山之陽潢水之北，西北至上京三百里），宋綬自中京經榆林，水泊諸館，以至木葉館，卽二河合流處也，」以今地圖證之，此地當臨潢故城（卽林東縣）之東南，開魯縣之西南，赤峯縣之東北，遼平縣之北，屬內蒙古翁牛特旗界。謂爲南襟，正符，東襟在龍化州，其地在二河合流處之東方，（武經總要謂龍化州在木葉山東千里，方向雖不誤，而無千里之遠，又謂龍化州西南至新州四十里，而新州北至永州三百七十里，雖其方里數不確可據，而無千里之遠則可由此證明），東北與故渤海夫餘府相接，據遼史本紀謂：「太祖所崩行宮，在扶餘城西南，兩河之間，所謂兩河，潢河與土河也，以其西方近於兩河合流之處，故謂爲兩河之間，」地理志謂：「太祖崩於東樓，」正與本紀相印證，是太祖之卒地，「非扶餘府城，而爲龍化州也。（武經總要龍化州卽東樓，阿保機置，會卒，以所卒之地置州曰龍化）恐嘗謂龍化州之得名，由於太祖見黃龍而卒於是地，本紀謂「太祖建龍化州」者，非於建州時，卽有龍化之名，修史者追記其事，以後名前，正如遼陽故城之名，亦由後人追記，不然龍化之名，何所取義，其爲同出一例明矣。然本紀又謂：「太祖攻扶餘府之明日遂崩，」似扶餘府與龍化，爲一地者，此亦有辨，蓋此所謂扶餘府，乃府之西境，非謂府治，而龍化州卽在扶餘府之西境，其後既名其卒地爲龍化州，因亦名扶餘府治爲黃龍府，二者命名之義，同出一原，而非同在一地，固可灼

然也。然則東樓之所在，應在今開魯遼源二縣，之間。與西樓之祖州，東西相值。北樓所在，雖無明文，應在今魯北縣附近，可與南樓之永州，南北相值。以此四樓之中，數百里之地，為遼主射獵之所，可知新五代史所記，為不謬矣。

二、遼中京大定府。

◎

遼史地理志：「中京大定府，聖宗嘗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靈氣，有郭郭樓閣之狀，因議建都，統和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戶，號曰中京，府曰大定。」（金史地理志海陵貞元元年更為北京）

續通鑑長編（六十八）：「宋博等使契丹還，言契丹所居曰中京，在幽州東北，城壘卑小，僻居人，夾道蔽以楹垣，宮中有武功殿，國主居之，文化殿，國母居之，又有東掖西掖門。」（祥符元年）

路振輿輶錄：「契丹國（即中京）外城，高丈餘，步東西有廊，幅員三十里，南門曰朱夏門，凡三門，門有樓閣，自朱夏門入，得道闊百餘步，東西有廊舍，約三百間，居民列廡肆廡下，東西各三坊，坊門相對，三皇第二重城，城南門曰陽德門，凡三間，有樓閣，城高三丈，有呼呢，幅員約七里，自陽德門入，一里而至內門，內闔闔門，街道東西，並無民居，但有短牆以障空地耳，闔闔門樓有五層，狀如京師，大約制度卑陋，東西掖門，去闔闔門，各三百餘步，東西角樓相去約二里，……自東掖門入第三門，名曰武功門，見虜主於武功殿，……自西掖（門）入至第三門，名曰文化門，見國母於文化殿，……虜名其國曰中京，府曰大定府，無屬縣，有留守府尹之官，官府丞寺皆草創未就，蓋與朝廷通使以來，方議建立都邑，內城中止有文化武功二殿，後有宮室，但寫虛霧幕。」

王曾上契丹事：「中京大定府，城垣卑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閣之制，南門曰朱夏，門通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通闔，望闕，次至大同館，其門正北，曰陽德闔闔，城西內西南闔闔上有寺，城南有闔闔射宴之所。」

熱河志（九十七）：「大寧故城，在平泉州東北一百八十里，即遼之中京大定府，金之北京大定府也，……元改大寧

路，明初設北平行都司，置大寧衛，自永樂元年築大寧，其地遼墮，今其城在喀喇沁札薩克公署舊址，老河之北，本遼之舊址，金時改拓，明初復加修築，蒙古名察罕蘇巴爾漢，城高丈餘，周二十里，東西二門，南北四門，城中街道倉庫樓閣，依稀可辨，城內有浮圖二，一在城東隅十三級，一在舊倉旁，城外西南隅有浮圖一。」

余於二十四年九月，有大寧城之行，其城土垣，南倚老哈河，周約三十里（尙有外郭周四十里），東西南北皆有門，而南面三門最著，內分小城凡八，而居中偏左者，周約四五里，爲遼中京之子城，中有宮殿遺址，子城之左，有十三級大塔，高約三十餘丈，與錦州之廣濟寺塔相當，而高於遼陽塔，子城之右有小塔，高僅十丈，而城西南又有外截塔，高不及十丈，此卽熱志所稱三浮圖，皆遼金時所築也。路振謂：「中京之外城，幅員三十里，南門曰朱夏，」卽爲今之外城，路氏：「第二重城（卽子城）幅員約七里，南門曰陽德門，」與宋摺王曾所記「城壘卑小方圓纔四里」之語，微有參差，然宋王二氏僅指內城而言，與余所見照合，路氏所云幅員七里，或爲四里之誤記，王氏謂內城南門曰朱夏，亦異於路氏，似誤以外城之門名內城也。今觀其城垣，每間數丈，必有一壘，高於城垣，蓋爲櫓堞，金上京故城，亦如此制，其爲遼代所築無疑，考路振奉使於大中祥符元年，卽遼聖宗統和二十六年，爲建立中京之翌年，而所見卽有外城，則使遼在後之王曾，不記有外城，其爲脫略必矣。（承德府志引邊略，洪武二十二年改拓大寧城五門周十二里，按此卽熱河志六十三之新城衛地，東北距大寧故城六十里，以爲別築故名新城，與大寧故城固無涉也。）

三、金上京會寧府。

金史地理志：「上京路即海吉之地，……闕初稱爲內地，天眷元年號上京，會寧府初爲會寧州，以建都升爲府，其宮室，有乾元殿（後更名皇極殿），慶元殿，朝殿（又有明德宮明德殿），涼殿，其行宮有天開殿。」
奉使行程錄：「赴虜廷（即金上京），朝見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數十家，星羅棋布，紛揉錯雜，不成倫次，更無城郭阜巷，皆皆背向陽，便於畜牧，自在散居，又一二里，云近闕，復北行百餘步，有阜，圍繞三四頃，北高丈餘，云皇城也，至於宮門就龍臺，下馬行，入宮闈，西殿甃磚四座……其山棚，左曰枕源洞，右曰紫極洞，中作大碑，題曰翠微宮，高五七尺，木建殿七間甚壯，未結齋，以瓦仰鋪及泥補之，以木爲鴟吻，及屋脊，用墨，下鋪帷幕，榜額曰乾元殿，階高四尺許，階前土壇，方闊數丈，名曰龍塚，兩廂旋結架小葦屋，罩以青幕，……日役數千人興築，已架屋數千百間，未成，規模亦甚侈也。」

按許亢宗奉使於宋徽宗宣和六年，即金太宗天會二年（西元一一二四年），是時未立上京會寧府之號，祇稱內地，然已有乾元殿之名，可與金史互證，則其規模亦非庳小矣。

曹廷杰東三省輿地圖說：「金之上京會寧府，即今阿勒楚喀（今阿城縣）城南四里之白城，白城西面南面各十里，東北隅縮進五里，作「」形，由縮進之隙，至西城適中之處，復有橫城一道，橫城南有子城，方約二里，南面有二土阜對峙，各高二丈餘，周二十餘丈，由阜間北行，有高阜七層，高各四五尺，長均二十餘丈，即宮殿基也，兩旁均有高阜，南北直向，即闕廊基也，外又各有橫互高阜數層，皆在子城內。」

余於二十二年六月，由渤海上海龍泉府故址之歸途，經阿城縣，遂親至白城踏勘，其城之形勢，具如曹氏所說，南城有東西南北四門，各有甕城，惟北門之甕，在內而不在外，以其爲北城之南門也，

城垣每間數丈，必有一壘，一如大寧城之形勢，子城在南城，而少偏西，宮殿故址，碎石滿地，多犖爲田，惟基址高於他處，故釐然可辨，前有二阜，爲鳳闕，入內爲殿門，過一殿基，內又一門，門內爲一大殿基，殆卽乾元殿故址也。殿之前後皆突出作半圓形，許錄所謂：「乾元殿階前土壇，方闊數丈，名曰龍墀，」卽指此也，城西數里有斬將臺，城南五里又有點將臺，皆有砌成之土阜，曹氏謂：「近闕復北行百餘步有阜，卽爲斬將臺，」又云：「子城卽許錄所謂宿園，南面二阜，卽所謂枕源洞紫極洞，中間卽紫微宮，北行卽乾元殿，」然上京之地，「曾爲海陵王所毀，而世宗又復之，今所見者，未必悉爲金初之舊制也。

此廢城何以稱爲白城，曹氏曾有解說。

東三省輿地圖說：「白城之稱，雖史無明文，然據金太祖實錄云：蓋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有損壞，爲金一色最爲珍寶，金之色白，完顏色尙白，視所居按出虎之上，於是國號金，蓋因建號之初，色尙白，故呼此城爲白城。」（按金太祖實錄爲北盟會編所引）

曹氏所說，當屬可信，余在會寧故城，見一家牆垣，以金代舊磚砌成，遠望一如白堊，始悟白城之名，得義於此，蓋當金世及其亡後，此城內之垣壁，無不色如白堊，故以白城呼之也，吾鄉人呼遼陽塔曰白塔，卽由外州白堊，余至大寧故城，見其補葺之塔悉用白堊，是則金代之遺制，而流傳至今者。遼寧省之洮安縣舊稱白廟子，而東北一隅，地以白廟子名者，更不知凡幾，亦緣金代以來之廟，悉用

白華，大抵白城白塔白廟之名，悉延於金代，卽緣完顏氏國號金色尙白之故也。元遠山詩中應用白塔二字，會善寺云：「白塔沈沈插翠微，」衢州感事云：「白塔亭亭古佛祠，」皆是，王寂遼東行部志，有「白塔寨在韓州，」大金國志（三十九）：「金俗好衣白，婦人衣白大襖子，下如男子道裳，」皆盡人尙白之證也。

渤海遼金，皆有五京，其中渤海之上京龍泉府，遼之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金之上京會寧府，規模大略相等，而皆已夷爲荒區，此爲東北之四大故都，余曾親詣其三，獨臨潢府故址，欲至而未果，蓋不憚煩而詳述之，既可與宋人語錄相印證，亦以見東北之開發，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九 蒲鮮萬奴之東夏國

金宣宗時，爲蒙古所逼，南遷於汴，有日蹙百里之勢，乃女真族中，尙有傑出之士，起於東北，追蹙兩骨打之故轍，以圖本族之再興者，其人爲誰，則蒲鮮萬奴是也。金元二史，皆不爲萬奴立傳，茲據柯氏新元史，略舉萬奴割據遼東之事蹟如左。

新元史（一百三十四）蒲鮮萬奴傳：「萬奴女真人，仕金爲尙書局使，金宣宗立，累擢咸平招討使，太祖九年，與耶律留哥戰歸仁北，敗績，金主御下殿，萬奴不自安，又聞車駕南遷，欲據地自擅，忌東北路招討完顏鐵哥兵強，徵其部騎兵二千，並泰州軍三千，及其戶口，實咸平，鐵哥不遣，會萬奴代完顏承裕爲遼東宣撫，卽率鐵哥罪，下獄殺之，北東留守奧屯漢宜差蒲察五斤表萬奴有異志，金人疑三人不協，詔論每事同心並力備禦，萬奴益不

自安，十年正月，遂據東京叛，自稱天王，國號大真，建元天泰，以兵北取咸平，走耶律留哥，東京諸將安謀克多從之，高麗畏萬奴勢強，因乞之糧，給與八千石，四月，萬奴掠上古城，別將取望雲驛，三义里，五月，據大靉鎮，先後爲金同知婆連路兵馬都總管紇石烈桓端部將溫迪罕帕哥聲等所敗，九月，萬奴自率所部出宜風及易泚，與桓端戰，衆潰，是時耶律留哥隱知萬奴兵東出，國內空虛，乘間與可特哥以兵襲破東京，萬奴進退失據，十月來降，以其子帖哥入質，既而殺遼東行省右丞耶律捏兒哥，復叛去，帥衆棲於海島，明年四月，破金兵於大夫營，轉入女真故地，自稱東夏國，改金上京會寧府曰開元，都之，哈真札刺亦兒合討賊舍於高麗，萬奴命完顏子淵帥女真軍二萬往會焉。先是，金主劄萬奴叛，遣侍御史完顏素爾與近侍局附內族訛可，由山東航海赴遼東，命駐於鐵山體訪消息，後審其果叛，乃詔諭高麗及遼東行省平章溫迪罕哥不罷討之，萬奴又與哥不罷相結，太宗即位先命札刺亦兒合，檄遼東，哥不罷走死，……五年，命諸王阿朮赤歹喇圖王塔思各帥本部左手軍討萬奴，九月圍其南京城，堅如立鐵，裨將石抹查刺別將攻其東南，自奮長槊趨登西北隅，斬裨卒數十人，大軍乘之，城遂拔，開元糧道兩路，亦先後下，萬奴窮蹙，斬之，萬奴自乙亥歲僭號，至是，凡十有九年而亡。」（屠寄蒙兀兒史記亦有萬奴傳與此略同）

柯氏此傳，取材於金元二史及高麗史，茲依傳中所記之要點，并證以他書，分爲五事述之。

其一、爲耶律留哥之據咸平。

元史（一百四十九）耶律留哥傳：「留哥契丹人，仕金爲北邊千戶，太祖起兵朔方，金人疑避遣其有他志，下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眞戶夾居防之，留哥不自安，歲壬申（金南樞王宗晟元年元太祖七年）遁至陸安驛側，糾壯士剽掠其地，州發卒追捕，留哥皆擊走之，因與耶的合勢，募兵數月，衆至十餘萬，推留哥爲元帥，耶的副之，營於百里，威震遼東……衆以遼東未定，癸酉（元太祖八年）三月，推留哥爲主，立妻姚里氏爲妃，以其弟耶的不爲弗里，披沙僧家奴耶的李家奴等爲丞相元帥尙書，統古與密行元帥府事，國號遼，甲戌金遣使青狗請以重使使許，不從，青狗度勢不可，反臣之，金主怒，遣宣撫萬奴領軍四十餘萬攻之，留哥遁戰於歸仁縣北，河上，金兵大潰，留哥敗歸，奔東京，安東同知何憐懼，遣使求附，於是盡有遼東州郡遂爲咸平，號爲中京，金主遣使移制焉其

十萬攻留哥，擄其妻，乙亥（元太祖十年），留哥破東京，可特哥娶高良之妻李德娘，留哥不直之，有隙，故留哥斷不聽留哥稱帝，留哥曰：「向者吾與按陳那衍監，盟順附大蒙古國，留平曠宇倘食其言，而自爲東帝，是逆天也，逆天者必有大咎，衆請斂力！不獲已，稱疾不出，潛與其子薛闡至按坦寧都罕入謁，既見，帝大悅，賜金虎符，仍遂王，又問戶籍幾何，對曰：六十萬，帝曰：可發三千人爲質，朕遣蒙古三百人往取之，汝亦潛入偕往，留哥遣大夫乞奴安撫禿哥與俱，命且詰可特哥曰：汝妻萬奴之妻，悖法尤甚其拘繫以來，可特哥懼，與耶斯不等給其蒙曰，留哥已死，遂以其衆叛，殺所遺三百人，惟三人逃歸。」

此爲留哥據成平稱遼王之略史，然尙有不止此者。

同上傳：「丙子（元太祖十一年），乞奴金山青狗統古與第推耶斯不僧帝親於澄州，國號遼，改元天威（蒙古元年，肥則作天成），以留哥兄獨刺爲平章，置百官，方閏月，其元帥青狗叛歸於金，耶斯不爲其下所殺，推其丞相乞奴監國，與其行元帥鴉兒分兵民爲左右翼，屯開保州關，金蓋州守將蒙家奴引兵攻敗之。……乞奴走高麗，爲金山所殺，金山又自稱國王，改元天德，統古與復殺金山而自立，喊舍又殺之，亦自立，戊寅（元太祖十三年），留哥引蒙古契丹軍及東京國元帥湖土兵十萬，圍喊舍，高麗助兵四十萬，克之，喊舍自殺，徙其民於西樓，自乙亥歲留哥納款遼東反覆，耶斯不僧七十餘日，金山二年，統古與喊舍亦僭二年，至己卯（元太祖十四年）春，留哥復定之。」

留哥以外之耶斯不乞奴金山統古與喊舍，是否俱爲耶律氏，固不可考，然其同爲遼遺族，則不待言，自壬申迄己卯（西元一二一二至一二一九年）凡八年間，爲遼遺族乘隙企圖復讐之時期，然已死之族，不易再燃，故留哥降元，耶斯不以下皆不得其死。

辨宣統二年，安東孔氏（名昭智），在安東縣九連城得一銅印，文曰：「大遼尚書吏部之印」，嘗有

小字曰，「天統三年四月造」。考之前代，天統年號有三：一爲北齊之邢杲，二爲北齊之溫公，三爲元東之明玉珍，然皆與遼無涉，惟元史本紀太祖八年下云：「癸酉春，耶律留哥自立爲遼王，改元元統，一留哥改元之事，爲本傳所不載，宜據本紀補之，愚謂元統之年號，應據上載之印文，改爲天統，蓋遼先世之年號，有天贊天顯天祿天慶，金之年號有天輔天會天眷天德天興，留哥以後諸遼遺族之年號，曰天成天德，蒲鮮萬奴之年號曰天泰，由此可知遼金時代之年號，多用天字居首，絕無以元字居首之例，且元統二字連用，頗爲不辭，考留哥於癸酉春稱王改元，乙亥十一月降元（據元史本紀），爾天統三年四月，正在留哥降元之前，而此印卽爲留哥稱遼王之時所鑄無疑也。金石文字可以證史，此印館刊正元史之誤，尤爲可貴，再據留哥傳有：「披沙僧家奴耶的李家奴等爲丞相元帥尙書」之語，則留哥必立尙書省及尙書六部，明矣。（愚曾取此印附入遼寧通志）

其二、爲蒲鮮萬奴之國號，據元史高麗史所載，其國號或曰大真，或曰東夏，或曰東真，並建元爲天

憲。

金史本紀：「宣宗貞祐三年十月，遼東賊蒲鮮萬奴僭號，改元天泰。」

元史本紀：「太祖十年十月，金宣撫蒲鮮萬奴僭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改元天泰。」

黑龍事略：「已季而未竟者，東曰遼東萬奴。原注：卽女真之真國。」

高麗史（世家）：「高宗三年丙子（金貞祐四年元太祖十一年）閏（七）月丙戌，北界兵馬使，……金宣撫蒲鮮萬奴僭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以上爲國號大真之證）

元史本紀：「太祖十一年丙子冬十月，蒲鮮萬奴以其子帖哥入侍，既而復叛，蒲鮮萬奴。」

又邪律留哥傳：「留哥引蒙古契丹軍，及東夏萬奴國元帥胡土其十萬，圍曷合，……自庚寅（元太宗二年）至丁酉（元太宗九年），連征高麗東夏萬奴國。」

東平王世家：「癸巳，完顏萬奴，命內族也，自乙亥歲聚衆據東海，號東夏。」（十駕齋養新錄九引東平王即木華黎）

宣元聖武親征錄：「既而復叛，自稱東夏王。」

元史譯文證補（一下）：「金主之南遷也，以禿珠大石（按即蒲鮮萬奴之異譯）爲宣撫，或於金主前言其有異志，禿珠大石疑懼，遂來降，更遣子鐵克（即帖哥）爲質，給事於御營，既而復叛，自立爲東夏王。」（原注原作東京據錄改正）

東文選（朝鮮李奎報輯）：「俞升且回東夏國書，高麗國王謹週書於東夏國王殿下，承來示云，成吉思皇帝聖旨，遣與東夏國王，准備親來見者。」（按升且爲高宗時宰相約元太祖十四年 以上爲國號東夏之證）

高麗史（世家）：「高宗五年戊寅（元太祖十三年）十二月己亥，蒙古元帥哈眞及札刺率兵一萬，與東夏萬奴所遣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丹賊，和猛順德四城破之。」（此爲初見之東眞以後屢見）

東文選：「高麗致監國皇太帝書，……貴國所領東眞防卒留於東眞境內，不令寸步入我疆界。」

蒙兀兒史記蒲鮮萬奴傳：「遂據東京叛，自稱天王，國號大眞，世謂之東眞。」（以上爲國號東眞之證）

國學者，如屠氏蒙兀兒史記，柯氏新元史，皆以萬奴初號大眞，繼號東夏，日本學者研此問題者，有箭內互池內宏岩井大慧三氏，箭內氏主高麗史東眞之說，以諸書所稱之東夏，皆爲東眞形似之誤，池內氏則以東眞之稱非國號，東夏之稱爲不誤，其說頗同於屠柯二氏，岩井氏不同意箭內氏之東眞說，而又折衷池內氏之說，以爲萬奴初稱東夏王，如明太祖未建國前之稱吳王，建國後則稱大眞，迄於

亡國而未之改，究竟諸說孰是，應從而檢討之。

考究此事，應就萬奴自立之年月比次之，則得其梗概矣，綜比金史記載萬奴之爲遼東宣撫，應在貞祐二年秋金主遷汴之時，故奧屯襄傳有：「二年十一月有詔諭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之語，又本紀：「三年九月以王澹爲遼東宣撫司參謀官」，是亦爲三年九月以前萬奴尙未自立之證，萬奴自立於貞祐三年冬十月，決無先於此時自稱東夏王之理，岩井氏欲自圓其說，移萬奴稱東夏王於其稱號改元之前一年（元太祖九年），引聖武親征錄：「太和九年甲戌四月，有至是以其衆來降，仍遣子鐵哥入質」之語爲證，其說甚辨，然考金史本紀：「貞祐三年三月尙詔諭遼東宣撫蒲鮮萬奴選精銳屯濬州廣寧以候進止」，果有叛降蒙古之事，則金室亦不必詔諭之矣，惟金史紇石烈桓端傳紀：「於是年萬奴步騎九千侵遼遠近境，又攻上古城望雲驛，桓端遣將敗之」，桓端爲金室命官，萬奴率兵攻之，則叛金之迹已著，投降蒙古，或在是時，惟去是年十月萬奴僭號，爲日無幾，何以先稱東夏，後改大真，亦令人疑莫能明也。且金元二史本紀萬奴僭號之年月相符，何爲於其前稱東夏王之事，俱遺而不紀耶，就令萬奴之降蒙古，在其僭號以前，亦不足爲稱東夏王之證明，且留哥及東文選記載東夏國之稱，皆在太祖十年十月之後，設使東夏之稱在國號大真之前，何爲尙沿稱不改耶，是則元史本紀，「太祖十一年旣而復叛，僭稱東夏」之語，仍有重視之價值，愚謂萬奴於元太祖十年十月建元天泰之時，國號大真，明年又易國號爲東夏，以訖於亡而不改，如此則留哥傳東文選之稱東夏國，皆有遺落，岩井氏以爲大真之號，應在

東夏之後，蓋由曲從高麗人之稱東真，有以使之然也。箭內氏嘗稱東真爲東女真之簡稱，語似近初之京丹國，愚謂此說頗當，若不以此說爲然，則可采用屠寄箭內二氏之說，以東夏爲東真之誤音，如此則大真東真可聯而爲一，高麗人稱大真爲東真，亦猶宋人稱李元昊之大夏爲西夏耳，然在無他證據以前，不敢輕用此說，蓋除元史黑韃事略高麗史三見大真之外，餘無可據之紀載（高麗史蓋據元史錄入），不若東真之號，有五六見之多，故愚棄岩井氏之說而不用也。（岩井氏撰蒲鮮萬奴國號考）

萬奴之年號爲天泰，其證有三：一爲天泰四年之古印。

朝鮮實錄：「成宗十六年（明憲宗二十一年）乙巳十一月庚申，永安道穩城得古印一事以進，其一函書天泰四年月日，傳曰：令弘文館考年號以啓。」

賈仲（朝鮮人）讀聞瑣錄：「成化乙巳夏多，鏡城人輜田得古印以獻，其篆文曰：引擴使印，其隅刻云：天泰四年記，上（成宗）令弘文館考之，引進使則高麗時官名，天泰，則宋元遼金尼皆無。」（以上二則據岩井氏蒲鮮萬奴國號考轉引）

二爲天泰八年之印蓋。

蒲鮮萬奴國號考：「吉林省龍井村西方延吉縣東一里許之城子山出土之青銅板，上有刻文曰：天泰八年二月分四品印二寸三分二釐五毫官，凡十九字，此青銅板應爲印題蓋之一部。」

三爲天泰十八年之銅印。

襄安縣志：「著錄一印，文曰：不徇古阿憐謀克之印，背刻文曰：天泰十八年造。」

考元史塔思傳：「癸巳（元太宗五年）秋，東征擒萬奴於遼東，萬奴自乙亥歲聚衆保東海，至是不之，」又十駕齋養新錄（九）：「列東平王世家云：萬奴自乙亥歲聚衆據東海，號東夏，凡十九年而滅，」是知此文正爲新元史萬奴傳所據，又由上舉三證，推得萬奴十九年中，未嘗改元。竊案出土之印，顯爲亡國前一年所鑄。（此節可與岩井大慧蒲鮮萬奴國號考參證）

其三、爲東夏國之疆域。

金史（一百三）統石烈桓端傳：「貞祐二年爲宜差副提控同知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行府事。三年，蒲鮮萬奴取咸平，東京濬澄諸州及猛安謀克人亦多從之者，三月步騎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統溫迪罕情哥擊却之，四月復據上古城，遣都統兀顏鉢轄拒戰，萬奴別遣五千人攻望雲驛都統奧屯馬和尙擊之，都統夾谷合打破其衆數千於三叉里，五月溫迪罕驅奪致萬奴之衆於大寧鎮，拔其壘衆燬焉。九月萬奴衆九千人出宜風及易池，桓端率兵與戰，其衆潰去，因招唵吉幹都麻里質哥出蓋答愛額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鄰，一猛安復來附，擇其丁男補軍，攻城邑之未下者。」

元史本紀：「太祖十年十月，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

又木華黎傳：「咸平宣撫蒲鮮等率衆十餘萬遁入海島。」

金史（一百五）完顏阿里不孫傳：「是時蒲鮮萬奴據遼東，侵掠婆速之境，高麗畏其強，助糧八萬石。」

高麗史（世家）「高宗四年四月己未，金萬奴兵來破大夫營。」

金史（一百二十二）梁持勝傳：「遷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興定初，宣撫使蒲鮮萬奴有異志，欲棄咸平，往曷懶路，持勝力止之，萬奴怒，杖之八十，持勝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相太平巴與萬奴通謀，口稱持勝愚，而心實不然，誠而太平受萬奴命，焚燬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提督咸平治中裴滿賽不萬戶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充行省事，共伐萬奴，事泄，俱被害。」

又（同上）溫迪罕老兒傳：「爲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鮮萬奴攻上京，其子鐵哥生獲老兒，脅之使招餘人，不從，戮哥格，斷脛而死。」

蒙兀兒史記蒲鮮萬奴傳：「丁丑四月，帥衆登陞，被金兵於大夫營，轉入女真故地，改金上京會寧府曰開元，都之，別遷南京，仍稱爲蒙兀。」

高麗史（世家）：「高宗五年十二月己亥朔，蒙古元帥哈真及札刺率兵一萬，與東真萬奴所遣完顏子淵一萬，聲言討丹賊，攻和猛順德四城破之，直指江東城。」

元史王榮祖傳：「咸平路宜撫使蒲鮮萬奴僭號於開元，遂命榮祖副撒里台討之，……進討萬奴擒之。」

又塔思傳：「癸巳秋九月，從定宗於潛邸，東征擒金咸平宜撫完顏萬奴於遼東，萬奴自乙亥歲率衆保東海，至是平之。」

又石抹也先傳：「子查剌，癸巳從國王塔思征金帥宜撫萬奴於遼東之南京先登，衆軍乘之而進，遂克之。」

又地理志：「金末其將蒲鮮萬奴據遼東，元初癸巳歲出師伐之，生擒萬奴，師至開元，率賓，東土悉平，開元之名始見於此，乙未歲立開元南京二萬戶府，治黃龍府。」

東平王世家：「癸巳，王與皇子賞由攻完顏萬奴於遼東，平之。」

綜上所述，萬奴所據之地，可分前後兩期：自元太祖十年乙亥至十二年丁丑之三年間，爲前期，其建都之地應在咸平，考萬奴本官遼東宜撫使，而元史王榮祖塔思兩傳稱爲咸平宜撫者，以期初都咸平而云然也。自元太祖十三年至太宗五年之十六年間，爲後期，其建都之地在南京，元史石抹也先傳，謂「征萬奴於遼東之南京」是也。茲將萬奴據地稱號以訖亡國之次序，列表明之如下：

金宣宗貞祐元年元太祖八年，二月耶律留哥稱遼王於隆安（今農安縣）。

金貞祐二年元太祖九年春，咸平招討使蒲鮮萬奴與留哥戰於歸化縣（今昌圖縣北）敗績，留哥進據咸平（今開原縣

，破之，是秋萬奴為遼東宣撫使。

會貞祐三年元太祖十年（東夏國天泰元年），正月留哥引蒙古石抹也先兵攻克東京（今遼陽縣），三月萬奴收留哥

，復東京，並取咸平，四月南略地於婆娑路（今安東縣九連城），與金守將紇石烈桓端戰於上古城望雲驛三义里

大寧鎮（今岫岩縣境）等地，九月又與桓端戰於宜風（應作宜豐在今遼陽縣南）湯池（在今蓋平縣北金院作易池

諫），十月遼國改元於咸平。

會貞祐四年元太祖十一年，（天泰二年）正月契丹耶厮不據澄州（今海城縣），是夏留哥以蒙古兵攻萬奴，十月萬

奴長偃，附於蒙古，已而殺蒙古所置遼東行省官，率衆十餘萬南窺海島（約當今鴨綠江以東之嶺島），咸平東京

俱入蒙古。

會興定元年元太祖十二年（天泰三年），正月金遼東行省敗契丹兵，四月萬奴以兵侵婆娑路，並破高麗大夫營（鴨

綠江東岸），高麗以糧八百石饋之，是年萬奴出海島，率衆而北。（由何路北行頗不明）

以上前期之一年以咸平為首都

會興定二年元太祖十三年（天泰四年），春萬奴至曷懶路（今遼吉一帶及朝鮮咸興），建南京（今延吉縣城子山）

，都之，十二月萬奴遣完顏子淵助留哥入高麗北境攻契丹餘黨，是年萬奴命子鐵哥攻金上京（今阿城縣南之白城

），破之，金行省太平附萬奴，並焚上京祭廟。

會興定三年元太祖十四年（天泰五年）正月萬奴會留哥破高麗江東城，滅韓丹餘黨。

會興定二年元太祖五年（天泰十九年），元破南京，擒萬奴，開元寧寘之地悉平。

以上後期之十六年南京為首都

東夏國前期之疆域，頗難確定，故略而不言，至後期有十六年之久，國內得有一時之安定，則其疆域必擴大變更，此應一為考察者也。

遼東夏國之行政區，應有南京開元率寶三路，因元史於南京外，特舉開元率寶二地，得以知之，南

京爲今延吉縣龍井村附近之城子山，於其中發見天泰八年印蓋，經日本學者考定，以爲萬奴南京之所在，位爲近之（渤海東京龍原府舊址去此甚近），屠柯二氏謂改金上京爲開元部之，非也。渤海於今俄屬雙城子置率賓府，卽萬奴率賓路之所在，至萬奴之開元路應在今之伊蘭（舊稱三姓），卽五國頭城之故地，日本學者如池內宏和田清皆謂元代開元路在三姓，近年在寧安出土之天泰十八年銅印，正可證明開元建置之所在。由是言之，東夏國之三政區，一在南，一在北，一在東，配置亦屬相當，惟近人孟森徐中舒，皆謂：「元代開元路應治於今之雙城子，」（孟者遼州衛地址變遷考徐著明初建州女真邊徙考）則萬奴之開元路，亦應在是，惟元史旣以開元恤品並言，率賓爲今雙城子已爲定論，則開元不能與率賓同在一地，亦可斷之，故余不取其說。

東夏國若以南京爲中心，則東應至海，北應至五國頭城，西北應至金上京會府，西南應至黃龍府，南應至齊鐵嶺，何以明之，元人滅萬奴後，於其故地置開元路，凡諸書所言元代開元路之疆界，必多仍萬奴之舊界，元史地理志：「開元路東瀕海，」此東夏國東境至海之證也。又元一統志：「開元路北浸鯨州之海，三京故國，五國舊城，」（滿洲源流考三十引）此北境至五國頭城之證也。又明實錄：洪武二十年二月有：「鐵嶺北東西之地，舊屬開元」之語，此所云鐵嶺，在今朝鮮咸興道之南端，不在今之鐵嶺縣，故謂之舊鐵嶺，此南境至齊鐵嶺之證也。又元史地理志：「乙未歲立開元南京二萬戶府，治黃龍府，」按此爲滅萬奴後三年事，所置二萬戶府，必在萬奴故境，此西南境至黃龍府之

證也。至於金上京之地爲萬奴所破，則西境當極於是，此愚所考東夏國疆域之大者也。（此語可與前內丘東夏國疆域考參證）

其四、爲蒲鮮萬奴之丞相王滄。

黑韃事略：「東曰遼東萬奴（即女真大真國），馭相王賢佐，年餘九十，有知來之明。」

王賢佐本名滄，一字玄佐，曾見記於元杜二氏之書。

元好問中州樂府中（州集附）：「王玄佐一字賢佐，名滄，咸平人，爲人沈默寡欲，達於易學，若有神授之，又通星曆緯識之學，明昌初，德行才能，召至京師，命以官，不拜，朝廷重其人，授信州教授，未幾自免去，再授博州教授，邢守以下皆師尊之，一日，守客滄，適中使至，中使漠然（此字有誤）少年，重賢佐名，強之酒，守從旁救之曰：王先生不如釐酒，勿苦之也，中使乃止，是夕賢佐乘官遁歸鄉里，宣宗即位，聞其名，議驛詔之，以道梗不至，車駕兩渡，人有自咸平來者，說賢佐年六十餘，起居如少壯人，宣宗重其人，常以字呼，遣王曼卿授遼東宣撫使，不拜，又詔宰相以書招之（書別見後方），書達竟不至，遼東破時，年九十餘矣。」（按又著錄滄洞仙歌一首）杜本谷音：「遼東王滄玄佐，……滄博學醇行，博州刺史迎爲師，教授弟子百餘，貞祐中，就拜宣撫遼東，宰相懇書請滄之鎮，滄不應，浮海遯去。」（按又著錄滄詩六首）

住者屠寄嘗以王賢佐卽爲王滄，然猶作疑詞。

蒙兀兒史記蒲鮮萬奴傳：「王滄疑卽王賢佐，滄其名，賢佐其字也。」

王氏國維考及此節，乃爲作肯定之語。

黑龍事略箋：「屠龍山作蒲鮮萬奴傳，已疑時書之王賢佐，即金史之王洵，今據中州集，乃得定之。」
由是言之，王洵爲萬奴之開闢宰相，當無可疑，再以金史徵之。

命史本紀：「宣宗貞祐二年正月，徵處士王洵不至。三年九月，詔授隱士王洵大中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遼東宣撫參謀官。四年三月，處士王洵以右諫議大夫，復遷中奉大夫翰林學士，仍賜詔褒諭。」

又（一百七）張行信傳：「貞祐四年二月，時尚書省奏遼東宣撫副使完顏海奴言：參謀官王洵嘗言，本朝紹高辛，黃帝之後也，昔漢祖陶唐，唐祖老子，皆爲立廟，我朝迄今百年，不爲黃帝立廟，無乃媿於漢唐乎，又云：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爲火德明矣，五德之紀，闕而不講，亦非禮經重祭祀之意，臣聞於洵者如此，乞朝廷議其事。」
趙秉文（燈水集十九）相府請王教授書：「其顛首昏昏皆教授先生闕下，阻奉節標，渴思道論，被竹下風，瞻系何極，先生嘉選林藪，耽歷世榮，究大易之盈虛，洞玄象之終始，遠挈德重，名聞天朝，推其緒餘，可利天下，然君子之道，出處語默，何常之有，或拂衣而長往，或濡跡以救時，故當其無事，則探薇山阿，餌朮岩岫，固其宜矣，及多難之際，社稷傾危而不顧，蒼生倒懸而不解，其自爲謀則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某猥以不才，謬膺重任，四郊多壘，咎將誰執，徒積慚汗，坐視無術，庶幾得明利害而外爵祿者，在天子左右，同濟太平，今聖上明發不寐，軫念元元，屈已下賢，尊師重道，曩先生之絕識，歛先生之高風，雖黃帝尊廣成之道，陶唐重穎陽之節，不是過也，雖先生懷寶遺世，如某之不肖者，固在所棄，獨不念累世祖宗之遺業，億兆生靈之性命，忍忘之耶。昔商山四老定儲嗣而暨來，謝安東山爲蒼生而一起，今安危大計，非特定儲之勢也，敵勢侵逼，又非東晉之時也，生民塗炭亦已極矣，豈先生建策於明昌之初，獨無一言於貞祐之時乎。先生幡而改，惠然肯來，審定大計，轉危爲安，然後披瀝暢拂雲霓未爲晚耳，敬駕車青，其雖不敏，請擁鐙而先之，方屬春時，宜善加調護，康寧履福。」（按此書亦見州王玄佐小傳以書中有方屬春時一語當在貞祐四年之春）

據此則知金廷以洵爲遼東宣撫司，參謀官，南洵亦嘗就職，元社二氏謂洵爲宣撫使，固非，其云澤潞

遞去者，亦傳言之譏也。惟其爲宣撫司參謀官，故有謾金室德澤之舉。又貞祐三年秋，萬奴正爲遼東宣撫，澹首出而爲之參謀，則其契合無間，言聽計從，於此可以想見。至四年三月，萬奴稱號之消息已至，金廷知澹爲萬奴所尊信，欲假其力以勸萬奴回心內向，故進其官且以書招之，然卒無效。

黑韃事略：「澹有知來之明」，非無故而云然也，中州樂府小傳謂：「其選於易學若有神授之，又星曆緯識之學，不茹葷酒，」並著錄其洞仙歌，張行儀載所論之德運，和府書中之「仙標道論，玄象廣成」等語，皆可謂與知來之明，有蛛絲馬跡之可尋，日本岩井大慈氏遂謂澹爲一道士，亦不爲無因，大抵一朝之興，嘗有術數之士，依託其間，以言之屢驗，而致其君之信任，如漢高祖之於張良，李雄之於范滂，元太祖之於耶律楚材，元世祖之於劉秉忠，明太祖之於劉基，皆有此等意味存乎其間，萬奴蒙此影響，故信賴王澹最力，此亦國史上數見不鮮之例也。

元氏中州集作於亡金之後，杜氏谷音更在其後，是時東夏已亡，度能曉然於王澹之結局，然二氏皆不著澹相萬奴之事，似澹竟以隱士終者，幸有黑韃事略之提示，乃得窺見此重要之記載。然元氏著「遼東破時年九十餘矣」二語，正與事略年餘九十之語相應，若謂遼東之破，指萬奴被擒而言，則澹必與萬奴同死，何得謂明於知來。愚謂萬奴之後期都於南京凡十六年，國內差安，設澹仍爲相而未他去，則必卒於是時，如王猛之卒於苻堅亡國之前，否則元杜二氏必不屑稱道之矣。茲假定澹享年九十餘，並卒於萬奴天祚之末，卽元太宗初立之日，由此上溯至宣宗貞祐四年，尙不及二十年，是時澹已年七

十餘矣，由是證之，中州樂府小傳所謂「賢佐年六十餘」者，正爲年七十餘之誤，惟假定澮卒於亡國前，而人存政舉之言乃驗，如諸葛亮王猛皆同此例，豈獨於澮而異之乎。

王澮家於咸平，咸平今之開原也，澮爲東北傑出之士，又以博學醇行稱於一世，試觀金宣宗命宰相以書招之，且屢進其官，而不肯至，則知萬奴必尊爲上相，舉國以聽，如苻堅之於王猛，是則澮不愧一世之奇士，亦東北一隅所罕見之人物也。

其五、爲東夏國之職官。就上舉之史實，爲之疏證如下：

(一) 厥相王賢佐，按卽金之尙書左右丞相。

(二) 元帥胡十，按卽金之都元帥或左右副元帥。

(三) 引進使印，按金史百官志宣徽院下，引進使正五品，掌進外方人使貢獻禮物事。

(四) 不甸古阿憐謀克印，按金使百官志，諸謀克從五品，掌撫輯軍戶，訓練武藝，兵志謀克百夫長也。

就以上所見四官名考之，則知東夏國之官制，悉與金同，蓋萬奴前以大真爲國號，並嘗以金內族自命，與後來建州衛之自稱後金，同一旨趣，東平王世家稱萬奴之姓爲完顏，且以爲金內族，非無故也。

以上所舉五事，已將圖涉萬奴之舉蹟，撮舉略備，不必再爲繁言矣，然萬奴之亡，抑何大易，竊謂是時元人已將臨潢北京（卽大定府）廣寧東京之地，次第削平，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是則東夏之

滅乃爲當然之結果，萬奴之不能抗元，猶渤海之不能抗遼，萬奴之都南京，亦猶渤海之都忽汗，以之進取則有餘，以之保守則不足，萬奴亡國之原因，固無史實可徵，然就顯然可知者求之，亦足以明其大略矣。東夏既滅，女真一族已死之族，其當俟建州衛滿之再燃，然其已往與女真間涉之東北人物，亦有一二可述者，并附及之。

其一、爲入宋抗金之劉晏。

宋史（四百五十三）忠義傳：「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選舉進士，爲當番郎，宣和四年，帥衆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運東兵，號赤心隊。」

又（四百七十五）苗傅傳：「初正彥討進（苗）進，請劉晏偕行，晏本嚴州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八）：「劉晏嚴州人，在遼以文章策計，宣和四年率衆數百歸朝廷，金人犯順，朝廷以晏總運東之兵，謂之赤心隊。」

北盟會編（一百十八）：「劉晏者，遼東白巖州人，在遼以文章策計，宣和四年率衆數百歸朝廷，金人犯順，朝廷以晏總運東之兵，謂之赤心隊。」

按遼史中京道錦州臨海軍，所屬有嚴州，統縣一，曰興成，全遼志謂：「治於覺華島上，」即今之興城縣城南海中之島也。唐太宗征高麗，下白巖州地在今遼陽東（已前見），遼無白巖州，「會編謂爲白巖州者，蓋以巖巖形近音同而誤，然晏爲遼東人，固無疑也。」

至劉晏何以由遼入宋，則與怨軍路未有詳，愚謂考思軍爲郭順師所統，內有嚴州營，其統軍之長當爲

爲妾，耶律淳自立於燕，實得總軍之助；及淳死，郭藥師投宋，宋爲宣和四年九月，正與上文宣和四年宴幸秦來歸之語相應，明年藥師與宋入益，而妾不之與，故宋以赤心名其隊也。且晏能率其隊以禦金人南犯，尤應爲特筆記載之一事。

惟宋人嘗稱晏所統之遼東軍爲漢兒。

朱勝非秀水聞居錄（會編一百十九引）：「世忠云：古傳處只有幾個漢兒，怕他做活。」

關平集錄（二十二）：「世忠曰：令人固難敵，若首傳但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

是時爲宋高宗建炎三年，有苗傅劉正彥之亂，而劉晏所統之赤心隊，正隸苗傅麾下，遼東人以勁武稱雄，宋人畏之；目爲漢兒，漢兒卽漢軍之異名也（按漢兒係北方漢人之專稱，今俗漢子亦專指北方人）。未幾晏先附於韓世忠，苗劄事敗，後晏以所部擊圍宣州賊賊方，爲方所害，晏以擊賊死國，宋史列入忠義傳，正如明末死事之周遇吉，亦爲東北先正光榮史蹟之一，然晏死後，猶見漢兒及赤心軍之名。

北盟會編（一百四十五）：「紹興元年二月，……未幾得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萬人，無室家者，爲之娶婦，給糧馬器仗，使出戰，前後立功爲最，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後來之漢兒，當有遼東人之一部，且金之渤海人多居遼東，其用赤心爲隊名，亦爲上繼劉晏，此段史實，誠讀東北史者，視爲可珍之記載也。（此節史料由張君亮采發見例應附記）

其二、爲金之翰林修撰王庭筠。

命文藝傳：「王庭筠字子瑞，河東人，登大定十六年進士，明昌三年詔爲應奉翰林文字，遷翰林修撰，承安元年坐趙秉文上書劾官，泰和元年復爲翰林修撰，明年卒，年四十有七。」

中州集（三）：「黃華王先生庭筠字子瑞，熊岳人，大定十六年甲科，文采風流，映照一時，歷州縣，用薦嘗供奉翰林，承安中爲言事者所累，謫歸州幕官，未幾復應奉，稍遷修撰，卒官，年四十七。」（元氏王黃華墓碑作年五十三以其撰述在後應爲得實）

按金史東京路蓋州奉國軍屬縣，有熊岳，卽今蓋平縣南六十里之熊岳城，此庭筠之故鄉也。金史於其祖政亦曰辰州熊岳人，獨於庭筠曰河東人，蓋因其父遜古曾官汾州觀察判官而誤，中州集曰熊岳人，是也。

庭筠之所長，爲詩文書畫。

中州集（三）：「子瑞詩文有師法，高出時流之右，字畫學米元章，其得意處，頗能似之，墨竹殆天機所到，文瀾飛以下不論也。」

元好問（遠山集十六）王黃華墓誌：「爲文兼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斷琴飛來積雪賦，及漢唐廟刻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魯閣覆瓿。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爲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爲知者道也。世之書法，皆師二王魯直元章，號爲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韻，氣之勝者失之骨法，韻之勝者流爲柔媚，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黃山閑陶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至於筆墨遊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天機所到，文瀾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爲號，不肯輕以予人，懶乘有上公詩云：李白一杯人影月，筆底三蛇捉將嚇。」

。舊唐書云：詩名聲諸書並連，人品有畫畫人神，人以爲實錄云。

金章宗之世，北朝徵藝漢化，達於極點。凡學書者必以宋之蘇黃米諸家爲法，應領卽其一人也。余竊
竊庭爲書畫撮景數幀，又有承州張允主君碑博學廟學碑兩拓本，遭亂亡失，令人悵恨，又以王氏文集
久佚，爲集成黃華集八卷，刊入遊海叢書，詩文詞之存者尚七十餘首，亦可以得其梗概矣。

惟王氏一門風雅，不止庭鈞一人爲然。

元好問王黃華墓碑：「家牒載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曹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
其後遼東亦亂，子孫遂徙東夷，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爲西都將，歿於王事，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避
太祖平渤海，封其子爲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爲翰林學士，因遼家遼陽，繼遠孫咸飭，避大延琳之
亂，遷漁陽，咸飭孫六宅使恩州刺史叔靜，遷白河，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蓋州之熊岳縣，占籍焉，永
壽之長子政，奉命朝，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建州保靜節度使，保靜之中子遼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爲中
大夫，翰林直學士，文行兼備，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詔，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
山，而君子名其泉，所爲志也。中大夫四子，廉玉、庭堅、次即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潛之外孫，……子男三人，
萬安、萬孫、萬吉，皆早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爲女官，公歿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
庭，季女在室，公既無子，以弟庭堅之次子萬慶爲後，以蔭補官，至行尙書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

一 王吉非博州重修廟學記（拓本又金石萃編一百五十五）：「公名遼古，字元仲，好學守道，天下目爲遼東夫子。」
中州集：「庭筠子萬慶，字鶴鶴，詩筆字畫，俱有父風，猶子明伯，幼歲學書，書家卽稱賞之，個儻無機，膂力絕
人。」

全金詩（五十一）：「王萬慶字禧伯，史作曼慶，自號滄游，黃華老人臨筠子也。詩筆字畫皆有父風，時論金人字畫，以黃華父子爲最，方之二米云。」

王輝中堂事紀（秋澗大全集八十）：「王顯卿，岳岳人，黃華侄孫。」

王氏一門上起繼遠，下訖萬慶，皆以文學著名於遼金元三代，繼遠曾爲東丹王撰南京碑，見遼史義宗傳（前章已引用），亦翰林學士之上選，遠古尤有高名，其以潛心伊洛之學，稱爲遼東夫子，可爲宋之理學亦暢行於金國之證，不得謂元初許衡出世之後，乃有究心理學之士也。無疑金宣宗遣授王賢佐爲遼東宣撫之王疊卿，卽爲王萬慶，萬慶於金末已有高名，故入元後尤爲人所尊禮，是則王氏家學，相傳不替，可與元好問劉祁並稱，惜乎道文闕略，不得取而盡徵之也。

十 元代與東北之關係

元代本稱蒙古，實繼於唐代之覆兀至章，於東胡族頗有淵源，且有突厥系之混入，近人論之已詳，茲以蒙古起初之地，爲黑龍江上源之斡難河，不屬東北一隅之範圍，故略而不論，僅取三事論之，以爲本朝史之結束。

第一，爲金室防禦蒙古所築之界壕及邊堡。

金史地理志：「北京路泰州——邊堡，天定二十一年三月，世宗以東北諸路計十九堡在泰州之境，及臨潢府敗

二十四堡，參差不齊，遣大理司直蒲察張家奴等往視其處置，於是東北自達里得石墩子至鶴五河地分，臨潢自鶴工河蠻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許事移刺敏言，東北臨潢所置，土瘠糧絕，當令所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分遣丁壯，營畢，開壕塹以備邊，上令無水草地，官爲建屋，及臨潢路諸堡，皆以放良人戍守，省議，臨潢路二十四堡，堡置戶二十，共爲七百二十，若營建畢，官給一歲之食，上以年饑，糧寢，姑令開壕爲備，四月遣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經畫壕塹，旋爲沙雪壅塞，不足爲禦，乃言可築二百五十堡，堡日用工三百，計一月可畢，糧亦足備，又爲邊防久計，泰州九堡臨潢五堡之地斥鹵，官可爲屋外，自撒里乃爲四十九堡，舊戍軍舍少，可令大臨深官三萬餘與直東堡近嶺求木，每家官爲構室一椽以處之。

又地理志：「金之壤地，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噶謀克地爲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被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度桓撫昌潯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縣，接西夏。」

此金界壕及邊堡之見於金志者如此，然僅據金志寥寥二三百字之記載，實不足窺其全豹，近人王氏國維撰金界壕攷，刺取金史列傳，頗能究其始末，此真善於攷索者也。

金界壕考（觀堂集林十五）：「其見於史者，曰邊堡，曰界壕，界壕者，掘地爲溝塹，以限戎馬之足，邊堡者於要害處築城雉以居戍人，二者於防邊各有短長，邊堡之設，得擇水草便利處置之，而參差不齊，無以禦敵人之侵軼，壕塹足以禦侵軼矣，而工役絕大，又塞外多風沙，以溼寒爲患，故世宗朝屢遣使經畫，卒不能決，章宗時邊患益亟，乃決開壕之策，卒於承安三年成之，其壕塹起東北，訖西南，幾三千里，可謂近古史上之大工役。」

此文於界壕邊堡之分，解釋至爲明晰，又謂爲近古史上之大工役，蓋金築界壕邊堡，本爲防蒙古諸族之侵軼，當與戰國秦漢以來之長城障塞，明代之邊牆，合併論之，此爲東北史上重要之紀載，又不待

言。

由金志紀載推之，始浚界壕者，應爲婆廬火，然婆廬火爲太宗熙宗時人，曾屯田於秦州，又卒於所駐烏古迪列地（本傳），烏古迪列即鄰近秦州之部族，負防東北邊之任者，婆廬火屯田於是，當有浚壕之設施，至世宗以後，因其故址而開浚之，固無疑也。又世宗大定三年，參知政事完顏守道經路北方，及入爲兵部侍郎，乃徙西北西南兩路舊設堡戍迨近內城者，於極邊安置，乃與秦州臨潢邊堡相接，是知世宗初年因舊有界壕不可無戍守，故有邊堡之設，二事之始可攷見者如此。金史地理志臨潢府下：「堡三十七。」注云：「大定間二十四，移增。又秦州下，堡十九，共爲六十一堡，」可與上文所引大定二十一年邊堡之數，互相印證。然本紀大定五年正月，有「詔秦州臨潢接壤設邊堡七十駐兵萬三千」之語，至二十一年又築二百五十堡，其數皆溢於元志，是則議而未行，仍以六十一堡之數爲斷，邊堡之可攷者又如此。

金史宗敘傳：「宗敘嘗請募貧兵戍邊屯田，世宗善其言而未行，復思其言，於秦州臨潢等路分置堡戍，」然據紇石烈良弼傳：「宗敘嘗請置沿邊壕壁，良弼等以爲未可而罷，」又內族襄傳：「章宗承安三年，丞相襄出兵臨潢，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馮，言者多異同，而戍兵則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墾墾之力，實爲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以

備御事，不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無何，秦州兵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役，殺獲
過於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邊遂安，「此即金築界壕之成功也。」

金之界壕邊堡，又分四段：一爲東北路，即金志所云：「自達里帶石堡子至鶴五河」之一段也。二爲
臨潢路，即金志所云：「自鶴五河堡子至撒里乃」之一段也，三爲西北路，四爲西南路，即由桓撫昌
淨諸州而西之兩大段也。後兩路不屬於東北區，自可從略，茲但取東北臨潢兩路述之。

達里帶石堡子，鶴五河堡子，皆以堡子爲名，則明明爲兩路之邊堡，撒里乃亦當爲邊堡之一，西清屬
寄諸氏，嘗釋及此。

西清黑龍江外紀：「布特哈有土城，因山起伏，西去數千里，直達木蘭（按即圍場），土人謂之烏爾科，流人亡去
，不識途者，多由此入關，高宗（清乾隆帝）御製文集有古長城說，即烏爾科也。」

層寄黑龍江輿圖說：「布特哈總管府之東府所在，即金源長春邊堡起集地，所謂達里帶石堡子也。」（原注達里帶
女真語譯言有盤石也）

孟定恭布特哈志：「金邊堡去西布特哈舊總管衙門北三里許，起自嫩江右岸，蜿蜒西南，經索岳而吉山，出布特哈
界，越直隸圍場，抵山西歸化城，屹屹若長城，史所稱金之秦州邊堡，即金天輔年間宗室婆盧火屯兵於斯，爲防遼
裔而起之達里帶石堡子也。」（原注，達里帶石者，譯言屏蔽也，）堡南宜臥奇烏爾科查哈產等處，尙有古城三座，
疑是當年屯駐大軍所在也。」

蒙古游牧記（一）：「科爾沁右翼中旗北二百六十里，有鶴午河，源出伊克呼巴海山，經驕子托山，東南流入左翼
前旗界，會榆河，……榆河源出興安山，層寄云：鶴五河即蒙古游牧記科爾沁右翼之鶴午河，堡在河上。」（見蒙

兀兒史記

命史地理志：「臨潢府有撒里乃地，熙宗皇統九年嘗避疊於此。」（撒里乃之地，又見遼史道宗紀）

查合外紀輿圖說布特哈志三書所說，則知布特哈舊總管衙門北三里嫩江右岸，即爲達里帶石堡子之所在，由此蜿蜒而西，經索岳爾濟山（即興安嶺南麓），以至科爾沁右翼中旗之鶴五河，即東北路與臨潢路分界處。

金史地理志，有「自撒里乃以西十九堡」之語，則自撒里乃以東至鶴五堡子，止爲五堡，正與臨潢路二十四堡相合，而撒里乃爲臨潢路界壕綫上之一堡，自不待言，王氏國維謂其地望絕無可攷，然金志以之附於臨潢府下，則其去臨潢必不遠，今姑置之可也。至臨潢路界壕之西端，亦有可徵。

金史獨吉思忠傳：「初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西至坦舌，東至胡烈么，幾六百里，中間堡障工役促迫，雖有牆隄，無女牆副堤。」（蒙宗本紀承安五年九月與此路同雖增各路邊堡等字）

據此則西北路界壕之東端，訖於胡烈么，臨潢路界壕西端，當接於是，王氏國維據屠氏之說，以爲胡烈么即章宗本紀承安三年斜出等請開市場於轄里鼻之轄里鼻，並謂食貨志作轄里尼要，地理志於昌州寶山縣云，有狗濼，國言押恩尼要，則尼要一語，與淖爾同源，今多倫諾爾東北達里泊之南，有一泊名活來庫勒，即金之轄里尼要也，此說果確，則臨潢路界壕之西端，亦可實指其處矣。

以上僅就諸書所說，攷得東北臨潢兩路界壕邊堡之大概，其次則秦州之地，最有關係，應併攷之。

遼史地理：「秦州德昌軍，節度，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累犯通化，州民不能禦，遂移東南六百里來建城居之，以近本族，黑鼠穴居膚黑吻銳類鼠，故以名州，統縣二，樂康，興國。」（又有長春州韶陽軍本鴨子河春獵之地）

金史地理志：「秦州昌德軍（應從遼史作德昌軍），節度使，遼時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地，海陵正隆間，置德昌軍，隸上京，大定二十五年罷之，承安二年（應從下文作三年）復至於長春縣，以秦州爲金安縣，隸焉，北至邊四百里，南至薊州八百里，東至肇州三百五十里，縣一，長春，舊有金安縣，承安三年置，尋廢，長春，遼長春州韶陽軍，天德二年降爲縣，隸肇州，承安三年來屬，有撻魯古河，鴨子河，有別里不泉。」

依上所記，則知遼始置秦州，而金因之，然有新舊二秦州，舊秦州即遼置之秦州，亦金之金安縣，新秦州即金所徙，亦遼長春州之所在，此二地尙有故址可尋，茲先攷舊秦州。

清統志（科爾沁）：「西伯城在右翼前旗東南五十里，周八里餘，門四。」

按科爾沁前旗，即今遼寧省洮南洮安開通等縣之地，以地望諺之，西伯城應在洮南之東方，今洮南迤東有古城，應爲清統志所說之西伯城，殆即舊秦州之所在也，王氏國維嘗疑及金史所記新秦州界爲舊界。

金界攷考：「所記界至，有可疑者，案金長春縣，即遼長春州，遼史營衛志：鴨子河泊東南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考鴨子河即今松花江，鴨子河泊即今松花西之科爾布察罕泊，其西南五十里，即遼長

春州，今長春縣之所在，承安三年置新秦州於此，然此地東南距肇州不過二百里，又西南至肇州殆將千里，西北至界亦將六百里，余疑此文本屬秦州之界，而史官誤以繫之新秦州者也，果如是，則金之舊秦州，當在今洮爾河之南洮爾縣之東某地點矣。」

愚按王氏謂金史以舊秦州之界，繫之新秦州，又謂舊秦州當在洮爾河之南，洮爾縣之東，其說是也。考今西伯城，南至熱河阜新縣之塔營子（故懿州），約八百里，東至松花江嫩江會流處之肇州故城，約三百餘里，今地阿爾布特哈起，沿索岳爾濟山麓，畫一直線，是爲金界壕，當不致大差，其線適在西伯城約四百里之地，南東北三面所距道里，悉與遼史吻合，且在洮爾河之南，洮爾縣之東，此愚所以以王氏之說爲然也。至日人所撰滿洲歷史地理，謂遼秦州在今農安縣西南，而不能實指其處，故爲吾所不取。

至新秦州究在何處，應就下列諸古城求之。

清統志（郭爾羅斯）：「敖城在前旗西南二百三十里，周七里奇，門六，又他虎城在旗東北二百五十里，周八里有奇，門四，又（扎賚特）綽爾城在西北九十里，周七里餘，門四。」

愚謂新秦州之所在，應不出此二城，如依王氏所攷，在長春州之鴨子河，爲今科爾布察罕山，則在其境內之撻魯古城，亦必去長春州不遠，撻魯一作他虎，爲洮兒之對音，撻魯古城，今洮兒河之北處城，謂遼之長春州金之新秦州置於是地，無不可也。今郭爾羅斯王府在農安縣西北境外，城在黃河

二百餘里，去今松花江科爾布察罕泊太遠，新泰州不應在是，其有可攷之價值者，惟綽爾城耳。

金史兵志：「東北路者，初置烏古迪烈部，後置於泰州，泰和間以去邊尚三百里，宗浩乃命分司於金山。」
又（九十三）：「初朝廷遣東北路招討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歲入，比出兵追襲，歲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據要害，設副招討二員，分置左右，由是歲不敢犯。」

考宗浩傳，於徙置東北招討司於金山之前，有「明年宴賜東北部尋拜樞密使」之語，其後則行省事於山東等路，證以本紀承安四年三月宗浩爲樞密使，四年九月宗浩行省事於山東，是知招討司之徙應在承安四五年之間，兵志謂在泰和間者，誤也。時在置新泰州之後一年，或二年，所謂泰州去邊三百里者，應指新泰州而言，以此道里計之，則新泰州似在洮兒河之北，綽爾河之南，今黑龍江省泰來縣正在扎賚特旗境內，其附近亦有古城，當即清統志之綽爾城，去邊三百里之距離，亦甚符合，滿洲歷史地理謂新泰州在伯都訥西北科布爾察罕泊西南，尙爲得實，實有一顧之價值，但不能作爲定說耳。總之泰州一地，爲金室控制東北境外蒙古諸部族之中心，視臨潢府尤爲重要，故置東北路招討司於是，吾儕探討金國東北之邊防，自不能置界壕及邊堡而不言，至泰州地位之重要，更不待煩言而解矣。（本節參攷資料以出於王氏界壕攷者爲最多）

其二、爲元諸王乃顏之叛。乃顏者，成吉思汗弟帖木格幹赤斤之玄孫也，於元世祖時，據遼東反。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四年四月，賚王乃顏反。」

又亦力撒哈傳：「賚王乃顏鎮遼東，亦力撒哈（北京宣慰使）察其有異志，必反，密請備之，已而乃顏果反。」

又塔出傳：「塔出（遼東宣慰使）探知乃顏謀叛，遣人馳驛上聞。」

蒙兀兒史記乃顏傳：「自幹赤斤至乃顏凡五世，前後五六十年，父子祖孫雄據遼東，蚤有輕朝廷之心，而乃顏爲國主尤踈妄，二十三年四月乃顏反。」

乃顏之叛，由於自祖宗以來，據有遼東廣大之地，至其何以據有遼東，宜一攷之。

元史譯文證補（一下）：「太祖諸弟世系，也速該四子帖木哥幹赤斤，人常稱爲幹赤那顏，成吉思汗愛其幼弟，廷之上坐，其子亦令位已子之上，分地在蒙古東北面，已無蒙古人。」

新元史帖木哥幹赤斤傳：「車駕征西域，命以本部兵留守漠北，卓帳於闊河東南，太祖末年，收遼王耶律薛闐土地，以別勒古台鎮廣寧，轄遼西，而東京臨潢二道，地在遼東，移幹赤斤鎮之。」

是爲乃顏一系世據遼東之始，依屠氏蒙兀兒史記所釋：「今黑龍江省之黑水呼蘭綏化黑龍諸府，大賚海倫二廳，及巴彥州，遼金時本契丹女真水達達等地，故云無蒙古人，」是則幹赤斤之封地，應在今松花江北岸黑龍江省之地，然其餘嗣乃顏居於肇州，地在松花江南岸，則其分地，決不限於北岸，新元史以幹赤斤移鎮東京臨潢二道，明其分地之廣，亦以此故，至於乃顏之叛，亦自有因。

又同上傳：「自幹赤斤至乃顏，前後五六十年，世據遼東，海都叛，乃顏潛與通謀，至元二十三年廷議罷山北遼東道開元等路宣慰司，立東京等處行中書省，三月徙省治於威平路，仍賜女真水達達弓矢之禁，東路諸王多不自安」

而女真水達達亦怨望，朝廷微聞之，爲罷遼東行省，後北京咸平等三宣慰司，且弛女真水達達之弓矢之禁，然乃顏叛志已決，遣使與諸勝納哈爾也不干相結，並約海都爲犄角。」

未幾，元世祖自將討乃顏，不三閱月，卽擒乃顏，而遼東平定。

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三年）：「五月壬寅，帝自將征乃顏，發上都，詔范文虎將衛軍五百，領平灤，以欽努爲親軍都指揮使，王戌撤兒都魯之地，乃顏黨塔不帶所部六萬，逼行在而陣，遣前軍敗之，壬申，發諸衛軍萬人，蒙古軍千人，成蒙懿州，諸王失都王所部鐵哥率其黨取咸平府。渡遼，欲却取懿州，守臣以乏軍求援，敕以北京戍軍千人赴之，乙亥，車駕駐于大利韓魯脫之地，獲乃顏輜重千餘，仍禁秋毫無犯，秋七月癸巳，乃顏黨失都兒犯咸平，宣慰塔出從皇子愛弟亦合出濬州追討，宣慰亦兒撒合分兵屯懿州，其黨悉平。」

又（一百三十三）塔出傳：「有旨命領軍一萬，與皇子愛也赤同力備禦，女直水達達官民與乃顏連結，塔出遂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與乃顏黨太撒拔都兒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帖哥抄兒赤等欲襲皇子愛也赤，以數十人退戰，千餘人扈從皇子渡遼水，乃顏軍來襲，塔出轉鬥而前，遂軍懿州，……追乃顏餘黨北至金山，戰捷。」

蒙兀兒史記乃顏傳：「車駕進次遼河失刺韓兒朵之地，與乃顏遇，乃顏軍號十萬，以車環衛爲營，王師三十營，間以漢軍步隊，縱戰，自辰至午，大破其衆，虜乃顏，誅之，并獲其輜重千餘乘，乃顏信也里可溫殺，被誅時年三十許。」

是役爲遼東一大事，使元世祖一戰而敗，則爲海都之續，而大汗位屬於乃顏矣。茲將其蹂躪東北之地，表於左：

（一）東京 今遼陽

(二) 懿州 今阜新縣一帶

(三) 豪州 同上

(四) 臨潢 今林東縣

(五) 北京 今大寧城，即金北京大定府

(六) 咸平 今開原

(七) 瀋州 今瀋陽

(八) 建州 今松花牡丹二江之間及牡丹江之東，女真水達達所居。

(九) 金山 在今遼陽雙山兩縣之間，或謂即今興安嶺

(十) 失刺斡爾朵 按元史洪萬傳，奉旨留蒙古女直濟軍鎮哈喇河，復選精騎扈駕至失刺斡爾朵，哈喇河即黃河北之黑海，一名喀喇木倫者也，是失刺斡爾朵應在遼河上源。

當時舉叛旗者，南至遼陽，北抵松花牡丹兩江，東際海，西至遼水上源，西南至懿州，遼東之地未遑蹂躪者，僅遼陽迤南以遼旅順大連迤東以遼鴨綠江流域等一角地帶耳。

元史曾謂乃顏故地爲肇州。

元史(一百六十九)劉哈喇八都魯傳：「帝諭之曰：自此而北，乃顏故地曰阿八剌忽者，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兀速悉哈納思乞里吉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爲宜慰使，既至，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魚九尾，重千斤，

遣使來獻。」

又成宗本紀：「元貞元年，立肇州屯田萬戶府，以遼陽行省左丞阿散領其事。」

又地理志：「肇州，——元一統志及經世大典皆不載此州，不知其所屬所領之詳。」

然肇州之名乃本於金。

金史地理志：「肇州舊出河店也，天會八年以太祖兵勝遼，肇王據於此，遂建爲州，縣一，始興。」

元一統志亦非不言肇州。

滿洲源流考（十二）：「引元一統志，上京之北（按北應作西）曰肇州，治始興縣，金皇統三年置。」

清統志謂金肇州，卽伯都訥城南之珠赫店今中東路線之珠爾山（雙城縣界），珠爾山舊名出河店，本金史以爲斷也。實則金兵初起，誓師於來流河上，其地名得勝陀（女真國語作忽七噠窩登）地當今拉林河入松花江之處（已見前），金之肇州，當在是地，近已有人在嫩江與松花江會流處之東方發見一古城，斷爲金元之肇州故址，其地與得勝陀東西相直，想不甚謬，愚謂元肇州應與金肇州同在一地，不必別求。

清一統志：「元之肇州，明初已不知所在，今考博都數傳：太祖分封諸侯，以二十爲率，乃額得共九五，則其地自大，又至昔帖木兒傳云：乃額之遺孽哈丹希魯干復叛，至昔帖木兒追黑龍江，搗其巢穴，可知黑龍江左右，亦乃額

故地，疑元之肇州，即仍金舊，且近混同黑龍二江，故產大魚耳。」

其說是也。總之元史謂肇州爲乃顏故地者，不過以其爲乃顏分地之一，非謂其本部會治於是，細味元史吾今立城一語，肇州似爲新立然無論其爲新立，抑用故城，其爲因金肇州之故地，則無可疑也。

元史謂於肇州得魚九尾，重千斤，非夸飾之詞也，今嫩江與松花江會流處之西方有科爾布察罕泊，每歲產魚極豐，重者至數十斤，又松花江下游依蘭以下，所產之大魚有二種：一爲鱈魚，簡稱鱈魚，一爲達馬哈魚，大者重三四百斤，比於肥牛，但不常得，而松嫩兩江合流之地，亦曾獲得百斤以上之鱈魚，是地與元肇州相近，故知元史所記，語非夸飾，愚又疑阿八刺爲達馬哈之對音，忽則爲鱈尾，其譯義爲魚，是則肇州之本名，以產魚而得亦有明徵矣。

吾於述乃顏叛變之後，又有應附述之一事。

元史（百十八）特薛禪傳：「歲甲戌（太祖九年）太祖在迭蔑可兒時，有旨分賜按陳（特薛禪之長子）及其弟火忽哥等農土。……又論火忽曰：哈老溫迤東塗河潢河之間，火兒赤納慶州之地，與亦乞列思爲鄰，汝則居之。又論按陳之子陵魯火都曰：以汝父子能輸忠於國，可木兒溫都兒迤東，絡馬河至赤山塗河迤南，與國民爲鄰，汝則居之。」

按哈老溫即同書（百二十八）七七哈傳之哈喇溫山，哈喇溫明人譯作忽刺溫，清初譯作扈倫，亦即墨

龍江省呼蘭縣一名之來源，隋書稱海西女直爲忽刺溫，女直地在松花江中游與嫩江會流之地，實泉乃顏故地之肇州相近。日人箭內互氏謂哈喇溫山即今興安嶺一部之蒙岳喇濟山，其說是也。塗河一稱土河，即今老哈河，黃河即今遼水上游之西刺木倫，慶州即今林西縣之白塔子，絡馬河一作落馬河，金史地理志三韓縣有落馬河，是也。熱河志(七十)則謂即今之伯爾克河，赤山當即今赤峯縣城東北之紅山，滿語稱烏蘭哈達者是。以上所舉各地，皆在今熱河省北境，東與乃顏之祖分地爲鄰，特而禪屬於弘吉刺氏，爲元之國戚，世預皇后之選，一如遼國之有蕭氏，而其與東北一隅之關係如此，故亦不可不述也。

其三、則爲元代之開元路及山北遼東道。元代開元路實沿用東夏國之舊名，前已論之，似無可疑。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二十四)：「開元路，元癸巳年師至開元，東土悉平，於建州故城北石墩寨設官行路事，女直等戶，乙未年立開元南京二萬戶府，治黃龍府，至元二十三年改開元路，屬遼東道宣慰司。」

愚考清類天文分野書所敘之各地建置沿革，悉遵載元一統志而成，元史地理志亦一本於元一統志，試以此文取證地理志，可知余言不謬，惟地理志將：「於建州故城北石墩寨設官行路事」十四字節去，致讀者無由窺見，今幸清類天文分野書猶存此文，可證東夏時已立開元路，元滅東夏仍而不廢，特暫移其路治於石墩寨耳，石墩寨地址無考，然既假定建州故城在今牡丹松花二江流域，則石墩寨亦相去

不違矣。惟元之開元路初治於石墩寨，繼則移於黃龍府故地，最後則移於威平。茲再依次考之。

上文所謂乙未年者，即元太宗七年，宋理宗之端平二年也（西元一二三五年）。是年立開元南京二萬戶府，似是時廢路爲府，至至元二十三年始置立開元路者，然考世祖本紀：「中統三年六月割遼河以東地隸開元路，」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又有「罷開元等路宣慰司」之紀事，是至晚由府改路，應在中統三年，否則是年之前已有開元路矣，第細味「改開元路屬遼東道宣慰司」之語，蓋廢開元路之宣慰司，以併於山北遼東道之宣慰司，非罷廢開元路之謂，本紀原文云：「罷山北遼東道開元等路宣慰司，」正可爲地理志改開元路屬遼東宣慰司之注脚，由是言之，立開元南京二萬戶府時，亦未嘗將開元路罷廢，明矣。

愚謂太宗五年滅東夏國，以開元路治於石墩寨，至七年移治於黃龍府，元志謂「乙未年立二萬戶府，」即爲路治同時移於黃龍府之證，愚不以近人孟森徐中舒二氏謂開元路治於雙城子之說爲然，前已論之，且亦由於二氏不見清類天文分野書治石墩寨之語耳。設使見之，亦必不作是論，至開元路何時移於威平，尤非詳考不能知。

元史地理志：「開元，……乙未歲立開元南京二萬戶府，至元四年更遷東府總管府，二十三年改爲開元路，領威平府，後割威平爲魯府，俱隸遼東道宣慰司。」

遼東志（一）：「金末遼東郡奴持遼東，克復之，得其地，置開元，開元之名始此，蓋開元府東二百里，其地，後更遼東路總管府，又改開元路，領縣七，咸平，新吳，慶雲，鈞山，清安，榮安，歸仁。」
遼東方輿紀要（三十七）：「王氏曰，開元者，金上京境內地名，元平遼東，行師至此，遂定其地，時上京一府已殘毀，因改建開元路，開元城今三萬衛治，元或作原，誤也，蒙古窩闊台六年（應作七年），初立開元南京二府，治黃龍府，或以今城即黃龍城，非也，蓋初寄治於黃龍，後徙今治。」

按元代開元一名，頗不易辨，因其治所屢移故也。據元志，至元二十三年開元路已領咸平府，正以治所之舊黃龍府（今農安）去咸平不遠之故，然所領之散府，決不能與路治同在一地，故不得據爲開元路徙治咸平之證。惟元史順帝本紀，至正二年正月，有「降咸平府爲縣」之語，正與遼東志謂「開元路屬縣七以咸平爲首縣」之語相應，蓋因路治徙於咸平，府治不能再存，乃降爲縣，以符體制，是則至正二年，降府爲縣之日，正開元路徙治咸平之時也。或謂開元路之南徙，應在世祖至元之末，則爲無徵不信之說。（愚舊取此說入遼寧通志）

元末徙開元路於咸平，因而咸平有開元之名，至明初乃改開元爲開原，此今開原縣得名之由也。按遼東志謂：「洪武二十一年平定東土，改元爲原，」實爲約略之辭，試考明實錄洪武十六年二十八年於稱開元，可知其說難信，惟高麗史世家恭讓王三年四月，有避帝諱禁用元字代以原字之記載，此實爲開元易稱開原之確證，或謂太祖惡開元之名，有元代復興之義，而禁用之，非其實也。恭讓王三年爲

洪武二十三年。然則遼東志二十一年之語，應據此易爲二十三年，然是時雖禁開元字，立限猶未嚴。迨太祖崩後，禁用始嚴，而開原遂爲定名矣。

方輿紀要謂：「金元之咸平府在鐵嶺東北，不入三萬衛界，」（今開原）後來諸家多用其說，此則不可不辨，愚按金元之咸平治今開原城，其證甚多，今開原城內西南隅有崇壽寺，一名石塔寺。遼東行部志云：「歸咸平，路經西山崇壽寺，」又云：「於西塔寺登九曜閣，有蔡至父所撰弘理大師碑，」遼東志：「石塔寺在開原城西南隅，有塔，」石塔寺即西塔寺，石塔寺明正統碑記謂：「舊碑有崇壽禪寺四字，又有洪理大師大定三年入滅」之語，民國開原縣志載：「寺內古塔落下銅版，文云：金正隆元年建，爲宣徽大師（一云作宣徽弘理大師）藏骨之所，」所謂崇壽寺，所謂洪理大師，皆可與行部志相印證，此咸平爲今開原之證一也。奉便行程錄，自興州九十里至咸州，又九十里至同州（應作通州）。金圖經，興州五十里至銀州，又四十里至銅州，又四十里至咸州，又四十里至宿州，又四十里至安州，雲麓漫鈔，興州五十里至銀銅館，又九十里至咸州，又三十里至宿州，興州爲今懿路。銀州爲今鐵嶺，銅州爲今中固，宿州爲今昌圖，通州爲今四面城，依此所記里到求之，則咸州即今開原，此咸平爲今開原之證二也。遼東志謂：「咸平縣在開原城東北隅，」甚是，行部志謂：「崇壽寺在咸平之西山，今開原城北有山，蜿蜒而西，曰黃龍岡，」意即所稱之西山寺，在城南數里，亦以西山稱之者，寺在咸平城西故也。今則寺在城西海隅，是咸平故城應再偏東而少北，所謂咸平北隅是也。

若如方輿紀要所說，則與諸書所記無一而合。諸家猶未用其說，可謂因譌承譌矣。

元代曾由開元路分置合蘭府水達達路，其南境至舊鐵嶺，本承金源東京曷懶路之舊，而所謂舊鐵嶺，實在今朝鮮之東北境內，而非今遼寧省之鐵嶺也。

大明一統志：「鐵嶺衛在都司（今遼陽）城北二百四十里，古有鐵嶺城，在今衛治東南五百里，接高麗界，洪武二十一年置衛於彼，二十六年徙今治。」

東國輿地勝覽（四十九）：「威鏡道安邊都護府鐵嶺。注云：在府南八十三里，高麗設關門。」

按勝覽所紀威鏡道之鐵嶺，即明統志所稱之古鐵嶺城也，由明代置鐵嶺衛之記載，可以考見舊鐵嶺之來源。

明實錄：「洪武二十一年三月，置鐵嶺衛都指揮司於率集縣，先是詔指揮僉事劉顯等至鐵嶺立站，招撫鴨綠江以東夷民，二十六年四月徙鐵嶺於瀋陽開元兩界古器州之地。」

又：「洪武二十一年四月，高麗王禔表文高和定四州，本爲高麗舊壤，鐵嶺之地，實其世守，乞仍以爲統屬，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數州之地，舊旣爲元所統，今當屬於遼，况今鐵嶺已置衛，其民各有墳墓。」

高麗史辛禔（即高麗王禔）傳：「大明欲建鐵嶺衛，禔表請曰：鐵嶺迤北，歷文高和定威等諸州，以至公嶮，自來係本國之地，至遼乾統七年，有東女真等作亂，奪據咸州迤北之地，睿王告遼請討，遣兵克復，就築咸州及公嶮鎮等城，及至元初，戊午年間，蒙古散吉大王普只官人等領兵收附女真之時，有本國定州叛民，卓青龍澤縣人趙暉以和州迤北之地迎降，聞知金朝遼東咸州附近瀋陽有雙城，因本國咸州近地和州有舊築小城二坐，曠曠委諸，遂將和州冒稱雙城，以趙暉爲城總管，卓青爲千戶，管轄人民，至至正十六年間，申達元朝，將上項總管千戶等革

職罷仕，和州迤北還屬本國，至今除授州縣官員，管轄人民，由叛賊而侵削，控大邦以復歸，今欽見秦鐵嶺迤北迤東迤西，元屬開元所管，軍民仍屬遼東，欽此，鐵嶺之山距北京僅三百里，公險之鎮限邊界，非一二年，其在先臣，幸逢昭代，職固愆於侯度，地即入於版圖，違反微疆，侵蒙睿澤，特下十行之詔，俾同一視之仁，伏望陛下度懷包容，德教撫綏，遂使數州之地，仍爲下國之疆。」

又辛酉傳：「十四年三月，西北面安撫使，報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以兵千餘，來至江界，將立鐵嶺衛，自遼東至鐵嶺置七十站，站置百戶，大明後軍都督府，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鐵嶺衛。」

細尋上文，可證高麗之咸州，即今朝鮮之咸興，所謂文州即今文川，高州即今高原，和州即今和原，定州即今定平，皆在咸興附近，而公嶮鎮則在今鏡城附近，與吉林省爲界，至鐵嶺尙在文州之南，考金始置曷懶路，包今延吉及朝鮮咸興等地，東夏因之，元初改爲懶路爲合蘭府水達達路，以鐵嶺爲南境之極，此明統志所以有鐵嶺接高麗界一語也。元末中間多故，棄鐵嶺不能守，高麗因而取之，明太祖究知故事，故主依舊疆，置鐵嶺衛，且命官兵前往，以高麗人爭之甚力，終不得立，且至於內徙，高麗史謂：「自遼東至鐵嶺置七十站，」如按唐制三十里爲一驛，則七十驛相距，爲二千一百里，是則明統志謂：「古鐵嶺域距今鐵嶺五百里，」未爲得實，元人於朝鮮北境既以鐵嶺爲界，而於其西境復劃分十數州爲東寧路，其疆域之擴張，誠非明代以移可比矣。

遼東道之名有二：一爲山北遼東道，一爲海西遼東道。

又百官志：「山北遼東道大寧路帶司。——二十年以女直之地置海西遼東道。」

又世祖本紀：「至元八年三月，改山北東西道爲山北遼東道，……二十年五月，立海西遼東提刑按察司，按濟女直水遼達部。」

新元史地理志：「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司，山北遼東道開元等路宣慰司。」

按元以山北遼東道置司於大寧，卽金北京大定府，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一年七月，敕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兀魯失不花，行省北京，」正可與百官志「大寧置司」之語互證，初分山北東西兩道，山北東道卽遼東道之異名，後併爲一道，稱山北遼東道，其於遼東之上，冠以山北者，蓋指醫巫闔山之北，今熱河省東境之地是也。海西遼東道置司何處，尙待考證，惟旣明言女直之地及水遼達部，應在金之高懶路一帶，卽今吉林省延吉琿春及朝鮮咸興一帶之地，疑蒲鮮萬奴之南京，卽海西遼東道之治所也，惟明人嘗稱金上京附近之地爲海西，或海西遼東道以金上京爲治所，亦未可知。

惟元代於山北遼東之宣慰司，時有變易。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三年二月，罷山北遼東道開元等路宣慰司，八月復北京咸平等宣慰司。」

又成宗本紀：「大德二年六月，山北遼東道蝗，七年三月，遣使巡行山北遼東道。」

又泰定帝本紀：「泰定二年九月，遣使宣撫山北遼東道。」

又文宗本紀：「至順二年二月，立廣教總管府，凡十六，曰山北遼東道。」

又順帝紀：「至正五年十月，命宣政院同知伯家奴宣徽僉院王也速迭兒巡山北遼東道。」

乍觀上文，似山北遼東道有於中間罷廢之事，實則不然。至元二十三年所罷者，乃山北遼東道之宣慰司，八月所復之北京道宣慰司，亦爲山北遼東道宣慰司之異名，至順二年立廣教總管府內有山北遼東道，乃置廣教總管府於山北遼東道之謂，非山北遼東道早有罷廢，是時又恢復也，總之自至元八年迄於元亡，山北遼東道未嘗罷廢，詳稽上文而自知，或據元史有「復北京咸平二道宣慰司」之語，謂於北京咸平二道之外，又有遼東道，或又謂，北京咸平卽爲山北遼東道一宣慰司之異稱，愚以爲後說近是，蓋元史以北京比山北，咸平比遼東，上文之二字乃爲一字之訛，至海西遼東道不過爲山北遼東道之分司，其無宣慰司之設置，又不待言。

元代用金末行省之名，以爲一代之經制，於是設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治於遼陽，凡開元路及山北遼東道皆隸遼陽行省，茲以開元路及遼東道較爲重要，故取而考釋之，他則從略。

以上三事，皆元代與東北關係之重要紀事也。據王氏國維所考金界壕及邊堡之設，爲防北邊之蒙古諸族，悉有實證，如金史所稱之廣吉刺，卽爲元代之弘吉刺氏，其他如合底忻，卽元祕史之合答斤。山只昆卽祕史之撒只兀惕，皆與蒙古有關，外有阻讓（亦作阻卜），王氏謂卽韃靼之異名，故考元代之興，不能置金築界壕邊堡而不言，次則乃顏一系，世守遼東至六十餘年，正與前者之蒲鮮萬奴相類，迨元滅乃顏，而遼東之地乃統一於中央政權之下，並可以東控高麗，夷爲征東行省，至開元路之設，專爲控禦東夏國之故地，山北遼東道之設，專爲統治遼東西之地，迨元末放棄黃龍府之地，將開元路

南徙於咸平，正爲東北諸蕃逐漸繁殖元人無法控制之顯證，是以明初得遼東西之地，而不能發展其勢於黃龍府迤北，則以元末之形勢已成，無法爲之挽回也。

元代與東北之關係，大抵如上所述，茲爲明瞭其事之次第，更爲列表如下：

元太祖六年	金衛紹王大安三年	十二月	者別克金東京大掠而去
七年	康慶元年		耶律留哥糾衆掠韓州附於蒙古蒙古以兵援之
八年	金宣宗貞祐元年	三月	留哥自立爲遼王建元天統
九年	二年	春	金遣招討使蒲鮮萬奴討留哥敗績留哥遷據咸平
是年		九月	木華黎攻金北京及遼西州郡下之
十年	三年	正月	留哥引蒙古兵克金東京未幾爲萬奴所復
		十月	萬奴叛金自立
		十一月	留哥往朝蒙古立爲遼王使遷居廣寧
		八月	留哥引蒙古兵逐契丹餘黨入高麗
十一年	四年	十月	萬奴附於蒙古以其子爲質旋長蒙古之僑避居海島

以哈老淵遼東遼河瀋河之間火兒赤納慶州之地分與按陳之子火忽（弘吉刺氏）又以給馬河至赤山及陰河迤南之地分與按陳之子曷魯火都（以上皆在熱河省境）又以蒙古東北國界外已無蒙古人之地分與弟帖木格幹樹赤斤（即今松花江北岸黑龍江省之地）

十二年	興定元年			萬奴轉入女真故地
十三年	二年			留哥引蒙古及萬奴兵入高麗境討契丹餘黨
十四年	三年			蒙古萬奴合兵滅契丹餘黨
太宗五年		九月		擒滅萬奴
世祖至元六年		十月		始置東京等路行中書省
		十一月		高麗李延齡等以西京(平壤)來降
	八年	三月		罷東京等路行省改置山北遼東道
是歲				以高麗西京爲東寧府
十三年				升東寧府爲路
二十三年				罷山北遼東道復置東京行省
二十四年		四月		諸王乃顏(帖木格斡惕赤斤之後)叛於遼東
		七月		擒乃顏
		十月		始置遼陽等行省
二十五年		三月		討乃顏餘黨哈丹寔復遼東地

綜而言之，元代起自漠北，據有匈奴故地，與契丹之元有熱河，其地起自吉林，其地不同，故其經

略之次第，先以秋風掃殘葉之勢，平定西域諸國；再南向以攻金，其於東北之地，則假耶律習哥廝力，使之肅清契丹餘黨，並驅逐蒲鮮萬奴於女真故地，迨滅金甚久，始進而擒滅萬奴，蓋不以東北之地爲經略之首圖。此則迥異於遼金初興者也。是故元代與東北之關係，亦至有限，其可述者，略具上表，至成吉思汗以東北之地分封諸王，累世相傳，無異割據，洎元世祖平定乃顏哈丹之亂，東北乃告統一，遼陽行省之建立，亦於此時確定。此封建制度不可復行之明證也。若乃元人經營高麗，取沈西京平壤之地，以爲東寧路，而合蘭府之南境達於鉄嶺，使東北政區爲局部之擴展，此亦本編所應特筆紀載之一事。

卷六終